

歷史長  
篇說部

# 征四寇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6230B

# 標點征四寇序

征四寇者，卽羅貫中所撰續水滸；四寇乃遼國及河北田虎、淮西王慶、睦州方臘是也。向附刻水滸傳後，自聖嘆批五才子，痛詆羅續，始祇刊施氏七十回原書，而一百回本世遂罕見。此編別自印行，世之閱水滸正傳者，均未一及，蓋爲聖嘆所誤。殊不知施氏之書，徒工描繪，羌無意旨，自序可見；至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轉不若羅氏所編，意主棄邪歸正，有旨味可尋也。陳博士贈盜詩云：「相逢不用多猜忌，遊宦如今半是君。」忠義云云，姑不深辯；然以蔡貫視宋羅諸人，相差幾希，尙覺此善於彼者多耳。聖嘆生當專制時代，不得不抹殺一切，竭力尊奉朝廷，存天皇明聖，臣罪當誅之心，偏致諂媚，忘厥大公，卒之身被殘戮，仍不免於專制明聖之朝，悲夫！世未有專喜謗毀聖賢，而獨贊成盜賊者；然盜賊固當誅，而貪官污吏，神奸巨猾，獨能寬恕之耶？蔡京殺降，觀夷堅志，已可證實；人爲宋江等忠而見殺，深致惋惜，予謂若輩昧於弓鳥之理，繫戀棧豆，宜其不免，原不足惜；亦見爲盜賊者終無良好結果耳。揚子濟寧之地，皆爲宋江立廟，宋江不以錢買官，而以錢買盜，復以盜來之錢市恩，皆是其奸邪處。如高求存、卹東坡子孫，雖可稱賢，仍不足訓，故叔黨終甘於小官，不稍親附也。予旣爲考證，覺尙未盡。通俗編云：「獲天脛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詞于壁，鍾嗣成點鬼簿，康進之之府，有梁山泊黑旋風負荆，黑旋風老收心，按此等語，今俱見續傳中。又陸友仁題宋江三十六人贊云：「睦州盜起，塵連北，誰挽長江洗兵革？京東宋江三十六，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一則江降後，自有攻討方臘等事，續傳所演，皆不爲無因。或謂宋鑑劉豫所害關勝，卽大刀關勝，想亦有之。」擒方臘者，徽宗本亂，以爲忠州防禦使辛興宗，童貫傳以爲宣撫使童貫。予案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韓世忠傳則歸之于韓世忠；宋部或隸韓氏，實爲宋部所擒無疑。而當日童辛皆掠爲己功，韓尙不得，何有於宋哉？道君朝黑暗如此，奸臣亂政，功罪不明，讀書至

此令人髮指，燕青嘗遊李師師家，故有浪子之稱。方臘所陷，乃杭州歙處衢婺六州，詳泊宅編。又方黨呂師囊，台州仙居人，實有之，亦非杜撰。凡閱小說，須知作者用意所在，及事實如何。舊小說都有探討價值，幸勿輕率視之。予之所得雖淺，然雅不願爲古人謬說所欺，詭隨曲和，拾人牙慧，閱者諒能鑒及之。

民國二十三年春日澧溪朱太忙謹識

# 征四寇考證

小浮梅閒話宋江事，見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兵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觀所向，賊徑趨海瀨，刼鉅舟十餘，載虜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宋江降後，無使討方臘事。方臘事見童貫傳云：「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塌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馮藉以自信。時吳中困於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郟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岩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徽宗始大驚，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帥禁旅以東。三年四月，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又韓世忠傳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于淵討之，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青溪峒，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是擒方臘者，韓世忠也。乃生前既爲辛興宗冒功，而數百年後，稗官演說，又歸之於武松，抑何蕪王之不幸也？唯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陳平府，未至而卒。是赦宋江以討方臘，侯蒙有此議，而實未之行，小說家卽本此附會爾。

湖壩雜記武林六和塔下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圓寂，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有石門，進此者每爲伏弩所射。又國初江浙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也。

茶香室續鈔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於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亡，三日復甦，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之公庭，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枷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昇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只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乃作黃籙醮，爲謝罪乞命。』按此梁山濼賊，卽宋江等也。宋江事見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降後爲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殺降獲冥譴，則人所未知也。

簷曝雜記居易錄載，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有拿獲宋江者賞錢萬貫，萬貫；拿獲盧俊義者賞錢百萬貫，拿獲關勝呼延灼柴進武松張清者賞錢十萬貫，拿獲董平李進者賞五萬貫，有差。今葉子戲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貫，遞降，皆用張叔夜榜文也。

甕天脞語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念奴嬌一闋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回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譏。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六六八九，卽指百有八人也。或云此蓋明人附託，說極有理。太忙案與小說所載，字句稍有異同。

茶香室叢鈔蓮社高賢佛馱耶舍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日，行數十里，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案小說書有神行之術，本此。

茶香室續鈔施可齋閩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爲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聞其人多於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曠處，畫地爲圈，』

大徑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屢中屢遠，圈亦寢小，至遠及百步，圈小如泉而止，故其技獨精。宋史所言當卽此。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

茶香室。鈔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僮，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使命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祐爲端王，在潛邸日，與晉卿善。在殿廡解後，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刀子，欲解以掠髮。」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云：「近叛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齋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睨不已。王呼來前曰：「女亦解此技耶？」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意，因大呼隸輩云：「可傳語都尉，既謝篋刀之賜，並所送人皆輒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不次遷拜，循至使相，徧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辭歸京師。當時如童貫、梁師成皆坐誅，而俅獨死牖下。今小說衍高俅事，與此正合。







新式標點 征四寇目次

第一回	柴進簪花入禁苑	李遠元夜鬧東京	一
第二回	四柳村除奸斬淫婦	三對證表義見英雄	七
第三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遠壽張喬坐衙	一二
第四回	小七倒船偷御酒	李遠扯詔謗朝廷	一六
第五回	吳加亮布五方旗	宋公明排八卦陣	一九
第六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兩贏童貫	二一
第七回	十節度議收梁山泊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二五
第八回	秦明雙奪韓存保	宋江兩敗高太尉	二八
第九回	張順鏖漏海鯨船	宋江三敗高太尉	三二
第十回	燕青月夜馮道君	戴宗定計賺蕭讓	三七
第十一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四四
第十二回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陳橋驛揮淚斬小卒	五一
第十三回	宋江兵打薊州城	俊義大破玉田縣	五七
第十四回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七〇
第十五回	兀顏光陣列混天象	宋公明夢受玄女法	八〇

第十六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	宿太尉頒恩降詔	八六
第十七回	五台山宋江參禪	雙林渡燕青射雁	九二
第十八回	宿太尉保舉宋江	盧俊義分兵征討	九五
第十九回	盛提轄舉義投降	元仲良憤激出家	一〇〇
第二十回	衆英雄大會唐斌	瓊郡主配合張清	一〇六
第二十一回	公孫勝再訪羅真人	沒羽箭智伏喬道清	一一一
第二十二回	宋江兵會蘇林嶺	孫安大戰白虎關	一一七
第二十三回	魏州城宋江祭諸將	石羊關孫安擒勇士	一二一
第二十四回	盧俊義計攻獅子關	段景住暗認玉欄樓	一二五
第二十五回	宋江夢中朝大聖	李逵異境遇仙翁	一二九
第二十六回	喬道清法迷五千兵	宋公明義釋十八將	一三三
第二十七回	卞祥賣陣平河北	宋江得勝轉東京	一三七
第二十八回	徽宗降敕安河北	宋江承命討淮西	一四〇
第二十九回	高俅恩報柳世雄	王慶被陷配淮西	一四三
第三十回	王慶遇龔十五郎	滿村嫌黃達鬧場	一四七
第三十一回	王慶打死張太尉	夜走永州遇李杰	一五二
第三十二回	快活林王慶使棒	段三娘招贅王慶	一五七
第三十三回	宋公明兵渡呂梁關	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一六五

等三十四回	李逵受困駱谷口	宋江智取洮陽城	一七〇
第三十五回	宋公明夜游玩景	吳學究帷幄談兵	一七五
第三十六回	燕青潛入越江城	李雄敗死白牛鎮	一七九
第三十七回	孫安病死九灣河	李俊乘雪渡越江	一八五
第三十八回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鷺嶺滅怪	一九〇
第三十九回	宋江攻打秦州城	王慶戰敗走胡朔	一九四
第四十回	公孫勝歸養親闈	宋公明救征方臘	二〇〇
第四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二〇七
第四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二一二
第四十三回	甯海郡宋江弔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二二一
第四十四回	宋江智取甯海軍	張順魂捉方天定	二二七
第四十五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二三三
第四十六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二三八
第四十七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二四三
第四十八回	魯智深杭州坐化	宋公明錦衣還鄉	二四七
第四十九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游梁山泊	二五四



新式  
標點  
征四寇

第一回 柴進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鬧東京

聖主憂民記四兇，冒籍簪花入禁中。縱橫到處無人敵，李逵元夜鬧皇宮。

却說山下有人來報，拿得萊州解燈上東京。一行人在關外聽候。宋江曰：「只留下這盞九華燈在此，其餘的仍解去罷。這燈點在晁大王孝堂內。」次日對衆頭領曰：「聞知聖上大張證火，與民同樂，我今要與幾個兄弟同去看燈。」吳用曰：「不可，倘有疎失，怎了？」宋江曰：「日間店裏藏躲，夜裏入城看燈，何足慮哉？」

宋江與柴進一路，史進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全與劉唐一路，其餘守寨。李逵曰：「我也同去。」宋江曰：「你去不許惹事，教燕青和你作伴。」

宋江是個紋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師？呵！却得安道全上山，把毒藥與他點去了，後用良金美玉轆來每日調搽，自然消了。當日教朱全、劉唐、史進、穆弘扮作客人，魯智深、武松扮作行腳僧，依次下山去了。宋江、柴進扮作閑事官，戴宗扮作承局，倘有緩急，好來飛報。

衆頭領起行，來到東京城外，尋店安歇。時正月十一日，宋江謂柴進曰：「我等十四日夜，人物喧譁，方可入城。」柴進曰：「小弟明日和燕青去探路一遭。」宋江曰：「最好。」次日，柴進與燕青入城打探，只見家家熱鬧，戶戶喧譁，慶賀元宵，但見：

州名汴梁，府號開封。透迤接吳楚之邦，延亘連齊魯之域。王堯九讓華夷，大舜一統基業。元宵景致，鰲山排萬盞瑤燈；夜月樓臺，鳳輦降三山瓊鳥。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坐香車，佳人土女

蕩金鞭，公子王孫。天街上，盡列珠璣；小巷內，遍盈羅綺。靄靄祥雲籠柴閣，融融瑞氣罩樓台。

柴進燕青行到天街，轉過東華門外，見個紫衣花帽之人在酒肆裏坐。柴進燕青上酒樓，憑欄看時，望見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幞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柴進喚燕青，附耳低言如此。燕青下樓出店，迎着個老成的班直官，燕青曰：「東人叫小人請客，公莫非張觀察嗎？」那人曰：「我自姓王。」燕青隨口應曰：「正是——王觀察。」那人跟着燕青來到樓上。柴進邀到閣裏，各施禮畢。王班直曰：「在下眼慢，失足下。」柴進便曰：「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兄長思之。」便叫酒保安排酒筵。燕青斟酌相勸。

酒至半酣，柴進問曰：「觀察頭上帶這朵翠花何意？」王班直曰：「今上慶賀元宵，我們內外共有二十四人，每人各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朵，小金牌一個，上刻「與民同樂」四字，每日在此聽使。如有金花錦袍，便能夠入內裏去。」

柴進聽罷，便叫燕青去鑊熱酒來。柴進遞過杯酒，王班直接過酒來一飲而盡，忽然口角流涎，倒在檯上。柴進剝下王班直身上錦袍皂靴，穿上錦袍，帶了花帽，手拿執事，分付燕青曰：「酒保來問時，只說這觀察醉了。」

柴進離了酒店，直入東華門內，那內庭並不阻擋，直到紫宸殿，轉過文德殿，各有金鎖；又轉過凝暉殿，到一個偏殿，牌書「睿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書之處。入內看時，見正面鋪着御座，兩旁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寶，正面屏風畫着山河社稷之圖。轉過屏風後，見御書四大寇姓名：

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

柴進看了，忖曰：「國家被我們擾害，寫記在此。」便把「山東宋江」四字割將下來，出了內苑，回到酒樓，

那王班直尚未醒，依舊換了衣服，叫燕青計算酒錢，吩咐酒保曰：「我和王觀察是兄弟，他酒醉了，我替他去內裏點名回來。他的錦袍花帽都在這裏，你今收下。」

酒保領諾。柴進燕青離店去了。王班直醒來，不見了服色花帽，大驚。酒保把柴進的話說與王班直，又把服色花帽也交與王班直，只見王班直驚着似醉如癡回去。

次日，人說睿思殿上不見「山東宋江」四字，吩咐緊把各門。王班直情知是了，那裏敢說。柴進回到店中，對朱江取出御書「大寇宋江」四字。宋江看罷，嘆息不已。十四日晚，宋江引衆入城看燈。單道東京勝概：

一自梁王初分晉地，雙魚正照義門。臥牛城閣相接四邊村。多少金明陳迹，上林苑花發三春。綠楊外，溶溶汴水，千里接龍津。潘樊樓上酒，九重宮殿，鳳闕天關。東華門外，笙歌嘹唳堪聞。御路上，公卿宰相，天街畔，帝子王孫。堪圖畫，山河社稷，千古汴京尊。

當日黃昏，宋江柴進扮作閑事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作小閑，只留李逵守店。四個入城，去玩六街三市。轉過小御街，見一家門外懸青布幔，裏掛班竹簾，兩邊都是碧紗窗。外掛兩面牌，牌上寫道：「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

宋江見了，便入茶坊裏喫茶，問茶博士曰：「前面那妓是誰家？」茶博士曰：「這是上廳行首，喚做李師師。間壁便是趙元奴家。」宋江便喚燕青，附耳低言曰：「我要見李師師，暗裏取事，你先去通知他。」

燕青領諾，到李師師門首，揭起斑竹簾，轉入中門。燕青咳嗽一聲，只見丫鬢出來。燕青曰：「相煩請出媽媽來，有話說。」梅香報知，轉出李媽媽來。燕青納頭便拜。李媽媽曰：「小哥哥高姓？」燕青曰：「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的兒子張閑，從小在外，今日方歸。」虔婆曰：「你莫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閑麼？」燕青曰：「正是。」虔婆曰：「你去那裏許多時？」燕青曰：「小人如今伏侍個山東客人，江南北第一個財主，來此做買賣。今夜玩賞元宵，要與娘子同席一飲，百兩金銀相送。」虔婆乃好利之人，聽得燕青這話，忙教李師師出來與燕青相見，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燕青納頭便拜。有詩爲證：

少年聲價冠青樓，玉貌花顏世罕儔。萬乘當時垂睿眷，何憂壯士不低頭？

虔婆說與李師師知。李師師曰：「那員外在那裏？請過寒舍拜茶。」燕青到茶坊裏，向宋江耳邊道了消息。戴宗取錢還了茶博士。三人跟着宋江，逕到李師師家坐定。李師師向前動問曰：「滴間張閑多談盛德，今蒙寵臨，蓬華生輝。」宋江曰：「山僻村野，得覩花容，平生幸甚。」李師師又問：「這位官人是誰？」宋江曰：「此是同伴葉巡檢。」李師師曰：「眼疎少會。」

奉茶已罷，忽奶子來報：「聖駕已到後面。」李師師曰：「今日不敢相留，來日駕去上清宮，必然不來，却請列位到舍少敘。」宋江四人相辭出來。柴進曰：「今日兩個俵子，雖然見了李師師，還去趙元奴家走一遭。」四個人來到趙元奴家。趙婆出來應曰：「女兒患病，起來不得。」宋江曰：「如此緩日求見。」趙婆相送出門。

四人逕往天漢橋來看鰲山，從樊樓前過，聽得樓上笙簧盈耳，燈火凝眸。宋江柴進竟上樓來，尋個閣子坐下，教取酒餚賞燈。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歌曰：

浩氣冲天貫斗牛，英雄事業未曾酬。手提三尺龍泉劍，不斬奸邪誓不休！

宋江聽得過來看時，却是史進、穆弘在閣子內吃酒，口出狂言。宋江近前喝曰：「你這兩個嚇殺我也！若是做公的聽見，這禍不小！快算還了酒錢出城去。」

四人拂袖下樓，回店敲門。李逵圓眼睜開，對宋江曰：「教我看房，悶殺我也！」宋江曰：「爲你貌醜，不好帶你入城。」李逵叫曰：「不帶我去，何須推故！」宋江曰：「明日十五，同你入城去看，連夜便回。」李逵欣喜。

次日正是上元佳節，天色晴朗。古人有絳都春詞，單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報，年瑞靄靄，霽色皇都春早。翠幃競飛，玉勒爭馳，絳霄樓上，彤芝蓋底，伴瞻天表。縹緲風傳帝樂，展玉殿共賞，羣仙同到。迤邐天香，飄滿人間開嬉笑。一點星毬小，漸隱隱鳴梢聲杳，游人月下歸來，洞天未



曉。

當夜宋江與柴進戴宗燕青李逵徑入萬壽門來。是夕雖元夜，各守軍都是戎裝，擺布得甚是嚴整。高太尉自引五十鐵騎軍，在城上巡警。宋江等五個在人叢裏挨到城下，先喚燕青附耳低言。燕青逕往李師師家扣門，李媽媽出來接見。燕青曰：「主人教小人先送黃金百兩與娘子，權當人事，隨後別有罕物奉上。」

虔婆見了百兩金子，便曰：「今日上元佳節，我母子整辦佳筵，若是員外不棄，在寒家小敘片時。」燕青曰：「小人去請來。」回到茶坊，說與宋江，隨即都到李師師家。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門前等。三個人入到裏面，李師師接見，拜謝曰：「員外識荆之初，何故以厚禮見賜？」宋江曰：「微物小意，不勞致謝。」

李師師請入閣兒裏，分賓主坐定。娘子捧出珍異餚饌，擺一春台。李師師執盃向前拜曰：「妾身夙世有緣，今日幸遇二公，草草杯饌，以奉長者。」宋江曰：「在下鄉村雖有幾貫浮財，罕遇花魁，今見一面，如登天府，何勞親賜酒食，心不自安？」李師師曰：「員外獎譽太過，賤妾何敢當此？」

都勸罷酒，教奶子將小金杯巡篩。李師師說些街市俏話，皆是柴進回答。燕青在旁，和鬧取笑。宋江乘着酒興，揎拳捲袖，把出梁山泊手段來。柴進笑曰：「我表兄從來飲酒如此，娘子勿笑。」李師師曰：「各人稟性，何傷於禮？」丫髻說曰：「門前兩個伴當，一個生得怕人，喃喃哪地罵。」宋江曰：「與我喚他入來。」

戴宗引李逵到閤子前。李逵見宋江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睜圓怪眼，看他三個。李師師問曰：「這漢是誰？恰似廟裏把門的小鬼。」衆人大笑。宋江曰：「這是親眷。」李師師教取賞鍾，各與三鍾。燕青怕他出言語，忙打發他出來。宋江曰：「大丈夫飲酒，何飲小杯？」便取賞鍾，連飲數鍾。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東水調詞。宋江乘興索紙筆來，對李師師曰：「不才亂道一詞，聊訴懷中鬱結，只是有污花魁尊聽。」宋江落筆，寫成古樂府詞一首：

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東山烟水寒，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絳綃籠雪，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等金鷄消滅。義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思鄉一夜頭白！

寫畢，遞與李師師看了，不曉其意。只見奶子來報：「聖駕從地道中來，至後門。」李師師忙曰：「不能陪侍，伏乞恕罪。」自來後門接駕，宋江等却在暗處偷望，見李師師拜在駕前。天子頭戴軟紗唐巾，身穿滾龍袍，說曰：「寡人今日幸上清宮方回，教太子在宣德樓賜萬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賣市，約下楊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來。愛卿近前與朕敘話。」有詩爲證：

鐵鎖星橋爛不收，翠華深夜幸青樓。六宮多少如花女，却與淫娼賤輩遊。

宋江曰：「今回錯過，次後難逢，何不趁此求一道招安赦書，有何不可？」柴進曰：「不可，便是應允，後來也有翻變。」

三個正商議間，李逵見了宋江柴進和婦人吃酒，卻教他看門，一肚怒氣。適見楊太尉入，見李逵喝曰：「你這厮是誰？敢在這裏！」李逵也不回答，提起交椅，望太尉劈臉打來。楊太尉措手不及，打倒在地。戴宗便來救時，那裏攔當得在。李逵便扯下壁上畫來，就在燈上點着，放起火來，一面將桌椅打得粉碎。

宋江等聽得，趕出看時，李逵正在那裏行凶。四個扯出門外去時，李逵街上奪條棍子，打出小御街。宋江見他性起，只得和柴進與戴宗出城，恐關禁門，教燕青看守他。鄰舍人等見李師師家火起，一面救火，一面扶起楊太尉。城中大喊，高太尉聽得，帶領軍馬便來追趕。

李逵正行之間，撞着穆弘史進，各執鎗棒幫助，打到城邊。把門軍士急待關門，外面魯智深武松朱全劉唐殺入城來，救出四個。高太尉軍馬趕出城外。八個頭領不見宋江柴進戴宗，正在心慌。原來吳用尅定時日，差下五

虎將領馬軍一千騎，是夜到東京城外來接，正逢着宋江柴進戴宗，就上馬。隨後八人也到，只不見李逵。高太尉軍馬冲將出來。五虎將——關勝、秦明、林冲、呼延灼、董平——突在城邊喝曰：「梁山泊好漢在此！」

高太尉聽得，忙教放下吊橋。衆軍上城隄防。宋江喚燕青吩咐曰：「你和李逵最好，可略等他。隨後回來。我和衆將先回去。」燕青在人家屋簷下立着看時，只見李逵從店裏取了行李，拿着雙斧，獨自一個，要去打東京城池。正是：

聲吼巨雷離店肆，手提大斧劈城門。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四柳村除奸斬淫婦 三對證表義見英雄

狐藉虎威事不誣，奸欺暗室古誰無？只知行劫爲良策，翻笑夷倫是畏途。狄女懷中誅僞鬼，牛頭山裏殺兇徒。李逵救得良人女，真是梁山大丈夫！

李逵要去劈門，被燕青抱住，和李逵從陳留縣走到天明。燕青到店中買酒吃了，又復趨行。次日，東京城裏好場熱鬧，高太尉會同樞密院商議，啓奏調兵勦捕。李逵燕青行到四柳村，天色已晚，到大莊院去借歇。莊主狄太公出來迎接，見李逵束着丫髻，面貌又醜，問燕青曰：「這位那裏師父？」燕青大笑曰：「這師父是個蹊蹺人。」太公聽罷，便拜曰：「師父可救小弟！」李逵曰：「你要我救你甚事？」太公曰：「我有一個女兒，年二十歲，着邪迷了，只在房中吃飯，人去叫他，就將磚石亂打出來，屢請法官治他不得。」李逵曰：「我是薊州羅真人的徒弟，專能捉鬼。但要猪羊好酒祭祀將帥。」太公曰：「猪羊儘有，便可安排。師父如要紙筆書符，家中也有。」李逵曰：「我不要甚麼符，只到家中，便揪出鬼來。」

燕青忍笑不住。老兒教殺豬羊，熟煮了，點燭燒香。李逵坐在中間，取出大斧，將豬羊大塊扯將來吃；又叫燕青：「小乙哥，你過來吃。」燕青冷笑，只教取飯來吃。李逵吃得飽了，飲過七八十碗酒。太公驚得呆了。李逵對太公曰：「酒又醉，肉又飽，明日好走路，老爺們去睡了。」太公曰：「這鬼幾時捉得？」李逵曰：「你真個要我捉？」人引我入房裏去。」太公曰：「有神道在房中拿磚石亂打出來，誰人敢去？」李逵拔雙斧在手，曰：「叫人點火把，遠遠照行。」

李逵到房門外張時，只見房內隱隱有燈，見個後生撐着個婦人在那裏說話；一脚踢開房門，那後生被李逵一斧砍死，那婦人鑽入牀下躲了。李逵曰：「婆娘快走出來。」婆娘叫曰：「你饒我命。」恰纔鑽出個頭來，被李逵揪住問曰：「我殺的這廝是誰？」婆娘曰：「我的奸夫王小二。」李逵又問曰：「磚瓦飯食那裏得來？」婆娘曰：「我把金銀與他，半夜從牆上運來。」

李逵曰：「你這個腌臢婆娘要你用！」一斧砍下頭來，把兩個尸亂剝一回，却提人頭叫出廳前來，撇下人頭。滿莊人都來看時，認得男子人頭是東村王小二。太公曰：「師父，我的女兒何在？」李逵曰：「你女兒的頭在這裏不是？」太公嘆曰：「師父，你留我女兒也好！」李逵怒曰：「你女兒自偷漢子，還要留他，賴我不成！你明日不謝我，和你說話！」便同燕青自去歇息。太公提燈入房，看見兩尸剝做十段。太公啼哭，教人抬去燒化。

李逵睡到天明，起來對太公曰：「昨夜替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謝我？」太公只得安排酒席相待。李逵燕青吃罷，二人離了四柳村，到寨尚有八十里，離荊門鎮不遠。當日天晚，兩個投一莊院，敲門借宿。不多時候，莊客出來曰：「我太公煩惱，請二位別處去歇。」李逵只顧入去叫曰：「客人借宿。」太公裏面看見李逵凶惡，暗地使人出來接待，安頓傍房安歇。

李逵當晚曉得太公太婆裏面啼哭，李逵心焦起來，問曰：「你家爲何啼哭？攪得老爺睡不着？」太公出來答

曰：「我家有個女兒，年方一十八歲，被強人奪去，以此煩惱。」李逵曰：「誰家奪去你女兒？」太公曰：「是梁山泊頭領宋江。」李逵曰：「他同幾個來？」太公曰：「和一個小後生，各騎馬來。」李逵便叫：「燕青哥，俺哥哥原來口是心非，不是好人！」燕青曰：「定沒這事。」李逵對太公曰：「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風，這個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奪你女兒，我去取來還你。」

太公拜謝，即待酒飯。李逵、燕青吃罷，連夜望梁山泊來，直到忠義堂上。宋江問曰：「兄弟兩個那裏去來？」李逵不答，圓睜怪眼，拔出大斧，砍倒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衆人大驚。宋江曰：「黑廝又醉了！」李逵拿斧搶上堂來，直取宋江。當有秦明、關勝、呼延灼、林冲等慌忙拖住，奪了大斧，揪下堂來。宋江怒曰：「有何事，你且說來！」李逵氣作一團，那裏說得出。燕青向前把上項事說了一遍。

宋江聽罷，便曰：「這般屈事，我怎地得知？」便對李逵曰：「我二三千軍馬回來，兩匹馬落路時，怎瞞得衆人？若還搶得一個婦人，你入房裏搜着。」李逵曰：「山寨裏都是你手下人，那裏不藏過了？我當初敬你是個好漢，你原來是個酒色之徒，殺閻婆媳是小樣，去東京嫖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便罷。若不還他，與你定無干休！」宋江曰：「你不要鬧，讓我同你去劉太公莊上問證。若是我，就那裏受你綁縛。如若不真，你這廝當得何罪？」李逵曰：「我若是假，輸這顆頭！」宋江便叫鐵面孔目裴宣寫了軍令狀，各執一張。李逵曰：「這後生想必是柴進。」柴進曰：「我便回去。」李逵曰：「若到那裏對真之時，便吃我幾斧！」柴進曰：「你先去。」

李逵和燕青依前再到劉太公莊上。太公接見，問曰：「此事如何？」李逵曰：「如今宋江自來，你和太婆莊客都認他，若還是時，只管實說，我自替你做主。」只見莊客報曰：「有十騎馬來到莊上。」李逵曰：「只叫宋江柴進。」二人來到草廳上坐下。李逵拿着板斧，立在側邊，只等老兒叫聲，是便要下手。那劉太公近前拜了宋江。李

達問老兒曰：「這個是奪你女兒的不是？」那老兒睜開眼，看了曰：「不是。」宋江對李逵曰：「你却如何？」李逵曰：「你兩個先着眼瞇他，這老兒不敢說是。」宋江曰：「你叫衆莊客都來認我。」李逵隨即叫衆莊客認時，齊齊叫道：「不是。」宋江曰：「劉太公，我便是梁山泊宋江。你的女兒多被假名託姓騙將去了；你若打聽得來，報上山寨，我與你取還女兒。」宋江指着李逵曰：「黑廝這裏不和你說話，回到寨裏自有辦理！」

宋江與柴進等人馬去了。燕青曰：「李大哥，怎的好？」李逵曰：「是我忒性急，錯行此事。既輸這顆頭，我自割下來，你拿去獻與哥哥便了。」燕青曰：「你沒來由尋死做甚麼？我教你自把麻繩綁了，背負一把荆條，拜伏在忠義堂前，哭曰：『由哥哥打多少。』這個喚做『負荆請罪。』」李逵曰：「如此惶恐，不如割了頭，落得乾淨。」燕青曰：「寨裏都是弟兄，誰來笑你？」

李逵只得同燕青回寨，負荆請罪。宋江正和衆兄弟在堂上說李逵一事，只見李逵脫得赤條條，負着荆杖，跪在堂下，低頭無語。宋江笑曰：「我和你賭砍頭，你如今却來負荆請罪！」李逵曰：「哥哥既然不肯饒我，把刀割下頭來。」衆人都替李逵陪話。宋江曰：「若要我饒他，只教他捉出假宋江，取得劉太公女兒還他，方才饒他。」

李逵跳將起來曰：「我去拿來！」宋江曰：「他是兩個好漢，你獨自一個如何捉得來？再叫燕青同你去。」燕青曰：「小弟便去。」到房中取了短弩，綽條桿棒，隨李逵再到劉太公莊上。燕青細問來情。太公曰：「日平西時來，二更去了，不知所在。」二人叫：「太公放心。我奉哥哥將令，務要我兩個尋將來，不敢違誤。」

次日離了莊上，到處尋覓，並無動靜。當晚兩個在山上古廟中歇息，忽聽得廟外有人走步響，李逵開門看時，只見一個漢子提把朴刀，轉過山岡上去。燕青叫曰：「李大哥，不要趕去，我自自有道理。」燕青扯起弩，搭上箭射去，正中那漢右腿，撲地倒了。李逵趕上，揪到廟中問曰：「你把劉太公女兒騙在那裏去了？」那漢告曰：「小人不知此事，我只在這裏翦徑，做些小買賣。」李逵提起斧來喝曰：「你不實說，砍你做兩段！」那漢叫曰：「放小

人起來商量。」燕青曰：「我與你拔了這箭，放將起來。」那漢曰：「小人胡猜，離此間西北十五里有座牛頭山，山上有個道院，兩個強人，一個姓王名江，一個姓董名悔，都是綠林中人，把道士殺了，佔住道院，下山打劫，常假稱宋江。」想是這兩個搶去劉太公女兒了。」燕青曰：「漢子，你休懼怕，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風李逵，你便引我兩個到那裏去。」那人曰：「小人願往。」

燕青李逵隨着他，走到那山看時，果似牛頭之形狀。至山時，天尚未明，看這道院，周圍土牆，李逵跳將過去，聽得裏面有人笑聲。李逵喝聲：「開門！原來你這強盜在這裏！」只見門開處，一個大漢提了扑刀來鬪。李逵燕青見了，提着桿棒，跳過牆來。那引路的漢子走了。燕青見這賊正鬪李逵，暗打一棍，正中那廝臉額上，那賊便倒。李逵再加一斧，砍翻在地。裏面不見一個人出來。燕青曰：「這廝必有後路走了，我去截住後門，不可胡亂入去。」燕青來到後門，只見一個漢子開後門要走。燕青趕將過去，那漢便走前門。李逵當頭迎着一斧，砍倒在地。李逵入去，那伴當四散躲避，被李逵都殺了。來到房中，見個女兒在床上啼哭，看那女子雲鬢花顏，其實貌美。

宮鞋窄小，剪春羅，香體酥胸，碧玉窩，麗質難禁，風雨驟，不勝幽悵，蹙秋波。

燕青問曰：「你是劉太公女兒麼？」那女答曰：「奴家正是。十數日前，被這兩個賊擄在這裏來，每夜輪替姦宿。奴家要尋死路，不能得夠。今日得將軍救拔，便是重生父母。」燕青去尋兩匹馬來，收拾財物，教那女子上馬。將財帛和那兩顆人頭拴在馬上，放火燒了道院。兩人送女子下山，直到劉太公莊上。爹娘見了女兒，拜謝二人。燕青曰：「你不要謝我，你去寨裏謝我哥哥宋公明。」

兩個各騎馬匹，飛奔忠義堂上拜見宋江。燕青將前事說了。宋江教設宴與燕青李逵作賀。劉太公收拾金銀，來到堂上拜見。宋江不肯受，與他酒飯，教送下山去了。

時當三月韶華，宋江正坐，只見關下解一夥人到，有七八個車箱，又有幾束哨棒。宋江見這夥人都是虎形大

漢跪在堂下告曰：「小人等鳳翔府人氏，今上泰安州燒香。目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齊聖帝誕降之辰，我們都去台上使棍。今年有個撲手好漢，乃太原府人氏，姓名原身長一丈，自號「擎天柱」，口出大言曰：「世間無對。」這兩年曾在廟上爭交，白白被他拿去若干財物。今年又貼招兒，單搦天下人相撲。小人等一者燒香，二者爲看任原本事，三者也要偷學他幾路好棍。伏望大王慈悲，放赦下山。」宋江聽了，便教送下山去，傳下令曰：「今後遇有燒香的人，休要驚嚇，任從過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張喬坐衙

罡星飛出東南角，四散奔流遶寥廓。徽宗朝內長英雄，兄弟聚會梁山泊。中有一人名燕青，花綉偏身光閃爍。鳳凰踏碎玉玲瓏，孔雀斜穿花錯落。一國俊俏真堪羨，萬種風流誰可學。錦綉社內奪英雄，東嶽廟中相賽博。功成身退避嫌疑，心明機巧無差錯。世間無物堪比倫，金風未動蟬先覺。

當日燕青稟曰：「小乙自幼學得武藝，不曾逢着對手，今日遇此機會，小乙願去台上與他比試。倘或贏他，與哥哥增光。」宋江曰：「那人身長一丈，你這般瘦小身材，怎的近得他？」盧俊義曰：「小乙手段不弱，任從他去，吾自去接應他回。」宋江問曰：「幾時可行？」燕青曰：「今日三月二十四日拜辭下山，二十六日趕到廟上，二十七日店裏將息，二十八日與那廝放對。」

宋江置酒與燕青送行。燕青扮作山東貨兒，挑了貨担，辭了衆頭領下山，取路望泰安州來。天晚尋店安歇，聽得有人叫曰：「小乙哥。」燕青看時，却是李逵。燕青曰：「你趕來怎的？」李逵曰：「我見你獨自來，不曾對哥哥說知，走下山，特來幫你。」燕青對李逵曰：「和你去無妨。到客店時，你便不要出來，只推有病。等那日去廟上看交爭時，在稠人中，不要大驚小怪。」



當晚兩個投客店安歇。次日起來，燕青李逵行到申牌，將近廟上，見旁邊衆人都立定脚在那裏看。燕青歇下担兒，也挨向前看時，見兩個紅標柱上立面粉牌，寫道：「太原一撲擎天柱任原。」旁邊兩行小字道：「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蒼龍。」燕青便扯扁担將牌打碎，便挑着担兒望廟上去了。看的人飛報任原說：「今日有劈牌坊放對的。」

且說燕青同李逵來尋客店安下，睡到三更，聽得鼓樂響，是與聖帝上壽。四更，李逵燕青起來吃了早飯。李逵曰：「我帶兩把板斧去。」燕青曰：「被人看破，誤了大事。」

當日兩個雜在人隊裏，先到廟下伏了。那日燒香的人，挨肩疊背，充滿廟堂。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山棚上都是金銀器皿，錦綉緞疋，門外拴定駿馬。知府吩咐燒香人等不許亂擠。只見十數對哨棍過來，列着四把綉旗，任原坐在轎上，前後二三十對好漢，來到獻台上。

任原曰：「我兩年在廟上，白白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必用脫膊。」說罷，解了搭膊，參了神，脫下錦襖。百千萬人齊聲喝彩。那部署曰：「教師兩年在廟上，不曾有對手，今年等三番了，教師有甚言語，按覆天下衆香官？」任原曰：「四百座軍州，七千餘縣香官，恭敬聖帝的，有一大半助我利物。我任原已在此兩年，並無對手。今年辭了聖帝還鄉，再也不來了。」又大叫曰：「東至日出，西至日落，誰敢出來和我爭利物麼？」

說猶未了，燕青搭着兩旁人肩臂，口中叫曰：「有有！」從人背上直飛上獻台來。衆人齊聲喝彩。那部署問曰：「漢子，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燕青曰：「我是山東張貨郎，特來和他爭利物。」那部署曰：「性命只在眼前，你有保人麼？」燕青曰：「死了要誰償命？」部署曰：「你且脫膊下來看。」

燕青除下頭巾，脫下草鞋，赤了脚。廟裏看官，如翻江攪海。任原看了他這身花綉，勁健身材，心裏也有五分自怯。月台上太守，使人來叫燕青。燕青下台來見太守，見他這身花綉，心中大喜，問燕青來歷。燕青答曰：「聽得任

原搦天下人相撲，特來和他爭交。」太守曰：「前面鞍馬，是我出的利物。若有手段，山棚上應有物件，我主張分一半與你，擡舉在我身邊，何如？」燕青曰：「相公利物不打緊，只要打翻他，教衆人一笑，圖聲喝彩。」

燕青說罷，再上獻台，要與任原相對。部署問他先要交書爲憑，不許暗算。燕青笑曰：「我又沒棍棒，算他甚麼？若打死便罷了，要甚麼文書？」燕青做一塊兒蹲在右邊。任原先在左邊立個門戶。燕青不動憚。任原看燕青不動憚，看看逼過右邊來。燕青只聽他下三面，任原暗忖曰：「這人必來等我下三面。我只一脚踢這廝下獻台去！」有詩爲證：

百萬人中較藝強，輕生拚命等尋常。試看兩虎相吞噬，必定中間有一傷。

任原逼將來，虛將左脚賣個破綻。燕青叫聲「去」，從任原左脅下穿過去。任原急轉身，又來拿燕青，被燕青虛躍一躍，又在右脅下攢過去。大漢轉身不便，脚步亂了。燕青搶將入去，用右手扯住任原右手，把左手揪住頭髮，將頭頂他背心，把任原直舉將起來，頭重腳輕，借力便旋了五旋，叫聲「下去」，把任原直攙下獻台。這勢喚做「鵝鳩旋」。數萬香官，齊聲喝彩。

任原徒弟見打翻師父，先把戲台拽倒，亂搶利物。李逵看見，持兩條杉木亂打人。有人認得李逵，外面做公的大叫曰：「休要放走了李逵！」太守聽得，便從後殿逃去。廟裏衆人各自奔散。李逵看任原跌得昏迷，揭塊石板，把任原亂打得粉碎。門外弓箭亂射入來。燕青李逵爬上屋去，揭瓦亂打。廟前喊聲大舉，殺將入來，當先盧俊義史進穆弘魯智深武松解珍解寶七個好漢，引一千餘人策應。燕青李逵見了，從殿脊上跳下來，跟着人馬便走。李逵又去店裏拿了雙斧，復去殺入。府裏得知，點齊衆軍追時，那夥好漢去得遠了。盧俊義只不見李逵，叫穆弘等他回寨。

却說李逵提着雙斧，直到壽張縣衙中，大叫「黑旋風李逵爺爺在此！」壽張縣聽得黑旋風李逵五個字，那

個不怕。李逵逕去知縣堂上坐了，叫曰：「公人出來說話！不來時便放火！」房內衆人商量，只得着幾個出來，跪曰：「頭領有何指使？」李逵曰：「我不來打攪縣裏，只在這裏經過，請出知縣相見。」兩個去了，出來回話曰：「知縣見頭領來，開後門走了。」李逵走入後堂來尋，却見僕頭袍靴。李衆取僕頭帶了，把綠袍朝靴穿上，拿着塊簡，走出廳前，大叫：「都來相見！」衆人只得上去答應。李逵曰：「該吏聽候我排衙便去。」衆人只得聚集公衆人等，擎牙杖骨朵，打了三通鼓，向前聲諾。李逵大笑曰：「你衆人也叫兩個來告狀。」衆人曰：「頭領在此，誰敢告狀？」李逵曰：「你着兩個裝做告狀的來，我也不傷他，只是取笑。」公吏人曰：「商量教兩個牢子粧廝打的來告狀。」兩個跪在廳前。這個告曰：「他打了小人。」那個告曰：「他罵了小人。」李逵曰：「那個是吃打的？」原告曰：「小人是吃打的。」被告曰：「他罵了小人，纔打他。」李逵曰：「這個打人的是好漢，先放他去；這個不長進的吃人打，與我枷在衙前示衆。」便起身看枷。穆弘撞見，叫曰：「衆人尋你不見，却在這裏。」拖着便走。李逵只得離了壽張縣，到得寨裏。

宋江設宴與燕青慶賀。只見李逵放下綠藍袍，并雙斧，搖搖擺擺，至堂前，執塊簡來拜宋江兩拜，然後把這綠藍袍踏裂，傾倒在地。衆人都笑。宋江罵曰：「私自下山，且到處便惹禍端！今日對衆兄弟說過，再若如此，定不饒你。」李逵諾諾而退。

却說泰安州并各處州縣申奏宋江等搔擾一事，奏知道君皇帝。天子云：「去年元宵，此寇鬧了京師，今年又往各處搔擾，朕遣樞密院進兵，不見回奏。」傍有御史大夫崔靖奏曰：「臣聞梁山泊上立而大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民心既服，不可加兵。目下遼兵犯境，若要起兵征伐，深爲未便。以臣愚意，若降一封丹詔，頒賜御酒，命一大臣直到梁山泊招安，去敵遼兵，公私兩便。伏乞准奏。」天子便差殿前太尉陳宗善爲使，敬齎丹詔御酒前去招安。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小七倒船偷御酒 李逵扯詔謗朝廷

却說太師府來請陳宗善到府。坐下，蔡太師曰：「今上差你去梁山泊招安，我叫張幹辦同去；你若見不到處，就與你提撥。」陳太尉曰：「深感恩相厚意。」辭了太師，回到本衙門。吏報高殿帥相訪，接到廳上坐定。高俅曰：「招安一事，若是我在朝之時，必然阻住。况此賊輩屢辱朝廷，罪惡滔天，今更赦宥，必成後患。太尉此去，我手下有個虞候，姓李，能言快語，好與太尉提撥事情。」陳好尉稱謝領受，相別去了。

次日，蔡太師府內張幹辦、高太尉府內李虞候，同陳太尉收拾御酒丹詔，出新樂門，來到濟州。太守張叔夜接到府中，設宴相待，動問招安一節。陳太尉說了備細。張叔夜曰：「太尉到那裏撫慰他衆人成事，顯得太尉清名，只是他數內有幾個性如烈火，倘或衝撞不便。」張幹辦、李虞候曰：「不妨。」張叔夜曰：「這兩個是誰？」陳太尉曰：「一個是蔡太師幹辦，一個是高太尉虞候。」張叔夜曰：「這兩個莫去罷。」陳太尉曰：「他是蔡高二府心腹，不帶他去，必然心疑。」張叔夜曰：「只怕太尉此行，勞而無功。」張幹辦曰：「我自自有道理。」張叔夜再不敢言，筵罷送別。有詩爲證：

一封丹詔下青雲，特地招安水滸濱。可羨明機張叔夜，預知難以策華勳。

次日，濟州使人去梁山泊報知曰：「朝廷差太尉招安，齋丹詔到，准備迎接。」宋江大喜，叫取銀十兩，打發報信先回。宋江與衆曰：「屢望招安，不想今日方成。」吳用笑曰：「這番招安，看俺等如草芥矣。這厮引官軍來，可以殺之。」宋江曰：「你們如此壞了「忠義」二字。」林冲曰：「朝廷詔書，必窩哄嚇言語。」宋江曰：「你們休要疑心，安排接詔。」先令宋清、曹正准備筵席，結彩懸花，使裴宣、蕭讓、呂方、郭盛下山，准備大船迎接。吳用密地吩咐如此而行。

陳太尉在途攔列，導引人馬上梁山泊，指望一場富貴。蕭讓等在半路接着，俯伏在地。張幹辦問曰：「你那宋江已知皇帝詔到，怎不親接？恁倒欺君，請太尉回去。」蕭讓曰：「自來朝廷不會有詔到寨，未知真實。」宋江與大小人等都在金沙灘迎接。萬望太尉息雷霆之怒，與國家成全好事。」李虞候曰：「不成好事，也不愁你們。」蕭讓等只得懇請酒菓，又不肯吃。隨即到水邊，請太尉並隨行從人等下船。先把詔書御酒放在船頭，是阮小七監守。分撥二十名軍健，各帶腰刀。陳太尉坐在船上，昂然無忌。阮小七把船棹動，兩邊水手各唱起歌來。李虞候罵曰：「村驢貴人在此，全無忌憚！」那水手曰：「我們唱歌，干你甚事？」李虞候罵曰：「殺不盡的反賊！」便把藤條去打。那水手都跳下水裏去了。

阮小七曰：「你打水手下水，這船如何去得？」只見上流有兩隻快船下來，阮小七便去拔了塞，叫聲：「船漏水滾上船來。」那兩隻船到，眾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了。阮小七叫水手來，舀了船裏水，去取一瓶御酒來解封口。阮小七聞得酒香，連吃四瓶，將六瓶御酒分與水手吃了。裝上十瓶白酒，把原封頭縛了，把船飛到。

宋江等都迎至忠義堂，放着御酒詔書。陳太尉張幹辦、李虞候立在右邊，蕭讓、裴宣立在左邊。宋江點頭領，只不見李逵。宋江等跪在堂上，拱聽開讀。陳太尉取出詔書，與蕭讓宣讀。蕭讓展開詔書，讀道：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五帝憑禮樂而有封疆，三王以征誅而定天下。事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祖宗之大業，開日月之光輝。普天率土，罔不臣伏。近爲宋江等輩，嘯聚山林，掠劫郡邑，本欲大彰天討，誠恐勞我生民。今差太尉陳宗善前來招安。詔書到日，即將應有錢糧軍器馬匹船隻，盡行納官，拆毀巢穴，率衆赴京，捐免本罪。倘若仍昧良心，違戾詔制，天兵一至，螻蟻不留。故茲詔來，各宜知悉。宣和三年四月……日詔。

蕭讓讀罷，宋江以下各有怒色。只見李逵從梁上跳下來，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扯破，便來揪住陳太尉，拽拳便打。宋江廬俊義抱住解開。李虞候曰：「這廝怎敢大胆！」李逵揪住李虞候，便打，喝曰：「這詔書是誰寫來？」

的。張幹辦曰：「是朝廷聖旨。」李逵曰：「你皇帝姓宋做皇帝；我哥哥也姓宋，難道做不得皇帝？你莫來攬犯黑爺爺，直把那寫詔官員盡都殺了！」

衆人都來解勸，把李逵推下堂去。宋江曰：「太尉休怪。且將御酒與衆人沾恩。」令裴宣取御酒，傾在銀盞內，都是村醪白酒。衆人都走下堂去。魯智深提鐵禪杖罵曰：「忒欺負人！把水酒作御酒哄俺們！」劉唐提朴刀殺上來。武松穆弘史進一半頭領發作。宋江見不是話，急將轎馬護送太尉下山，過了三關渡口，再拜伏罪曰：「非宋江等無心歸降，實是草詔官員不知梁山泊裏款曲，若得數句好言撫恤，我等盡忠報國，萬死不辭。乞太尉回京復奏。」各辭而別。陣太尉飛奔去了。

宋江回到忠義堂上曰：「雖然朝廷詔旨不明，你們衆人也忒姓躁。」吳用曰：「哥哥如何怪得衆弟兄發怒？朝廷忒不將人爲念。兄長且傳將令準備廝殺，不日必有大軍到來，殺得他人亡馬倒，方顯英雄。」衆人曰：「軍師之言極是。」各歸本帳。

陳太尉星夜回京見蔡太師，備說梁山泊賊寇扯詔毀謗一節。蔣京怒曰：「這夥草寇，安敢無理！」隨即請童樞密、高楊二太尉都到相府商議。童樞密曰：「鼠竊狗偷之徒，何足慮哉！區區不才，親引軍馬，尅日掃清水泊。」衆官曰：「來日早朝奏聞。」當下各散。

次日，蔡京將此事奏知天子。天子怒曰：「前日誰議招安？」侍臣奏曰：「乃是御史崔靖所言。」天子叫拿崔靖下大理寺問罪。又問蔡京道：「此賊爲害多時，差何人去可以剿除？」蔡太師奏曰：「非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見，必得樞密院官親率大軍前去剿捕，可以取勝。」卽宣樞密使童貫問道：「卿可領兵收捕草寇？」童貫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臣願効犬馬之勞，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楊戩亦皆保舉。天子隨即降下聖旨，議黃金印兵符，拜童貫爲大元帥，任從各處選調軍馬，前去剿捕梁山泊賊寇，揀日出師起行。不

是童貫引大軍來，有分教：

數千鐵騎，布滿山川；萬隻戰船，平鋪綠水。只憑熊虎三千將，點起貔貅百萬兵。畢竟童貫領了大軍，怎地出師，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吳加亮佈五方旗 宋公明排八卦陣

紅日無光，氣障露紛紛，戈戟兩邊排。征鞏倒海翻江，振鐵騎追風捲地來。四斗五方旗影動，九宮八卦陣門開。奸雄童貫摧肝胆，却似當年大會垓。

却說童貫爲統軍大元帥之職，調取東京管下八路軍州兵馬都監，各起軍一萬聽用。又調御林軍二萬守護中軍，又調御前大將二員：飛龍將軍鄴美，飛虎將軍畢勝。號令已定，起行。一應軍糧接續，皆是高太尉差人趲運。那八路軍馬：

雖州兵馬都監段鵬舉，鄭州兵馬都監陳燾，唐州兵馬都監韓天麟，許州兵馬都監李明，陳州兵馬都監吳秉彜，鄧州兵馬都監王義，汝州兵馬都監馬萬里，嵩州兵馬都監周信。

大小官員送童貫出城，各辭相別。

童貫統大小三軍，各隨隊伍，甚是齊整。行到濟州界，太守張叔夜出城迎接。大兵屯駐城外。童貫引輕騎入城，至州衙內下馬。張叔夜迎至堂上，拜罷。童貫曰：「水注草寇，往往勦捕不得。吾率大軍十萬，戰將百員，剋日要掃清山寨，以安天下。」張叔夜曰：「此賊潛伏水泊中間，多有智謀之士，樞相引軍，必用良謀，方可成功。」童貫大怒曰：「都是汝等懦弱之輩，貪生怕死，以致養成。吾今到此，有何懼耶！」

張叔夜無話，但送酒食已罷。童貫出城，近泊下寨。宋江使人探知，與吳用定計迎敵。童樞密差段鵬舉爲先鋒，

陳轟爲副先鋒，吳秉彝爲正合後，李明爲副合後，韓天麟、王義爲左哨，馬萬里、周信爲右哨。

分撥軍馬已定，只見有三十個哨馬軍，都戴青包巾，各穿綠戰襖，手執細桿鎗，腰間插弓箭，一面旗上寫道：「巡哨虎將沒羽箭張清。」左有龔旺，右有丁得孫。哨到童貫寨前，只隔百餘步，勒馬便回。探卒報知，童貫親自到陣前。張清又哨將來，勒馬又回。童貫欲待追戰，右左曰：「此人錦袋中都是石子，百發百中，不可追趕。」

張清連哨三次，只見山後鼓響，轉出五百步軍。李逵、樊瑞、項充、李袞直奔前來。童貫見了，將鞭梢一指，大隊軍馬，冲突前去。李逵步軍分開兩條路，提着蠻牌，徑奔山脚便走。童貫大軍趕出山嘴，却是曠野之地，就把軍馬按住，令中軍立起將台，擲作「四鬥底陣。」

陣勢方完，忽聽得山後砲響，飛出一彪軍將來。童貫急上將台看時，只見山東一路軍馬湧來：第一隊軍馬都打紅旗，第二隊雜綵旗，第三隊青旗，第四隊又是雜綵旗。只見山西一路人馬也湧來：第一隊是雜綵旗，第二隊白旗，第三隊又是雜綵旗，第四隊皂旗。旗後盡是黃旗，佔住中央。戊己上列成陣勢。

正南上的人馬都是紅旗紅甲，朱纓赤馬。旗上金銷南斗六星，下綉朱雀之狀。紅旗中間一員大將。但見：

盔頂朱纓飄一顆，猩猩袍上花千朵。獅蠻帶束紫玉團，狻猊甲露黃金鎖。狼牙棍上鐵釘排，龍駒遍體胭脂抹。紅旗招展半天霞，正按南方丙丁火。

紅旗上寫着「先鋒霹靂火秦明。」左邊是勝水將軍單廷珪，右邊是神火將軍魏定國，勒馬立于陣前。東方上的人馬都是青旗青甲青袍青馬。旗上金銷東斗四星，下綉青龍之狀。陣下一員大將。但見：

藍靛包巾光滿目，翡翠征袍花一簇。鎧甲穿鐵扣連環，寶刀閣燦龍吐玉。青驄遍體粉團花，戰袍護身鸚鵡綠。碧雲旗動退山明，正按東方甲乙木。

青旗上寫着「左軍大刀關勝。」左是醜郡馬宣贊，右是井木犴郝思文，勒馬立于陣前。



西方上的人馬都是白旗白甲白袍白馬。旗上金銷西斗五星，下綉白虎之狀。旗下一員大將，但見：

漠漠寒雲護太陰，梨花千朵疊層深。素色羅袍光閃閃，爛銀鐵甲冷森森。寒霜駿馬如獅子，丈八長鎗若綠沉。一簇旗旛飄雪練，正按西方庚辛金。

白旗上寫着「右軍豹子頭林冲」。左是鎮山三黃信，右是病尉遲孫立，勒馬立於陣前。

北方上人馬都是皂旗黑馬黑甲黑纓。旗上金銷北斗七星，下綉玄武之狀。旗下一員大將，但見：

層層捲地烏雲起，鉄騎強弓勢莫比。皂羅袍穿龍虎驅，烏油甲披豺狼體。鞭似烏龍舞兩條，馬如潑墨行千里。七星旗動玄武搖，正按北方壬癸水。

黃旗上寫着「合後雙鞭呼延灼」。左是百勝將韓滔，右是大目將彭玘，勒馬立於陣前。

正中銷金紅羅傘蓋下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全身結束，金鞍白馬。左是正軍師吳學究，右是副軍師公孫勝，勒馬立於陣前監戰。五十員牙將都列兩旁。

那童貫在將台上，看了梁山泊兵馬，排成九宮八卦陣，軍將豪傑，壯士英雄，嘆曰：「怪道收捕官軍屢敗，原來如此利害！」

看了半晌，聽得宋江陣中擂鼓催戰，童貫卽令副先鋒陳燾出陣。陳燾飛馬出陣大罵：「背逆狂徒！天兵到此，尙不投降！」有秦明飛馬出陣，兩馬相交，鬪了二十餘合，秦明手起棍落，把陳燾打死於馬下。東南門旗影裏虎將董平見秦明得了頭功，拍馬撞過陣來。童貫見了，望中軍便走。秦明招動軍馬，一齊搶入陣中來捉童貫。未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兩贏童貫

宋江陣中三隊軍馬，殺得童貫人馬敗走三十里。吳用傳令收兵勿追。衆將回寨，定下「十面埋伏」之計。童貫敗了一陣，心中憂悶，會集衆將商議。酆美畢勝曰：「樞相休憂。此寇預先佈下陣勢，我軍初到，不知虛實，因中賊計。且將軍馬停住幾日，將全部軍馬分作長蛇之陣而進，必成大功。」童貫曰：「此計大妙。」傳令整齊三軍。

至第三日，殺奔梁山泊來。入路軍馬分作左右。哨馬回報曰：「前面戰場上並無一個人。」童貫心疑，來到水泊邊，但見隔水茫茫，都是蘆草。只見對岸一隻小船，船上一人披簑戴笠，執竿釣魚。官軍問那漁人曰：「賊在那裏？」漁人不答。童貫令放箭射去，正中漁人笠上，一聲響，箭落水去了。列放一箭，射到簑衣上，一聲響，箭也落下水去了。衆人大驚，回馬稟曰：「兩箭皆射不透，不知他穿的甚麼。」童貫令三百能射的來，對着漁人亂射，弓箭都落下水裏去了。童貫見射他不死，便差會水戰軍人赴水過去。那漁人便取棹篙在手，近船來的，都打下水去。那漁人回轉船頭，指童貫罵曰：「亂國賊臣，來這裏送命！」童貫大怒，叫馬軍放箭。那漁人大笑，棄了簑笠，攢入水去了。那漁人是張順。簑笠都是熟銅打的，故此箭射不透。張順在水底把那水軍盡殺，血水滾起，童貫看得呆了。

小校報曰：「山頂黃旗正在壓動。」童貫看了，令三百鐵甲哨馬分作兩隊去哨看。聽得山頂砲響，兩處哨兵報說：「伏兵在此！」酆美畢勝叫軍士休要亂動。忽山後又砲響震地，飛出一彪軍馬，兩員饒將，怎生打扮？但見：

黃旗擁出萬山中，燦燦金光射碧空。馬似怒濤沖石壁，人如烈火撼大風。鼓聲震入森羅殿，寶刀劈破太

華宮。劍洞暗藏插翅虎，鎗林飛出美髯公。

朱仝雷橫帶領五千人馬殺來。酆美畢勝當先，四將各戰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朱仝雷橫撥馬便走，酆美畢勝拍馬趕來。

聽得山上砲響，山頂上杏黃旗綉着「替天行道」四字，旗下立着宋江等。童貫見了大怒，令人馬殺上山來，拿宋江。大軍人馬分爲兩路，却待上山，山頂上金鼓喧天。童貫怒曰：「吾當自擒這廝！」艷美諫曰：「彼必有計，不可親往。」童貫曰：「事已到此，豈可退兵？」

聽得後軍吶喊，探子報說：「正西冲出一彪軍來，把後軍截作兩段。」童貫急回救時，東邊有一隊人馬殺來，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兩員大將，各引五千軍馬，但見：

對對紅旗問翠抱，爭飛軍馬轉山腰。日烘旗幟青龍見，風擺旌旗朱雀搖。兩隊精兵皆勇猛，一雙虎將是英豪。秦明手舞狼牙棍，關勝斜橫偃月刀。

那紅旗是秦明，青旗是關勝。二將喝曰：「童貫早納下首級！」童貫大怒，令艷美來戰關勝，畢勝去戰秦明。正戰之間，朱全雷橫殺來，兩下夾攻。童貫軍兵大亂，艷美畢勝保着童貫便走。

刺斜裏，又冲出一彪人馬來，一半白旗，一半黑旗，兩員虎將引五千兵截住去路。但見：

砲似轟雷山石裂，綠林深處顯戈矛。素袍兵出銀河湧，玄甲軍來黑氣浮。兩股鞭飛風雨驟，一條鎗到鬼神愁。左邊大將呼延灼，右首英雄豹子頭。

那黑旗呼延灼，白旗林冲。二將馬上喝曰：「奸臣童貫走往那裏去！」殺入軍中來。段鵬舉接住呼延灼交戰。馬萬里接着林凌，廝殺。鬪不數合，馬萬里被林冲一矛刺於馬下。段鵬舉撥馬便走，呼延灼趕來，兩軍混戰。

童貫只教奪路走回，前面又冲出一彪步軍來，却是魯智深。武松殺入陣來，殺得童貫人馬四分五落。

艷美畢勝保着童貫殺條血路出來，又冲出解珍解寶引步軍五千殺來，却得韓天麟王義併力救出核心。忽一彪軍又擋住去路，却是董平索超，拍馬直取童貫。王義挺鎗去迎，被索超手起斧落，砍於馬下。韓天麟被董平一鎗刺死。

鄧美畢勝保着童貫奔走。四下那金鼓亂鳴，不知何處人馬。童貫在馬上山坡看時，四方馬步軍兵一齊殺來。童貫正慌間，山坡下一簇人馬，乃是吳秉彝、李明引後軍殺應。正欲上坡，喊聲又起，飛過楊志、史進截住。李明挺鎗來鬪，楊志、吳秉彝來戰史進。四將戰至三十餘合，吳秉彝被史進斬於馬下，楊志斬了李明。童貫與鄧美、畢勝在山坡上看了大驚，不敢下坡。鄧美曰：「望見正南大隊官軍，旗旛不倒，必有救兵到。」看時，却是周信殺奔山坡邊來，見了童貫，商議曰：「乘晚殺出重圍。」鄧美當先，童貫在中，一齊殺下山坡。聽得四下叫曰：「不要走了童貫！」

衆官兵拚死殺到四更，方殺出垓心。忽前面一帶火把，乃是盧俊義、楊雄、石秀攔住去路，喝曰：「童貫下馬受縛！」鄧美拍馬舞刀，直取俊義。兩馬鬪了數合，被俊義活捉過馬來。

畢勝、周信、段懣保童貫向濟州奔走。山坡後又冲出一隊步軍來，乃是李逵、鮑旭、項充、李袞，殺得官軍四分五落而走。李逵一斧砍死段懣。

童貫大敗，奔到溪邊，聽得對溪砲響，箭如飛蝗射來。官軍急上岸，胆碎心裂。樹林邊又轉出一彪軍馬，却是張清、龔旺、丁得孫，直冲將來。周信便來迎敵，被張清、龔旺、丁得孫打中鼻梁，死於馬下。童貫、畢勝不敢入濟州，引敗軍連夜奔回東京去了。

宋江素懷歸順之心，不肯盡數追殺，鳴金收軍，都回山寨請功。盧俊義活捉鄧美，解到寨來，宋江親釋其縛。衆將都到堂上，是日宰牛殺馬，重賞三軍，留鄧美住了三日，送下山去。鄧美大喜。宋江曰：「冒犯威顏，伏乞恕罪。宋江等本無異心，要與國家出力，望將軍回京申奏。」鄧美拜謝不殺之恩，下山回京。

原來用此十面埋伏之計，都是吳用佈置，殺得童貫心胆皆裂，大軍三停折了二停。吳用曰：「童貫回京，未知皇上如何。」復遣戴宗往京打聽虛實，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十節度議收梁山泊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當日戴宗往京，劉唐稟曰：『小弟同去。』宋江大喜。當時兩個收拾下山去了。

却說童貫畢勝引殘兵回東京，入城通報，與高太尉相見，請入後堂坐定。童貫把敗軍根由，結果八路都監說一遍。高太尉曰：『樞相休要煩惱。我和你去稟太師，再作道理。』

童貫高俅逕投蔡太師府參見，淚下如雨。蔡京曰：『且休煩惱。我已知你折兵之事。』高俅曰：『賊居水泊，非船不能征伐，樞相只以馬軍征剿，因此失利。』蔡京曰：『你折了許多軍馬，怎敢教聖上得知？』

童貫再拜曰：『望乞太師遮蓋。』蔡京曰：『明日只奏暑熱，實士不服水土，權且罷戰回兵。』高俅曰：『若得太師肯保奏，我親去征勦，一鼓可擒。』蔡京曰：『若太尉前去，明日我保你爲帥。』高俅曰：『若得聖旨，便造船隻，水陸並進，指日成功。』蔡京曰：『這事容易。』

正說間，門吏報鄆美回來了。太師喚進，問其緣故。鄆美拜罷，敍說：『宋江但是捉上山的盡數放回，不肯殺害。因此小將得見鈞顏。』高俅曰：『這是賊人詭計。今後不點近處兵馬，直往山東河北揀選精兵。』

蔡京衆人計議已定，各自回府。次日早朝，蔡京奏曰：『昨命童貫統率大軍進征梁山泊草寇，近因天時炎熱，軍士不服水土，權且罷兵而回。』天子曰：『似此炎熱，不復進矣。』蔡京曰：『童樞密令於太乙宮待罪，別令人爲帥，再去征伐，乞請聖旨。』天子曰：『此寇乃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誰與寡人分憂？』

高俅奏曰：『微臣願効犬馬去勦此賊。』天子曰：『既太尉肯去，任卿選調軍馬。』高俅又奏：『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非用舟船不能得進，乞聖旨於梁山泊近處採伏樹木，督工匠造船，或用官錢收買民船，以爲征伐之用。』天子曰：『從卿佈置。』高俅又奏：『只容寬限，以圖成功。』天子命取錦袍金甲賜與高俅，擇吉日出師。

當日朝散，高俅與蔡京曰：「前者有十節度使，多曾與國家建功，且武藝精熟，請發十道劄付文書，仰各部所屬兵一萬，前赴濟州調用。」那十個節度使是誰：

河南河北節度使王煥，上黨太原節度使徐京，淮北弘農節度使王文德，潁州汝南節度使梅展，中山安平節度使張開，江夏零陵節度使楊溫，雲中雁門節度使韓存保，隴西漢陽節度使李從吉，瑯琊彭城節度使項元鎮，清河天水節度使荆忠。

這十節度使舊日都是綠林叢中出身，後受招安，得就此職。當下中書省發十道劄付公文，調這十路軍馬去了。

金陵建康府水軍統制官，喚作劉夢龍。那人初生之時，其母夢見一條黑龍入腹，感而遂生；及至長大，善知水性，因在四川峽江破賊有功，陞授都統制，部領一萬五千水軍，守鎮江南。高俅取這枝水軍前來聽調，又差步軍牛邦喜拘集河道船隻，來濟州調用。高俅帳下有兩員名將：黨世英、黨世雄兄弟二人，見做統制官，又去御營內選精兵一萬五千，通共各處軍馬，一十三萬。諸路差官，供送糧草。高太尉連日整點軍馬。

戴宗劉唐打聽消息，回寨報知。宋江聞報大驚。吳用曰：「仁兄勿憂。昔日諸葛武侯用三千兵破曹操八十萬軍，小生久聞十節度的名，多與朝廷建功，只是當初無他對手，如今一班好弟兄，兄長何足懼哉？他十路軍來，教他先吃我一驚。」宋江曰：「軍師如何驚他？」吳用曰：「他十路軍馬都到濟州取齊，先令兩個兄弟去濟州界上先殺他一陣，這是報信與高俅知道。」遂令張清、董平各帶一千軍馬前去，又撥水軍頭領，准備泊子裏奪船，調撥已定。

却說高俅先撥御林軍馬出城，又選教坊司歌兒舞女三十餘人隨征消遣，吉日祭旗登程。大小官員都在長亭餞別。高俅戎裝披掛，騎一匹金鞍戰馬，擁在中軍。後面多是殿帥統制官軍，提轄兵馬，防禦團練等官。軍馬十

分齊整，望濟州進發。于路上縱容軍兵擄掠黎民，來到濟州。

有節度使王文德領一路軍馬奔濟州來。到地名鳳尾坡，聽得鑼響，一彪軍馬殺出，當先一將，乃是董平，喝曰：「來的是那裏兵？」梁山好漢在此，早下馬受縛。」王文德大怒曰：「反國草寇！」拍馬提鎗，直取董平。董平提雙鎗來迎，鬪到三十合，不分勝敗。王文德見贏不得董平，吩咐衆將直冲殺過來。董平亦揮軍奮力冲殺。文德敗走，董平在後追趕。

王文德正走之間，前面又撞出一彪軍來，當先却是張清，大喝：「休走！」手起一石子，打在王文德頭盔上。文德伏在馬鞍上奔走，兩將追上。側首走出一軍來，王文德看時，却是江夏節度使楊溫軍馬救應。董平、張清兩路軍方才去了。王文德與楊溫同入濟州。太守張叔夜接待各路軍馬。

數日之間，報來高太尉大軍到了，十節度迎接入城安歇。高太尉傳令，教十路軍馬城外屯扎，近山下寨，砍伐木植，搬擄人家門扇，搭蓋高鋪，十分騷擾。高太尉在帥府定論：無銀使用者，都充頭陣；有銀使用者，留在中軍。虛功濫報，似此奸弊，非止一端。有詩爲證：

無銀疲卒當頭陣，有賄精強殿後兵。  
正法廢來真可嘆，貪官賊吏競紛紛。

不數日，劉夢龍戰船到，參見高俅。俅喚十節度使商議。王煥等稟曰：「太尉先令馬步軍去探路，引賊出戰，然後却調水路戰船去勦賊巢，令其兩下不能相顧，賊可破矣。」

高太尉從之，卽撥王煥、徐京爲前部，王文德、梅展爲合後，張開、楊溫爲右軍，韓存保、李從吉爲左軍，項元鎮、荆忠爲前後救應，使黨世雄引三千精兵協助劉夢龍水軍船隻。得令各整交鋒。次日，高俅親自出城，水陸並進，望梁山泊來。

且說董平、張清回寨說知，宋江與頭領統率大軍下山，見官兵到來，前軍扎住陣脚。只見先鋒王煥出馬，使一

條長鎗，馬上大叫：「無知草寇！認得大將王煥麼！」宋江出馬曰：「王節度，你年紀高大，恐有差誤，枉了一生清名。」王煥便罵：「你這紋面下吏，安敢抗拒天兵！」挺鎗殺來。宋江馬後林冲出陣，兩馬相交，戰到二十合，不分勝敗。兩下鳴金，各歸本陣。

只見節度使荆忠馬上欠身稟太尉曰：「小將願決一戰。」高太尉便使荆忠出戰。宋江馬後呼延灼來迎。荆忠使一口大桿刀，二將交鋒，鬪到二十合，呼延灼隔過大刀，一鞭打死荆忠於馬下。高俅見折一個節度使，急差項元鎮拍馬出陣。宋江背後董平出戰，兩人鬪不到十合，項元鎮勒馬望陣而走。董平拍馬趕來，項元鎮拈弓搭箭，翻身射來，正中董平右臂，棄鎗而走。項元鎮趕來，呼延灼林冲兩騎殺出，救董平回寨。高太尉揮軍混殺，宋江人馬敵不住，四散逃走。高太尉直趕到水泊邊，却調人去接應水路船隻。

且說劉夢龍和黨世雄駕舟望梁山泊來，正行之間，只聽得山坡上砲響，蘆葦裏埋伏小船齊出，冲斷官船，前後不相接應。劉夢龍和黨世雄急回船時，淺港內都用小船裝載草木填塞斷了，那槳櫓竟搖不動。衆軍棄船下水。劉夢龍赴過水島，黨世雄催教水軍尋港汊深處搖去。只見二隻小船上面立着三個人，是阮氏三雄，各執蓼葉鎗，殺近前來。黨世雄立在船頭，與阮小二交鋒。阮小五阮小七逼近身來。黨世雄見勢頭不好，跳下水去，只見水底下鑽起張橫來，一把揪住，提上岸來。高太尉見船都被梁山泊收去，船上縛的却是黨世雄水軍，傳令收軍。比及要退，聽得四下裏火炮齊響，不知幾路軍馬殺來。畢竟高俅怎的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秦明雙奪韓存保 宋江兩敗高太尉

軟弱安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礙？鈍斧敲磚易碎，快刀劈水難開。但看髮白齒牙衰，惟有舌根不壞。



却說高太尉急收衆將奪路而走。原來梁山泊只把號炮四下施放，却無伏兵，嚇得高太尉心驚胆落，連夜奔回濟州。計點步軍，折陷不多；水軍折其大半，戰船無一隻回來。劉夢龍逃命得回。高太尉屯駐軍馬，候牛邦喜拘集戰船，再議進兵。

宋江先送董平上山，命安道全調治。衆頭領都上山。水軍頭領張橫解黨世雄到忠義堂上請功。宋江教且押去後寨輕監，將奪到船隻收入水寨。

再說高太尉會集諸將商議。上黨節度使徐京稟曰：「小將少年游歷江湖，與一人交游，深通韜略，善曉兵機，姓聞名煥章，現在東京城外安仁村教學。若得此人來爲參謀，可敵吳用跪計。」

高太尉便着牙將齋緞正鞍馬，星夜回京敦請。煥章前來參贊軍機，發遣去了。城外報來：「宋江軍馬直到城下搦戰。」高太尉大怒，出城迎敵。呼延灼立馬陣前，高球看見，罵曰：「你這統連環馬背反的賊，誰去當先？」雲中節度使韓存保出馬，善使一枝方天畫戟，兩人交馬戰到五十餘合，呼延灼賣陣便走。韓存保趕上，呼延灼勒回馬，兩個又鬪數合，呼延灼分開方天戟又走。存保大叫：「快下馬投降！」呼延灼回馬，兩個在溪邊又鬪了三十餘合。韓存保一戟望呼延灼脅下搠來，呼延灼一鞭望韓存保前心打去。兩人各把身子一閃，兩般軍器都從脅下搠來。呼延灼挾住韓存保，韓存保亦搠住呼延灼。二人在馬上你扯我拽，連人和馬都拽下水去了。那兩匹馬跑上岸來。

兩個在溪裏滾，都沒有軍器，只把空拳在水裏廝打。岸上一彪軍馬趕到，爲頭的是張清。衆人下水活捉了韓存保，去尋那馬匹并軍器與呼延灼上馬，把韓存保背綁在馬上，一齊都奔谷口。前面一彪軍來尋存保，兩軍恰好當住，爲頭兩個節度使是梅展、張開。見馬上縛着韓存保，梅展大怒，舞三尖刀直取張清。交馬不到三合，張清便走。梅展趕來，張清回身一石子正中梅展額角，鮮血迸流。張清急回馬，却被張開一箭射中馬眼，那馬便倒。張

清跳在一邊，挺着鎗便來步戰。張清只有飛石子的手段，鎗法却慢。張開救了梅展，再挺鎗來。張開這條鎗神出鬼沒，張清遮攔不住，拖槍便走。張開奪了韓存保回來，忽喊聲大舉，谷口兩彪軍到，是秦明關勝。張開只得保梅展走了。兩路軍殺入，又奪了韓存保，掩擊官軍退回濟州，只將韓存保解上山寨來。

宋江見縛到韓存保，喝退軍士，親解其縛，就請出黨世雄相見。宋江曰：「二位將軍切勿相疑。宋江等并無異心，若得赦罪招安，情願與國家出力。」韓存保曰：「前者陳太尉齎詔救招安，如何不乘機會？」宋江曰：「朝廷詔書寫得不明，因此衆兄弟心皆不服。」韓存保曰：「朝中無好人維持，致誤國家大事。」

宋江設宴款待，次日具備鞍馬，送下山來，回見高太尉，說宋江放回之事。高俅曰：「有何面目見吾！」命推出斬之。王煥等官跪下稟曰：「非干二人之罪，乃是宋江吳用之謀。若斬此二人，反被賊人恥笑。」衆人苦告，方饒性命，削去官職，發回東京太乙宮聽罪。

韓存保是韓忠彥姪兒。忠彥乃是國老太師，朝廷官員多有出他門下。今有個門館教授，姓鄭名居忠，見任御史大夫。韓存保把被擒事告訴他，居忠帶存保來見尚書余深，同議此事。余深曰：「要稟知蔡太師方可回奏。」二人來見蔡京曰：「前番如此無禮，難以招安。」余尚書曰：「前番招安，皆爲使者不佈朝廷德意，專說利害，以此不能成事。」

蔡京方允。來日早朝，天子升殿，蔡京奏再降詔救，令人招安。天子曰：「現今高太尉使人來請聞煥章爲參謀，就命此人爲使前去。如肯來降，悉免本罪；如仍不伏，救高太尉進兵勦捕。」蔡太師寫成草詔，一面取聞煥章赴京收拾起行，有詩爲證：

教學先生最有才，天書特地召將來。展開說地談天口，便使恩光被草萊。

却說高俅正在濟州煩惱，門吏報曰：「牛邦喜到。」喚入拜罷，問曰：「船隻何如？」邦喜稟曰：「各路拘集得

大小船共計二千五百餘隻，都到河下。』太尉傳令把船都放入闊港，每二隻一排，上用板鋪，尾用鐵鍊鎖定。軍士上了船，訓練半月之久。

却說吳用與劉唐授計衆軍水頭，領準備小船，船艙裏裝載蘆草、乾柴，藏着硫磺、礮石，教凌振於高山上放炮爲號。又於水邊樹木叢雜處，都縛旌旗，懸金擊鼓，多設火炮，盧屯人馬請公孫勝作法借風，旱路分三隊軍馬救應。分撥已定。

却說高太尉催水路統軍牛邦喜與劉夢龍、黨世英水陸並進，殺奔梁山泊來。水路船隻直入水泊深處，只見兩隻漁船，有兩個人拍手大笑。劉夢龍叫放箭亂射，漁人都跳下水底。劉夢龍催動戰船，漸近金沙灘、柳陰，中一炮聲響，鼓角齊鳴，左邊閃出秦明，右邊沖出呼延灼，各帶五百軍馬截出水邊。牛邦喜便教後船且退，山頂上連珠炮響，蘆葦中颼颼有聲，却是公孫勝披髮仗劍，在山上祭風。

須臾，白浪掀天，黑雲罩地，紅日無光，狂風大作。劉唐點着火把，烈焰飛天，前後戰船一齊燒着。劉夢龍見滿港戰船都着，只得跳下水裏逃生。童威、童猛、李俊看見，便鑽入水捉上船來。牛邦喜却被張橫劈頭揪住，捉了，殺得水面屍浮逐浪，血濺波心。黨世英逃回，李俊捉劉夢龍、張橫，捉牛邦喜，欲解上山，又恐放了他，乃斬首山下。

高俅引軍來策應，見軍士從水裏逃命，回說被火烧了船。高俅心慌，急引軍回時，山前沖出一彪軍來，當先索超拍馬搶來，王煥挺鎗來迎，鬥上五合，索超便走。高俅引軍追趕，背後林冲殺來，高俅便走。楊志趕來，又殺一陣。朱仝又趕殺一陣。此是吳用使追趕之計。見前面又攔截，後面又趕殺，因此太尉被趕着慌，飛奔濟州，入城已三更。楊雄、石秀埋伏下五百步軍放火，驚得太尉魂不附體，點軍折其大半。

次日，高俅悶坐，報天使到，高俅出迎，聞煥章說招安一事，同進帥府商議。太尉思忖：『若不招安，連折兩番，待要招安，又無面目回京。』主意不定。

這濟州有個老吏，叫王瑾，平生心毒，人都呼爲「剜心王」。却是太守張叔夜撥在此地聽用。見高俅不樂，跪下稟曰：「貴人不必沉吟。詔書上道是「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明日開詔時，却分作兩句讀。將「除宋江」做一句，「盧俊義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另作一句。賺他入城，殺了宋江，則蛇無頭而不行矣。不知貴意如何？」

高俅大喜。卽陞王瑾爲帥府長史，便與聞參謀計議。聞煥章諫曰：「只可依正理而行，不可行跪計。倘宋江手下有人識破時，翻變起來，深爲未便。」高俅不聽聞煥章之言，使人往梁山泊令宋江等前來濟州城聽詔。有詩爲證：

遠奉丹書出大邦，諄諄天欲招降詔。高俅輕信奸人語，要構陰謀害宋江。

宋江正與吳用等商議。忽小校報曰：「朝廷遣天使招安。」宋江令衆頭領都去聽詔。吳用曰：「恐有跪計，亦須防備。」卽令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領步軍一千埋伏在濟州西路，再令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王矮虎孫新張青領馬軍一千埋伏在濟州東路，只聽連珠炮響，一齊接應。分調已定，衆頭領都下山，留水軍頭領守寨。只因高俅不聽聞煥章之言：

致令一紙君王詔，惹起全班壯士心。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張順鑿漏海鯨船 宋江三敗高太尉

乾坤日月如梭急，萬死千生如瞬息。只因政化多乖違，奮劍揮戈動凶吉。梁山義士真英豪，矢志忠義冲雲霄。朝廷遣將非仁義，致令壯士費功勞。高俅不奉朝廷意，狡獪縈心竟如魅。詔書違戾害萌生，濟州黎庶

肝塗地。仁存方寸不在多，機關萬種待如何！八重天遠豈知得紛紛？竄字與干戈。

却說高太尉傳令，將各路軍馬收入城中，北門上立黃旗一面，上書『天詔』二字。宋江當日先差張清引五百哨馬到濟州城邊轉了一遭，望北去了。高俅自臨城上，大張魔蓋，前設香案。宋江軍馬已到，在馬上欠身與太尉聲諾。太尉使人叫曰：『朝廷招安汝等，如何披甲前來？』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覆曰：『不知詔意何如，因此未去介冑。望太尉周全，乞喚在城百姓一同聽詔，那時承恩卸甲。』

太尉出令，喚着老百姓都上城聽詔。宋江看見城上百姓，方纔向前鳴鼓一通，衆將下馬；鳴鼓二通，方卸甲冑；鳴鼓三通，衆將步行到城下，拱手共聽城上開讀詔書。天使讀曰：

制曰：人之本心，初無二端。國之恆道，俱是一理。作善則爲良民，造惡則爲逆黨。此非正命，深可憫焉！朕聞梁山泊聚衆日久，幸蒙善化，丕復良心。今差天使頒降詔書，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其爲首者詣京謝恩，協從等衆各歸鄉里，毋違朕意，以負汝懷。嗚呀！速沾雨露，以遂去邪歸正之心。毋犯雷霆，當效革故鼎新之意。故茲詔示，各宜知悉。

當時吳用正聽讀到『除宋江』三字，以目視花榮。花榮大叫：『既不赦俺哥哥，我等投降則甚！』搭上箭，望着開詔使者，一箭射去，正中面門。衆好漢依舊戎裝，亂箭望城內射去。四門冲出軍馬來，宋江等一齊上馬走。官軍趕來，只見後軍砲響，東有李逵，西有扈三娘殺來。官軍急退，宋江等回身殺到，三面夾攻，官軍大亂，殺死不計其數。宋江收軍，自回梁山泊去。太尉表奏朝廷，說宋江射死天使，不伏招安，外寫密書與蔡太師、童樞密、楊太尉，教奏天子星夜發軍前來助敵。

却說蔡太師逕奏天子，天子聞奏，降敕教諸路各助軍馬，並聽高太尉調遣；又於御營前撥二將：一個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管帶左儀衛親軍指揮使護駕將軍丘岳，一個是八十萬禁軍副教頭管帶右儀衛親軍指揮使護

駕將軍周昂。二將領旨，選壯軍次日出城，望濟州進發。

且說高太尉使人砍伐大樹，就濟州城外，監造戰船，出榜招募水軍。當下有一匠人，姓葉名春，原是泗州人氏，善會造船。因過梁山泊被劫，流落濟州。知高太尉造船，遂畫成船樣來稟曰：「前者恩相以船進征，皆不得法，難以用武。若收此寇，必造大船數百，最大者名爲『海鯨船』，兩邊置二十四部水車，船上可容數百人，每邊用二十人踏動，外用遮護，以蔽箭矢。船上造弩樓，聽鼓拆一響，水軍一齊踏動，其船如飛。若遇敵軍，船上伏弩齊發，他將何物抵當？其第二等船名爲『小海鯨船』，兩邊只用十二部水車，船中可容百人，前後都釘長釘，前面亦立弩樓。這船却行小港，當住伏兵。若依此計，指日成功。」

高太尉看了圖樣大喜，便教葉春監造戰船，都限日要造成交納。示各府州縣，依樣製造，如若違誤，以軍令處置，各處百姓受累，苦不可當，死者極多。有詩爲證：

井蛙小兒豈知天，可恨高俅聽詭言。畢竟鯨船難取勝，傷財勞衆枉徒然！

却說各處添撥水軍，陸續都到濟州聽調。又丘岳周昂軍裏，太尉慰勞已畢。

却說宋江與吳用曰：「兩次招安都傷了天使，朝廷必又添兵來征伐。」忽探卒報曰：「高俅招募水軍，教葉春造大小海鯨船數百隻，東京又遣二將前來助戰。」宋江曰：「似此大船，遊飛水面，如何破得？」吳用笑曰：「只消幾個水軍頭領便了事也。料造這大船，必數旬方成，可教一兩個兄弟去那造船廠裏先鬧他一遭。」宋江依計，喚張清、孫新扮作民夫，雜在廠裏去，却教時遷、段景住接應。衆人得令，下山行事。

却說張清、孫新到城下，雜在人叢裏，也去拽木頭投廠裏去。入到裏面，投做飯桶下去躲避。孫二娘、顧大嫂各提着飯桶，隨有一般送飯的婦人入去。約二更時分，孫新、張清在左邊放火，顧大嫂、孫二娘在右邊放火，兩下火起，匠人民夫各自逃生。

高太尉正睡間，忽聽報曰：「船廠裏火起。」卽差丘岳、周昂各引本部軍兵出城救火。不多時，城樓上又火起。高太尉自引軍上城救火時，又報西草場內火起，照耀如同白日。丘周二將引軍去西草場中救火時，只聽喊聲連天，却是張清引五百驍騎先去埋伏，看見軍來救應，便殺將來，迎着丘岳、周昂。

張清大喝曰：「梁山泊好漢在此！」丘岳舞刀來迎。張清一石子打去，丘岳翻身落馬。周昂死戰，救丘岳去了。却見王煥、徐京、楊溫、李從吉四路軍到，張清方引軍回營。官軍恐有伏兵，不敢來追。天色已明，高太尉教看丘岳中傷，打落四齒，令醫療治，一面教節度使四邊下寨，早晚防備。

却說張清、孫新、時遷、段景住回寨說知，宋江大喜。不日葉春造船已完，高太尉催趕水軍上船演習。葉春請太尉并節度使看船，把海鯨船二百餘隻分佈水面操演。鼓響處，兩邊一齊踏動水車，端的似星飛雲走。高太尉看了大喜，教取金銀賞賜葉春、餘匠歸家。丘岳瘡口已痊，衆節度使請高太尉致祭水神，禮畢，教原帶來歌兒舞女，令上船作樂侍宴。一面教軍健車船演習，飛走水面，終夕不散。一連三日，筵宴不開船。忽報梁山泊有人貼詩一首於濟州城下，揭得在此呈上詩曰：

生擒楊戩與高俅，掃蕩中原四百州。便有海鯨船萬艘，俱來泊內一齊休！

高太尉看詩大怒，遂撥軍遣將陸路、周昂、王煥領兵策應，項元鎮、楊溫領兵一萬，直至梁山泊大路廝殺。原來梁山泊四面八方都是野水，只有山前大路是宋公明新開的。高俅令前軍截住路口，其餘都跟上船征進。聞參謀諫曰：「主帥只可監陸路進發，不可親臨險地。」高太尉曰：「前番不至其地，以至失陷，今造大船，若不親督如何擒賊？」不聽聞參謀之言，遂撥三十號大海鯨船與先鋒丘岳并徐京、梅展撥五十隻小海鯨船，令王瑾、葉春在前。船頭上立兩面大綉旗，上書兩行金字道：「攪海翻江冲白浪，安邦定國滅妖氛。」

高太尉聞參謀引着歌兒舞女自守中軍，令王文德、李從吉在後船壓陣。此是十一月中，俱望梁山泊奔來。宋

江吳用已知，預先排佈已定。只見一隊船來迎敵，船上插白旗，寫曰：「阮氏三雄。」先鋒便教前船將火箭火炮一齊打放。那三阮發聲喊，齊跳下水。丘岳等奪了空船。

行不數里，又見三隻快船搶來，中央是孟康，左童威，右童猛。丘岳又教放火箭，發聲喊，三個又跳下水去。丘岳等又奪得空船。再行三里，又見三隻船搖來，船上一面紅旗，上寫着「混江龍李俊。」左張橫，右張順，高聲大叫曰：「承送船來。」到泊裏都跳下水去。此是隆冬天氣，官船上水軍那敢下水，只聽得梁山泊山頂上號炮連響，蘆葦裏鑽出小船千隻來。大海鯨要動時，水車都踏不動。原來水底下却用木植都填塞了車板，放箭時個個頂片板遮護，逼將攏來混戰。

高太尉聞參謀在中軍船上，軍士喊曰：「船底漏水將沉，水底必有人鑿破船底，滾入水來了！」又見四下小船如蟻，望大船邊來。高俅爬到弩樓上躲，忽水底下一人走上船來說道：「太尉，我救你。」高俅不認得這人是張順，近前一手揪住高俅，丟下水去。堪嗟蠹國欺君賊，兩作生擒敗陣人！

攻戰鯨船事已空，高俅人馬竟無功。朝廷奉命勤王將，却被生擒水泊中！

傍邊兩隻小船飛來，捉太尉上船去。前船丘岳，被楊林一刀砍下水去。徐京梅展見殺了丘岳，兩個奔來殺楊林。又鑽出鄭天濤，薛永，李忠，曹正一齊殺出，將梅展一鎗搗翻。宋江、盧俊義各分兵水陸進攻。宋江掌水路，盧俊義掌旱路，引軍馬從大路殺出，與先鋒周昂、王煥相迎。兩將鬪到二十餘合，聽得一聲喊起，東南關勝、秦明、西南林冲呼延灼，四下殺來。項元鎮、張開、周昂、王煥不敢戀戰，奪路逃入濟州城中。

且說宋江水路捉了高俅，聞煥章等并歌兒舞女一應盡掠過船，鳴金收軍，解投大寨。張順解到高俅，宋江慌忙下堂接住，便取新衣與高俅換了，扶上堂來，納頭便拜，口稱死罪。高俅慌忙答禮拜罷，隨後童威、童猛解到徐京、李俊、張橫解到王文德，楊雄、石秀解到楊溫，三阮解到李從吉，鄭天壽、薛永、李忠、曹正解到梅展、楊林、獻丘岳。



首級李雲湯隆杜興獻葉春王瑾首級解珍解寶掠到聞煥章并歌兒舞女一一都獻功了。只周昂王煥項元鎮張開逃去。

宋江都教換衣請到忠義堂列坐，但是活捉的軍士盡數放回濟州。大設筵宴。宋江把盞曰：「紋面小吏安敢反逆聖朝，雖沾天恩，中間奸弊，難以屢陳。望乞太尉救拔，得贍天日。當以厚報。」高俅曰：「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然奏請降赦，前來招安。」

宋江大喜拜謝。大小頭領殷勤相勸。高太尉回答，不覺放出狂蕩，自言「我自幼學得一身相撲，天下無對。」盧俊義却也醉了，指着燕青曰：「吾此弟也會相撲，三番岱岳交爭，未逢敵手。」

高俅便起身要與燕青比勢。衆頭領見宋江敬他是朝廷太尉，只得隨他說，「不要勒逼燕青相撲。衆人都起身來看。」宋江亦醉，主張不定。兩個便脫衣。宋江教將軟褥鋪地。兩個正立門戶，高俅搶入，燕青手到，把高俅扭摔得定，只一交，顛翻在地褥上。宋江盧俊義慌忙扶起穿衣，都笑道：「太尉醉了，切乞恕罪。」高俅惶恐，扶入歇了。次日備酒送行。高俅曰：「義士可教精細之人跟我去面奏天子降詔。」宋江與吳用商議，教蕭讓樂和同去。太尉曰：「既義士相託，便留聞參謀在此爲質。」宋江大喜，送太尉下山而別。太尉與二人望濟州回京。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計賺蕭讓

混沌初分氣磅礴，人王稟性有愚濁。聖君賢相共裁成，文臣武士登台閣。忠良聞者盡歡欣，邪佞聽時俱忿躍。歷代相傳到宋朝，罡星致曜方天角。宣和年上亂縱橫，梁山泊內如期約。百單八位盡英雄，乘時播亂居山東。替天行道存忠義，三度招安受帝封。二十四陣破遼國，大小諸將皆成功。清溪洞裏擒方臘，雁行零

落悲秋風。事集成忠義傳，相資談笑江湖中。

梁山泊水戰三勝高俅，盡擒其軍。宋江不肯殺害，盡數放回。高太尉就帶蕭讓、樂和到京聽候招安，留下聞參謀在寨。宋江與衆商議曰：「看高俅此去，未知真實。」吳用笑曰：「此人蜂目蛇行，是個轉目無恩之人。他今折軍損將，回京必然推病不出，朦朧回奏，將樂和蕭讓軟監在府，要等招安，空自妄想。」宋江曰：「似此奈何？」吳用曰：「兄長再使兩個兄弟到京打點關節，此爲上計。」宋江曰：「此事關係甚大，誰可前行？」燕青曰：「舊年鬧東京是我同去，李師師家息肩，如今小弟多帶金珠再去那裏，息肩轉動，見機而作。」戴宗時遷曰：「小弟願同一往。」朱武曰：「兄長昔日打華州之時，曾與宿太尉有恩，若得此人奏達天子，事必濟矣。」

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一遇宿重重喜，一莫非正應此人身上。」便請聞參謀問曰：「相公會認得太尉宿元景麼？」聞煥章曰：「他是小生窗友，其人極是仁慈，深得上意。」宋江曰：「高太尉回京，必不啓奏招安。昔日宿太尉在華州降香，曾與宋江一面之交，欲圖此謀如何？」聞參謀答曰：「在下當修書奉去。」宋江大喜，卽教聞參謀修書，又占玄女課得大吉之兆，置酒與燕青戴宗送行。

燕青戴宗收拾金珠，扮作公人，辭別衆頭領來到東京城下。把門軍曰：「殿帥府有鈞旨，恐梁山泊賊人夾帶入城，因此盤詰。」燕青笑曰：「俺從小在開封府走遞公文，何須盤詰？」便向身邊取出假公文與他看。監門官曰：「既是開封府公人，放他入去。」燕青收了公文，與戴宗兩個逕奔開封府前來，客店安下。

兩肩行李奔東京，晝夜兼行不住程。盤詰徒勞空費力，禁門安識此深情。

次日，燕青扮作小閑模樣，取了金珠，吩咐戴宗曰：「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幹事，倘有些決撒，哥哥快自回去。」戴宗應允。燕青逕投李師師家來，到門首，揭起綉簾，行到裏面，咳嗽一聲，鬢出見，便傳與李媽媽。李媽媽出來見了燕青，吃了一驚，問曰：「你如何又來我家？」燕青拜罷曰：「特來拜謁娘子，自有話說。」李媽媽曰：「前

番多被連累，有話便說。」燕青曰：「請娘子相見，方才說得。」李師師在屏風後聽了，轉將出來，別是一般風韻，但見：

容貌似海棠滋曉露，腰肢如楊柳舞春風。渾疑闔苑瓊姬，絕勝桂宮仙姊。又有詩曰：

秋水精神瑞雪標，芳容麗質更妖嬈。動來玉指纖纖軟，行處金蓮步步嬌。鳳眼半灣藏琥珀，猩唇一點露櫻桃。白玉生香花解語，千金良夜更難消。

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款款湘裙，行到客位。燕青忙整衣冠與李師師拜見。李師師亦答了禮，曰：「前者驚得我安身無處，你當初瞞我說是張閑，那兩個是山東客人，後弄出大事來，不是我巧言奏過官家時，却不滿門遭禍？未知前日來者是誰？你須實說。」燕青曰：「小弟說出娘子休驚。前番那上頭坐的黑漢正是宋江，第二位便是柴進，是柴世宗嫡派玄孫。其外是戴宗、李逵。小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人呼爲浪子燕青。當初俺哥哥來東京，求見娘子尊顏，非圖買笑；久聞娘子際遇天子，以此來告訴衷曲，望將替天行道之心，上達天聽，早得招安。不想驚嚇娘子。今俺哥哥無可謝送，聊具微物奉敬，望乞笑留。」

燕青道罷，打開帕子，堆在桌上，都是金珠寶貝器皿。那度婆愛財，一見便喜，忙教收拾過了，便請燕青進小閣兒坐定，安排酒饌。李師師親自相陪。李師師曰：「久聞義士大名，奈緣無人與你們作成，因此屈沉水泊。」燕青又將三次招安事說了一番。李師師曰：「我盡知道了，且開懷暢飲幾杯。」

酒至半酣，李師師見燕青人物風雅，却以亂言撩撥，引誘風情。燕青是伶俐之人，如何不省得，只怕誤其大事，那裏敢惹。李師師曰：「聞知哥哥精於諸般樂器，願聞見教。」燕青答曰：「小弟略知得些，怎敢在娘子跟前賣弄？」李師師曰：「我便先吹一曲奉勸。」喚丫環取過一管鳳簫。李師師吹動，端有穿雲裂石之聲。

俊俏烟花暗有情，玉簫吹出鳳凰聲。燕青亦是心伶俐，一曲穿雲入太清。

燕青聽了，喝采不已。李師師遞過蕭來與燕青吹。燕青要師師歡喜，接過蕭來，便吹一曲。李師師聽了，喜不自勝，取過檀板，撥清音，唱妙詞一首。燕青相和，果然是玉珮齊鳴，黃鶯雙囀。李師師執杯，親與燕青奉酒殷勤，放出妖嬈聲來。燕青唯諾而已。李師師笑曰：「聞哥哥好身花綉，願求一觀。」燕青笑曰：「小子賤體，怎敢在娘子跟前脫衣裸體。」

李師師再三要看，燕青只得脫膊下來。李師師看見甚愛，將手來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衣。李師師再與燕青把盞，又將言語調他。燕青恐怕弄假成真，心生一計，曰：「請問娘子今年貴庚？」李師師答曰：「今年二十七歲。」燕青曰：「小子今年二十五。既蒙娘子錯愛，願拜爲姐姐何如？」說罷，便納頭拜了四拜。這是燕青銷定那婦人一點邪心，中間好幹大事。

李師師曰：「小哥只在我家安歇。」燕青曰：「既蒙錯愛，回店中去取行李便來。」李師師曰：「我這裏專望。」燕青別了李師師，逕到客店中，把前事說與二人知道。戴宗曰：「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馬，拴縛不定。」燕青曰：「好漢處世，若爲酒色，失其大事，此與禽獸何異？」戴宗曰：「乘此機會，你當速去，善覷方便，早幹了事便回。」

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銀，并幾件行李，再回李師師家，將一半散與全家大小，無一個不歡喜，都叫「叔叔」。收拾一間房與燕青安歇。至夜靜時，人傳報：「天子今晚到來。」燕青聽得，便去拜告李師師曰：「姐姐做個方便。今夜教小弟得見聖顏，告的一紙御筆赦書，實出應功之德。」李師師曰：「今晚教你見天子一面，自有下落。」

看看月色朦朧，花香馥郁，蘭麝芬芳，只見道君皇帝引着一個小黃門，扮作白衣秀士，從地道中逕到李師師後門，來到閣子裏坐下，輝煌燈燭。李師師整肅衣冠，特來接駕。拜舞已畢，天子命去冠裳，「小衣相待寡人。」李

師師承旨，去了冠服，迎駕入房，擺設異品餽饌，舉杯上勸。天子大喜，教：「愛卿，賜你同榻並坐。」李師師見天子歡喜，奏曰：「賤人有個姑舅兄弟，從小流落在外，今日才歸，要見聖上，未敢擅便。」天子曰：「既是愛卿兄弟，便宜來見寡人何妨？」遂引燕青直到房內，面見天子。燕青便三呼萬歲。天子見燕青人物，先有顧愛之心。

李師師教燕青吹簫，伏侍聖上飲酒，又教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曰：「臣所記之曲，無非是淫詞豔曲，惟恐獲罪。」天子曰：「寡人私行妓館，正要聽時新豔曲。卿只顧唱來。」燕青接過象板，頓開喉嚨，唱漁家樂一曲。道是：「一別家鄉音信杳，百種相思腸斷何時了？燕子不來花又老，一春瘦的腰兒小。薄倖郎君何時到，暗想當初，莫要相逢好。着我好夢欲成還又覺，綠窗但覺鶯聲曉！」

燕青唱罷，好似黃鸝弄巧，聲韻悠揚。天子甚喜，即命再唱。燕青拜伏奏曰：「臣粗諷俗調，恐不足聖聽。」天子曰：「取樂而已，何妨之有？」燕青又唱套減字木蘭花一曲道：

聽哀告，聽哀告，賤軀流落誰知道？誰知道，極天彌地，罪惡難分顛倒。有人提出火坑日，肝胆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須把大恩人報！

燕青唱罷，天子失驚，問曰：「卿何故唱此曲？」燕青大哭，拜於地下，奏曰：「臣有彌天之罪，不敢奏上。」天子曰：「赦你無罪。」燕青奏曰：「臣自幼流落山東，路經梁山泊，過被掠上山，住了二年，今日方得脫身，走回京師，雖見姐姐，誠恐被人拿捉，難以分說。」李師師曰：「望陛下作主。」天子笑曰：「你既是李行首兄弟，誰敢拿你？」燕青以目視李師師。李師師撒嬌撒癡，奏天子曰：「望陛下親賜一道赦書，他才放心。」天子曰：「又無御寶在此，如何寫得？」師師曰：「陛下親書御筆，便勝似御寶。」天子允奏，命取文房，舉筆問燕青姓名。燕青曰：「臣喚作燕青。」天子便寫御書一道：「神霄玉府真主宣和羽士盧靖道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應無罪，諸司不」

許拿問。」下面押個御筆花字。

燕青叩首受命。李師師亦謝了恩。天子便問：「汝在梁山泊二年，必知那裏備細？」燕青曰：「宋江這夥人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常以忠義爲主，不敢侵佔州府，不敢擾害良民；只是早望招安，與國家出力。」天子乃曰：「寡人前者兩番降詔招安，如何抗拒不降？」燕青曰：「頭一番招安詔書上並無撫恤招安之言，更兼換了御酒，因此變了事情。第二次招安，故把詔書讀破『除宋江』一句，因此又激變了。童樞密引兵到，只一陣殺得片甲不回。高太尉進征，軍馬三停折了二停，自己亦被活捉上山，許了招安，方才放回，却留聞參謀在彼質當。」當時天子聽罷，嘆曰：「寡人怎知此事？童貫回朝奏說：『軍士不服暑熱，權且罷兵。』高俅回奏曰：『患病不能征進。』」李師師奏曰：「陛下身居九重，却被奸臣作弊。」天子喟嘆不已。夜靜更深，燕青收了赦書，叩頭謝恩而去，自去歇息。天子與李師師同寢。

此夜宮車暗出遊，青樓深處樂綢繆。當筵誘得龍章旨，遂使英雄志願酬。

當夜五更，內侍黃門接駕去了。

燕青起來，逕到店中，對戴宗說知。兩個打點金珠，取出聞參謀書，逕投宿太尉府中來見。太尉升廳，燕青直入見。太尉問是那裏公幹。燕青曰：「小人從山東來，有聞參謀書札上呈。」太尉看了封皮，說道：「却原來是我同窗的聞煥章。」折書看曰：

太尉恩相鉤座前，賤子自髫年時，出入門牆，已經三十載矣。昨蒙高殿帥喚至軍前參謀大事，奈緣勸諫不從，三番敗績，言之甚差。高太尉與賤子一同被擄，陷於縲紲。義士宋公明寬裕仁慈，不忍加害。目今高殿帥帶領梁山泊蕭讓樂和赴京，欲請招安，留賤子在此質當。萬望恩相金言，早晚於天子前題奏，早降招安之典，俾令義士宋公明等早得沾恩釋罪建功立業，非特國家之幸甚，實天下之幸甚也。立功名於萬古，見

義勇於千秋，救取賤子，實領再生之賜！拂楮拳拳，幸垂照察。不勝激切之至！

宿太尉看書大驚，問曰：「你是何人？」燕青答曰：「小人是梁山泊燕青。昔日太尉在華州進香時，多曾伏侍恩相。」便向身邊取過金珠奉上，曰：「宋公明上獻此微物，聊表寸心。只望太尉於天子前題奏招安，則梁山泊之衆，皆感大恩。」宿太尉聽罷，收了金珠，教燕青且退。

燕青和戴宗回店中商議曰：「這兩件事完矣，只有蕭讓樂和在高太尉府中，怎生得出？」戴宗曰：「我和你依舊扮作公人去太尉府前伺候，賺得一個通了消息，自有計較。」

兩人逕投太平橋來，只見高府裏一個虞候出來，燕青便向前與他施禮，曰：「請幹辦到茶坊中說話。」兩人入茶坊中，與戴宗相見，同坐吃茶。

燕青曰：「實不瞞幹辦說，前日太尉從梁山泊來，帶得兩個人，一個叫做樂和，與我這哥哥是親眷，要見他一面，相央幹辦引他來一會，就送這錠銀子與足下。」那人便曰：「這兩人在太尉後花園中宿歇，我引來與你相見。」那人便起身吩咐曰：「你兩個只在這裏等我。」逕入府去了。有詩爲證：

相府深沉未許開，一時計策便安排。燕青當下傳消息，引出蛟龍入海來。

少時，只見那虞候慌忙出來，曰：「叫出在耳房了。」燕青就把銀子與他，虞候便引燕青耳房裏來見樂和，曰：「我同戴宗在此，定計賺你兩人出來。」樂和曰：「今高太尉把我們養在後花園中，牆垣又高，如何能夠出來？」燕青曰：「靠牆有樹麼？」樂和曰：「傍牆有大柳樹。」燕青曰：「今夜只聽咳嗽爲號，我在外面拋入兩條索子，你在柳樹上把索子縛了，我二人在牆外把索子扯緊，你兩個就從索子上盤將出來。四更爲期，不可失約。」那虞候曰：「你兩人只管說甚麼，倘人撞見不便。」樂和只得入去，暗通蕭讓。燕青與戴宗說知，就街上買兩條粗索藏在身邊，先在高太尉府後看了落腳處。原來他府後是條河，河邊有一隻空船纜着，兩個潛入船裏伏

了。

看看更樓已打四更，兩個便來咳嗽。只聽得牆內咳嗽，燕青便將索子拋將過去，約莫裏面拴繫牢了，二人在外拽定索子，只見樂和先盤出牆，隨後蕭讓也溜下來。四人趁天未明，回店敲開店門，打火做飯，算還店錢，等開城門，一湧而出，望梁山泊回報消息。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燕青心胆堅如鉄，外貌風流卻異常。花柳叢中逢妓女，洞房深處遇君王。只因姓字題金榜，致使皇恩降玉章。持本御書丹詔去，英雄從此作忠良。

却說高太尉府中從人，次日送飯與蕭讓樂和吃，房中不見二人，來花園中見柳樹上縛着兩條粗索，已知走了，只得報知太尉高俅聽了，越添愁悶，只在府中推病不出。

次日，天子陞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星斗依稀玉漏殘，鏗鏘環珮列千官。露凝仙掌金盤冷，月映瑤池寶闕寒。禁柳綠連青瑣闥，宮桃紅壓碧欄杆。皇風清穆乾坤泰，千載君臣會合難。

當日天子駕坐文德殿，文武分班侍立。天子令近臣宣樞密使童貫出班問曰：「去歲統軍征勦梁山泊，勝負如何？」童貫奏曰：「臣去歲統軍征取，正值暑熱，軍兵患病，權且罷兵。次日降詔，此賊不服招安。」天子喝曰：「都是汝等奸佞之臣，瞞着寡人去歲引兵去討，片甲無回；次後高俅自己遭擒，宋江不殺放回，寡人體訪得明。宋江等不掠良民，只待招安，汝等不體朕意，害國家大事。本欲拿問，看汝先建功績，權恕這遭，再犯定行處治。」童貫驚得汗流浹背，退立一旁。天子宣翰林學士，「與寡人親修丹詔，前去招撫宋江等。」



聖宣未罷，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奏曰：「臣雖不才，願齋詔往。」天子大喜曰：「待朕御筆親書丹詔。」近臣捧過文房四寶，寫訖，又用了御寶，命庫官取金牌三十六面，銀牌七十二面，紅錦三十六疋，綠錦七十二疋，皇封御酒一百單八瓶，盡付宿元景，又贈金字招安御旗一面，限日就行。宿太尉拜辭出朝。正是：鳳凰御禁裏，銜出紫泥書。有詩爲證：

一封丹詔出朝房，共喜懷柔邁漢唐。珍重使臣宣帝澤，曾看水滸盡來降。

且說宿太尉齋送御酒金牌面緞疋之物，打起御賜金銀字黃旗，衆官相送出城，投濟州進發。

却說戴宗、燕青、蕭讓、樂和四人連夜到山寨，把上件事說與宋公明知。燕青取出皇帝御筆赦書與衆人看。吳用曰：「此回必有佳音。」宋江大喜。不數日，忽報說：「朝廷差宿太尉親齋丹詔前來招安，不日到也。」宋江聽罷，卽傳將令，分撥人員，從梁山泊直抵濟州地面，扎縛起二十四處台棚，上面結綵懸花，下面陳設笙簫鼓樂，於各棚去處迎接詔敕。每一座台棚上撥一個小頭目監造，準備筵宴。

且說宿太尉一行人馬迤邐到濟州，太守張叔夜出郭迎接入城，館驛中安下。宿太尉曰：「天子近聞梁山泊以忠義爲主，不侵州郡，今差下官齋到御筆親書丹詔，敕賜金銀牌面錦緞御酒，來此招安。」張叔夜曰：「這夥人若蒙招安，必存忠義報國矣。」宿太尉曰：「煩太守往山寨報知。」張叔夜曰：「願往。」隨卽帶了隨從出城，逕投梁山泊來。

早有小頭目接着，報知寨裏。宋江慌忙下山，迎接到忠義堂上。禮畢，張叔夜曰：「恭喜，朝廷特差殿前宿太尉齋御筆親書丹詔前來招安，現到濟州城內，義士可以準備迎接聖旨。」宋江欲留張叔夜，叔夜曰：「太尉專等回音，改日再會。」宋江令托出金銀相送，張太守笑曰：「某非爲此而來，決然不受。」宋江曰：「繳物勿却。」張叔夜曰：「多謝義士厚意，且留大寨，事完之後，却來領受。」這太守可謂「廉以律身」者也。

賢良太守來傳信，便把黃金作錢行。固讓當時尊義士，一潭秋月見分明。

宋江便差吳用、朱武、蕭讓、樂和四個跟隨張太守下山往濟州迎接，直到館驛中參見太尉。拜罷，太尉問其姓氏。吳用答曰：「小人吳用。他乃朱武、蕭讓、樂和承兄長宋江之命，特來迎接恩相，約定後日衆人離寨三十里外相迎。」宿太尉大喜曰：「下官知汝兄弟素懷忠義，只被奸臣閉塞，目今天子悉已知之，敕命下官持丹詔特來招安，汝等勿疑。」吳用等拜謝。張叔夜一面設宴款待。

第三日，裝起香車三座，將御酒、金銀牌、面紅、綠錦、緞各一處扛抬，龍亭內安置詔書。宿太尉上馬隨龍亭後。太守張叔夜、吳用等各乘馬隨後。前面打着金字招安御賜黃旗，出了濟州，未及十里，迎着山棚。宿太尉見上面結綵懸花，下面笙簫鼓樂，隨道迎接，一路如此。再行十數里，望見香煙馥郁，宋江、盧俊義等伏道相迎。見過了太尉，將恩詔迎至水泊，但見有千百隻船迎來，接了過去，直至金沙灘上岸。三關之下，鼓樂喧天，直至忠義堂前下馬。龍亭香車，抬放忠義堂上。將御書、丹詔、安放几案上，金銀牌、面紅、綠錦、緞并銜酒排於左右桌上。宋江、盧俊義奉請太尉太守上堂設座。右邊立着蕭讓，左邊立着裴宣。宋江等都跪在堂前。裴宣贊禮。蕭讓讀詔曰：

朕自卽位以來，用仁義以安天下，行禮樂以安海內，公賞罰以定干戈，求賢之心，未嘗少息。愛民之政，猶恐未洽。博施濟衆，欲與天地均同。體道行仁，咸使黎民蒙庇。遐邇赤子，悉知朕意。切念宋江、盧俊義等，常懷忠義，不施暴虐，歸順之心已久，報效之志凜然。雖犯罪惡，各有所由，察其情懇，深可憫焉。朕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齋奉詔書，親到梁山泊，將宋江等衆大小人員所犯罪惡盡行赦免，給賜金牌三十六面，紅錦三十六疋，賜與宋江等以上頭領銀牌七十二面，綠錦七十二疋，賜與宋江等次之頭領。敕書到日，莫負朕心，早歸降，必當重用。故茲詔敕，想宜知悉。宣和四年二月一日詔。

蕭讓讀罷詔書，宋江等謝恩畢，宿太尉教取過金銀牌、面紅、綠錦，令裴宣照名給散。教開御酒，執着金杯，斟過酒。

來對衆頭領曰：「下官奉君命，齎酒到此，命賜衆位，誠恐義士見疑，下官先飲過此杯。」衆頭領稱謝不已，叫斟酒來，先勸宋江，宋江跪飲，然後一百單八人俱飲一杯。宋江教收過御酒，却請太尉中坐，衆頭領拜伏謝恩。

宋江曰：「小子昔日在西岳得識尊顏，多感太尉厚恩，於天子前力奏救拔，銘心刻骨，不敢有忘。」太尉曰：「下官已知義士等忠義，奈緣不知衷曲，未敢題奏。前者得聞參謀書札，又蒙厚禮，方知衷曲，敢奏此事。不期天子盡知備細，重責童貫，深怪高俅。天子御筆親書丹詔，特差下官到此撫恤招安，望義士收拾朝京，無負天子頒恤之意。」

衆皆大悅稱謝。宋江請聞參謀相見，太尉欣喜。當日大設筵宴，雖無炮鳳烹龍，端的是肉山酒海，堂前鼓樂喧天。是日盡歡而散。次日又排筵宴，各敘平生之懷。第三日請太尉遊山，至暮盡醉而散。

倏忽已經數日，太尉要回京，宋江等堅留。太尉曰：「英雄歸順，大義已全，若不急回，誠恐奸妬別生異議。」宋江等曰：「既然如此，不敢苦留。」當日會集大小頭領，安排車馬，宋江親捧一盤金銀珠玉，再拜獻上。宿太尉那裏肯受，宋江再三獻上方納，拴束鞍馬，准備起程。宋江又送禮與聞參謀張太守，一同送宿太尉回京。梁山泊大小頭領俱送太尉下山，直至三十里外，餞行相別。

宋江執杯對太尉曰：「恩相回見天顏，善言保奏。」太尉曰：「義士放心，快收拾朝京。汝等若到京時，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報，俺先奏聞天子，使人持節來迎，方表宿某真心。」宋江曰：「恩相容覆，小子自從上山開創之後，已經數年，附近居民，擾害不淺，今欲罄竭資財，置市十日，便當率衆朝京，亦望太尉將某愚衷上達天聽，以寬限期。」太尉應允，辭別投濟州而去。

宋江回寨，聚衆頭領曰：「自從玉倫建立山寨以來，次晁天王建業，如此興旺。我自江州得衆兄弟相救到此，推我爲尊，已經數載，今喜得朝廷招安，重見天日之面，早晚要與國家出力，圖個封妻蔭子。今衆兄弟但得府庫

之物，納於庫中公用，其餘所得之資並從均分。我一百八人雖應天星，部下軍校也有自來落草的，也有官軍失陷的，今我等招安俱赴朝廷，汝等告示部下軍校如願去者，報數上名赴京；如不願去者，就此齋發回鄉。」宋江號令一下，三軍各自商議。當下辭去的五千人，宋江皆賞錢物發去，願隨去充軍者，作數報官。

次日，宋江又令蕭讓寫了告示，差人四下去貼，曉示近鄰州郡鄉鎮報知，招請諸人上山買市十日。其告示曰：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以大義布告四方。昔因哨聚山林，多擾四方百姓；今日幸蒙天子寬仁，特降詔赦，赦免本罪，招安歸降，早晚朝覲，無以酬謝，就本山買市十日，倘蒙不外，齋價前來，以一報十，並無虛謬。特此告知，遠近居民，勿辭遐遞，各肯光降，不勝萬幸！

蕭讓寫罷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各處遍貼，發庫內金珠寶貝，錦緞綾羅紗絹，選下一分爲上國進奉，其餘盡行招人買市。於三月初三日爲始，至十三日止，但到山買市之人，以酒相待。至期，四方之人，雲屯霧集，俱至山寨。宋江傳令，以一與十，俱各歡喜，拜謝下山。一連十日如此。

待買市畢，號令大小收拾赴京。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還籍。吳用曰：「兄長且留衆家眷在山寨，待我們朝覲，承恩已定，那時發遣未遲。」宋江依其言。

次日，領衆頭領并一干軍校離了山寨，早到濟州，謝了太守。張叔夜設宴款待，賞勞三軍。宋江等辭了太守，逕投東京，先令戴宗、燕青前來宿太尉府中報知。太尉見說，卽入內奏知。天子大喜，差太尉并御駕指揮使一員持旌旄節鉞，出迎宋江。

宋江軍馬，在路擺得嚴整。前頭打兩面紅旗：一面上書「順天」，一面上書「護國」二字。衆頭領都是戎裝披掛，袍鎧耀目，隊伍分明。所過鄉鎮，雞犬不驚。父老人等各開門迎望，無不喝采。一日來到東京城外，前來參見宿太尉已畢，軍馬屯在新曹門外，聽候聖旨。

且說太尉并御駕指使揮回奏天子，說宋江等有一百單八人，英雄勇猛，人不可及。在駐紮城外候旨。天子曰：「朕來日登宣德樓，着宋江等衆將披掛戎裝，盔甲進城，自東過西，寡人觀看後，令卸其衣甲，都穿所賜錦袍，從東華門入，就文德殿朝見。」御駕指揮領旨，直至營口，傳聖旨與知。

次日，宋江傳令，教鉄面孔日裴宣選彪形大漢五七百人，擺列前面，打着金鼓旗幡，後面擺着刀鎗，中間豎着「順天」、「護國」二旗，各穿本軍戎裝袍甲，擺成隊伍，從東華門入。只見東京百姓扶老攜幼來看。是時天子在宣德樓上臨軒觀看，見前面排列金鼓旗幡，鎗刀斧鉞，中軍打起「順天」、「護國」二旗，外有二三十騎馬上隨軍，鼓樂後衆好漢簇簇而行。怎見的一百八員英雄朝覲？但見：

和風開御道，細雨潤香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闕珠簾半捲。南薰門外，百八員義士朝京；宣德樓中，萬萬歲君王刮目。輕裘緩帶，山東豪傑宋公明。畫鏖雕鞍，河北英雄盧俊義。吳加亮綸巾羽扇，公孫勝鶴氅道袍。豹子頭與關勝連鞍，呼延灼同秦明並轡。花榮相連楊志，索超緊對董平。魯智深烈火袈裟，武行者香皂直裰。柴進與李應相隨走，楊雄共石秀並肩行。徐寧不離張清，劉唐緊隨史進。朱全與雷橫作伴，燕青同戴宗齊行。李逵居左，穆弘居右。諸阮同阮二爲尊，兩張行張橫居長。解珍解寶，仗鋼叉相對而行；孔明孔亮，執兵器齊肩而過。前列着鄒淵鄒潤，次分着李立李雲。韓滔彭玘，顯精神；薛永施恩，逞猛烈。單廷珪皂袍閃爍，魏定國紅甲光輝。宣贊緊對郝思文，凌振相隨神算子。黃信左朝孫立，歐鵬右向鄧飛。鮑旭樊瑞仗雙鋒，郭盛呂方持畫戟紗巾吏服，左手下鉄面孔日裴宣，烏帽儒衣，右手下聖手書生蕭讓。陶宗旺共鄭天壽爲雙，王矮虎與一丈青作配。項充李袞，宋萬杜遷。榮園子相對小尉遲，孫二娘緊隨顧大嫂。後面有蔡福蔡慶，陳達楊春，前頭有童威童猛，候健孟康。燕順楊林對對挨肩，穆春曹正雙雙接踵。朱貴對連朱富，周通相接李忠。左有玉臂匠，右有鉄笛仙。宋清相接樂和，焦挺追隨石勇。湯隆共杜興作伴，得孫興龔旺同行。王定六面目猙

猶郁保四身軀長大。時遷乖覺，白勝高強。段景住馬上超羣，隨後有三人壓陣。安道全身披素服，皇甫端胸拂紫鬚，神機朱武在中間。馬上隨軍盤軟翠。——宛如那刹下雲霄，渾似天神離寶闕。正是夾道萬民齊束手，臨軒帝主喜開顏。

並說道：君皇帝同百官在宣德樓上看了，喜動龍顏，謂百官曰：「此輩真英雄也！」傳旨教宋江等各換御賜錦衣。見帝、宋江等向東華門外卸了戎裝，各穿御賜錦袍，懸帶金銀牌面，各戴朝天巾幘。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公孫勝爲次，引衆頭領從東華門而入，整肅朝儀。正是：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

皇風清穆，讒氣氤氳。紅日當空，蒸雲鬢鬢，微微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霏霏拂拂，珠宮貝闕，萬縷朝霞。文德殿燦燦爛爛，未央宮光光彩彩。炳炳蒼蒼，日映着玉砌雕欄，裊裊英英，花簇着皇宮禁苑。隆隆襲襲，震天鼓播及三通，鏗鏗鏗鏗，長樂鐘撞了百下。支支查查，又刀手互相磕撞，搖搖拽拽，龍虎旗來往飛騰。錦幅花帽，擎着的是圓蓋傘，上下開展；玉節龍旒，駕着的是大輅輦，左右相交。豎金瓜，臥金瓜，三三兩兩，雙龍扇，單龍扇，疊疊重重。羣羣隊隊，金鞍馬，玉勒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寶匣象，駕轅象，勇力猙獠。鎮殿將軍，長大大侍朝宿衛，整整齊齊。殿門內擺列着糾儀御史官，端端正正。丹墀前立站定侍衛錦衣人，嚴嚴肅肅。金殿上參差差差，齊開寶扇，畫棟前輕輕軟軟，捲起珠簾。文樓上嘒嘒噦噦，報曉雞人同三唱；玉階下刮刮喇喇，執鞭靜士響三聲。濟濟楚楚，侍螭頭，列簪纓，有五等之爵；巍巍蕩蕩，坐龍床，倚綉褥，瞻萬乘之尊。晴日照開青瑣園，仙風吹下御爐香。千條瑞靄浮金闕，一朵紅雲捧玉皇。

當日辰牌時分，天子駕陞文德殿，百官朝拜罷，禮儀司官引宋江等一百八人入朝拜舞。山呼萬歲已畢，天子敕令宣上文德殿來，照依班次賜爵，敕光祿寺排宴。有詩爲證：

天地形靈萬古乖，皇王端拱義臣歸。九重鳳闕開華宴，千載龍墀賜錦衣。蓋世功名標竹帛，矢心忠義報宮闈。不是英風奇壯志，珍重詩童足佩韋。

且說天子賜宋江等筵宴，至暮各簪花一同從西華門出，回歸本寨。次日入朝，禮儀官引入文德殿謝恩。天子欲加官爵，樞密院官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輕便加官爵，可待日後征討有功，量加官爵。見今數萬之衆逼城下寨，甚爲不宜。陛下可將宋江等軍馬，原是京師之將，仍歸京師外路軍兵，分調山東河北屯守，此爲上計。』次日，天子命御駕指揮使直至宋江營上傳旨，衆頭領不悅，都道：『我等既降，不曾見封官爵，便要將俺弟兄調開，俺等生死相依，誓不相捨，若是如此，我們只回梁山泊去。』宋江急用好言告求來使，善言回奏。

那指揮回到朝中，只得把上項所言奏聞天子。天子大驚，樞密院官奏曰：『宋江等雖降朝廷，惡性尙不改，終貽大患。陛下不若傳旨賺入城中，將這一百八人盡數勦除，然後散他軍馬，以絕國家之患。』

天子聽罷，沉吟未決。有一大臣，紫袍牙笏，喝曰：『四邊狼烟未息，中間又起禍亂，都是汝等亡家敗國之臣壞了聖朝天下！』正是：

只憑定國安邦手，來作驚天動地人。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陳橋驛揮淚斬小卒

大鵬久伏北溟裏，激怒搏風九萬里。丈夫按劍舞蒿萊，時聞談笑鷹揚起。宋皇失政羣臣奸，天下人民思樂士。壯哉一百八英雄，布義行仁聚山塢。宋江忠義天下稀，學究謀略人中奇。馘斬俘擒俱虎將，披堅執銳盡健兒。艤艫戰艦環湍瀨，弓弩刀鎗布山寨。三關隊伍太森嚴，萬姓聞風俱碎胆。去邪除佞誅貪殘，替天行

道民盡安。宋江矢心如鐵石，天使降詔來梁山。東風拂拂侵征袍，彩袖翩翩動鐘鼓。皇風御酒紫泥封，錦綺珍珠賜山主。承恩將相舒衷情，領旨英雄朝玉京。天子龍顏多喜色，諸候擊節歌昇平。江州城下排兵隊，一心報國真嘉會。盡歸廊廟佐清朝，萬古千秋尙忠義。

却說當得有大遼國主起兵，侵占山後瓦州邊界，兵分四路而入，劫掠山東山西，搶擄河南河北，各處申奏請求救兵。先經樞密院，然後得到御前，樞密童貫太師蔡京、高俅、楊戩按下表章不奏。四個賊臣定計教樞密童貫啓奏，將宋江等衆要行陷害。班中走出太尉宿元景，喝住，便向殿前啓奏曰：「陛下，宋江這夥好漢方始歸降，百單八人恩同手足，死不相離，今又要害他，倘洩漏反變，將何解救？見今遼國興兵，侵占山後瓦州所近縣治，各處申奏求救，屢次調兵征勦，折兵損將，瞞着聖上不奏。以臣小見，正好差宋江等收伏遼國之賊，實是便宜。」

天子聽罷，龍顏大喜，深責童貫匿奏之罪，親書詔敕，加宋江爲破遼都先鋒，其餘諸將待建功封爵，就差宿元景親齋詔敕去宋江軍前宣示。宿太尉領了聖旨，逕到宋江行寨開讀。宋江等忙排香案，跪聽宣讀。

制曰：舜有天下，舉皋陶而四海咸服；湯有天下，舉伊尹而萬民俱安。朕自卽位以來，任賢之心，夙夜匪怠。近得宋江等衆，順天護國，秉義全忠，如斯大才，未易輕任。今爲遼兵侵境，逆虜犯邊，敕加宋江爲破遼兵馬都先鋒，使盧俊義爲副先鋒，其餘將軍如奪頭功，申表奏聞，量加官爵。就所部軍馬，尅日興師，直抵巢穴，伐罪弔民，掃清邊界。所過州府，另敕應付錢糧。如有大小官吏人等不遵將令者，悉從便宜處治。故茲制示，各宜知悉。

當下宋江等聽詔拜封。宋江謂宿太尉曰：「某等正欲與國家出力，今得恩相力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泊泉蓋遺位未曾安厝，各家老少未曾發遣，再煩恩相題奏，乞降聖旨寬限，容還山了此二事，整頓軍馬，便當征進。」宿太尉回奏，天子卽降聖旨，敕賜庫內取金二千兩，銀五千兩，綵緞五千疋，頒賜衆將。宋江奉敕謝恩還山。



兵陣堂堂已受降，奸邪潛地害忠良。名臣保奏征遼國，始得忠心達廟廊。

宋江聚衆商議，所帶回梁山人數目，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杜遷、宋萬、朱貴、宋清、阮氏三雄，馬步水軍一萬餘人回去，其餘大隊人馬都隨盧先鋒在京師屯紮。宋江、吳用、公孫勝等於路無辭，回到梁山泊寨內，令殺猪羊祭獻鬼神，焚化靈位，便送各家老少回去了。然後教送自己老少再回鄆城縣宋家村，却令三阮揀選合用船隻，其餘不堪用的小船，盡行給與附近居民。山中屋宇，三關城垣，及忠義堂等盡行拆毀。

事務已了，領人馬再回東京。盧俊義等接入寨中，先使燕青入城報知宿太尉。太尉入內奏知天子。次日，宋江於武英殿朝見天子。天子曰：「卿等休辭勞苦，凱歌回時，朕當重加錄用。」宋江叩首啓奏曰：「臣乃鄙猥小吏，誤犯刑典，潛身水泊，苟延微命。今蒙聖恩收錄，臣雖披肝瀝胆，尚不能補報，當竭力盡忠，死而後已。」天子大喜，親賜御酒，名馬一匹，寶刀一口。宋江謝恩辭出，回營傳令諸將準備起行。

次早，天子敕中書省官二員於陳橋驛與宋先鋒犒賞三軍，每名軍士酒一瓶，肉一斤，前去給散。

且說宋江與吳用商議將水陸軍馬分作二起：一起陸路，宋江等領軍出九莊嶺進發；二起水軍頭領三阮、李俊、張橫、張順、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等駕戰船自蔡河至黃河進發。尅日起程，號令諸將，毋得驚擾百姓。詩曰：

招搖旌旗出帝京，受命專師事遠征。虎捲龍驤今此去，區區醜虜等閑平。

且說中書省差兩員廂官在陳橋驛分散酒肉，賞犒三軍。這廂官將御酒瓶尅減半，肉一斤尅減六兩。前隊軍馬各散過了，後一隊皂軍却是項充、李袞所管牌手軍校，接過酒肉看時，酒只半瓶，肉只十兩，指着廂官罵曰：「你這潑汚之徒，朝廷恩賞，豈容侵尅！」廂官喝曰：「你這逆賊，反性尚不改！」軍校大怒，將酒肉劈臉打去。廂官罵曰：「捉下這個潑賊！」那軍校就團牌裏掣出刀來，廂官指着罵曰：「腌臢草寇，萬副反賊，你敢殺我麼！」那軍校走近前，手起一刀，向廂官臉上劈去，廂官翻身便倒，再復一刀，廂官命喪。衆軍見了，簇住不行。

當下項充李袞飛報大寨知道。宋江大驚，便與吳用商議。吳用曰：「省院官甚惡我等，今又做出事來，正中他機會。可先把軍校斬首示衆，一面申覆省院官，勒兵聽罪，再令燕青戴宗密地入城，告到宿太尉，方得無事。」

宋江吳用計議已定，飛馬到陳橋驛。那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宋江令捉那軍校，問其情由。軍校曰：「他罵俺們萬剛反賊，因此一時性起殺了他。」宋江曰：「他是朝廷命官，怎敢殺之？今始奉詔征遼，未建寸功，倒造此罪，將何以解？」軍校叩首曰：「小軍情願伏死，不肯受這奸官欺辱。」

宋江哭曰：「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不曾壞了一個從人，今日一身入官所管，使不得前時性格。」宋江忍淚，令軍士痛飲一醉，教他自縊，却斬首來號令，然後動文書申呈中書省。詩曰：

尅滅君殞致構仇，一時性發中奸謀。宋江號令多嚴肅，正法軍前墮淚流。

當時戴宗燕青潛地入城，逕到宿太尉府內，備細訴知。當晚太尉入內奏知。次早，天子設朝，中書省院官出班啓奏道：「新降宋江部下兵卒，殺洪省院監散酒肉官一員，乞差拿問。」是時，天威震怒，喝曰：「朕差人暗行體察，深知備細，他將寡人所賜御酒一瓶，尅滅半瓶，肉一斤，止有十兩，以致激怒人心。」傳下聖旨，赦宋江等無罪，催督進兵。

却說宋江兵屯陳橋驛，忽報聖上差官來催督進兵。宋江謝恩已畢，提兵望北而進，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將近大遼境界，分兵四路前去攻城。吳用曰：「若提兵征勦，廣地人稀，首尾不應，不如攻城，却再商議。」

宋江隨即喚段景住吩咐曰：「你走北路，甚熟，前面是甚州縣？却領軍馬前進。」段景住稟曰：「前面便是檀州，正是遼國緊要隘口，有條小路，河港極深，喚作潞水，團團遶着城池。這潞水直通渭河，須用戰船先進，然後陸騎相連，可取檀州。」

宋江便差戴宗催趕水軍頭領李俊等至潞水取齊。宋江催兵，約期水陸並進，往檀州來。

且說檀州守城番官却是遼國洞仙侍郎李謹，一名下四員猛將，一個喚做阿里奇，一個喚做咬兒惟康，一個喚做楚明玉，一個喚做曹名濟。這四員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聞知宋朝差宋江兵到，一面寫表申奏郎主，一面關報附近薊州、霸州求救。一面差阿里奇、楚明玉兩個引兵三萬迎敵。

且說大刀關勝引前部軍殺近檀州所屬密雲縣來。縣官知會阿里奇笑曰：「這夥草寇，何足道哉！」傳令出兵與宋江交鋒。宋江聽報遼兵已到，盧俊義披掛領衆將來迎，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都打皂雕旗，兩下射住陣脚。只見對陣皂旗開處，一員番將出馬，但見：

戴一頂三叉紫金冠，冠頂內拴兩根雉尾；穿一領銀甲白羅袍，袍背上綉三個鳳凰；披一副連環鎖鐵鎧；繫一條嵌寶獅鬘帶，着一雙雲根鷹爪靴；挂一條護領銷金帕，插一張彩畫鐵胎弓；懸一壺雕翎鈚子箭；手拈梨花點鋼鎗，坐匹銀色梅花馬。

看那番將生得面白脣紅，鬚黃眼碧，身長九尺，旗上寫着「大遼大將阿里奇」。宋將徐寧挺鉞鎗直臨陣前。阿里奇大罵：「宋朝合敗命草寇爲將，敢來侵犯大國！」徐寧喝曰：「辱國小將，敢出污言！」拍馬挺鎗與阿里奇鬥上十餘各，徐寧收住鎗，望本陣便走。番將趕來，張清取個石子，却似流星飛去，正中阿里奇左眼，翻於馬下而死。副將楚明玉見拚了阿里奇，急要向前時，被宋江大隊軍馬殺將來，就棄了密雲縣走檀州來。宋江就在密雲縣屯兵，功績簿上寫錄張清第一功，就將阿里奇連環鎖鐵鎧全副披掛，賜與張清。是日就在密雲縣中設宴作賀，有詩爲證：

大遼國位非天命，屢縱狼狐寇宋王。阿里奇少年誇勇略，陣前一戰竟身亡！

却說檀州洞仙侍郎知折了大將，閉城不出；又報有水軍戰船在於城下，遂引衆番將上城觀看。只見宋江陣上諸將搖旗吶喊，耀武揚威。侍郎見了，問曰：「那打石蠻子生得怎的模樣？」有認得的指着曰：「城下戴包青

巾，見披着奇將軍衣甲的便是。侍郎看時，只見張清拍馬向前，只一石子飛來，正從侍郎耳輪前過去，擦了一片皮。侍郎負痛下城，寫表申奏遼主，一面行報各州隄防。

却說宋江攻城五日不下，再領兵回密雲縣屯扎，計議破城之策。只見戴宗報來：「水軍頭領乘駕戰船都到潞水。」宋江喚李俊等吩咐曰：「今日廝殺，不比在梁山泊時，可要先探水勢，方可進兵。我看潞水水勢甚急，你可將船盡伏隱處，只詐作運糧船，各帶暗器，伏船艙中，止令三五百人撐駕，直挨到城下，叫船泊在兩岸，城中知道，必開水門來搶船，你等伏兵却起，奪他水門，可成大事。」

李俊等聽令去了。只見小校報曰：「西北一彪軍馬，打皂雕旗望檀州來。」吳用曰：「必是遼國救兵來。先令一將截殺，挫其銳氣。」宋江便差張清、董平、林冲、關勝各帶五千軍前去。原來遼主聞宋江領兵奔檀州，特差兩個皇姪——一名耶律國珍，一名耶律國寶，乃是遼國大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引了五萬番兵來救檀州。看看至近，迎着宋軍，兩下排開陣勢，兩員番將，一齊同樣的披掛出馬。但見

頭戴貼金三叉紫金冠，身披錦邊鎖安黃金甲。外穿猩猩血染絳紅袍，袍上斑斑錦織金翅鵬。腰繫白玉帶，背插虎頭牌。左邊袋內挂雕弓，右邊壺中攢硬箭。手中拈丈二綠沈槍，跨下騎九尺銀鬃馬。

番將弟兄兩個，兩條鎗殺出陣來。宋將董平出馬，番將耶律國珍喝曰：「水泊草寇，敢犯吾大國！」董平大怒，拍馬挺鎗直取國珍。兩馬相交，雙鎗并舉，戰五十合，被董平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國寶見兄落馬，便搶出來救。宋江陣上張清錦袋內拈個石子，手起，喝一聲：「着！」正中國寶面上，翻身落馬。關勝林冲驅軍掩殺，番兵大敗而走。當時割下兩顆首級，奪了戰袍金牌并戰馬一千餘疋，解到密雲縣，來見宋江辦理。宋江大喜，賞勞三軍，書記董平張清第二功。

宋江令關勝林冲引一隊軍馬從東北上進兵，自統中軍從東南上進兵，只聽得砲響，一齊攻打；又差砲手凌

振李達樊瑞鮑旭牌手項充李袞帶滾牌手一千，直去城下施放號砲。至二更爲期，水陸並進攻城。却說侍郎去檀州專望救兵，却有皇姪敗殘人馬入城告知。侍郎怒曰：「不想又損了二位皇姪，教我有何面目回見郎主？」番兵又報：「潞水河中有七百號糧船泊在兩岸，陸路又有軍馬來了。」侍郎曰：「那厮不識水路，錯把糧船泊在那裏，陸路軍馬是來尋糧船的。」便差咬兒惟康引一千軍出城冲殺宋江人馬，又令楚明玉曹名濟放開水門放船出去奪他糧船。『便是汝等之功。』有詩爲證：

妙算從來迥不同，檀州城下列艨艟。侍郎不識兵家意，反自開門把路通。

且說當晚黃昏，左側李達樊瑞引一千步軍攻城。咬兒惟康領軍馬出城冲殺，李達樊瑞項充李袞四將引步軍——都是勇力牌手——就吊橋邊冲住，番兵人馬那裏能夠出城。那侍郎在城中見軍馬冲突不出，急令楚明玉曹名濟開水門搶船。

此時宋江水軍頭領已自先伏在船中，見他水門開了，絞起閘板，放出戰船來。凌振得了消息，便放起號砲來。宋軍戰船兩邊廝迎將來，左邊李俊張橫張順，右邊阮家三兄弟，各使戰船，冲入番船隊裏。楚明玉曹名濟急待要回船，早被宋軍都跳過船來。五個頭領搶了水門，楚明玉曹名濟各自上岸逃生。

水門上一把火起，凌振又放一個軍廂砲，那砲直上半天裏響。侍郎聽得火砲連天，嚇得魂不附體。李達等衆直殺入城。侍郎與咬兒惟康見城門被奪，只得棄城望北而走。未及三里，正撞着關勝林冲兩個攔住去路。侍郎怎生奈何正是：

天羅密布難移步，地網高張怎脫身？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宋江兵打蘄州城 俊義大戰玉田縣

志氣冲天貫斗牛，更將逆虜盡平收。檀州驍將俱心碎，遼國雄兵總淚流。紫塞風高橫劍戟，黃沙月冷照戈矛。堪誇忠義男兒漢，談笑功成定九州。

却說侍郎與咬兒惟康正走之間，忽刺斜裏又撞着林冲關勝，大殺一陣，死命冲出逃去。

却說宋江大隊軍馬入檀州，出榜安撫百姓，賞勞三軍，又將在城遼國官員仍前委用，表奏天子。天子見表大喜，隨即降旨，欽差樞密院同知趙安撫統領御林軍馬二萬前來助戰。宋江等聽報，出郭迎趙安撫入檀州府內。衆頭目盡來相見。這趙安撫是朝廷宗派，爲人寬仁厚德，諭宋江曰：「聖上已知汝等建功，特差下官齎金銀緞疋一十五車，但有奇功，申奏朝廷，加封汝等。」

宋江拜謝。趙安撫鎮守檀州，將朝廷頒賜分散軍將，一面勒回各路軍馬聽調。有楊雄稟曰：「前面便是薊州，是一大郡，錢糧極廣，乃是遼國庫藏，打了薊州，諸處易取。」宋江與吳用計議。

却說侍郎與咬兒惟康正往東走，撞着楚明玉曹名濟引着敗殘軍馬，一同投奔薊州，入城見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訴說失陷檀州。大王曰：「你且在軍中助護，殺此賊寇。」

說猶未了，只見流星探馬報來曰：「宋江分兵兩路來打薊州：一路殺至平峪縣，一路殺至玉田縣。」御弟大王聽報，即令侍郎引本部軍把住平峪縣口，自引兵往玉田縣和他廝殺。一邊關報霸州幽州兩路軍馬接應。有詩爲證：

敗將殘兵入薊州，遼奴原自少機謀。宋江兵勢如雲捲，直取戎王作虜囚。

且說宋江引兵至平峪縣，見前面把佳隘口，就於縣西屯紮。盧俊義一萬人馬前至玉田縣界屯紮，與軍師宋武計議曰：「我軍遠來，不知地利，何策可取？」朱武曰：「若論愚意，可將隊伍排爲長蛇之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相應，循環無端，如此則不愁地理生疏。」

先鋒盧俊義大喜，遂催兵前進，直抵玉田縣城下攻城。守城官民逃竄莫敵。盧俊義奪了城池，忽遠遠望見遼兵捲地而來，但見：

黑霧濃濃至，黃沙漠漠連。皂雕旗，展一派烏雲；拐子馬，蕩半天殺氣。青毡笠兒，似一池荷花弄晚風；鐵竹兜盔，如萬頃汪洋凝曉日。人人衣襟左掩，個個髮搭齊眉。連環鐵鎧重披，刺納戰袍緊勒。番軍壯健，黑面皮綠髮紅鬚；劣馬咆哮，闊勝膊銅腰鐵脚。牛角弓攢沙柳箭，虎皮袍襯窄雕鞍。生居邊塞，會拽硬弓；世本朔方，能騎劣馬。銅腔番鼓軍前播，蘆葉胡笳馬上吹。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一萬，帶四子來到，擺開陣勢。宋軍中朱武上雲梯看了，曰：「番人佈下一五虎靠山陣，」不足爲奇。」朱武把號旗招動，左盤右旋，也擺一陣，是「鯤化爲鵬陣。」盧俊義曰：「何爲「鯤化爲鵬」？」朱武曰：「北海有魚，其名曰鯤，能化大鵬，一飛九萬里。此陣遠看，只是個小陣，若來攻時，一發變做大陣。因此喚做「鯤化爲鵬。」」盧俊義稱贊不已。對陣敵軍門旗開處，那御弟大王親自出馬，四太子分在左右，都是一般披掛，但見：

頭戴鐵縵笠，戟劍番盔。上拴純黑絨，纓身襯寶圓鏡。柳葉細甲，繫條獅蠻金帶。踏蹬靴半鸞鷹嘴，梨花袍錦繡盤龍。各掛強弓硬弩，都騎駿馬雕鞍。腰間盡插昆吾劍，手內齊拿掃帚刀。

御弟大王將兵擺開，在陣前高聲大罵曰：「水涯草窠，何敢犯界！」盧俊義曰：「誰敢當先？」只見大刀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拍馬出至陣前，呼延灼揮起雙鞭協助。那兩個——耶律宗電、耶律宗雷——弟兄挺刀躍馬齊出。這裏徐寧、索超舉起兵器相迎。六匹馬攪做一團。

正鬥之間，沒羽箭張清縱馬出陣，却有檀州敗軍認得張清，慌忙報知大王曰：「那穿綠袍的慣使飛石，須要提防。」番將天山勇曰：「大王放心，教他吃我箭。」天山勇手挽強弓，趕過陣前，張清取石子在手，看着那番將，

當頭只一石子，從盔上打過。天山勇裝定弩箭，覷着張清較近，一箭射來，張清叫聲『阿也！』正中咽喉，落馬。雙鎗將董平九紋龍史進，死命救回，拔出箭來，血流不止，便束縛兜住。盧俊義即令鄒淵鄒潤扶張清上車回檀州，教神醫安道全醫治。有詩爲證：

張清石子妙如神，陣上英雄認得真。此日却逢強弩箭，當喉一射便翻身。

只見陣前喊聲又起，報曰：『西北上有一彪軍馬殺來，趕入陣中。』宋陣四將各撤回本陣。四員番將乘勢趕來，西北上又有番將兩下夾攻，宋軍不能相敵。盧俊義急忙向前，正與四番將相遇。耶律宗霖出馬與俊義交鋒，戰不數合，盧俊義賣個破綻，宗霖刀砍入來，被俊義一鎗刺下馬去。那三個只得無心戀戰，逃回。盧俊義等翻身殺將回去，遼兵四散奔走。再行數里，約近初更，又撞一彪軍馬，俊義問之，却是呼延灼、韓滔、彭圮。

俊義大喜，合兵一處。呼延灼曰：『當我軍各散，小將沖開陣勢，和韓滔、彭圮直殺到此，不知諸將如何？』俊義說力戰番將之事，與呼延灼等望南行。不過數里，有軍攔路。呼延灼曰：『黑夜怎能廝殺？等天明決一死戰。』對陣聽得，問曰：『來者莫非呼軍將否？』呼延灼聽得是關勝聲音，便叫曰：『盧頭領在此。』衆頭領都下馬席地而坐。關勝曰：『陣前失利，你我不相救應，我和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五騎馬領一千餘軍尋到此，幸逢哥哥。』

將近天明，衆人望玉田縣來，見一彪人馬哨路，却是董平、徐寧、都督玉田縣。計點衆將，不見解珍、解寶、楊林、石勇，少軍五千餘人。盧俊義煩惱，已牌時候，報曰：『解珍、解寶……四人已回。』盧俊義喚來問時，解珍曰：『俺四人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轉。今早又撞見遼兵，大殺一陣，纔到這裏。』

俊義令將耶律宗霖的首級於玉田縣號令，撫諭百姓。忽報遼兵四面把縣圍了。俊義大驚，引燕青上城看時，火光燭天，見一將騎馬當先，却是耶律宗雲。燕青曰：『昨日張清中他一箭，今日我替他還禮。』燕青取出弩，一



箭射去，正中番將落馬，衆將急救退去。盧俊義與衆將曰：『雖然一時遼兵退去，天明必然又來攻城，怎生解救？』  
朱武曰：『宋哥哥若知消息，必來救應。』有詩爲證：

一番遇敵一番驚，獨馬單鎗暮夜行。四面兵戈圍古縣，請看何計退遼兵？

次日天明，望見遼兵四下圍得鐵桶一般。只見東南塵土起處，兵馬擁至。朱武望見曰：『此必是宋公明兵到，可準備接應。』果見遼兵紛紛退去。俊義傳令開門，驅軍出城追殺，遼兵大敗，奔回薊州。

宋江鳴金收軍，進玉田縣，與盧先鋒計議攻打薊州。撥下柴進、李應、李俊、張橫、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裴宣、蕭讓、宋清、樂和、安道全、皇甫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隨護趙樞密、鎮守檀州。其餘諸將分作二處進發。宋先鋒領左軍人馬四十七員：軍師吳用、公孫勝、林冲、花榮、秦明、楊志、朱仝、雷橫、劉唐、李逵、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孫立、歐鵬、鄧飛、呂方、郭盛、樊瑞、鮑旭、項充、李袞、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燕順、馬麟、施恩、薛永、宋萬、杜遷、朱貴、凌振、湯隆、蔡福、蔡慶、戴宗、蔣敬、金大堅、段景住、時遷、郁保四、孟康、黃信、朱富、盧先鋒、領右軍人馬三十六員：軍師朱武、關勝、呼延灼、董平、張清、索超、徐寧、燕青、史進、解珍、解寶、韓滔、彭圮、宣贊、郝思文、軍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李忠、周通、陶宗旺、鄭天壽、龔旺、丁得孫、鄒淵、鄒潤、李立、李雲、焦挺、石勇、侯健、杜興、曹正、楊林、白勝——分兵兩路來取薊州。宋江引兵望平峪縣進發，俊義引兵出玉田縣進發。

原來這薊州城郭堅固，耶律得重折了兩個孩兒，尚有十數員戰將，一個總兵大將喚做密寶聖，一個副總兵叫做天山勇，守住薊州。

且說宋江見軍士連日辛苦，傳令暫歇，差人到檀州問張清箭瘡如何。安道全使人回曰：『只令調理，膿水將乾無事。目今炎天，軍士多病，稟過趙安撫，差蕭讓、宋清前往東京收買藥材。皇甫端亦要關給治馬藥料。就報先鋒知道。』

宋江心中大喜，又謂盧先鋒曰：『石秀時遷原在城裏居住；前日殺退遼兵，我教時遷石秀雜在軍中裏面，必然投薊州城內去了。』時遷會說城內有一寶嚴寺，中間大雄殿前有一座寶塔極高，我教他塔內藏躲，只等我軍攻城急時，却去塔上放火爲號，裏應外合，計必成矣。』這裏一面進兵，逕到薊州來。

且說御弟大王自折了二子，心中懊惱，與大將密寶聖、天山勇、洞仙侍郎等商議曰：『前日幽州、霸州兩路救兵各自分散，今宋江合兵來攻薊州，怎生奈何？』密寶聖曰：『宋兵若來，小將出敵，定要活捉此賊。』侍郎曰：『有一個穿綠袍使石子的好生利害，要謹提防。』天山勇曰：『那蠻子被我一箭射死了。』

正計議間，忽報宋江軍到，御弟大王整兵出城迎敵。兩下排開陣勢，密寶聖橫槊出馬。宋江傳令曰：『誰敢斬將奪旗？』只見林冲出陣與密寶聖大戰七十餘合，林冲大喝一聲，一矛刺密寶聖於馬下。兩軍發喊，番將天山勇見刺了密寶聖，挺鎗出馬。宋江陣中徐寧挺鉤鏃鎗來迎，戰二十餘合，被徐寧手起一鎗，把天山勇搦死馬下。宋江見斬了二將，催軍趕殺。遼兵大敗，望薊州奔走。宋江人馬趕了十餘里，收軍回寨，賞勞三軍。次日傳令，拔寨齊起，直抵薊州。

御弟大王見折了二員將，甚憂；又報宋軍到，忙令侍郎引本部人馬出城迎敵。侍郎同咬兒、惟康、楚明、玉曹名濟領一千軍馬，就城下擺開。宋軍索超提斧出馬，番將咬兒、惟康拍馬挺鎗出陣，兩人鬥到二十餘合，咬兒惟康抵敵不住，撥馬便走。索超拍馬趕上，手起斧落，把咬兒、惟康劈死馬下。侍郎忙令楚明、玉曹名濟急去迎敵。宋陣史進拍馬舞刀，直取二將。史進奮勇，先將楚明、玉砍於馬下。那曹名濟却待要走，史進趕上一刀，亦砍了首級。史進縱馬殺入遼陣。宋江鞭梢一指，大軍掩殺，直趕到弔橋邊。番兵急退，把城門緊閉堅守，一面申奏大遼郎主，一面差人往薊州幽州求救。有詩爲證：

醜虜猖狂犯敵鋒，宋江兵將孰能同？可憐身死無人救，魂蕩荒原血染紅。

宋江謂吳用曰：『此城緊守，何時可得？』吳用曰：『城中有石秀時遷，必有機變。只教四面豎立雲梯攻城，再教凌振四面放炮緊攻，其城必破。』宋江即傳令教四面連夜攻城。御弟大王見四面宋兵攻城甚緊，盡驅百姓上城守護。

當下石秀在城中寶嚴寺中，只見時遷來報曰：『城外哥哥軍兵打得緊急。』石秀便教時遷：『你去塔上放火，我去州衙內放火。』二人議定，當夜二更時，時遷先去塔上放起火來。那塔最高，火起時，照見城外二十餘里。又去佛殿上放起火來，城中鼎沸。石秀在薊州府衙內放起火來。薊州城內三處火起，百姓知有細作，無心守城，各自奔回顧家。

御弟大王見三處火起，知宋江有人入城，慌忙帶老少裝載上車，領本部軍馬開北門逃走。宋江見城中慌亂，催軍掩殺，搶入薊州城，令救滅城中火。天明出榜安民，賞勞三軍，功績簿上標石秀時遷功勞，次行文書申呈趙安撫知會。安撫回文書來曰：『目今酷暑暄熱，未可動兵，姑待天涼，再可進兵。』宋江回文，教盧俊義領原分撥軍將於玉田縣屯紮。宋江兵守薊州。

那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帶領老少奔回幽州來，見大遼郎主，二人俯伏玉塔之下，放聲大哭。郎主曰：『愛弟休哭，當以奏知。』耶律得重奏曰：『宋朝童子皇帝調宋江兵來，勢大難以抵敵，損臣二子，折了四將，先失檀州，次陷薊州，特來請死。』

大遼郎主聞奏，問曰：『宋江原係何人？』班部中左丞相褚堅出班奏曰：『臣聞宋江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宋朝屢次調兵勦捕不得，童子皇帝三番降詔招安，他有一百單八人，上應天星，智勇足備，恐難制伏。乞王量裁。』郎主曰：『恁的怎生區處？』班中轉出一員官，乃歐陽侍郎，俯伏奏曰：『臣雖不才，願獻小計，可退宋江。』郎主大喜曰：『卿有何妙計？』有西江月一首云：

一自遼兵侵境，中原宋帝興兵，水鄉取出衆天星，奉詔去邪歸正。暗令時遷放火，更兼石秀同行，等閒打破薊州城，千載功勳可敬！

當時歐陽侍郎奏曰：『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重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弄權，嫉賢妬能，閉塞賢路。以臣愚見：我主可加官爵，重賞金帛，臣願爲使，說他來降。若得這枝軍馬，取中原如同反掌。』

郎主依奏，差歐陽侍郎爲使，帶名馬錦緞各一百八疋，救命一道，封宋江爲鎮國大將軍，總領遼兵大元帥，送金一提，銀一秤，權爲信物，歸遼之日，盡加官封爵。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直出班奏曰：『臣有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兵強馬壯，何足懼哉！正宜引兵前去勦殺這廝。』國主曰：『得他來順，如虎添翼，休得阻擋。』

遼主不聽兀顏光之言。原來兀顏光是都統軍，是遼國第一員大將，十八般武藝，兵書戰策，無所不通。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身材，面白唇紅，鬚黃眼碧，上陣時使一條渾鐵點綱鎗，殺到濃處，便掣出腰間鐵鑊，使得錚錚有聲，端的有萬夫不當之勇！

却說歐陽侍郎領遼主敕旨，巡投薊州來。宋江正在薊州，探軍忽報：『遼國有使命至。』宋江問吳用曰：『遼使此來何意？』吳用曰：『此必招安我們，正好將計就計，受他招安，却取霸州，不愁遼國不破。』宋江大喜曰：『賢弟高見。』

宋江傳令教開城門，放侍郎入城下馬，直到廳上，鼓禮畢，分賓主而坐。宋江問曰：『侍郎來此何幹？』侍郎曰：『有言上達，乞退左右。』宋江請入後堂深處說話。

歐陽侍郎謂宋江曰：『俺大遼國主久聞將軍替天行道，目今宋朝奸臣嫉妬，閉塞賢路，重賄厚賂，則高官爵，効力建功者，反致危殆，以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今將軍赤心歸順，止授元鋒之職，衆兄弟徒勞報國，俱各自身之士，此皆奸臣之計。若將金寶餽送蔡童高楊四人，則官爵立至；若不如此，縱使赤心報國，他日陷罪難免。今我

大遼國主特遣小官齎命一道，封將軍爲遼邦鎮國大將軍，總領兵馬大元帥，贈金一提銀一秤，綵緞良馬各一百八疋，便求衆頭領姓名回國，照名欽差授官職，決無誑說。」

宋江聽罷曰：「某蒙宋天子三番降詔，赦罪招安，雖官小職微，其恩甚大，亦當立功以報朝廷。今遼主賜我厚爵，贈我以重賞，未敢拜受。卽今酷暑炎天，權借城池屯兵，等待秋涼，再來商議。」歐陽侍郎曰：「將軍不棄，權且收下這禮，再容計議未遲。」宋江曰：「我有一百單八人，耳目最多，倘或漏了消息，先惹其禍。」侍郎曰：「兵隨將轉，將隨令行，誰敢不從？」宋江曰：「我等兄弟都是性直剛勇之士，待我和衆人商議，却再回話未遲。」有詩曰：

金帛重馱出薊州，宋江寧不願封候。遼王若問歸降事，雲在西山月在樓。

宋江送侍郎出城上馬去了。宋江將侍郎言語對吳用說知。吳用聽罷，假意長歎曰：「侍郎之言有理，果被奸臣專權，日後縱使成功，必無陞賞，吾意從大遼實乃長計。」宋江曰：「軍師休說這話。縱然宋朝負我，我不負宋朝，久後也得青史留名。你等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吳用曰：「兄若有心，就這條計，正可取霸州。」宋江吳用計議已定，只等秋涼行事。

次日，與公孫勝在中軍閒話。宋江問曰：「久聞先生師父羅真人乃盛世之高士，相煩來日引宋江去法臺前參拜，求指引迷途，未知尊意如何？」公孫勝曰：「貧道亦欲歸望老母，參省本師，見兄長連日軍務未定，不敢開言，來日便請兄長同行。」

次日，宋江暫委吳用掌管軍馬，虔備名香淨菓，金珠緞疋，帶花榮戴宗呂方郭盛燕順馬麟共八騎馬，領五千兵取路望九富縣二仙山來。宋江到山谷內，但見滿徑涼風修竹，炎暑全無，端的好座秀麗之山。公孫勝在馬上指曰：「有名喚做魚鼻山。」宋江看時，但見：

四圍截辭，八面玲瓏。重重曉色映晴霞，瀝瀝琴聲飛瀑布。溪澗中漱玉飛瓊，石壁上堆藍疊翠。白雲洞口，紫藤高挂綠蘿垂；碧玉峯前，丹桂懸崖香馥郁。引子蒼猿獻果，呼羣麋鹿啣花。千峯競秀，夜深白鶴聽仙經；萬壑爭流，風煖幽禽相對語。地僻紅塵飛不到，山深車馬往來稀。

公孫勝同宋江直到紫虛觀前下馬，整頓衣冠，小校捧着信香禮物，逕到鶴軒前看時，編棘爲籬，兩傍青松翠柏，前而瑤草琪花，中間有三個幽洞，羅真人在內端坐誦經。童子知有客來，開門迎接。公孫勝先入草庵內稟曰：「弟子舊友山東宋公明受了招安，奉敕征遼，今取薊州，特來參禮我師。」真人便教請進。宋江入庵，羅真人降塔相迎。宋江懇請真人坐受拜禮。真人曰：「將軍乃朝廷貴官，貧道乃山野村夫，何敢當此？」宋江堅意要拜，真人方纔肯坐。宋江先取信香，爐中焚起，參了八拜。次花榮等六人各禮拜畢。真人都教他坐，命童子獻茶。

真人曰：「將軍上應星魁，替天行道，今歸朝廷，此清名萬載不磨。徒弟公孫勝本從貧道出家，以絕塵俗，奈是會下星辰，不由不來。今蒙將軍屈駕到來，無可接待，幸乞恕罪。」宋江曰：「不才鄆城小吏，逃罪上山，感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同聲省應，恩如骨肉。今蒙奉詔統兵征遼，敬參真人仙顏，夙生有緣，特來瞻拜，伏乞指示前程之事，不勝萬幸！」

真人曰：「天色已晚，荒山權宿一宵，明早回馬，不知尊意如何？」宋江曰：「正求我師點悟愚迷，安忍便去？」隨卽喚從人托過金珠彩緞上獻。真人曰：「貧道僻居山野，寄形宇宙，縱有金銀彩緞，亦無用處，隨身自有布袍遮體。將軍統數萬之師，日費千金，留此納回，以賞戰士，盤中果品，以留當晚供獻素齋。」

真人令公孫勝回家見母，「明早却來隨將軍回城。」宋江將心腹之事盡數告知真人，願求指迷。真人曰：「將軍忠心與天地均同，他日生必封候，死當廟食，只是命薄，不得全美。」宋江曰：「莫非此身不得善終？」真人曰：「非也。亡必正寢，尸必居墳，只是好事多磨，憂中少樂，得意濃時，便當速退，毋久戀富貴。」宋江再告曰：「某

不圖富貴，但願兄弟相聚，足滿微心。」真人又曰：「大限到來，豈容汝等留戀乎？」宋江再拜求真人法語。真人令童子取紙筆，寫下八句法語云：

忠心者少，義氣者稀。幽燕功畢，明月虛輝。始逢冬暮，鴻雁分飛。吳頭楚尾，官祿同歸。

寫罷，遞與宋江。宋江看畢，不解其意，再拜懇求解說。真人曰：「此乃天機，不可洩漏。他日應時，自悟其意。夜深了，請將軍歇息，來早再會。」宋江收了法語，宿歇一宵。

次早，公孫勝已到草庵。真人教備素餐相待，便對宋江曰：「容貧道一言稟知：徒弟公孫勝俗緣日短，道行漸長，今跟將軍去幹大功，如奏凱還京，望將軍放歸。一者使貧道有傳道之人，二者免徒弟老母有倚門之望。未知將軍尊意若何？」宋江曰：「師父法旨，安敢不聽。」當下眾人拜辭而去。真人禮意殷勤，攜手直送到庵前相別。有詩爲證：

兵隙乘驂訪道流，紫虛仙觀白雲稠。當壇乞得幽玄語，楚尾吳頭事便休。

宋江回到薊州，入府衙，衆將參見畢。宋江取出真人八句法語遞與吳用詳看，不解其意。自此屯兵在薊州一月有餘。至七月終，趙安撫行文書到，說：「奉朝廷欽命，着催兵進勦。」宋江與吳用商議，即飛報玉田縣會合盧俊義先鋒，准備軍馬。分撥已定，忽報侍郎又到。宋江接入問曰：「侍郎復降何意也？」侍郎曰：「乞退左右。」宋江喝退軍士。侍郎曰：「俺遼主好生慕公之德，若蒙將軍歸順，必當建節封侯。」宋江曰：「前者足下來，衆人皆知其意，內有一半不肯歸順。我若同侍郎去幽州朝見郎主時，副先鋒盧俊義必然引兵追趕。我今只帶心腹之人同去，侍郎可預備那座城子與我等安身，他若引兵趕來，那時却好迴避。待我說他不從，然後和他廝併。他必回報東京，別生異議。我等那時朝見郎主，引領大遼軍馬却來與他廝併，未爲晚也。」

侍郎聽說，心中暗喜，便曰：「俺這裏緊靠霸州有兩個隘口，一個是益津關，兩邊都是險峻高山，中間只一條

驛路；一個是文安縣，兩面都是惡山，過得關口，便是縣治。將軍若如此，可往霸州安身。」宋江曰：「若得如此，待我使人搬取老父，以絕後患。侍郎可暗使人來引我去。只今夜我等收拾。」侍郎大喜去了。詩曰：

遼國君臣枉自猜，說降復去又還來。宋江心志堅如石，翻使謀心漸漸開。

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義、朱武到薊州，同吳用計議取霸州之策。俊義領計去了。吳用、朱武吩咐衆人，依計而行。宋江帶林冲、花榮、朱仝、劉唐、穆弘、李逵、樊瑞、項充、李袞、郭盛、孔明、孔亮，共計一十五員頭領，一萬軍校，只等侍郎到便行。

過兩日，只見侍郎飛馬而來，對宋江曰：「俺國主知將軍歸順，請在霸州與國舅相會，却再取老小未遲。」宋江曰：「願去的軍將收拾已完，幾時可行？」侍郎曰：「今夜便行。」

宋江即傳令馬、摘鈴、人銜枚、黃昏開西門而出。侍郎與數十騎引路，約行二十餘里，只見宋江在馬上猛然叫聲：「苦也！」假意曰：「約下軍師吳用同來，不想忙速，不會等他。且教軍馬慢行，快使人趕來。」

當夜已是二更，前面早到關下。侍郎喝叫：「開門！」把門軍將放開關，軍馬直到霸州。時天色將明，侍郎同宋江入城，報知國舅康里定安。這國舅是遼主皇后的親兄，最有權勢，智勇過人，同兩員侍郎守住霸州。一個姓名福，一個姓葉，名清，聽報宋江降，便教軍馬且在城外下寨，只請宋先鋒入城。

侍郎便同宋江入城來。國舅見宋江一表非俗，乃降階迎接。敍禮已畢，國舅曰：「久聞將軍名揚四海，威震中原，俺郎主好生愛慕。」宋江曰：「領國舅命，當盡心報答郎主之恩。」國舅大喜，賞勞三軍，都令入城屯紮。宋江與侍郎曰：「昨日與足下來得慌速，忘了吳軍師，煩差人報知把關軍將，倘有軍師吳用來時，便可放他入關。」侍郎便差人去益津關文安縣二處說知：「但有一秀才模樣的，姓吳名用，便放入關。」二處得了將令，忽報有軍馬飛下關來，把關將見一騎馬秀才，背後一僧一行者，又數十個百姓，都趕上關來，到關前大叫：「我是吳



用，來尋兄長。被宋軍追趕得緊，快開門救我！把關將見了，教開關放入吳用來。只見和尙行者等人也推入關，把關人擋住。和尙曰：「俺出家人被宋軍趕得緊，可救我們。」

把關軍定要推出，那和尙行者大叫曰：「我等是殺人的太歲，魯智深武松便是！」魯智深輪起鐵禪杖，武行者掣出雙戒刀便殺，那數十個百姓便是解珍解寶李立李雲楊林石勇時遷段景住白勝郁保四一發奪了關口。盧俊義引兵趕到關上，一齊殺入文安縣來，把關將逃去。吳用飛馬到霸州城下，把門官忙報知侍郎，一面開門放入。宋江與侍郎來城邊相接，便引見國舅。

吳用曰：「小生正出城來，不想俊義知覺，直趕到關前，不知後面如何。」流星探馬報來說曰：「宋兵奪了文安縣，軍馬殺近霸州。」國舅便欲點兵迎敵。宋江曰：「未可調兵，我用好言招撫，他若不服，再戰未遲。」國舅與宋江一齊上城，只見盧俊義躍馬挺鎗立門旗下高叫曰：「只教反臣宋江出來！」宋江在垛牆邊指着俊義曰：「宋朝賞罰不明，奸臣當道，汝可同歸，扶助遼主，不失梁山相聚之義。」俊義大罵曰：「俺在北京安家樂業，你賺我上山，天子三次招安，有何虧你？今反背朝廷，禽獸何異！」

宋江大怒，便開城門，差林冲花榮朱全穆弘四將齊出，俊義躍馬橫鎗直取四將，鬪二十餘合，四將撥馬望城中便走。俊義鎗招軍馬一齊趕殺入來，林冲花榮占住弔橋，回身再殺，詐輸誘引。俊義搶入城中，三軍吶喊，城中宋江等諸將一齊接應，國舅與侍郎束手被擒。諸將至州衙來見宋江。

宋江傳令，請定國舅並侍郎等，以禮相待。宋江曰：「汝遼主不知我等非比嘯聚山林之輩，吾乃是列宿之臣，豈肯背主降遼？只要取汝霸州，特乘此機會，今已成功。國舅等請回本國，俺無殺害之心，但汝等家眷，俱各放還。霸州城已屬天朝，汝等勿得再來爭競。今後刀兵到處，無有再容。」

宋江號令已下，將內應有番官盡遣起身，隨國舅回幽州去了。一回出榜安民，令副先鋒盧俊義引一半軍馬

回守薊州。宋江等將一半軍馬守住薊州，差人飛報趙樞密知。

且說國舅與侍郎帶衆歸到幽州來見郎主，奏說宋江詐降，占去薊州。郎主聽了大怒，喝罵侍郎曰：「你這無謀害國佞臣，致失薊州與我拿去斬了！」班中兀顏光啓奏曰：「郎主勿憂，乞免斬侍郎。臣引部下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前去，一鼓而收。」

說未了，班中轉出賀統軍奏曰：「殺雞焉用牛刀！不消正統軍前去，只賀某略施小計，使宋江等死無葬身之地！」郎主大笑曰：「願聞妙計。」管教：

宋江三軍人馬一齊死，一代英雄咫尺休！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莫逞區區智力餘，天公原自有乘除。謝玄真得擒王技，趙括徒能讀父書。青谷兵如沙上雁，幽州勢若釜中魚。敗軍損將真堪愧，遼主行看坐陷車。

這賀統軍姓賀名重寶，是兀顏統軍部下副統軍之職，身長一丈，力敵萬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兩刃刀，現任提督諸路軍馬。當時奏郎主曰：「臣一計這幽州地面有個去處，喚做青石峪一條路入去，四面都是高山，臣撥數騎引他兵直入裏面，將才石緊塞峪口，調軍把守，教他們餓死在內。」兀顏統軍曰：「惟恐不諧耳。」賀統軍曰：「彼得全勝，志滿氣盛，必至幽州。俺分兵前去引誘，他必乘勝趕來，斷然深入重地。」

郎主從其計，賀統軍點軍分作兩路，令大兄弟賀折去取薊州，又令小兄弟賀雲去取薊州，都只可詐敗，引至幽州境界，自有計策。

却說宋江在霸州，報遼兵侵犯薊州，乞調兵救援。宋江留下一支軍馬守定霸州，其餘大軍拔寨都起，往薊州與俊義約同進兵。賀折引兵投霸州，却好逢着宋江軍馬，未及戰得十合，賀折詐敗而走。宋江不追。那賀雲至薊州，正迎着呼延灼，不戰自退。

宋江合盧俊義計議攻取幽州之策。吳用、朱武曰：「幽州分兵兩路而來，俱不戰自退，此必是誘敵之計，且未可行。」盧俊義曰：「軍師差矣。那廝連輸數次，如何是誘兵之計？豈不聞「當取不取，過後難逢」？」宋江亦曰：「這廝勢窮，決無他策可施。」吳用、朱武阻當不住。宋江、盧俊義將軍馬分作三路而行。只見前軍報說遼兵已至，宋江遂到軍前看時，一彪皂旗向山坡前擺開。當先一員番將，怎生打扮？只見

頭戴明霜鎖鐵盔，身披耀目連環甲，足穿抹綠雲根靴，腰束龜背矮狻猊帶，襯着錦繡緋紅袍，執着鐵桿狼牙棒，手提三尖兩刃八環刀，坐下一騎千里追風馬。

旗上寫得分明：「大遼副總兵賀重寶。」躍馬橫刀出陣。宋江曰：「遼國統軍，必是上將。」即令關勝出陣相併。正似兩條龍奪寶，一對虎爭食；一往一來，鳳翻身，一上一下，鸞展翅。刀對刀併，數丈寒光；馬蕩馬動，半天殺氣。二將鬥到三十餘合，賀統軍氣力不加，撥馬望本陣便走。關勝拍馬追趕，賀統軍引兵奔轉山坡。宋兵追至五十餘里，聽得四下裏戰鼓齊響，宋江急叫回軍。山坡左邊沖出番兵攔路，宋江分兵迎敵，右邊亦沖出一彪軍，前面賀統軍勒回兵來夾攻。宋江軍馬相顧不迭，却被番兵沖爲兩段。

盧俊義在後廝殺，不見前面軍馬，急尋門路殺出時，只見刺斜裏又沖出番兵，喊殺連天，將俊義圍在垓心。俊義令衆將沖殺，尋路出去時，四下裏陰雲閉合，黑霧遮天，白晝如夜，不分東西南北。俊義心慌，急引一支軍馬殺出。遼兵後面趕殺，俊義奔至一山口，引衆將入去，只見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對面不見人。約近二更前後，方纔風靜雲開，復見一天星斗。衆人看時，四面都是高山峻嶺，峭壁懸崖，無路可出。隨行頭領乃是徐寧、索超、韓滔、彭玘。

陳逢楊志李忠周通鄒淵鄒潤楊林白勝共十三位頭領。五千軍馬都集於星光下。俊義曰：「軍士廝殺一日，神思困倦，且在這裏權歇，明日却尋歸路。」有詩爲證：

四山圍繞路難通，原是陰陵死道中。若要大軍相脫釋，除非插翅駕天風。

宋江正廝殺間，只見黑雲四起，走石飛沙，對面不見人。公孫勝在馬上知是妖法，急提劍在手，口中念詞，喝聲道：「疾！」將劍一指，只見風息雲開，遼兵不戰自退。宋江敗軍退到一座高山屯紮。計點頭領不見俊義等一十三人。天明遣呼延灼關勝林冲秦明各帶兵去尋了一日，不知消息。宋江取玄女課占之，課上曰：「天象不妨，只是陷在幽州之處，難得出來。」便令解珍解寶扮作獵戶，遼山來尋，又差時遷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裏去打聽消息。

解珍解寶披上虎皮衣，提了鋼叉，只往深山裏行。四邊一望，不見人烟，都是亂山疊嶂。是夜月色微明，遠遠望見山畔一點火光。弟兄曰：「火光之處，必有人家，且去討些飯吃去。」到那裏，只見數間茅屋。解珍弟兄推開門扇，燈光之下，見個婆婆。弟兄放下鋼叉，納頭便拜。那婆婆曰：「我只道是孩兒回來，原來是客人。你是那裏獵戶？怎生到此？」解珍曰：「小人原是山東獵戶，因來此間做些買賣，却消折本錢，無甚生理，只得來山中尋些野味度日。不想迷失路徑，來到這裏借宿一宵，望媽媽收留。」那婆婆曰：「我兩個孩兒也是獵戶。客人少坐，我去安排晚飯與你吃。」解珍解寶稱謝不已。

不多時，只見兩個人扛隻獐子入來。那婆婆曰：「我兒，且放下獐子，與這兩位客人相見。」解珍弟兄連忙下拜。那兩個答了禮，便問：「客人何處人，因甚到此？」解珍弟兄說知前事。那兩個曰：「俺姓劉，排行第一，兄弟劉二，祖居在此，父亡母存。兄弟二人打獵爲生，此間路徑甚雜，俺們尙有不認的去處，你兩個却是山東人，如何到此間討得衣服吃？你休瞞我，二位恐不是獵戶麼？」解珍曰：「既到這裏，如何隱藏？只得實說與兄長知道。」有

峯巒重疊遠周遭，兵陷垓心不可逃。一一解明知消息，直將蹤跡問漁樵。

解珍弟兄跪下曰：『小人兩個是梁山泊頭領解珍解寶，便是跟隨宋公明，今授招安，來征大遼，前日與賀統軍大戰，被他冲斷一枝軍馬，不知陷在那裏，特差小人打探消息。』劉一笑曰：『你二位既是好漢，請起少坐，俺教你去尋。』將酒飯相待。

席間，劉一問曰：『俺久聞宋公明替天行道，果如此否？』解珍答曰：『俺兄長以忠義爲主，誓不擾害忠良，專殺貪官污吏，尙強凌弱之人。』劉一聽罷，贊歎不已。

解珍曰：『我一枝軍馬不知陷在何處，望乞指教，後必重謝。』劉一曰：『俺這北邊幽州管下有個去處，喚做青石峪，只有一條路入去，四面盡是懸崖峭壁，若塞斷那條路口，就不能得出，多是陷在這裏。如今你那宋先鋒屯兵處，喚作獨鹿山，那山前平坦，可以廝殺，山頂又可望四邊軍馬，你要救那支兵，打開青石峪口，方纔可救。那峪口有珠大柏樹，形如傘蓋，四面盡皆望見，更要提防，賀統軍會行妖法。』

解珍弟兄聽得這言，拜謝了二人，連夜回來見宋江，把前情備細說一番。宋江大驚，忙與吳用商議。忽小校報曰：『段景住石勇引白勝來了。』宋江隨即叫來問時，段景住先說：『我和石勇立在高山觀望，只見山頂上滾下一個毡包來，看時，却是白勝。』白勝便曰：『盧先鋒與小弟等正廝殺間，只見天昏地暗，不辨東西。盧先鋒便教只顧殺將進去，四圍盡是高山，無計可出，又無糧草。盧先鋒令我從山頂上滾將下來，尋路報信，正遇石勇段景住，望兄長快發兵前去救取，遲則諸將必然困死。』有詩爲證：

青石峪中人馬陷，絕無糧草濟飢荒。暗將白勝重包裹，滾下山來報宋江。

宋江聽罷，忙點軍馬，令解珍弟兄引路，望大柏樹便是峪口，傳令教馬步軍併力殺去。人馬行至天明，遠

遠望見山前兩株大樹，果然形如傘蓋。解珍解寶引兵殺到峪口。賀統軍人馬擺開。林冲迎着賀折，交馬兩合，把賀折刺死馬下。李逵樊瑞項充李袞引牌手直殺入遼陣，正迎着賀雲躍馬來戰。李逵出迎，戰不數合，被李逵一斧砍於馬下。賀統軍見折了兩個兄弟，便作起妖法。只見狂風大作，就地生雲，迷住峪口。

公孫勝在馬上掣出寶劍，口中念咒，喝聲道：「疾！」只見風靜雲開，三軍向前併力而殺。賀統軍見破了法，舉刀拍馬殺來。宋江揮兵掩殺，賀統軍大敗而走。宋江也不來趕，且令人扒開峪口，放出俊義等來。俊義拜謝了宋江，鳴金收軍回寨。

次日，吳用曰：「可速進兵取幽州，唾手可得。」宋江便教俊義等十三人，且回薊州將息勞頓，自領諸將離獨鹿山來攻幽州。

却說賀統軍正退回城中，折了兩個兄弟，心中悶悶不已。忽探馬來報宋軍來攻幽州。賀統軍上城看時，却是遼兵旗號，紅旗上盡寫銀字，乃是遼國駙馬大真胥慶。又一枝青旗軍，却是黃門侍郎左執金吾上將軍李集。現在雄州屯紮，往常侵犯大宋境界，正是此輩。聽得遼兵失了城子，因此引兵前來助戰。

賀統軍見了大喜，即令人去報兩路軍且休入城，教令山背後埋伏，待我軍馬廝殺，引宋江兵來，左右掩殺，遂引兵出幽州迎敵。宋江人馬已近幽州。吳用曰：「若他閉門不出，便無准備；若出城迎敵，必有埋伏。」將兵分作三路，直往幽州來。軍分兩路，左右護持，以防伏兵。有詩爲證：

堂堂金鼓振天威，卻是軍兵捲地來。漫向陣前施詐計，血流漂杵正堪哀。

宋江撥關勝帶宣贊郝思文領兵在左，調呼延灼帶領單廷珪魏定國領兵在右，各引兵三萬而進。宋江引大軍運往幽州。賀統軍領兵與林冲戰不五合，統軍回馬便走。宋軍追趕。統軍分兵兩路，不入幽州，遶城而走。吳用便教鳴金收軍。左邊冲出大真駙馬，却好有關勝迎住；右邊冲出李金吾，有呼延灼迎住。三路軍馬大戰，殺得遼

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賀統軍欲回，沖出花榮秦明，賀統軍敗退。回至西門城邊，又沖出董平，追殺一陣。轉過南門，又沖出朱仝，大殺一陣。賀統軍不敢入城，望北而走，却迎着黃信，賀統軍措手不及，被黃信一刀，正砍着馬頭。賀統軍棄馬步走，刺斜裏走過楊雄石秀，把賀統軍打翻在地。宋萬挺鎗刺來，衆怕爭功壞了義氣，將賀統軍亂鎗刺死。

大真駙馬見統軍隊裏倒了帥旗，便從山背後走了。李金吾正戰之間，不見紅旗，也望山後退去。宋江見三路軍盡退，大驅人馬奪了幽州，出榜安民，差人往檀州報捷，請趙樞密移兵薊州把守，着令俊義分守霸州。趙樞密見報大喜，一面申奏朝廷。

胡雖鹵莽少機謀，三路軍兵布列稠。堪羨宋江能用武，等閒談笑取幽州。

却說大遼國主陸殿會集文武，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師楮堅，統軍大將等，當廷商議。郎主曰：「宋江占去四郡，賀統軍弟兄已死，幽州又失，汝等文武有何處置？」有正統軍兀顏光奏曰：「伏乞降旨，任臣會合諸處人馬，務要生擒宋江，恢復四郡。」郎主准奏，賜虎牌金珠敕旨，黃鉞白旄，與兀顏統軍，不問金枝玉葉，皇親國戚，並聽調遣。

兀顏統軍承旨，卽行文調遣諸處軍馬前來策應。長子兀顏延壽稟曰：「父親一面整點大軍，孩兒先帶人馬，將會集大真駙馬、李金吾將軍二處軍馬先到幽州，與這廝交鋒。待父親來時，一齊合力，掃清宋兵。不知鈞意如何？」兀顏光曰：「吾兒，你做先鋒前去，如有佳音，火速報知。」兀顏延壽得令，引軍三萬，會合李金吾、大真駙馬，共領三萬軍馬，來到幽城外下寨。

小軍報知宋江。吳用曰：「先調兵出城佈下陣勢，他若無能，必自退去。」宋江依計，調遣軍馬出城十里，地名方山，佈下九宮八卦陣。只見遼兵分作三隊而來。兀顏延壽也曾少習兵法，便令三軍分在左右，自去中軍豎起

雲梯望見宋軍排的是九宮八卦陣，下雲梯，令軍擂鼓，搭起將臺，上用兩面號旗招展左右，也列成一個陣勢，下將臺上馬，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三叉如意紫金冠，身披一領蜀錦團花白銀鎧，足穿鷹嘴抹綠雲根靴，腰繫雙環龍角黃綃帶。螭蚪吞首打將鞭，霜雪裁鋒殺人劍。左懸金畫寶雕弓，右插銀簇狼牙箭。使一枝畫桿方天戟，騎一匹鐵脚棗騮馬。

兀顏延壽出馬大叫曰：「你佈九宮八卦陣，待要瞞誰！你識得俺的陣麼？」宋江聽得番將要鬥陣法，軍中豎起雲梯。宋江吳用朱武上雲梯觀望，遼兵陣勢三隊相連，左右相顧。吳用朱武對宋江曰：「此是「太乙三才陣」也。」

宋江聽罷，下雲梯，上馬來到陣前，指遼將喝曰：「量你這太乙三才陣何足爲奇！」延壽曰：「你既識吾陣，看俺變法。」便再上將臺，把號招旗動，變了陣勢。吳用朱武看曰：「此乃變作「河洛四象陣。」使人下雲梯來傳報宋江。延壽再出陣前問曰：「還識此陣否？」宋江答曰：「此乃河洛四象陣。」那延壽復入陣中，又變陣勢。吳用朱武看了曰：「此乃變作「循環八卦陣。」再報宋江知道。那延壽再出陣前問曰：「還識此陣否？」宋江笑曰：「變出循環八卦陣，不足爲奇！」

延壽聽了，心中自忖：「俺這陣勢都是祕傳，不想都被此人識破，宋軍中必有的人物。」延壽再入陣中，變成一陣，四邊都無門路，內藏八八六十四隊兵馬。朱武看了，對吳用曰：「此是武侯八陣圖，藏了首尾，人皆不識。」請宋公明上將臺看這陣法，曰：「此四陣法，却從一派傳流下來。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環八卦」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今變爲「八陣圖」此是循環無窮極高的陣法。」

宋江到陣前喝曰：「汝年幼學淺，如井底之蛙，量這八陣圖法，吾大宋小兒也瞞不過。」延壽曰：「你且排個



奇異陣勢，瞞俺則個！宋江喝曰：「只俺這九宮八卦陣勢，你敢打麼？」延壽笑曰：「量這小陣，有何難哉！你軍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這小陣！」

延壽傳將令，令大真駙馬李金吾各撥一千軍馬，「待咱打他陣勢，便來策應。」用手指算，當日屬火，不從正南離位上來，帶了本部軍馬，轉從西方兌位上蕩開白旗，殺入陣內，便奔中軍。只見中間白蕩蕩如銅牆鐵壁，圍團圍住。延壽見了，心中大驚，暗想：「陣中那得有這等城子！」便教軍士打從西路殺出。衆軍士回頭看時，見白茫茫如銀海相似，滿地水響，不見路徑，四下都是鹿角，無路可出。延壽疑曰：「此必是宋江行妖法，只就這裏死撞出去！」

衆軍得令，齊聲吶喊殺出。傍邊撞出一員大將，却是雙鞭呼延灼，高聲喝曰：「孺子走那裏去！」延壽措手不及，活捉過去。公孫勝在陣中作法，見報說捉了延壽，便收法。陣中依舊朗朗。大真駙馬并李金吾二將只等陣中消息要來策應。宋江出陣前叫曰：「你那兩軍早降，延壽已被吾擒在此！」令羣刀手簇出陣前。

李金吾見了，挺鎗殺來。秦明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馬相交，戰不兩合，被秦明一棍連盔帶頭打得粉碎。大真駙馬見打死李金吾，引兵便回。宋江催兵掩殺，遼兵大敗，奪得戰馬三匹，餘外旌旗劍戟，不計其數。宋江引兵徑望燕京進發，直欲長驅席捲，以圖王侯之封。有詩爲證：

失心直欲退強兵，力殫機危竟不成。生捉兩員英勇將，敗軍殘卒奔遼東。

却說遼兵敗殘人馬，逃回遼國。見兀顏統軍稟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他活捉去了。李金吾亦被宋江打死。大真駙馬逃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大驚曰：「吾兒少習陣法，頗知玄妙，他排甚陣，吾兒被捉？」左右曰：「只見九宮八卦陣，無甚希奇。俺小將軍布了四個陣勢，被他識破。」兀顏光曰：「量這九宮八卦陣，有甚難打！必是他變了陣勢。」衆將曰：「俺們在將臺上，望見他陣中隊伍不動，旗旛不招，只見上面一派黑雲罩陣。」兀

顏光曰：『必是妖術。誰敢與吾作前部？』只見帳前二將齊出曰：『某二人願爲前部引兵前去！』一個是大遼番官，瓊妖納延；一個是燕京番將，姓寇，雙名鎮遠。

兀顏統軍大喜，便曰：『你二將小心在意，引一萬軍作前部先鋒。吾引大軍，隨即整點本部下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盡數出征。』先點那一十曜大將：

太陽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太陰星天壽公主答里孛引兵五千。羅喉星皇姪耶律得榮引兵三千。計都星皇姪耶律得華引兵三千。紫炁星皇姪耶律得忠引兵三千。月孛星皇姪耶律得信引兵三千。東方青帝木星大將只兒拂郎引兵三千。南方熒惑火星大將洞仙文榮引兵三千。西方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引兵三千。北方玄武水星大將曲利出清引兵三千。中央鎮星土星上將都統軍兀顏光，總領各處兵馬，首將五千，鎮守中宮。

兀顏統軍再點那部下二十八宿將軍：

角木蛟孫忠。亢金龍張起。氏土貉劉仁。房日兔謝武。心月狐裴直。尾火虎顧永興。箕水豹賀茂。斗木獬蕭大觀。牛金牛薛雄。女土蝠俞得成。虛日鼠徐威。危月燕李益。室火猪祖興。壁水獮成珠。邪海奎木狼郭永昌。婁金狗阿哩。又胃土雉高彪。昴日鷄順受高。畢月烏國永泰。觜火猴潘異。參水猿周豹。井木犴臣里合。鬼金羊王景。柳土獐雷春。星日馬卞君保。張月鹿李復。翼火蛇狄聖。軫水蚓班古現。

那兀顏統軍整點大隊軍馬二十餘萬，領國而來，奏請大遼國主御駕親征。瓊寇二將人馬前進，早有細作報來。宋江傳下將令，一面教取盧俊義一枝軍馬，一面取檀州薊州，但有人員都來聽用，就請趙樞密前來監戰。都到幽州聚齊。宋江等接見趙樞密，參拜稟曰：『小將賴元帥虎威，偶成小功。今探事人報遼國兀顏統軍起二十萬軍馬，領國而來，興亡勝敗，在此一舉。請樞密相另立營寨十五里外屯扎，看宋江等併力向前，決此一戰，效犬馬』

之勞，以報朝廷。」趙樞密曰：「將軍善觀方便，不待我言。」

宋江辭了趙樞密，與盧俊義引兵轉過幽州，所屬永清縣界屯扎，聚集衆將。宋江曰：「今次兀顏光領遼兵傾國而來，決非小可，勝負在此一戰。汝等兄弟當努力向前，但得微功，上達朝廷，富貴共享。」衆將皆曰：「兄長之命，誰敢不効死力？」

正商議間，小校來報：「遼國使人來下戰書。」宋江喚至帳下，將書拆開一看，乃是遼國先鋒使寇瓊、二將軍請戰。宋江就批書尾，回示來日決戰，與來人酒食，放回本寨。此時秋盡冬來，軍披重鎧，齊穿皮甲。次日五更，拔寨齊行，早與遼兵相迎。遙望見皂雕旗影裏，閃出瓊妖納延、寇鎮遠來，二人一般打扮，但見：

頭戴烏雲捲額鎖鐵冠，身披龍鱗傲霜嵌銀鎧。內襯石榴紅錦繡羅袍，腰束荔枝七寶黃金帶。足穿碧綠鷹喙雲根靴，腰懸百煉竹節熟銅鞭。左掛硬弓，右插長箭。馬跨越嶺飛山獸，鎗搭翻江攪海龍。

二將立馬陣前。宋江在門旗下看，只見史進拍馬舞刀出陣，與瓊妖納延交戰。二將鬥到三十合，史進氣力不加，撥回馬望本陣便走。瓊妖納延趕來。宋陣中花榮見史進輸了，拈弓搭箭，覷定番將，一箭正中瓊妖納延落馬。寇鎮遠見了大怒，拍馬挺鎗，出陣前大罵：「賊將怎敢暗算吾兄！」孫立飛馬來戰。鬥到二十餘合，寇鎮遠回馬望北而走。孫立拍馬趕去，帶住鎗，拈弓搭箭，望寇鎮遠後心一箭。寇鎮遠聽得弓弦響，把身一轉，那枝箭用手綽住，遂拈弓搭箭，紐回身望孫立前心一箭射來。孫立看見，把身望後便倒，那箭從身上飛過去，這馬收勒不住，只顧跑。孫立倒在馬上。寇鎮遠想曰：「必是中了箭！」

原來孫立兩腿用力夾住馬，倒在馬上，故作如此。寇鎮遠勒馬回來要捉孫立，兩個馬頭却好相迎。孫立跳起來，大喝一聲，寇鎮遠進退不及，孫立提起虎眼銅鞭，向那寇鎮遠腦上一下，打死於馬下。宋江驅軍掩殺，遼兵無主各自逃生。

正趕之間，聽得前面連珠砲響，宋江便令衆將擋住，差秦明、花榮、呂方、郭盛騎馬向山頂看了，回報番兵漫天蓋地而來，嚇得宋江魂蕩蕩，魄悠悠。正是：

饒君縱有張良計，到底難逃白虎災。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兀顏光陣列混天象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羊角風旋天地黑，黃沙漠漠雲陰烈。大遼兵發山岳摧，萬里乾坤皆失色。皂雕旂展烏雲飛，沙柳箭發流星馳。連環駿馬追風急，虎臂強弓縮地遲。淤池荷葉陰毡笠，鐵甲銀兵映塞日。紅櫻棍擺豺狼牙，寶雕弓挽烏龍脊。胡笳共和天山歌，鼓聲振起白駱駝。番王左右持斧鉞，統軍前後橫金戈。翰海風翻動人馬，乳酪春飄宴君罷。海青放起鴻雁愁，豹子鳴時神鬼怕。番人手掩貂鼠袍，健兒戲舞魚腹刀。十萬番兵輝英武，虎將弦勁聲悲號。幽州城下大兵擾，亂連珠炮發震天響。神兵飛下九天來，四海茫茫人欽仰。

宋江見遼兵勢大，慌忙收兵退回永清縣屯紮，便與盧俊義等曰：「今日雖是勝他一陣，損他兩個先鋒，我看遼兵其勢浩大，來日交鋒，恐寡不敵衆，如之奈何？」吳用曰：「昔晉謝玄以三千人破苻堅百萬雄兵，此是寡能敵衆矣。何足懼哉！可傳令各寨衆將，來日務要旗旛嚴整，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深排鹿角，堅守寨柵。我排九宮八卦陣勢，若是他來，將陣依次而起，縱他有百萬之衆，安能衝突？」

宋江曰：「此計甚妙！」即傳令五更造飯，天明盡拔寨而起。前抵昌平縣，即將軍馬擺開，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後，關勝在左，林冲在右，東南索超，東北徐寧，西南董平，西北楊志，宋江自守中軍。步軍另作一處，擺一陣於後，盧俊義、魯智深、武松三個爲主，准備廝殺。

陣勢已完，遙望遼兵遠遠而來。軍前却是皂旗一隊，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頭戴黑盔，身穿玄甲，上罩皂袍，坐騎烏馬，手中一般軍器，正按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北方玄武星，乃是番將曲利出清，引三千披髮黃甲人馬，按北方五炁星君。正似凍雲截斷東方日，黑氣平吞北海風。有詩爲證：

兵按北方玄武象，黑旗黑鎧黑刀鎗。烏雲影裏玄冥降，凜凜威風不可當。

又見遼兵左軍盡是青旗一隊，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頭頂四綫盔，身披柳葉甲，上穿翠色袍，坐騎青驄馬，手執一般兵器，正按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上界東方青龍木星，乃是番將只兒拂郎，引三千青色寶旛人馬，正按東方九炁星君。正似翠色點開黃道路，青霞截斷紫雲根。有詩爲證：

青龍驅陣下天曹，青蓋青旗青戰袍。共向山前逞武勇，營中殺氣透雲霄。

右軍盡是白旗一隊，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頂水磨盔，身披銀鎧甲，上穿素羅袍，坐騎雪白馬，各執一般軍器，正按西方奎婁胃昂畢犛參。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乃是番將烏利可安，引三千白纓素騎人馬，按西方七炁星君。正似征駝捲盡明山雪，番將斜披玉井冰。有詩爲證：

太白分兵下九天，白雲光朗素袍鮮。石麟翻海人難敵，擾得蒼龍夜不眠。

後軍盡是緋紅旗一隊，也有七座旗門，每門也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頭戴朱紅盔，身披猩猩甲，上穿茜紅袍，坐騎赤兔馬，各執一般兵器，按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乃是番將洞仙文榮，引三千紅羅寶旛人馬，按南方三炁星君。正似離宮走出六丁神，霹靂振開三昧火。有詩爲證：

祝融飛火下離宮，十萬貔貅烈火紅。閃閃赤雲棲澗谷，陣前誰敢去爭鋒？

陣前左有一隊人馬，盡是金冠金甲，緋袍朱纓，紅旗赤馬，乃是遼國御弟耶律得重，按上界太陽星君。正似金烏捧出扶桑國，火傘初離東海洋。有詩爲證：

海神英武出扶桑，耶律提兵按太陽。雄略嘉謀播遼國，堂堂兵陣遠鷹揚。

陣前右有一隊女兵，盡是銀花弁冠，銀鈎鎖子甲，素袍白旗，白馬，乃是遼國天壽公主答里孛亥，按上界太陰星君。正似玉兔團團離海島，冰輪滾滾照瑤台。有詩爲證：

貌似春烟籠芍藥，顏如秋水映芙蓉。玉筍輕擲龍泉劍，到處交兵占上風。

兩隊中，團團圍住，盡是黃旗軍，都騎黃馬。隊中有四員大將，各領兵三千，分於四角守護。東南一員大將，青袍青甲金冠，坐騎粉青馬，按上界羅喉星君，乃是皇姪耶律得榮。西南一員大將，紫袍銀甲寶冠，使一口寶刀，坐騎海驢馬，按上界計都星君，乃是皇姪耶律得華。東北一員大將，綠袍銀甲，手執方天畫戟，坐騎五明黃馬，按上界紫炁星君，乃是皇姪耶律得忠。西北一員大將，白袍銀甲，手執七星寶劍，坐騎踢雪烏騅馬，按上界月孛星君，乃是皇姪耶律得信。

黃旗軍陣中那員上將，按上界中央鎮星，左有白旄，右有黃鉞，前立朱旛，後遮皂蓋。週迴旗號，按二十四氣，六十四卦，分開陰陽璇璣玉衡混沌之象。那員大將頭戴紫金盔，身披蜀錦袍，坐騎銀驄馬，手提畫桿方天戟，按中宮土星一炁天君，乃是遼國都統軍大元帥兀顏光。

黃旗之後，中軍之內，鳳輦龍車，有一十六對黃甲力士，推捧車駕。輦上坐着大遼郎主，按上界北極紫微大帝。總領鎮星。左邊丞相幽西孛瑾，右邊丞相太師楮堅，按左輔右弼君星。正似一天星斗離乾位，萬象森羅降世間。有詩爲證：

旗旛鎧甲與刀鎗，正按中央士德黃。天意豈能人勝力，枉將生命苦相戕。

那兀顏統軍擺列天陣已定，正如鷄卵之形，循環無定，進退有法，真乃奇異。宋江便教射住陣脚，令軍中竖起雲梯，引吳用、朱武上臺觀看。宋江、吳用看了，不識此陣。朱武認得，對宋江曰：「此乃『太乙混天象陣』也。」此陣變化無窮，不可造次攻打。吳用曰：「不知陣內虛實如何？」

正商議間，兀顏統軍在中軍傳令：「今日屬金，可差張起、薛雄、阿哩、又王景四將跟隨烏利可安出陣攻打。」宋江望見對陣右軍七門，或開或閉，那引軍旗自東轉北，北轉西，西轉南。朱武見了，乃曰：「今日屬金，乃是天盤轉動，必有兵出。」

說猶未了，五炮齊響，早見對陣擁出軍來：中是金星，四方是四宿，引動三旗人馬捲殺過來，勢如山倒。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望後急退。遼兵兩下夾攻，宋江大敗，退回本寨。遼兵也不來趕。宋江回寨，衆軍頭領孔亮、傷刀、李雲、中箭、石勇、着鎗、軍卒中傷不計其數。宋江與盧俊義商議。俊義曰：「來日多着軍馬撞住他，壓陣軍兵，再調兩路軍馬撞那廝，正北門却教步兵軍打去，看他裏面虛實如何。」

宋江依其言。次日引兵前進，且望遼兵不遠，宋江便令關勝在左，呼延灼在右，引本部軍，撞退壓陣遼兵。再差花榮、秦明、董平、楊志在左，林冲、徐甯、索超、朱全在右，兩隊軍兵來撞皂旂七門，果然冲開陣勢，殺散皂旂人馬。李逵、樊瑞、項充、李袞引五百牌手向前，背後魯深、楊雄、石秀、解珍、解寶撞殺入去。混天陣內，只聽四面砲響，東西兩隊正面黃旂軍殺出來。宋江兵馬抵當不住，退回原寨，點軍折其大半。杜遷、宋萬又帶重傷。李逵被他撓鈎搭住，活捉去了。宋江心中納悶。

只見小校來報曰：「遼將遣使到來。」宋江喚入中軍問時，却是主將差來，要將李逵換轉小將軍。宋江便曰：「明日取小將軍到陣前交換。」

番使領言語去了。宋江與吳用商議曰：「我等無計可破他陣勢，且把小將軍換轉李逵，與他講和罷戰。」吳用曰：「且將軍士暫歇，別生良策未遲。」

次日，差人去取兀顏小將軍來，也差人直往兀顏統軍處見了，說曰：「宋先鋒拜意，今送小將軍回來換這個頭領，今冬殿寨，軍士勞苦，權且罷戰，或待來春別作商議。」

兀顏統軍聽了，喝曰：「無智辱子，有何面目見咱，不用相換！若要罷戰，教你宋江束手來降，免他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來使回寨，將此言訴與宋江。宋江只怕救不得李逵，遂帶了兀顏大將軍拔寨便起，直到陣前大叫：「可放過我的人來，吾還你小將軍，不罷戰亦不妨。」只見遼兵將李逵送出陣前來，對換小將軍去了。當日都不廝殺。

宋江回寨與諸將計議，呼延灼曰：「我等來日可分十隊軍馬，兩路去當壓寨軍兵，八路齊進，決此一陣。」宋江依其言。次早拔寨起軍，分作十隊，兩路軍先去截壓陣軍兵，八路軍馬搖旗吶喊，打入混天陣，聽得陣中吶喊，二十八門齊開，變作「一字長蛇之陣」，便殺出來。宋江軍馬措手不及，大敗而走，回至本寨，折損軍馬數千。宋江撥軍將緊守寨柵，堅守不出。

却說趙安撫屢次申奏朝廷，欽差王文斌押送衣襖到營。宋江接至寨中，把了接風酒。王文斌詢問緣由。宋江曰：「宋某自蒙朝廷差到邊土，托天子洪福，連取四座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遼將兀顏光擺個「混天象陣」，我軍連敗三陣，無計可施。今幸得將軍降臨，願聽指教。」文斌曰：「量這個混天陣何足為奇！王某不才，願到軍前一觀，別有主見。」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將衣襖分散軍將，眾人謝恩已畢，軍中置酒相待。

次日，王文斌披掛出陣，上將臺觀看了，下梯曰：「這個陣勢也平常，不見有甚驚人處。」不想文斌不識，只是許人要緊，便令前軍鼓譟搦戰。宋江馬上喝曰：「番兵敢來交戰！」



說猶未了，黑旗隊裏第四座門內飛出大將曲利，出清，挺刀出到陣前。王文斌便拍馬挺鎗直取張清。門到十數合，番將賣個破綻，回身便走。文斌驟馬挺鎗直趕將去，却被番將回身一刀，將文斌砍於馬下。宋江急令收軍，番兵殺將過來，又折一陣。回至寨中，動文書呈呈趙樞密，說文斌自願出戰，身死陣中。趙樞密得報，即寫表申奏朝廷，打發人伴回京。有詩爲證：

趙括徒勞讀父書，文斌詭詐又何愚！  
輕生容易談兵策，無怪須臾喪厥軀。

話說宋江尋思無計可施，寢食俱廢。是夜，宋江秉燭沉吟，將近二鼓，神思困倦，伏几而臥，自覺帳中狂風忽起，冷氣侵人。宋江起身，見一青衣女童向前稽首曰：「領娘娘法旨，特請將軍。」宋江曰：「娘娘在何處？」女童曰：「離此不遠。」宋江便跟女童去，見座大林，青松翠柏，轉過石橋，有紅硃流星門一座，仰見畫棟雕梁，金釘玉瓦。女童引宋江從廊下而進，聽得殿上金鐘聲響，玉罄音鳴。女童迎請宋江上殿，至珠簾之下，跪在香案之前，舉目上視，但見祥雲靄靄，紫霧騰騰，九龍座上坐着九天玄女娘娘，仙女侍娘娘之側。

娘娘謂宋江曰：「吾傳天書與汝，亦有年矣；今天子令汝破遼，勝負如何？」宋江俯伏拜奏曰：「多承娘娘賜與天書，今被兀顏光擺列一混天象陣，」臣無計可破，連敗三陣。」娘娘曰：「此陣之法，陰陽象也。欲破此陣，要知生尅之理。且如他身旗軍馬內設水星，按上界北方五炁星君，你可選大將七員，衣用黃色，撞破他身旗七門。後命大將七員皆衣黃袍，直取水星。此是土尅水也。却以白袍軍馬打透他左邊青旗軍陣。此乃是金尅木也。却以紅旗軍馬打透右邊白旗軍陣。此乃是火尅金也。却以一枝青旗軍馬直取中央黃軍陣主將。此乃是木尅土也。再選兩枝軍馬，令一枝綉旗花袍軍馬扮作羅喉星，直破太陽軍陣。令一枝素旗銀甲軍馬扮作計都星，直取太陰軍陣。再造二十四部雷車，按二十四炁，直推入遼兵中軍，令公孫勝作起風雷，逕奔入大遼國主駕前，定取全勝。須待夜間依此進兵，一鼓成功。汝當秘受吾言。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汝宜速還，不可久留。」令青衣女

盒，「送星主還寨。」有詩曰：

玉女虛無忽下來，嚴詞特請敘真懷。當時傳得幽玄秘，遼主陣圖頃刻開。

宋江再拜懇謝，出離殿廷，青衣指引，再回舊路。過得石橋，宋江回顧，青衣用手一推，嘿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四更，宋江便請軍師吳用計議破混天象陣。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 宿太尉頒恩降詔

陣列混天排劍戟，四圍八座怪雲生。紛紛耀宿當前現，朗朗明星列上層。黃鉞白旄風內舞，朱旛皂蓋陣中行。若非玄女親傳法，邊寨焉能定太平。

却說宋江夢中受得九天玄女之法，與吳用計議，合造雷車二十四部，下裝油柴，上安火砲，會集諸將人馬。宋江傳令，點一中央戊己土黃袍軍馬打入水星陣內，差大將董平，左右撞破皂旂軍七門，又差副將七員：朱全、史進、歐鵬、鄧飛、燕順、馬麟、穆春。再點按西方庚辛金白袍軍馬打木星陣內，差大將林冲，左右撞破青旂軍七門，差軍將七員：徐甯、穆弘、黃信、孫立、陳達、楊春、楊林。再點南方丙丁火紅袍軍馬打金星陣內，差大將秦明，左右撞破白旂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劉唐、雷橫、單廷珪、魏定國、周通、龔旺、丁得孫。再點北方壬癸水黑袍軍馬打火星陣內，差大將呼延灼，左右撞破紅旂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楊志、索超、韓滔、彭玘、孔明、鄒淵、鄒潤。再點按東方甲乙木青袍軍馬打土星主將陣內，差大將關勝，左右撞破中央黃旂主陣，差副將八員：花榮、張清、李應、柴進、宣贊、郝思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綉旂花袍軍馬打太陽左軍陣內，差大將七員：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焦挺、湯隆、蔡福。再差一枝素旂銀甲軍馬打太陰陣內，差大將七員：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王英、孫新、張青、蔡慶。再差打中軍一枝人馬直打大遼國主，差大將六員：盧俊義、燕青、呂方、郭盛、解珍、解寶。再遣護送雷車至中軍大將五員：李達、樊瑞、魏

旭項充李袞。其餘水軍頭領都出陣前協助破陣。

宋江傳令已罷，各自准備。有詩爲證：

五行生尅本天成，化化生生自不停。玄女忽然傳法象，兀顏機陣一時平。

且說兀顏統軍見宋江不出交戰，差壓陣軍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江製造雷車完備，選定日期，是夜拔寨來與遼兵相接，擺開陣勢。黃昏左右，朔風凜凜，彤雲密布。宋江令衆軍截蘆爲管，銜於口中，唵哨爲號。當夜先分四路軍趕殺，大遼哨路番將投北而走。初更左右，宋江軍中連珠砲響，呼延灼殺入遼陣，直取火星。關勝殺入中軍，直取土星。林冲領軍殺入左陣，直取木星。秦明領軍殺奔右陣，直取金星。董平領軍攻打陣中，直取水星。公孫勝在陣中仗劍作法，救起五雷。

是夜狂風大作，走石飛沙，一齊點起二十四部雷車。李逵樊瑞等引五百牌手護送雷車推入大遼陣內，扈三娘引兵便打入太陰陣中，魯智深等打入太陽陣中，盧俊義引軍隨着雷車，衆頭領自去尋對廝殺。是夜雷車火起，空中霹靂交加，殺得神號鬼哭，人兵撩亂。

且說兀顏統軍聽得四下喊聲大起，急上馬時，雷車已到軍中，烈火漲天。關勝早到帳前，兀顏統軍急取方天畫戟與關勝戰。張清取石子亂打。四邊牙將李應柴進等縱馬橫刀亂殺。兀顏統軍見身邊沒了羽翼，勒回馬望北而走。關勝拍馬緊追。花榮搭箭射去，正中兀顏統軍後心，聽得爭地一聲，火光迸散，正中在後心鏡上。關勝趕上一刀，把兀顏統軍斬去半臂落馬。花榮搶到，先換了那匹好馬。張清趕來，再復一鎗，可憐兀顏統軍一世豪傑，一柄刀，一條槍，結果了性命。堪笑遼國英雄，化作一夢。有詩爲證：

李靖六花人不識，孔明八卦世間稀。混天只想無人識，也有神機打破時。

却說魯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員將，吶喊殺入太陽陣內，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刀取了首級。兩個孩

兒逃走。魯智深曰：「俺們再去中軍截住大遼兵馬，便是了事也。」那太陰陣中天壽公主聽得喊起，慌忙上馬。一丈青舞刀，便拍馬引着顧大嫂等六員頭領殺入陣中，正遇天壽公主交戰數合，一丈青放開雙刀，搶入公主懷內，劈胸揪住。兩個正在馬上扭作一團，王矮虎趕上，活捉了公主。顧大嫂孫二娘殺散女兵，蘇新張青隨後來攻。

再說盧俊義引軍殺入中軍，解珍解寶先把帥字旗砍倒，當有保駕大臣緊跟大遼國主望北而走。陣內羅喉二皇姪俱被刺死，計都皇姪被捉，紫烝皇姪不知去向。殺到四更，遼兵二十餘萬不留一個。

將及天曉，宋江鳴金收軍下寨，傳令教活捉者各自獻功。一丈青獻天壽公主，盧俊義獻耶律得華，朱仝獻曲利出清，歐鵬飛馬，麟獻蕭大觀，楊林李達獻裴直，單廷珪魏定國獻高彪，韓滔彭玘獻雷春，狄聖諸將獻首級不計其數。宋江將生擒八將，解趙樞密中弛收禁，所得馬匹，盡行分撥各將。

且說大遼國主退入幽州，堅閉緊守。宋江教軍圍在城外屯紮，豎起雲梯砲石，準備打城。遼國郎主會集羣臣商議，皆曰：「事在危急，莫若歸降大宋，此爲上計。」郎主遂從衆議，城上豎起降旂，差人報知宋江。宋江引來人拜見趙樞密，說投降之事。樞密曰：「投降乃國家大事，未敢擅便。你遼國可差大臣親自朝見天子，聖旨准降，頒詔赦罪，方敢回兵。」

來人回幽州回復郎主。郎主與文武商議。時左丞相褚堅奏曰：「目今事在危急，以臣愚見，可多將金帛，微臣親往宋先鋒寨內重許厚禮，令其停兵，免攻城池。一面收拾禮物，逕上東京，目今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專權，可將金帛賄賂四臣，買其講和，准降詔赦，方解此危。」

郎主准奏，即令褚堅前去。褚堅到寨前，宋江接至帳中，問其來意。褚堅先說國主投降一事，然後將玩好之物獻上。宋江曰：「我見你們豎起降旂，以此緩攻，准汝納降，容汝赴朝面君，憑上取裁。汝今以賄賂相許，視宋江爲

何等人再勿多言，汝宜速去。」

褚堅惶愧辭回，奏知郎主衆大臣商議已定，即收拾金銀寶貝裝載上車，修下請罪表章一道，差褚堅并督官一十五員前往京師。先去參見宋江，宋江先動文書申達天子，就差蕭讓柴進齋表一同褚堅前去。有詩曰：

戰敗遼兵不自由，便修降表出皇州。謙恭已佈朝宗義，螻蟻真貽敗國羞。剩水殘山秋漠漠，荒城破國月

悠悠。金珠滿載權爲質，水滸英雄志已酬。

却說褚堅在路不止一日，早到東京。參見蔡京。蔡京曰：「汝等且帶人馬於館驛內安歇。」柴進蕭讓齋捧公文先去省院下了。此時蔡京童貫高俅楊戩並省院官俱是好利之徒。大遼褚堅先進關節，厚賂蔡京等四個已了。

次日早朝，大宋天子陞殿，百官朝賀已畢，樞密使童貫出班奏曰：「有先鋒使宋江殺退遼兵，直至幽州，圍住城池，旦夕可破。今日遼主願納降，遣使褚堅奉表稱臣，請敕退兵。臣等奏聞，請乞聖鑒。」天子曰：「汝等衆卿如何計議？」蔡京出班奏曰：「自古及今，四夷未嘗盡服，以臣愚見，可存遼邦作北方之屏障，使年年進貢，於國有益，合准投降。詔回軍馬，以護京師。」

天子准奏，傳聖旨令遼國來使面君。褚堅等到金階下拜，頓首山呼。侍臣呈上表章，就御案上學士高聲宣讀降表曰：

遼臣耶律得輝頓首叩首百拜上言：臣生居朔漠，長在番邦，不通聖賢之大經，未究綱常之至理。小臣昏昧，冒犯封疆，以致天兵討罪，勤勞王室，興兵今特遣使臣褚堅，冒干天威，納貢請罪。倘蒙聖恩憐憫，蕞爾之微生，不廢祖宗之遺業，臣必銘心刻骨，竭膽披肝，永爲外國之藩邦，安作天朝之屏障。老老幼幼，直獲再生。子子孫孫，久懷感戴。正納歲幣，誓不敢違。臣等不勝戰慄屏營之至。謹奏表以聞。宣和四年冬月……日大

遼國主臣耶律得輝表。

天子覽表畢，命取御酒以賜來使，敕令褚堅等先回，謝恩拜辭去了。是日朝散，褚堅辭謝太師，自回遼國。蔡京次日入朝，啓奏降詔。天子准奏，命翰林院草詔一道，差太尉宿元景齎詔前往遼國開讀，另敕命宋江等班師回國，將所有被擒之人並散回原國，收復城池。朕別委任官員鎮守。天子退朝，百官皆散。

却說宿太尉領了聖旨，便安排車馬，就同蕭讓柴進出京師望陳橋驛進發。正值年冬，四野彤雲密布，紛揚瑞雪平鋪，粉塑千林，銀裝萬里。宿太尉一行人馬，冒雪冲風，迤邐前進。正是：「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有詩爲證：

太尉承宣不敢停，遠齋恩詔到邊廷。紛紛積雪關山路，弁服貂裘迓使君。

雪霽未消，漸臨邊塞。柴進蕭讓先使哨馬來報宋先鋒。宋江見報，便引衆迎至帳中，排宴相待。宿太尉說：「蔡京等受了遼國賄賂，於天子前力奏此事，准遼投降，詔回軍馬。」宋江嘆曰：「非是宋某怨朝廷，功勞至此，又成虛度。」宿太尉曰：「先鋒休憂。宿某回朝，必當重保。」宋江曰：「某等兄弟一百八人，竭力報國，亦無希恩望賜之念，只願衆兄弟同守勞苦，實爲萬幸。」

當日宴罷，卽差人報知大遼國主，准備接詔。次日，宋江撥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花榮董平李應宋進呂方郭盛引馬步軍三千，護送宿太尉入城。幽州百姓排開香花燈燭。大遼國主親引文武出南門外迎接詔旨，直至殿上。十員大將，立於左右。遼主同百官跪聽宣讀。詔曰：

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神宗。雖中華而有主，豈蠻貊而無君？茲爾遼國，不遵天命，理宜不赦。朕觀其詞，憐其哀切，不忍加誅，仍存其國。詔書到日，釋放所擒之人。一應城池，不許侵擾。所供歲幣，慎勿怠忽。敬事大國，祇畏天地。此藩臣之職也。爾其欽哉！詔示。宣和四年冬月……日。

開讀詔旨已畢，郎主與百官再拜稽首，行君臣禮畢。郎主與宿太尉相見，請入便殿，大設華筵。宴罷，送太尉并衆將於館驛內安歇。

次日，國主命丞相褚堅至寨，請趙樞密、宋先鋒同入幽州赴宴。宋江便與吳用計議不行，只請趙樞密入城相陪宿太尉。是日大張筵席相待，酒至半酣，捧出玩好之物獻上宿太尉、趙樞密，飲至更深方散。第三日，遼主會集文武送太尉樞密出城，再命褚堅將牛羊馬匹、金銀綵緞，直至宋先鋒軍前犒賞軍將。宋江教取天壽公主一十八口放回本國；一面先送宿太尉還京，次發中軍護送趙樞密起行。

宋江使人入幽州請二丞相赴軍中議事。當下遼主教左丞相幽西李瑾、右丞相褚堅來至宋先鋒行營。宋江邀請上帳，分賓主而坐。宋江曰：「俺領大兵到此，本不容汝投降，打破城池，盡皆剿滅；今聖上憐憫，降詔赦罪，實爾君臣之福也。吾今班師回國，汝宜謹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決無輕恕。」宋江用好言語戒諭二人伏罪拜謝而去。宋江却撥一隊軍兵與女將等先行，隨即喚隨軍石匠採石爲碑，令蕭讓作文以記其事。金大堅鑄石已畢，豎在永清縣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迹尙存。有詩爲證：

僞遼歸順已知天，納幣稱臣百歲年。琢名鑄石表功蹟，螭頭銅柱及燕然。

宋江將軍馬分作五隊，尅日起行。只見魯智深在帳前對宋江曰：「小弟自上五台山投禮智真長老落髮爲僧，不想醉後兩番鬧了禪門，却辭了師父下山，遇得哥哥，已經數載。本師曾說俺雖是殺人放火的僧人，久後却成正果，今要往五台山參禮本師，將陣中功賞所得金帛之資都做佈施，再求問師父前程。」

宋江聽了，便曰：「你既有這個活佛，俺們等同你去參禮，求問前程。」宋江令盧俊義掌管軍馬，陸續先行，盡帶衆兄弟跟魯智深上五台山來。正是：暫棄金戈甲馬，來遊方外叢林。雨花台畔，來訪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見燃燈古佛。直教一語打開名利路，片言參透死生關。畢竟宋江與魯智深怎的參禪，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五台山宋江參禪 雙林渡燕青射雁

韓文參大顛，東坡訪玉泉。僧來白馬寺，經到赤牛年。葉葉風中樹，重重水裏蓮。無塵心境靜，只此是真仙。

且說宋江同魯智深一千人馬來到五台山下屯駐，先使軍人報知。宋江等步行上山，只聽得寺內鳴金擊鼓，衆僧出來迎接。宋江等一行百餘人直到方丈前，長老降階而接，邀至上堂，各施禮罷。宋江看那和尚六旬之上，眉髮盡白，骨格清奇，儼然有天台方廣出山之相。宋江便請智真長老上座，焚香禮拜，一行衆將都已見了，又智深向前拈香禮拜畢。宋江曰：「久聞長老清德，奈俗緣淺薄，無由拜訪。今因奉詔破遼到此，得以拜見，平生萬幸！」智真長老曰：「久聞將軍替天行道，忠義存心，吾弟子跟將軍，亦天緣也。」宋江稱謝不已，有詩爲證：

謀財致命囚心重，放火屠城惡行多。忽地尋思念頭起，五台山上禮彌陀。

魯智深將金銀綵緞上獻本師，長老知是不義之財，再三不敢受。魯智深曰：「弟子累戰蒙賞積聚之物，今日將來獻納本師，以充公用。」長老曰：「既然如此，與汝置經七藏，消滅罪惡，早登善果。」智深拜謝。當日庫司辦齋完備，鳴鐘擊鼓，聚集衆僧於法堂上。智真長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贊已罷，就法座而坐。宋江魯智深并衆頭領向前拈香禮拜。宋江曰：「某有一言敢問吾師：浮世光陰有限，蒼海無邊，人身至微，生死最大，特來求問於禪師。」長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縛多年，四大牽纏已久。堪嘆石火光中，翻了幾個筋斗。啜閻浮世界諸衆生，泥沙堆積頻哮吼！

長老說偈已畢，宋江同衆將拈香禮拜，設誓曰：「願兄弟共同生死，世世相逢。」誓畢，請下雲堂赴齋。宋江拜問長老曰：「弟子與智深本欲相從指迷，但以統領大軍，不敢久戀，望吾師點化。」智真長老又書四句偈語曰：

當空雁影翻，東闕不團圓。隻眼功勞足，雙林福壽全。



寫畢，遞與宋江曰：「此是將軍一生事，久而必應。」宋江看了，不知其意，又問曰：「弟子不悟法語，望乞明解，以釋某心。」長老曰：「此乃神機，過後方知。」又喚智深曰：「吾與汝相別，正果如今將臨，也與你四句偈言，終身藏用。」偈曰：

逢夏而擒，遇臘而執；聽潮而圓，見信而寂。

智深拜受偈語。次日，宋江智深并衆將辭別智真長老，長老同衆僧送別出山門。宋江等下山，回到軍前，俊義吳用等接着。宋江將前偈語與衆觀看，皆不曉其意。公孫勝曰：「禪機法語，久後方知。」

宋江傳令軍馬起行。數日，來到雙林渡，宋江在馬上仰觀空中塞雁，不依次序，有驚鳴之狀，宋江心疑。忽聽前軍喝采，使人詢問，飛馬回報曰：「燕青初學弓箭，空中射雁，因此衆將喝采。」宋江喚燕青前來，見馬上帶着死雁數隻。宋江問曰：「恰纔你射雁來？」燕青曰：「小弟初學弓箭，見空中羣雁，隨意射之，不想皆中。」宋江曰：「學習弓箭，乃爲將本等的事，射得下來，是你能處。我想資鴻避寒，離了天山，銜蘆渡關，趁江南地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此禽仁義禮智信俱備，空中望見有悲鳴之意，失伴孤雁，並無侵害，此爲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爲義也。依次而飛，不越前後，此爲禮也。預避鷹鷂，銜蘆過關，此爲智也。秋南春北，不越而來，此爲信也。此禽五常兼備，豈可害之？天上一羣鴻雁相呼，正如我等兄弟一般，你却射那數隻，正如我等相失，衆心何如？今後不可害此仁義之禽。」燕青嘿無言，悔罪不及。宋江有感，口占一詩云：

山嶺崎嶇水渺茫，橫空塞雁兩三行。忽然失卻雙飛伴，月冷風清哀斷腸！

宋江吟詩罷，不覺心中悽慘，當晚屯兵於雙林渡口。宋江在帳中，因嘆燕青射雁之事，教取紙筆，作詞一首：

楚天空闊雁離羣，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淨，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暮日空山，曉烟古壑，訴不盡許多哀怨。揀盡蘆花無處宿，嘆何時玉關重見？嘹唳號愁嗚咽恨，江渚難留戀。

試觀他春盡歸來，畫梁雙燕。

宋江寫畢，遞與吳用公孫勝看。詞中之意甚是悲哀。當夜飲酒甚醉。次早俱各上馬望南而行。正值暮冬，景物淒涼，宋江於路中多有所感，不覺到京，屯紮軍馬於東華門外等候聖旨。

且說宿太尉趙樞密先到京師，將宋江等功勞奏知天子。天子聞奏，大喜稱贊，就傳聖旨命黃門侍郎宣宋江等朝見，都教披甲入城。

且說宋江并諸將等聽候宣詔入朝，從東華門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見天子，拜舞山呼。皇上看了宋江衆將英雄糾，盡披錦袍，惟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松四人穿本身服色。聖上大喜曰：「寡人知卿等爲國出力，卿等之功也。」宋江再拜奏曰：「今沙漠投降，實乃陛下仁天之賜。」

天子卽命省院官計議封爵。太師蔡京樞密使童貫商議奏曰：「方今四邊未寧，不可陞遷，且加宋江爲保護郎帶御器械正管皇城使，副先鋒盧俊義爲宣武郎帶御器械行營團練使。吳用等三十四員，加封爲正將軍。朱武等七十二員，加封爲偏將軍。支給金銀，賞賜三軍人等。」

天子准奏，仍敕與省院官加封爵祿。宋江等就於文德殿叩首謝恩。天子命光祿寺大設御宴，又賜宋江錦袍一件，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等，各於府內開支賞賜。宋江謝恩出朝，同到行營，以俟朝廷他日委用，不在話下。

却說當時有四處賊寇作亂，各據一方，不得休息。却纔平定大遼，尙有三處未服，乃是江南方臘，河北田虎，淮西王慶。惟有河北離東京最遠，田虎兄弟占去幾個州郡。按田虎是河北沁州安原人，家中漆園常爲造作局場，被沁州官府料需，以致州縣百姓受苦，人皆相聚爲盜。田虎兄弟乘機會招納流民，哨聚沁州、遂州等處，百姓數萬餘人，以誅蔡京童貫爲名，殺人放火，劫掠百姓，官軍不敢當其鋒，遂與弟田彪占了沁州，設立文武等官。

制置宮院稱王建號。近日侵打凌州管下林寧縣，知縣鞠嗣復領民兵上城守護，堅閉城門。賊兵連日攻打，鞠嗣復寫告急文書差人來東京省院投下，乞取救兵。省院官來見太師蔡京商議，蔡京約下童貫高俅來日奏知天子。

宣和五年正月初一日，天子設朝，文武慶賀已畢，太師蔡京出班奏曰：「臣昨日在省院中接着凌州林寧縣告急文書，申說河北田虎作亂，今攻打林寧縣甚急，臣不敢隱伏乞聖裁。」天子曰：「適大遼始平，軍民勞苦，方纔無事，田虎今又作亂，將若之何？」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宿太尉保舉宋江 盧俊義分兵征討

連營鐵騎震如雷，一將提刀萬寇哀。掃盡邊庭烽火熄，保全黎庶瘴烟開。羽書奏捷聞金殿，鸞誥褒封下玉台。忠節名題麟閣上，凱歌聲裏帶春回。

宿元景奏曰：「宋江收遼得勝，現屯兵封丘門外，聽候調用陞賞，陛下何不委他再領兵馬征討？此人若去，一鼓而成。」天子曰：「今遣宋江前去收伏田虎，更有方臘王慶誰與勦滅？」童貫奏曰：「臣食君之祿，願施犬馬之勞，督兵前去征討江南方臘，以除陛下心腹之患。」天子大悅，賜童貫金印兵符，授大元帥之職，任從各處調遣。

童貫領旨出朝，到樞密院中發兵調取東京管下五路兵馬各起兵二萬，於揚州伺候調遣；又於羽林軍內選點二萬守護中軍，兩員良將——畢勝、鄆美——爲左右翼；又選兩員勇將——趙譚、王稟——爲前部先鋒，引三萬五千馬軍先行。童貫次日引領將佐共四十五員，精壯軍士三十三萬，望江南去征方臘。

次日，徽宗皇帝宣取宋江面君，委授征討之職。宋江與盧俊義直到披香殿朝見天子，山呼畢。天子曰：「卿等

爲國出力，收復大遼，其功不小。特因邊方賊盜生發，未盡勦除，以致卿等未曾受封。今宿太尉奏卿，朕知卿等英雄忠義，今敕卿等征討河北田虎，候再建功，當重封爵。」宋江拜伏曰：「臣等叨陛下之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也。」

天子大悅，親賜御酒三杯，金花兩朵。宋江盧俊義再拜謝恩，回營速整軍伍，隨即起程。宋江盧俊義會集衆兄弟曰：「今日面見天子，着我等征討田虎，此回比大遼不同，河北一路險峻，路徑叢雜，又兼田虎部下皆是精兵猛將，不可輕敵。」着令水軍頭領李俊張橫張順三阮整備船隻，候旨起程。

忽報朝廷差使齎捧聖旨已到。宋江即排香案與盧俊義等迎接敕旨，衆人跪下。使臣開讀詔曰：

皇帝敕諭順天護國秉義全忠宋江等：邇者，田虎作亂，侵擾邊疆，轉掠凌州所屬，爲害匪輕。今特敕命宋江爲平北詔討使，大元帥盧俊義爲招討副元帥，關勝爲征北正先鋒，呼延灼爲副先鋒，吳用爲行營正軍師，朱武爲副軍師，公孫勝爲正法真人，樊瑞爲副法真人，封女將扈三娘孫二娘顧大嫂等爲定遠夫人，安道全爲行軍太醫，皇甫端爲監馬太醫，其餘衆將盡封馬步指揮使。即日興師，直抵巢穴，伐罪弔民，掃靜邊界。部下將士，但有功勞，表奏申文，重加爵賞。所過州縣，即使應付錢糧，如有不遵者，悉從處置。故茲敕諭。宋江等受詔已畢，擇日便行。皇甫端稟曰：「此處有一人，姓許，名貫忠，乃河北曲陽人也，幼與小弟在廬江相會，曾言田虎留他畫宮殿，就留部下聽用。後見田虎不仁，逃歸故里，見在本鄉教學，曾應武舉，射得好箭，跟過田虎，必知來歷。哥哥着人請來，問他跟由，豈不美哉？」

宋江聽罷，叫皇甫端迎貫忠。端隨即逕到守義坊，見了許貫忠，各訴前情。皇甫端曰：「目今宋公明哥哥奉天子敕命去征河北田虎，特命小弟敬來相請。」許貫忠曰：「久聞宋公明是個大丈夫，豪賢弟來召，即當赴命。」同行營來見宋江，宋江見忠一表非俗，甚喜，教設宴款待。

飲酒之間，宋江問曰：「兄弟皇甫端，幼與足下相知，深羨公德。聞公會從田虎，必知曲折，望乞指教進攻之策。」貫忠袖裏取出一圖，遞與宋江曰：「將軍行兵，必依此圖，直取城巢，唾手可得。」宋江問曰：「足下此圖從何而得？」貫忠曰：「昔在田虎帳下之時，但是部兵侵占州郡，帶忠同行，每遇險隘屯兵之所，及經行河路，必畫下一圖，某地可以進兵，某處可以埋伏，並無分毫差錯。將軍到地方不識之處，開圖便知進攻之策。」

宋江看罷大喜，問曰：「水路何處進兵？」貫忠曰：「自策河二日多路至滹沱河，自代郡南城縣東去參合縣入海，雖有水路，亦無攻取之處。田虎占據州郡，都是旱路。此去只用馬步軍可以取勝。」宋江欲留貫忠同行，忠曰：「有老母在堂，無人奉養，不敢從命。」宋江見他孝心，難以相留，教取黃金二十兩，白銀五十兩，酬謝貫忠而去。

宋江與盧俊義拜辭宿太尉趙樞密，上路北去。時三軍早到北京。梁中書令聞瑾出城迎接，到堂上禮畢，請宋江盧俊義正面而坐。俊義曰：「小人叨受樽職，原是治下，安敢上坐？」梁中書再三承請，衆頭領遂依次而坐。設宴款待已畢，宋江辭謝，扎營安下。

次日水軍頭領李俊張橫來帳中見宋江，稟曰：「今戰船整齊，專候哥哥軍令。」宋江與吳用商議。吳用曰：「貫忠說水路不須進發，且令水軍一萬據住凌州，我與兄長從陸路而進，以分田虎之勢。」宋江曰：「軍師所謀正合吾意。」傳下軍令，着裴宣撥下大小頭領二十六員：正先鋒關勝、副軍師宋武、郝思文、林冲、孟康、侯健、燕青、鮑旭、項充、三阮、童、販童、猛、樊、瑞、李忠、周通、李俊、張橫、張順、宣贊、孫新、顧大嫂、秦明、湯隆。分撥已定，其餘諸將盡隨宋江從大同關進發。

先說關勝會集李俊張橫張順等部領一萬水軍來到凌州鎮守，凌州太守柯守親自接入城，設宴相待。關勝問田虎消息如何。太守曰：「田虎攻林甯縣甚急，聽得朝廷兵至，解圍去了。目今田虎差大將王慶、王吉兄弟據

住西陵山，每來侵占凌州。下官日久準備守城，今幸得將軍到此，天子之福，下官之幸也。」關勝問曰：「西陵山在何處？」太守曰：「在西一百里路。」

正說間，探馬來報：「王慶王吉差先鋒張翔引兵三萬來打凌州。」關勝曰：「兵來我去迎他。」便令孟康侯健監造戰船，其餘大隊起發前去。打聽賊兵在北陵口屯住，關勝傳令下寨。朱武排成陣勢，關勝提刀出馬大罵曰：「鼠寇無端！天兵到此，尙敢抗拒！」

河北陣內田彪持刀出馬直取關勝，戰至五十合，不分勝敗。鈕文忠挺鎗出馬助戰，關勝並無懼怯。湯隆手提鐵鎚，拍馬出陣，望田彪後心一鎚，打下馬來。沈安張仲抵住救去了。鈕文忠回馬便走，關勝不趕，收軍回寨。

天晚，一陣怪風過處，朱武聞此風聲，對關勝曰：「今夜必有賊兵劫寨，可要隄防。」關勝傳令教林冲李忠周通鮑旭樊瑞李俊孫新顧大嫂同引兵三千左邊埋伏，燕青宣贊郝思文湯隆三阮同引兵三千右邊埋伏，童威童猛張橫張順埋伏寨內，放炮爲號。關勝寨中點起燭與朱武對坐談兵，分撥已定。

鈕文忠敗回寨，與衆人商議曰：「今夜好去劫寨。」衆人皆言：「此計可行。」鈕文忠沈安張文禮向前，秦升馬異二人爲合後，童澄左恭爲左右翼，只留孔成守寨。鈕文忠引一萬餘人直至關勝大寨。鈕文忠進見關勝與朱武對坐，引前部軍呐喊殺入寨中，正搶上帳，只聽兩邊伏兵發喊，撓鈎套索把鈕文忠沈安活捉了。張文禮被張順一刀砍死。朱武就寨中放起號炮，四下伏兵並起，後軍便回，被燕青等伏兵攔住。樊瑞仗劍作法，喝一聲：「起！」只見空中火把不計其數，千萬個黃甲力士從空中打來，一萬餘兵殺死大半。四更天神已散風息。天明，關勝升帳，押過活捉四人，拜伏在地，情願投降。關勝差林冲阮小七押送凌州交付與柯太守監候。

且說宋江領兵在大同關下寨，探馬來報：「把關元帥山士奇速令先鋒吳可成石恭石敬石遜等引一千五百軍離關二十里下寨。」兩陣相對，宋江問曰：「誰擒此賊？」呼延灼應聲而出，吳可成挺鎗拍馬來迎。二將鬥

到五十餘合，石恭見吳可成力怯，挺鎗拍馬助戰，呼延灼一鞭把石恭打死。石敬石遜見了大怒，出陣夾攻，呼延灼越逞精神。正戰之間，張清恐呼延灼有失，走到陣前，取石子打中吳可成面上，翻身落馬。李逵趕上砍死。石遜被呼延灼打折右臂。

兄弟二人敗上關來。山士奇問曰：「怎的敗回？」石敬把前事告知。士奇大怒，傳令點兵三萬，戰將數員，下關搦戰。宋江令呼延灼拍馬出陣，石敬對士奇曰：「石恭等俱被這使雙鞭的打死了。」士奇笑曰：「此等之人，何足懼哉！」挺鎗直取呼延灼，鬪三十餘合，不分勝敗。石敬要與兄弟報仇，閃在馬後，拈弓搭箭，射中呼延灼左臂。呼延灼帶箭便走，被士奇一鎗搠倒戰馬。花榮張清力救回陣。盧俊義拍馬來戰，兩個正是對手，鬪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范全挺鎗出陣，被張清一石子打下馬來。史定急救去了。袁景達手執一百斤石鎚，打將來，李逵輪起雙斧迎住。項充李袞引牌手滾將去，却將袁景達馬脚砍倒，撞下馬來。被李逵砍作兩段。山士奇盧俊義戰到深處，士奇見不是對頭，勒馬便走。盧俊義不捨，拍馬追去，被曾金陸輝史定三將齊出夾攻。石敬保士奇上關去了。盧俊義力敵三將，大喝一聲，却把曾金刺於馬下，活捉史定過來。陸輝便走上關，堅閉不出。宋江鳴金收軍回寨，各人獻功，賞勞三軍。

且說山士奇一面申文求救，一面緊守關隘。

再說宋江與吳用商議取關。時遷曰：「小弟聽知關內有個百尺浮圖寶塔，我同石秀哥哥帶轟天子母砲四個，潛地爬上關去，將砲架在關樓上，用藥線三五丈長引着，連珠砲響，就關內放起火來，哥哥引兵來裏應外合。」宋江依允。當晚二人來到關前，時遷上去一看，不見一人入去，星光下只見一株大樹倚在關邊。時遷從樹上潛將下去，見沒動靜，復上來對石秀曰：「你可將砲向關樓脊上施放，我去塔上放火。但見關內四散火起，你便可下來砍開關門。」

二人說罷，時遷爬上塔頂聽時，已是三更。宋江與盧俊義引一萬哨兵，十二員大將，次後張清、索超等引兵來到了，一齊攻打關門。關樓上聽得，正要放弩箭擂鼓，却被石秀點着藥線，關樓上連珠砲響，嚇得守關軍士各自逃命。時遷聽得砲響，就塔上放起火來，關內鼎沸。石秀從關上潛下來，早把關門砍開。衆兵搶入關來，山士奇投北而走。

天明，宋江入關，教救滅了火，出榜安民，功勞簿上寫時遷、石秀頭一功。宋江對吳用曰：「今日衆兄弟齊心，已得此關。」再把許貫忠地圖展開觀看：「離此九十里外，便是玉門關，却有猛將把守，軍師有何妙策可取此關？」吳用附耳低言數句，直教：

玉門關外，變作屍山血海；金烏嶺下，翻成劍樹鎗林。  
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盛提轄舉義投降 元仲良憤激出家

殺氣迷空動戰塵，循忠仗義馬蹄輕。英雄解甲投幃幙，壯士棲身避世名。天子從容頒厚爵，將軍殫竭守長城。功成倚仗英雄策，不負勤勞仰聖明。

宋江與吳用商議取玉門關。吳用曰：「急切不能取，且按兵不動。山士奇敗去，必有兵來。我先分兩路軍邊抵玉門關，山林深處埋伏，等他兵至，與他廝殺，却先伏一支兵就那裏殺入關去，唾手可得。」宋江曰：「先撥副元帥盧俊義、董平、鄧飛、蔣敬、馬麟、郝思文、韓滔、彭玘共八個頭領引兵一萬抵玉門關下搦戰，只要詐敗，誘他來趕。次撥兩枝軍：副先鋒呼延灼、張清、孫立、王英一丈青、鄒淵、鄒潤、史進、李應、杜遷、步軍頭領魯智深、武松、李逵、李袞、朱仝、雷橫、解珍、解寶、凌振、楊林，共二十名，各帶三千軍，望玉門關兩邊埋伏，只聽轟天炮響，兩下殺出。」衆將領



令去訖。

却說山士奇引敗軍回玉門關來見田實。田實乃田虎族叔，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一將，姓端，名莫真，副將王石方，順于玉麟，楊端、蘇吉安、士榮、牛萬春、盧元顯、雲宗善、吳元伍、完馮、山夏侯、雄山景隆、沈存安、方瓊、盛本、褚大亨、赫連仁，共二十員將，有精兵七萬把守玉門關。

當下士奇拜伏請罪曰：「小將一時寡不敵衆，失陷前關。」田實曰：「差猛將復奪大同關。」石敬曰：「稟告大王，宋軍中有一個飛石將，好生利害，難以防備，被他連打了五將，大王仔細隄防此人。」忽探馬報宋軍到田實，即令端統軍同副將王石方順于玉麟，楊端共五員大將引軍馬五萬出關迎敵。其餘牙將守住關口。

且說端統軍等引軍隔關三十里下寨，排開隊伍。端統軍大叫：「宋江打話！」盧俊義曰：「誰人去敵？」馬麟出馬大叫：「賊將不下馬投降，更待何時？」端統軍舞刀直取馬麟。約戰二十合，馬麟便走。端統軍忽追上數十里自回。原來馬麟故意詐敗。盧俊義向馬麟附耳低言曰：「你去對呼延灼說知，如此如此。」馬麟遂投東路去了。

盧俊義搦戰，端統軍出馬。董平接戰，約有三十餘合，端統軍力怯便走。王石提斧直奔董平，二人鬪不數合，董平回馬便走。方順招衆將盡力追趕三十里下寨。盧俊義也下寨，五日按兵不動。端統軍見宋軍不動，令衆將乘勢追趕，復奪大同關。于玉麟、楊端二人諫曰：「日前說盧俊義有萬夫不當之勇，如今漸漸退去，莫非誘敵麼？」端統軍曰：「我量此等無智之徒，力怯逃走，汝等若不向前，便行處斬！」衆不敢言，只得連夜趕來。盧俊義衆軍且戰且走。端統軍招動軍馬掩殺，又追三十里下寨。

且說馬麟來見呼延灼，稟說：「盧元帥軍令，若是端統軍趕他有二百里遠，教哥哥先引兵叩玉門關攻擊，引田實軍馬下山，慢慢引他去遠，然後令魯智深等從山後抄將來乘勢奪關，路路起信炮，哥哥復兵入關，此時唾

手可得。』呼延灼曰：『我卽進兵搦戰，就煩賢弟去關西報步軍頭領知會行事。』馬麟去了。呼延灼使人報知魯智深李逵與宋全雷橫等連夜進兵，到關背後埋伏等候。

却說呼延灼引兵叩關搦戰。田實大驚，急呼首將蘇吉等商議曰：『端統軍引兵追趕去遠，不知宋兵今又臨關。』石敬曰：『端統軍追盧俊義直入深地，可點大軍出關迎敵。』田實卽令安士榮引蘇吉牛萬春等軍下關迎敵。孫立出馬與蘇吉交鋒，戰二十合，孫立詐敗而走。蘇吉趕來，孫立回鞭打死蘇吉。

那安士榮大怒趕來。孫立回馬來鬪三十合，回馬又走。安士榮不趕，立馬橫鎗高叫『納命的來！』一丈青舞雙刀來戰，鬥二十餘合，一丈青拍回馬便走。安士榮趕來，張清取石子飛打安士榮落馬。雲宗善提大斧直趕一丈青，戰二十合，一丈青又走。宗善不趕，張清勒馬再出，宗善大怒，輪斧砍來。張清取石子打去，把雲宗善打下馬來。石敬牛萬春急救回陣，復縱兵掩殺過宋陣來。呼延灼且戰且走，解珍凌振把冲霄砲架起，在關前施放，關中軍將大驚。牛萬春聽得砲響急回，呼延灼率兵追趕。牛萬春石敬拚命而走，早被魯智深武松李逵砍入關內，軍兵措手不及。

衆軍到關下。李袞楊林捉了雲宗善。石敬被凌振一刀砍爲兩段。吳元被解珍殺了。伍完被鄒淵擄下馬來。宋全雷橫活捉了馮山。盧元顯被一丈青活捉去了。李逵砍死玉石。杜遷殺了牛萬春。孫立活捉山景隆。鄒淵殺了石遜。史進殺了夏侯雄。解寶殺了沈存安。李應刺死陸輝。山士奇逃走不知去向。方瓊盛本褚大亨赫連仁引三百兵投金烏嶺去了。

却說端統軍追盧俊義，聽得宋軍入關，大驚，急回關下。盧俊義伏兵追殺。董平刺死方順。鄧雄斬了于玉麟。郝思文活捉楊端。盧俊義生擒端統軍。當日三處軍馬奪了玉門關。盧俊義令衆將獻功。只見魯智深拿得田實。李逵提石頭到宋江軍馬都到關上，把捉到賊將斬首號令，屯紮玉門關十日。

宋江與吳用曰：「金烏嶺不知誰人可去？」盧俊義欣然應曰：「小弟願往。」衆皆大悅。盧俊義引六個頭領辭了宋江，迤邐來到雲谷口下寨。

却說金烏嶺有七員大將把守，是竺文敬、元仲龍、查升、曹洪、黃訓、宋延、沈澤。部領雄兵三萬鎮守。當日正議軍情，忽報宋軍直抵嶺來挑戰。竺統軍大怒曰：「我教這廝死無葬身之地！」即便點軍迎敵。方瓊曰：「宋江兵勢甚大，難以迎敵。若以愚見，只緊守關門，彼兵遠來，糧食不敷，不久自退。我乘其勢追之，可復大同、玉門二關。不知統軍意下若何？」

竺統軍不聽，自引兵一萬五千下嶺擺開陣勢。宋軍陣上董平出馬。竺統軍曰：「誰與我捉此賊？」背後黃訓拍馬出陣，兩馬相交，鬥三十餘合，董平手起一鎗，正中黃訓左臂，負痛撥馬回陣。宋延搶出直取董平，韓滔出馬迎住，戰不十合，韓滔便走。宋延拍馬趕來，被韓滔一刀砍死。竺文敬大怒，輪斧出馬與蔣敬迎敵，鬥數十合，蔣敬便走。馬麟急救，蔣敬見馬麟出馬，遂勒馬夾攻。竺文敬全無懼怯。彭玘見二人戰他不過，便挺鎗來助戰。沈澤輪雙斧接住。彭玘董平又夾攻擋住。

却說吳用自從盧元帥領軍前進，放心不下，令呼延灼、張清、史進、李應、孫立、杜遷帶人馬前來助戰。

却說六人到陣，正見三對兒廝殺。張清取石望，竺文敬打中太陽，落馬而死。沈澤無心戀戰，被彭玘一鎗刺死。盧俊義乘勢招兵掩殺上嶺，元仲龍據住，戰不數合，被盧俊義一鎗刺死馬下。查升、曹洪、雙敵、俊義、俊義力戰二將，方瓊、盛本、褚大亨一團圍住，被盧俊義一槍刺死。查升活捉了曹洪，嚇得方瓊、褚大亨、盛本望北而走。黃訓被亂兵所殺。

俊義上嶺屯紮，各人獻功。曹洪告曰：「情願投降。」俊義大喜。曹洪拜謝曰：「多蒙不殺之恩。前有蘇林嶺，小將願領將軍去取。前面便是白虎嶺，乃是元帥烏利得安統十萬大兵在那裏守住。只有此處兵多將廣，難以打

過，其餘唾手可得。』盧俊義使人報知宋元帥。宋江便令曹洪爲河北開路先鋒，撥精騎四員——張清、丁得孫、董平、龔旺——并三千軍馬助他，前行一百里下寨。

且說盛本原是北京提轄，因惡高太尉要尋事害他，那時要上梁山泊，因無門路，逃往河北，投在田虎部下。今見曹洪降了，也引五百兵，晝夜來到盧俊義寨前投降。探子報曰：『寨外有一將，口稱北京人氏，特來拜投。』盧俊義令喚入來。盛本逕入拜曰：『某是梁中書帳前提轄盛本，元帥認得否？』俊義慌忙下帳扶起，問曰：『提轄爲何在此爲將？』盛本告以前事，『今將軍馬獻與元帥。』盧俊義令與衆將相見了，隨即申報宋江知道。

自盧俊義得了金烏嶺，又得二將。當日請盛本商議。盛本曰：『蘇林嶺西有一山，名曰回雁峯。其山極高，飛雁不能渡，故有此名。內有一夥強人爲首的是拔山力士唐斌，原是蒲東人氏，使一柄一百二十斤開山斧，有萬夫不當之勇。第二個是撼山力士文仲容，使一條丈八蛇矛鎗。第三個是移山力士崔棼，使一條混鐵鎗。第四個是劈山力士七恭，使一柄大刀。約有一萬餘人，不屬南北，獨自稱尊。若得此四人來降，何愁河北不降？』盧俊義曰：『足下去說他來降。』盛本曰：『曾與他爭戰，我去無濟。』

正說間，人報宋元帥到。俊義等接入大寨。盛本向前下拜曰：『小將冒犯元帥虎威，伏乞恕罪。』宋江連忙答禮曰：『足下是盧元帥鄉人，何故下禮？』盛本遂即拜宋江爲兄。盧俊義曰：『回雁峯有四個好漢，路徑又熟，只是難得他來。』吳用曰：『只可說他來降。』當日備筵席，至晚方散。

却說方瓊等引敗兵走到飛狐寨，披見元仲良，說知宋軍勢大，又占了金烏嶺。元仲良次日引方瓊、褚大亨、赫連仁，又帶羽翼二將——葉英、谷全美——引二萬兵馬來金烏嶺下搦戰。軍校來報曰：『北軍山下搦戰。』宋江問：『誰去迎敵？』徐寧曰：『小弟願往。』盛本曰：『若戰葉英、谷全美二人，不可輕敵，須要小心。』

宋江又令張清、史進、湯隆領兵助戰。徐寧出馬，褚大亨對陣，二將並不打話，鬥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張清飛起

一石子打在褚大亨頭頂上，大亨大驚便走。咎全美使鐵鞭迎住徐寧，二人戰到六十餘合，徐寧力怯便走。咎全美拍馬趕來，張清取石子打去，把咎全美打下馬來。徐寧回馬，把咎全美一鈎鏃鎗搭住，活捉去了。湯隆招動人馬掩殺，追趕二十里自回。

却說元仲良走回寨中，只聽得山後大喊。原來徐寧下山時，吳用隨使李逵、李袞、魯智深、武松引五百牌手從元仲良寨後殺來。葉英慌忙提鎗上馬迎敵，正撞着魯智深輪起鐵禪杖打來。兩個戰到十餘合，李逵使牌手滾將入去，把葉英馬脚砍倒。葉英下馬和魯智深步戰數合，方瓊輪刀前來助戰，魯智深大叫一聲，把方瓊一禪杖打着左臂，撇了軍器便走。

前軍徐寧望見塵起，人報宋軍與北軍交鋒，即著引將又到。湯隆與元仲良戰不十合，湯隆力怯，史進出馬來攻，張清徐寧掩殺，北軍大敗。李逵、武松把葉英結果了。元仲良被湯隆一鎚打下馬來，徐寧一鈎鏃鎗搭過活捉了。那褚大亨、赫連仁、方瓊領二千人馬落荒走了。

李逵殺得性起，身上中箭，尚不自知，捉二人來見宋盧二元帥。宋江連忙親解其縛曰：「我只教你請元帥降歸大宋，同滅反賊，不想冒犯虎威，幸無見怪。」元仲良曰：「忠臣不事二君，願乞一死。」吳用曰：「將軍差矣。吾等哨聚山林，尚且親書御詔招安，你如何執迷？」元仲良曰：「軍師差矣。某雖落草王臣，亦是大丈夫，雖死心不改易，實難從命，但願早賜一死。」宋江曰：「既然不降，且設宴款待。」元仲良曰：「我等被擒，萬死猶輕，何敢受賜？今魏州城天王堂，吾去那裏修行，再不管是非。」回顧咎全美曰：「你却如何？」咎全美曰：「願隨統軍同往，以全父母遺體。」

宋江等喟歎不已，各賜白金五十兩，送爲養身之資。元仲良堅意不受。吳用曰：「將軍既然捨開取靜，此物留下，權當香燭之禮。日後到此，却來相訪。」二人收了宋江所贈，勒馬下山。有詩爲證：

一點忠貞不改移，仲良到此是男兒。白金不惜臨行贈，解却征衣換布衣。

元仲良曰：『我欲修行以終天年，汝欲何如？』答全美曰：『家有老母妻子在城東，離魏州一百五十里，欲回家養親，不知元帥容否？』仲良曰：『我尚有老父在家，攜父同往天王堂出家。』二人拜別，各洒淚而去。有詩爲證：

一義能敦四海心，仲良全美契尤深。臨行辭語真悲切，又倒資囊贈與金。

却說關勝在凌州造船，宋江一向不知消息，令戴宗往凌州入報關勝。關勝接入問曰：『近日哥哥勝負如何？』戴宗曰：『連勝數陣，殺賊極多，活捉四五將，投降一將，乃北京梁中書帳下提轄盛本，說回雁峯有一夥賊人，爲首四將，聚一萬餘人，占住回雁峯，不屬南北所管，各有萬夫不當之勇，若得此四將來降，唾手可取河北。』勝曰：『喚甚名字？』宗曰：『拔山力土，唐斌，撼山力土，文仲容，移山力土，崔桎，劈山力土也。』關勝曰：『這人鬧了蒲東，殺了知府逃走。其人與吾最好，未得將令，我若去時，恐招擅離之罪。』戴宗曰：『兄既與國家幹功，此行何妨，不必過慮，便請同行。』關勝便與朱武曰：『煩同林冲兄在意守帳，吾見兄長，就說知船隻之事。』遂作別而去。正是：

英雄聚義歸帷幄，豪傑輸忠報國朝。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衆英雄大會唐斌 瓊郡主配合張清

英雄赫赫笑談間，不措馳驅拂玉鞍。四海交游酬夙志，一朝結髮動歡顏。華筵烈士心何壯，錦帳佳人志亦閑。從此勳猷增勝氣，將軍回馬仰平蠻。

却說宋江與吳用等正商議間，見戴宗同關勝回來。施禮畢，關勝曰：「小弟見戴宗說回雁峯之事，那爲頭的唐斌仍是小弟舊交，欲去說他來降，不知哥哥尊意如何？」宋江大笑曰：「賢弟若去，事必成矣。可善覷方便。」再令呼延灼、花榮、張清、單廷珪、魏定、國朱、全雷、橫盛、本索、超、戴宗共十員將引一千軍馬同往回雁峯，留王英一丈青統軍三千守住金烏嶺。

宋江分兵三路去打蘇林嶺。第一路，前部引兵五千，大將十二員：秦明、李應、柴進、黃信、歐鵬、凌振、白勝、樂和、楊林、燕順、穆春、穆弘。第二路，撥兵一萬，大將二十四員：盧元帥、劉唐、徐寧、魯智深、武松、韓滔、彭玘、鄧飛、孫立、陳達、楊春、金大堅、鄒天壽、杜興、孔明、孔亮、鄒淵、鄒潤、朱富、朱貴、石勇、李雲、李立、時遷。第三路，引兵五萬，大將三十一員：宋元帥、公孫勝、呂方、郭盛、周通、曹正、薛永、宋清、陶宗旺、蔡福、蔡慶、楊志、解珍、解寶、李逵、石秀、蕭讓、裴宣、史進、安道全、李袞、馬麟、蔣敬、湯隆、郁保四、王定六、孫新、顧大嫂、孫二娘、段景住、燕青。

分撥已了，秦明引前隊軍望蘇林嶺來紮寨。小校飛報：「上嶺乃是脫招元帥把守。部下有大將孫安池方貢、土隆、懷英、鄂全忠、黨祥、葉清、申屠、禮、姬、宗、器、于、茂、馮、資、司、存、孝、等，又有軍師喬道清等，共一十五員，領兵七萬屯扎嶺上。」聽知宋兵來到，脫元帥令孫安池方貢士隆點五千精兵下嶺排開陣勢。秦明舞棍迎敵，鬪十數合，楊林來夾攻，池方接住楊林，斃。歐鵬又出，秦明使棍一齊出戰。楊林被池方一槍搠中左腿，撞下馬來，穆春穆弘死救楊林回陣。

嶺上軍師喬道清望見，口念神咒，只見陰雲四起，霹靂響處，狂風大作，天昏地黑，宋兵各不相見，四下亂竄。殺至半夜，方見雲收雨散，風靜月明。衆將迷路，引敗殘兵馬在草堆上坐，遠遠聽得人馬之聲。秦明急上馬大叫：「來者何人？」柴進黃信李應認得秦明聲音，問曰：「救得楊林否？」皆曰：「不知。」黃信曰：「我們且去尋楊林。」衆將引三五十騎殺開而走。只見燕順白勝扶楊林來，黃信便問如何。白勝曰：「穆弘穆春凌振樂和被捉去。」

了，內中又不見歐鵬，折軍大半。」衆皆大哭。

至辰牌時分，小校報曰：「歐鵬捉得池方到來。此間不知何處地名？」有認得者曰：「此是積雪岩；六月炎天，尚有雪積在此。此處離白虎嶺不遠。」柴進曰：「池將軍何不背暗投明？」池方曰：「願隨部下。只是小人有老小在嶺上，脫招若知此事，必然殺害。」秦明曰：「這個容易，待宋元帥到，即使人去取。」

正說之間，小校報曰：「盧元帥到。」衆人接入。秦明說被擒去四將折兵一事。盧俊義曰：「何等之將，如此利害？」柴進曰：「和他交戰，忽然風雷四起，雲雨漫天，亂裏被擒，楊林中傷，折兵大半。歐鵬捉得池方來，此人願降。」

盧俊義令喚此人來問消息。池方來見盧元帥，問曰：「你知是誰捉我兄弟？」池方曰：「被軍師喬道清遣天兵擒在白虎嶺迷魂洞中，不食自飽，如醉一般，決不殺害，只是不得出來。」盧俊義曰：「如何救得？」池方曰：「烏利國舅有一女，喚作瓊英郡主，能飛石打將百發百中；年二十四歲，有萬夫不當之勇，尙未嫁人，發下誓願，若有一般飛石的，便招爲婿，今把守白虎嶺，因此難敵。小人願隨元帥鞭鐙，小人搬了老小再來投降，未知允否？」俊義曰：「大丈夫作事，有何疑哉！來與不來在你。」與他酒食。池方作別上馬自去。

俊義軍馬紮住嶺下。宋江同衆將都到，俊義接着把上項事說了。宋江見說失了四人，好生煩惱。吳用曰：「既有這個機會，待張清去回雁峯回來，計策成矣。」

話分兩頭，却說關勝同衆將來到回雁峯，屯住軍馬，對盛本曰：「你與衆人在寨中，我獨自上山去看他虛實。若是故人不必要說，若不是故人，我就投伏他，在他寨內見景生情，好歹要拿他來。」

計議已定，別衆上山。把門軍士問曰：「你是何人，逕到此間？」關勝曰：「煩你拜覆大王，有蒲東故人來訪。」軍士隨即報知：「關外一人，手提撥風大刀，騎赤兔馬，說是蒲東故人，要見大王。」唐斌思忖，不知是何故人，請



他來相會。小校下來相請。關勝直到廳上。唐斌出迎。却是關勝。連忙下拜曰：「故人別來無恙？聞知足下在梁山泊，因甚到此？」便叫三個弟兄相見了，教置酒慇懃相待。

關勝曰：「小弟上梁山泊，寨主乃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義氣深重，共聚頭目一百單八人，情如骨肉，恩若股肱。前來宋天子三番降詔招安，我等奉詔征討大遼，一鼓而取，回朝受元帥之職。今又奉聖旨前來征田虎，經過此處，聞知仁兄在此，特來相投。望仁兄念平日相交之情，煩指路徑，幸勿推却。」唐斌曰：「仁兄分上，豈敢辭勞？要和我兄弟商議。」文仲容曰：「哥哥是山寨之主，任從主張，誰敢不從？」關勝曰：「若得仁兄應允，去後若成大功，宋元帥必當保奏天子，必封重爵，決無虛謬。」唐斌大喜曰：「當以効力。」分付殺牛宰馬，整備筵席，款待關勝。

酒至半酣，關勝起身曰：「實不敢瞞仁兄，我同十個兄弟欲取白虎嶺，有新降將說起仁兄，因此特來相望。伏乞取衆兄弟上山同赴華筵，仁兄意下如何？」唐斌卽教崔棊下山相請。花榮等逕入寨中。唐斌接入，衆兄弟分賓主而坐。是日寨中歡飲，相勸盡醉方歇。

次日，唐斌收拾寨中積下糧草，都裝上車，將金銀賞犒三軍，放火焚了山寨，離了回雁峯，逕來宋寨。宋元帥得報，急接入寨。關勝等引唐斌兄弟相見。衆皆禮畢，宋江教設席，將酒來勸。唐斌曰：「小人因關了滯東，欲投大寨避難，恨無門路得見尊顏，不得已來此。幸遇文仲容兄弟一見如故，讓小人爲山寨之主。今得故人關兄相召，如渴得泉，棄邪歸正，願施犬馬之勞。」宋江大喜。唐斌……四人皆拜宋江爲兄。殺牛宰馬慶賀，一面寫表令戴宗回朝奏請封新降將軍職，另修書一封與宿太尉知會。

却說池方回到蘇林嶺，來見脫元帥，只說被捉逃回。過數日，池方蚤夜將老小物件上車，令部將軍士護送先行。池方乘馬逕投宋江大寨。宋江大喜，置酒款待，令朱全雷橫與池方送老小往金烏嶺交付與扈三娘看管。這

脫元帥處有人報知：『池方挈家去了，不知去向。』脫招大怒，急點五百饒騎同黨祥葉清、申屠禮、宗器追趕，直抵宋寨。

宋江差關勝、花榮、張清、索超、呼延灼、單廷珪、魏定國引三千軍迎敵。黨祥出馬相迎，鬪到三十餘合，被關勝一刀斬於馬下。花榮和姬宗器鬪二十餘合，姬宗器被張清取石子打中左眼而死。申屠禮見殺了二將，慌忙奔走。呼延灼活捉葉清、花榮收兵回寨。呼延灼解葉清到，跪下。宋江問曰：『你肯降否？』葉清曰：『願降。』宋江置酒相待。

飲酒間，宋江忽思穆弘等被陷，潛然淚下曰：『四個兄弟被陷，無計可救。』葉清曰：『此四人都在白虎嶺迷魂洞，守關將烏利得安有一女，能飛石打人，有萬夫不當之勇，發願若有對手，便招爲夫。今元帥軍中有一少年將軍能飛石打人，不若假做投降，招贅與他爲夫，那時可救。』宋江曰：『吾弟在陣連打他數將，恐他知覺，不常穩便。』葉清曰：『他知此消息必來迎敵，因未知不來。吾若引這將軍去，必成大事。』宋江心疑。張清曰：『某拚命去救這四個弟兄。』宋江便取玄女課，卜得大吉之兆。宋江方令二人連夜而行。

二人到白虎嶺關下，叫曰：『我是蘇林嶺脫元帥手下人，領將令教我引一個飛石將來守關。』小校報知。烏利得安歡喜，忙教開關。葉清引張清直到寨中拜見，國舅問曰：『將軍高姓何名？』張清曰：『小將山東人氏，姓張名清，自幼學得些武藝，欲往魏州投親，經過蘇林嶺，遇見葉將軍被宋將捉住，小將不平，取石連打二十餘將，救得葉兄。脫元帥教某來伏侍國舅。』

烏利得安大喜，即喚出女兒吩咐曰：『此人是你前世姻緣，善使飛石的。』瓊英曰：『要與他比試，方信是真。』父曰：『然。』張清曰：『中吾石者必死，倘或傷命，如之奈何？』國舅教取軟濕泥彈爲石，便教二人比試。張清使白梨花鎗、瓊英用雙刀。女子見張清一表人物，心中歡喜，拍馬搶到核心，有詩爲證：

當場比試見高低，女將瓊英發誓時，不是張清真手段，姻緣怎結百年齊？

張清與瓊英比試，鬪上二十合，張清勸馬便走，女子拍馬趕追，張清取個澄泥丸打着女子護心鏡上，女子叫曰：『不要比了。』張將軍可下馬卸甲。『國舅喜曰：『既是對手，可招爲婿。』張清拜曰：『小將乃山野鄙夫，焉敢與郡主成婚？』瓊英曰：『妾從幼發下誓願要嫁對手，今日將軍是妾對手，且勿相棄，願結百年偕老。』葉清曰：『這段姻緣亦非偶然，小人爲媒，將軍勿却。』張清應承。

國舅設席，二人成親，拜謝國舅。國舅曰：『你同吾女守白虎嶺迷魂洞，見拿宋江四將在內，早晚宋兵臨關，准備迎敵。』張清領命。

張清和瓊英成親一月，不能救四將。張清對妻曰：『聞說迷魂洞會迷人，如何看得？』妻曰：『要去時，這白虎嶺城內十里有座妙覺大仙廟，廟旁有口泉水，人飲此水入洞不迷。』張清曰：『今宋江領三千萬大兵來征此處，你這裏兩次損將，如之奈何？』妻曰：『丈夫不知，田虎乃草頭之王，焉能敵大宋，妾父姊妹分上，只得順從。此處戰將多有興妖作法，與你且守此城，再過數日，看他如何，再作計較。』

瓊英次日使小校往城西廟取水，各飲一盞，乘馬帶小校回到迷魂洞口，將鎖匙開了洞門，見一道黑氣沖出，張清合口水一噴，黑氣自散。入到三重門內，見穆弘等抱膝而坐。張清曰：『此水救得麼？』妻曰：『惟是喬道清法水可救。』張清又曰：『久不食會死麼？』妻曰：『如睡到三年也不死。』看罷，復鎖洞門，上馬而回。張清喚葉清分付如此如此，葉清理會去了。正是：

亂邦將廢臣斯主，上國當興勢若雷。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公孫勝再訪羅真人 沒羽箭智伏喬道清

萬古交馳似水傾，滔滔名利足亡身。常疑好事成虛事，却想閒人是貴人。老遂少來緣不了，辱隨榮後定須均。勸君莫去誇頭角，夢裏相逢總不真。

葉清領命來辭國舅，國舅置酒餞行。葉清回到寨對宋江曰：「張清事已成矣，尙不能救得四人。」宋江曰：「奈何？」清曰：「不若先打蘇林嶺，後打白虎嶺。這蘇林嶺西有一條小路，逕到大寨後，其路將石塞斷，我只做逃回，說宋兵從後來取嶺，我却人兵守把，却得一人在關下來暗約爲號，度上關來，取轟天雷砲從關下放起火來，我便打開小門，可令強勇步軍殺入去捉喬道清，方纔救得此四人。」

宋江大喜曰：「妙計！」卽喚池方曰：「小路汝熟，可去助戰。」方曰：「願往。」卽引王定六蔣敬并步軍三千去了。宋江再令時遷帶火砲先去小路等候，一面撥將一十四員，引步軍三千去打小路。魯智深李逵武松雷橫李袞解珍解寶陶宗旺張青孫二娘劉唐朱仝郁保四段景住，又令關勝接應。將佐二十四員，引馬軍三萬去打蘇林嶺。盧俊義公孫勝吳用秦明花榮呼延灼李應楊雄董平史進徐寧楊志白勝黃信馬麟周通楊春孔明孔亮孫立孫新顧大嫂鄒淵鄒潤。

分撥已定，其餘將佐和元帥守寨。

且說葉清回到關下，大叫「開關」。關上見是葉清軍騎獨馬回來，連忙開關放入，來見脫元帥，告曰：「小將一時被擒，今得逃回。今有池方引兵來打山後石門，清逕來報知，乞早預備。」脫元帥卽令葉清部軍把守後關。却說盧俊義引兵打前關。吳用曰：「喬道清有妖法，今日一清兄弟可使「天心正法」破之，不可有失。」俊義卽令董平引軍五千，嶺下搦戰。脫招大怒，引軍下關，排開陣勢。南陣董平出馬，脫招大罵，挺鎗直取董平，戰二十合，不分勝敗。花榮拈弓搭箭，射死脫招。喬道清便舞雙刀，直取董平。董平挺鎗來迎。公孫勝取劍作法，喝一聲「疾！」只見陰雲四起，雷聲大吼。喬道清笑曰：「你用妖法，偏我不會！」亦口中念咒，仗劍四面一指，只見雲收

霧散風靜，雷息公孫勝又步罡斗關，召到五雷六十七聖神將，引天兵從空殺來。道清一呼，亦有天神乘雲駕霧，空中大戰，並無高下，兩邊各自收兵。

道清與衆將回寨，忽報山後火起。原來時遷在石門外放轟天炮，葉清就把石門砍開，大縱軍馬入關。葉清叫曰：「軍士順者生，逆者死。」衆皆願隨。宋軍殺奔上山。葉清曰：「衆將不可輕敵，喬道清的法非同小可。」李逵不聽，引五百牌手橫槍上山。道清卽引衆將上馬，正遇李逵，道清吹一口氣來，人人皆倒。李逵李袞并五百牌手都被活捉。衆不能救，俱走下山。喬道清將所捉之人監收，分撥軍將緊守前後關口。

却說吳用和公孫勝收兵回寨，忽報李逵李袞并五百牌手俱被擒捉。吳用曰：「如之奈何？」一清曰：「除非去問吾師羅真人求法，方可勝他。只是路遠，若得戴宗和他作法去，一二日可到。」盧俊義令史進到宋江寨中，將前項破關被擒之事說知。宋江大驚曰：「似此奈何？」史進曰：「今一清要往問羅真人求法，奈路遠不能前去，令我來問戴宗回否？」

在說間，小校報戴宗頭領回。宋江忙教喚入。戴宗相見曰：「哥哥，宿太尉保舉衆將，皆得指揮之職，又帶空頭詔一百張來。」戴宗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宋江會意曰：「一清與道清比法不勝，要你同去羅真人處求法，賢弟意下如何？」宗曰：「願隨。」卽辭宋江同史進到盧元帥寨相見。

一清與戴宗作起「神行法」，不數日到二仙山見羅真人。二人下拜，告曰：「弟子自從與兄長參謁師父，回京之後，要辭宋公明，不想朝廷又命征伐，軍情緊急，不允告辭，有失師信，恕違法旨之罪。」真人曰：「你今回來有甚話說？」公孫勝再拜告曰：「弟子隨征田虎，遇敵喬道清法術甚高，不能取勝，今不遠千里而來，告求妙法。」

真人曰：「喬道清他與我一同學道法，因他破戒，逃在江湖，今助田虎。他的法和我不一般作施，五雷之法，他也

會收；難有天兵，只是紙剪的，可以破得。還有那迷魂法水甚高，人不能破。此人和我最好，我教你一宗天心正法，可以勝他。我修書一封與你招安他，他若不從，便用此法。可用醋一碗，仗劍步罡，念咒七遍，將赤豆一升用醋浸下，迎敵之際，你望空將豆撒去，粒粒成火，燒散天兵。他若敗走，可使勇士活捉，不可殺害。」

一清曰：「師父再有何法旨？」真人曰：「只是如此如此。你後往淮西，從東鰲山過，有一獨火鬼王，神通廣大，凡人難敵。」一清曰：「用撒豆爲火，退得他麼？」真人曰：「他身通仙骨，燒他不着，若得三昧真火，可以敵之。」一清曰：「三昧真火如何可得？」真人曰：「山西地面有座清涼山，過去有一座馬耳山，山上有座華光廟，要去此處求他可破。」一清曰：「他是泥神，如何求得？」真人曰：「我與你一道符命，關請火龍纏身，火鴉相隨，腳踏風輪，頭戴火輪，左執金磚，右執金鎗，此人可破獨火鬼王。」公孫勝拜受，卽同戴宗辭別真人下山。有詩爲證：

妙訣真言不易傳，當時一語透玄關。殷勤記取留胸臆，此去成功馬耳山。

一清同戴宗回家。老母曰：「吾兒小心收伏蠻夷，早回伏待老身。」一清拜辭母親，和戴宗作起神行法，數日回到大寨，見將前事告訴。宋江大喜，二人辭了，來到盧俊義寨。相見畢，盧元帥問曰：「先生求得法否？」一清曰：「原來喬道清是我師父同學道的師弟，將書一封招安他，他若不從，和他決戰。活捉他來，不可殺害。如無此人，衆弟兄難救。」

元帥傳令不許殺害喬道清，只要活捉他。又報孫安搦戰。盧俊義挺槍來迎，鬥上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見盧俊義戰孫安不下，拈弓搭箭，射中孫安頭盔。孫安大驚，被俊義逼過雙刀對胸揪住，孫安撇了刀，心揪住俊義。二人扭做一團，被徐寧鈎鎌鎗拖翻馬脚。鄂全忠輪刀出馬，接住徐寧，斫殺。楊志和俊義活捉孫安，綁投宋江大寨。孫琪見兄被捉，與喬道清齊出，火攻徐寧，關勝便縱馬舞刀迎敵。兩下大戰，鄂全忠被徐寧活捉，孫琪被關勝一刀砍爲兩段。

喬道清出陣，一清到下馬便拜，告曰：「師叔休罪。小道有書上達。」道清恐是計，不敢下馬，便曰：「請起。有何書？」一清曰：「薊州二仙山羅真人有書奉達。吾是羅真人徒弟。」道清曰：「我別羅師兄年久，如何知吾在此？」一清曰：「觀書便知。」道清恐有毒在書中，便曰：「你讀與我聽。」公孫勝讀曰：

「吾兄羅潑書奉師弟道清真人座前。久違台範，時切思慕。適幸愚徒一清隨宋公明奉詔征田虎，求法於吾，詢知左右。我大宋天子聖德，賢弟何不歸順？乃屈身於匪人，深可恥也。敬修寸楮上達，乞望裁焉。」

道清聽罷，教取書來，曰：「賢姪，既師兄有書到，本欲遵依，奈君恩難忘，你可回去，來日決戰。」一清笑曰：「陣上與師叔爭鋒，皆爲君事，倘有唐突，切勿見罪。」各收兵回寨。

孫立打扮出陣，但見：

幟頭黃裏氣昂昂，手執鋼鞭執當當。怒目睜開神鬼懼，凶心趕起魑魅降。馬蹄到處狼煙息，旗幟來時寇虜亡。渾似趙公明在世，天兵陣裏出丹房。

孫立出陣大叫曰：「賊道吾乃趙玄壇，欽奉天差，問你背逆之罪，快出投降！」

小校報知，喬道清領將十員，披掛出陣，但見：

芙蓉冠頂用金鑲，羽扇翩翩拂玉驂。三尺龍泉生殺氣，一身素體立心胸。使令神鬼如僮僕，愛惜軍兵勝子孫。大宋將軍應有分，綸巾羽扇入金門。

喬道清出陣，見孫立笑曰：「汝爲天兵，正該懼我正法，何敢冒犯？」孫立曰：「吾奉上帝玉敕，特來問罪，尚不知死。」言畢，提鞭直取喬道清，戰到二十合，不分勝敗。一清大怒，喝聲：「官將何在？」頃刻天兵從空而下。喬道清見了，就念法咒，天兵從空大戰。一清取出咒退法豆，望北一撒，烈火滿天，天兵皆成紙灰。喬道清見了，便走入關，堅閉不出。宋江收兵。

且說張清在白虎嶺和郡主每日飲酒取樂。忽一日，丈人染病。張清暗忖曰：『不如乘勢結果了他，以圖大事。』即與醫士商議，如此而行。醫士曰：『將軍之命，有何不可？只恐事泄。』張清曰：『有我主張不妨。』少刻看脈，只說難治，待我來逼你下藥。』先議定了。

那郡主出來請醫士入去看脈，張清引進，看了脈息，醫士告曰：『此病不能治。』張清曰：『望先生調理。』便教郡主取銀五十兩作開箱錢。醫士堅意不受。郡主曰：『便死也不關你事。』醫士見說方肯，下了慢藥辭去。過幾日，烏利國舅命盡，郡主痛哭。張清曰：『賢妻休哭，且理大事。』張清即備棺槨收殮，即令人去請喬道清主行醮事。

却說喬道清在寨中納悶。小校報曰：『白虎嶺烏利國舅身死，請軍師作醮。』喬道清大驚，分付衆將堅守營寨，不要出戰，即與衆人來到白虎嶺寨中，見了郡主，說與一清比法交城之事。『他有天兵助戰，不能取勝。』郡主曰：『軍師且作大醮，再作商議。』做了七日七夜功果，安葬已畢，道清即問郡主借兵二萬防備蘇林嶺。郡主曰：『法師先行，我隨後發兵來。』喬道清自去。

張清對郡主曰：『如今岳父已故，宋兵勢大，不若挈兵一同歸順大宋。且宋江乃是仁義之士，不知賢妻意下如何？』郡主應允，即喚衆將分付了。張清曰：『若得法師同去，必有功勞。』郡主曰：『我同你領兵去蘇林嶺見喬法師與他商議，再作理會。』隨即引兵投蘇林嶺來，衆將接入寨中。郡主分付曰：『今有一事與你衆位商議：我思田虎乃草寇之君，大宋皇帝真命之主，我棄暗投明，願去者同往，不願去者各自回家。』衆將皆曰：『願從郡主之命。』

郡主大喜。張清又曰：『我欲喬軍師同去，不知他意如何？』山士奇等曰：『他若不從，就縛他去作進見之功。』郡主教設宴，令人去請喬道清來見郡主。當日即同衆將飲酒。郡主曰：『特請來計議，今要歸順大宋，不知軍



師意下如何？」喬道清尋思曰：「郡主是田虎親妹，尚且背棄，我不如歸順得個全身。」便曰：「小道亦聽郡主之命。」張清曰：「何不先救擒來，宋將以作進見之禮？」

喬道清即與張清到山後看時，李逵李袞如醉人一般。張清曰：「可先救這一夥人同去。」道清教解了縛索，取水一碗，兜了，望衆人一噴，人人都醒。李逵開眼見了張清，問曰：「兄長如何到此？」張清連忙關節他。李逵會意曰：「我眼花了，認差了人，我道是李大哥，原來却是郡馬。」張清曰：「我今欲引兵歸順大宋，如今救你們回去。」李逵曰：「若歸順我大宋，必當重用。」

次日，張清使人到魯智深營裏報知投降之事。智深大喜，隨即同葉清來到嶺上。張清聽知，迎接入寨。張清故意問李逵曰：「這和尚是誰？」李逵曰：「便是花和尚魯智深。」張清忙答禮曰：「久聞師父大名，不想今日相會。」魯智深忙答禮曰：「郡馬若肯歸順我哥哥，小僧必得重保。」張清設宴款待衆將，一面使李逵報知盧俊義。俊義便教安排隊伍迎接，一面使人報知宋元帥。

張清同郡主等離了蘇林嶺，望宋元帥寨中而來，有分教：

宋朝真主，收一時宰輔良臣；河北草君，不半載身亡國滅。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宋江兵會蘇林嶺 孫安大戰白虎關

白虎關前碧草荒，蘇林嶺樹影蒼茫。嘶風瘦馬橫官道，白日飢烏下女牆。際會英雄功績大，生擒智勇志鷹揚。宋朝歷歷興亡事，野老猶能說得詳。

話說張清魯智深喬道清一起先到盧俊義大寨。盧俊義接入大寨內，衆將都相見畢，拔寨分兵三路，一同前

來。

且說楊志解孫安、鄂全忠二人到寨，見宋江曰：「奉盧元帥令，解與哥哥發落。」宋江會意，親解其縛，扶二人入帳坐曰：「將軍休罪，我只致盧俊義禮請二位同扶宋室，共滅田虎，不想兄弟等冒犯虎軀，望乞恕罪。」孫安曰：「深蒙元帥不殺之恩，本欲拜伏，只因有老小在白虎嶺城中，瓊英郡主知此消息，老小難保。」宋江曰：「將軍如何？」鄂全忠曰：「孫將軍既肯歸順，我亦願降，同孫將軍取老小便來。」

宋江置酒款待二將，酒罷，送孫鄂二人出寨。只見李逵飛馬來見宋江，下馬便拜曰：「今有張清和瓊英郡主喬道清等引十數員戰將，五萬軍馬來投盧元帥，捉去的人都已放回了。特來報哥哥，令人遠接。」宋江大喜，教戴宗引五百馬軍遠去迎接。

却說孫安來到中途，遇見郡主，下馬跪告曰：「小將不合失陷，望乞赦罪。」郡主曰：「你可隨我歸順大宋。」孫安曰：「小人有老小在白虎嶺城中，恐魏州知此消息，必來佔據，郡主可速差人佔住此關，等宋兵來裏應外合。」張清大喜，孫安去了。

且說張清、瓊英等衆將來到，宋江出帳迎接。瓊英等下拜曰：「妾等不識時勢，抗拒天兵，今日情願投降，伏乞元帥恕罪。」宋江忙扶起曰：「郡主今日既肯肯暗投明，實乃萬幸。」宋江設宴款待衆將。宋江令張清與郡主等引本部人馬另作一營，自領人馬屯紮蘇林嶺，等候孫安消息。只見小校來報：「外面有一夥人牽羊担酒，交來見元帥。」

宋江令喚入，其人拜伏帳前。宋江扶起問曰：「足下是誰？」那人告曰：「小人住魏州小常村，與蘇林嶺相近，姓陳名旭，生有六子，務農爲業。聞知元帥來征河北，小人無甚殷勤，聊備羊酒菲禮獻上奉敬，望乞笑納。」宋江以爲一片好心，令收一半，卽回白金十兩。陳旭曰：「小人怎敢受元帥厚賜？」宋江曰：「以表吾經過此地，留作

古記。」陳旭拜受。宋江置酒款待，飲罷辭去。有詩爲證：

羊酒殷勤慰慕情，往來人感宋公明。荒隅也有賢良在，言語交歡喜氣盈。

宋江將陳旭羊酒分賜衆將，不在話下。

却說孫安到家，將白虎嶺城中錢糧裝載上車，將老小叫長子孫岳保護，先投蘇林嶺。宋江大寨去了，不想孫安已被仇人俞番聞知，連夜奔魏州首告。田豹聽知大怒，卽令潘迅、秦英、馮玘、孟弁、鳩荒、唐顯引五千軍馬前去。只說助他守關，設計擒下，隨後便來。六將領軍前來白虎嶺，小校來報。孫安出關迎接曰：「啓上大王，我想寡不敵衆，欲裝錢糧回魏州。」田豹大怒，喝曰：「你這反國逆賊，朝廷有何虧負你，却搬錢糧去投大宋，是何道理？」孫安曰：「小將並無此心。」田豹曰：「現有鄰人俞番告你帶了老小都去投宋江大寨了。」田豹令左右拖翻，打得沒開肉綻，囚在牢裏。

却說孫岳帶老小到山寨，見宋江已畢，忽報孫安被捉一事。宋江大驚曰：「吾若不救，失了我平生義氣。」分兵五路打白虎嶺。撥前部步軍牌手五百，大將五員：李逵、李俊、解珍、解寶、孫立。第二隊，馬軍一萬，大將十一員：盧俊義、張清、瓊英、山士奇、秦明、花榮、喬道清、李應、楊雄、石秀、盛本。第三隊，軍馬一萬，大將十三員：魯智深、孔明、孔亮、雷橫、朱仝、朱富、朱貴、曹正、施恩、張青、孫二娘、曹汜、張順。第四隊，軍馬三萬，大將二十三員：關勝、董平、楊志、徐寧、索超、史進、歐陽、鄧飛、唐斌、文仲容、乜恭、崔棗、董信、李立、馬麟、鄭天壽、劉唐、穆弘、穆春、燕順、蔣敬、薛永、金大堅。第五隊，馬軍五萬，大將十一員：公孫勝、韓滔、彭玘、樊瑞、王丁、得孫、段達、楊春、凌振、卞方、貢士、隆葉、清。五路前行，其餘將佐與宋元帥守定蘇林嶺。

且說前隊李逵等來到白虎嶺，上大罵，軍士報知田豹。田豹問曰：「衆將誰敢去迎敵？」軒朝朝曰：「小將願行。」便引新耿恭一千軍馬下關迎敵。軒朝宗出馬大叫：「宋軍出來打話！」李逵輪起雙斧殺去，李袞招動

牌手解珍解寶孫立一齊滾來。軒宗朝措手不及，早被李逵一斧砍了。解珍搦死耿恭，孫立飛刀斬了聶新。一千餘軍，殺得盡絕。關上緊閉不出。却好第二隊盧俊義到了，孫立接着，把上項事說了。盧元帥大喜，傳令催軍攻打。却說田豹見折了三員大將，正在納悶，小校來報：「宋兵關下辱罵搦戰。」田豹親自引一千餘騎，五萬雄兵，下關迎敵。小校報來，盧俊義曰：「那個兄弟與我去擒這廝？」李逵曰：「小弟願往。」喬道清連忙叫住曰：「李將軍休得造次。田豹的標鎗能透入三重鐵甲，無有不中。」張清曰：「我和你去。」

李逵出到陣前，叫罵田豹出馬。見了李逵，大笑曰：「這等鼠精，誰與我先殺此賊？」唐昌應聲而出，輪刀迎敵。李逵二人鬥三十合，李逵敵不過，回身便走，却被田豹一標鎗正中李逵左臂，負痛而走。盧俊義教安道全調治。張清擋住唐昌，鬥到三十餘合，也敵不過。郡主見丈夫輸了，輪刀直取唐昌，又鬥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張清取石子望着唐昌一打，正中面門，跌下馬來，被郡主一刀砍了，回刀亂砍北軍。

田豹見殺了唐昌，出馬罵曰：「小賤婢，哥哥有何負你，却反背朝廷？」郡主不答，回本寨與張清曰：「妾見田豹大軍到關前，那關後必孤，你可去教魯智深人馬取白虎嶺後門，我和你同盧元帥拒住田豹。」

張清曰：「此計甚妙。」飛馬便去對魯智深說了。魯智深引軍馬逕投山後石門下，教凌振放起沖霄砲，又教軍士上山砍柴放火，煉開石門，縱軍入城，先到牢中救了孫安。孫安曰：「不可久停，我們下嶺先殺了田豹，方可取魏州。」

魯智深便引軍殺下嶺來，正見田豹和俊義廝殺。孫安大怒，便舞雙刀，大叫：「田豹下馬受縛！」田豹見了孫安大驚，正不知從何而來，即取標鎗來搦。孫安見標鎗起，伸手接住，回鎗標去，標中田豹的坐馬，馬便倒了。孫安跳下馬來，捉住田豹，到盧元帥寨中，撒下，再招人馬，揮殺北軍。

孫安大叫：「從我者生，逆我者死！」衆將皆言願降。孫安大喜，即引衆將來投宋江。是那幾員戰將：

相士成，金真，胡遠，梅玉，秦英，宋得，潘迅，潘速，楊芳，陸清，姚期，姚約，林茂，李忠，白玉，王信，馮昇。

北將共十七員，并軍三萬，隨了孫安來投宋江，獻了白虎嶺。盧俊義上嶺扎住，教張清領新降將孫安等去見宋哥哥。張清領軍引了衆將來蘇林嶺，直至元帥寨來。宋江見了孫安，出帳迎接曰：「將軍被困，勞苦不勝，今日幸得無事。」孫安曰：「感得救命之恩，捐身難報。」田豹被某生擒在盧元帥處，候元帥將令施行。」孫安教衆將皆拜元帥。宋江答禮曰：「今感衆位將軍前來相助，實乃天幸。」教取空頭官誥封衆將爲指揮使，設宴款待。

次日，宋江傳令拔寨起行，就教陳旭父子七人封爲巡檢，鎮守蘇林嶺。宋江分兵大進，就令新降將爲前部先鋒。宋江吳用領衆將來到白虎嶺，盧俊義引衆將迎接到關上，衆將皆拜。宋江曰：「多勞衆弟兄心力。」盧俊義令解過田豹來。

宋江曰：「田豹，你兄弟如何作反，苦害人民！今捉到此，有何理說？」田豹低頭不語。瓊英曰：「哥哥何不順了宋天子？」田豹曰：「叔叔田實被擒，不知存亡。某今被捉，情願一死。」孫安大怒，教郡主曰：「他不願降，何必多言？」田豹大怒，罵曰：「孫安，你這等辱國賊，死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吾！」孫安大怒，手揮長劍，將田豹斬了。宋江令人拖出屍首，商議進攻之策。孫安曰：「還有田彪在龍蟠嶺地方，他有萬夫不當之勇，田虎全靠這個兄弟。」畢竟宋江怎的去打龍蟠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魏州城宋江祭諸將 石羊關孫安擒勇士

籌算重奇謀，英雄一鼓收。刀聲昏日慘，冤魄暮雲愁。勝氣離南寨，威風抵魏州。堪傷遭陷將，徒爾覓封侯。話說孫安對宋元帥曰：「小將自投帳下，未有寸功，今日願引本部衆兄弟去取魏州。」宋江大喜，教孫安爲

前部張清夫妻爲中軍，關勝引唐斌四將爲後隊，去取魏州。孫安等辭了宋江，引兵逕奔魏州，離城五十里下寨。孫安對張清曰：『魏州城有兵馬都監葛延，樞密使良仁，同十個統制官屯軍十萬在內，不可輕敵。』張清曰：『且將軍馬分屯兩營，準備交鋒。』

却說魏州城兵馬都監葛延，統領七萬大兵，樞密使良仁又有統制官十員，各統兵一萬，聞知宋江捉了田實田豹，因此防備宋軍。只見探馬報道：『宋兵臨城。』良仁便遣鳳翔王遠引兵三千出城迎敵。鳳翔出馬，孫安便令降將金真出迎，大叫：『鳳將軍如何不識天數！』鳳翔大怒，挺鎗出戰。二人戰上五合，金真賣個破綻，勒馬便走。鳳翔趕來，金真探取飛鎗標去，把鳳翔標死馬下，招動人馬揮殺。王遠又被瓊英殺死。城上見兵敗，堅閉城門，五日不出。統制官沙義仲曰：『某有一計四門掘下陷坑，明日等他來搦戰，詐敗伴走入城，不要關門，他必驅兵入城，教他都陷在坑內。』良仁曰：『此計大妙。』卽令軍士掘下三丈深坑，上用浮土虛蓋，專待宋兵搦戰。却說關勝兵到，孫安接入。關勝問曰：『將軍勝負如何？』孫安把殺鳳翔王遠告知。關勝大喜，卽親自引兵出戰。葛延開門，引馮大本袁恭沙義仲出城。兩軍對陣，衆將廝殺，不分勝敗。金真梅玉見關勝戰葛延不下，使出馬相助。馮大本沙義仲撥馬便走。金真秦英楊芳梅玉王信李忠馮昇陸清材茂宋得這新降十將，招動人馬趕入城，連人帶馬都跌入陷坑去。兩邊埋着鎗手，盡行拗死在陷坑內，一千軍馬不留一人回陣。有詩歎曰：

竭力輸忠氣勢吞，英雄到此亦堪憐。功勞未遂身先喪，千古英雄淚滿襟。

前軍報知關勝，關勝急回報與孫安。孫安聞知，大哭曰：『不想今日折了十將，有何顏去見宋元帥？』瓊英郡主曰：『金將軍等十人旣順了大宋，爲國出力，死而無怨，且商議打魏州報仇。』唐斌曰：『城中糧食不多，可令人報與宋元帥，多着兵將四面圍城。若得一將爬上城去，就倉廩內放火燒了糧食，不過三月，教他絕糧而死。』關勝從之，遂分兵四面圍攻城池。

却說城中沙仲義對良仁曰：『若得一人殺出，投石羊山求救，方可解圍。』

正說之間，忽報城外搦戰。沙仲義曰：『可開門迎敵，教一人捨命殺出重圍去求救。』葛延親身出陣，令尤孟恭時鳳出城求救。葛延正遇着關勝，戰三十合，不分勝敗。時鳳使雙刀砍將去，文仲容輪大斧接住，戰不數合，文仲容一斧砍死時鳳。葛延見殺了時鳳，便走入城，閉門不出。關勝收兵回寨。

且說宋江在白虎嶺寨中，只見小校引魏州軍士來見宋江，報說：『孫將軍自引十員將打城陷死。』宋江聽了，大哭曰：『此十將爲宋江而來，今被陷死，我自領兵攻打魏州，與他報仇。』卽點撥大小三軍七十餘員，軍馬二十五萬，連夜起兵，餘下兵將守白虎嶺。先教戴宗去告知各寨。

却說關勝與唐斌商議攻魏州之計。正說之間，戴宗來到，關勝接入。戴宗曰：『卽日哥哥親來攻打魏州，特令小弟先來報知。』唐斌曰：『我有一計，就此機會，頭一隊并第二隊換了旗號，只做石羊山太尉房玄度救兵到。我等縱兵四散，他必乘勢開門追趕，約會兩邊拒住，填了陷坑入城。』戴宗曰：『此計甚妙。』別了衆將，去對宋元帥等說知此事。宋江大喜，便喚董平并後隊人馬引軍五萬，大將一十八員，旗號改作石羊山太尉認旗，救董平等皆依北軍打扮前去。

却說關勝等四面攻城。沙仲義對良仁曰：『只可堅守，等救兵到，方可出城迎敵。』沙仲義親上城來看守，只見前面一隊軍馬雲集而來，看看至近，只見孫安兵不攻城，四散而走。沙仲義望見是太尉房玄度旗號，只道是石羊山救兵至，卽開四門，分投殺出。盧俊義引兵作北兵從東南路殺來，董平從西北路殺來。城內軍馬見圍兵逃走，只顧追殺，早被董平奪了魏州。董平盧俊義拒住西北二門，教軍士兜土填坑，不一時就填滿。關勝傳令不要填南門，內有十將尸首。

葛延方知中計。宋江教圍捉葛延兵將，令喬道清作法拒住，河北十將都被捉綁了。盧俊義傳令教坑內尋起

十將尸首，把棺木盛貯。宋江入城，州衙坐定，衆將綁縛十將跪下。關勝曰：「葛延英勇，哥哥免他一死，收在部下。」宋江便問：「葛將軍，你肯降否？」葛延曰：「生作田虎將，死爲河北鬼，願請快刀。」宋江不忍加誅。十將齊曰：「甯隨葛將軍同死，不願降也！」吳用曰：「既不願降，殺之以全其名。」遂令將十人剖取心肝，祭被陷十將。有詩爲證：

指揮空返魯陽戈，義士相憐怎奈何？千古精忠猶不泯，十人魂魄赴南柯。

小校把葛延等剖心取肝。宋江令備香燭，令蕭讓作祭文，親引諸將到南門，擺下犧牲，將十將心肝掛在門柱兩邊。蕭讓手執祭文，望空宣讀：

大宋正元帥宋江，謹以犧牲并仇人心肝，致祭舉義新降十將金真等死忠之魂曰：嗚呼！天生豪傑，忠勇性成，胡爲遭奸，陷罪靈魂！仇人心肝，剖取致奠，以伏爾冤，以慰爾屈。河北平寧，班師申奏，榮及子孫，膺受官誥，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尙享！

蕭讓讀畢，宋江放聲大哭曰：「汝等指望榮妻顯祖，不想今日死於非命，乃宋江之罪也！」孫安等衆將皆勸曰：「爲國盡忠，死亦何悔？請元帥自省煩惱，商議行軍之策。」宋江止淚，有詩爲證：

舉衆來歸義氣深，天生豪傑遇知音。轅門失計遭亡命，致祭悲哀表寸心。

當日宋江令裴宣標寫唐斌功勞，設宴與衆兄弟飲酒。宋江議打石羊山。孫安曰：「小弟願引兵前去。」宋江便令裴宣點兵三萬，大將二十員，分爲四路起行：第一撥孫安、孫岳、相士、成、胡遠、解珍；第二撥秦明、花榮、董平、白玉、潘迅；第三撥孫立、時遷、姚期、姚約、潘速；第四撥喬道清、張清、瓊英、盛本、葉清。四路各引兵五千，投石羊山進發。小校探知，報與主將房玄度，急引大將十員，雄兵三萬，離關下寨迎敵。孫安大叫：「房太尉！今田虎氣數已短……」房玄度大罵：「反賊國家有何負你！」遂挺鎗直取孫安。二人鬥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解珍便舞鋼叉直



取玄度玄度力戰二人全無懼怯被解珍一又正中馬腿上把玄度揪下馬來被孫安活捉住正回馬間只見花榮秦明中隊後隊人馬都到衆皆相見孫安曰：「可乘此勢進兵直抵石羊山殺入關內一舉可得。」衆然其言拔寨俱進直殺至石羊山石羊山守將皆知孫安手段不敢拒敵皆倒戈投降孫安上關屯住令人請秦明等衆將到石羊山設席慶賀瓊英等勸房玄度投降玄度曰：「願降。」衆將皆喜。

孫安令解珍葉清二人到魏州來請宋江宋江便問曰：「石羊山勝負何如？」二人曰：「石羊山守將房玄度已被孫安活捉降了三萬雄兵特來請哥哥。」宋江大喜即令解珍葉清先去報知隨後拔寨起兵畢竟沒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盧俊義計攻獅子關

段景住暗認玉欄樓

英雄已矣更何論？  
海門誰念前朝輕社稷，  
怨歌惟有舊王孫。  
狐鬼幾年悲紫塞，  
琵琶萬里泣黃昏。  
西湖草木萌春意，  
南極星辰動

話說解珍葉清先回報與孫安孫安傳令教孫岳胡遠相士成下關遠接宋江人馬入關扎定衆將參拜已畢孫安引房玄度來見宋江宋江撫慰已畢就令裴宣取過空頭官誥填授都指揮之職即教排筵慶賀。

次日商議起兵打獅子嶺孫安曰：「小弟願往。」喬道清曰：「關內是田虎妻舅何彥守把他有九個兒子號爲「九龍」又有教師汝廷器領兵五萬守住關口萬不可敵須用智取方可成功。」宋江遂依其議裴宣分撥兵將第一隊孫安呼延灼鄒淵鄒潤于茂第二隊吳用馬麟柴進石勇申屠禮第三隊公孫勝喬道清張清戴宗時遷三路各引兵一萬別了宋元帥選投獅子嶺來有詩爲證：

車麟麟馬蕭蕭，  
征人弓箭懸在腰。  
仁兄義弟遠相送，  
砲聲直上千雲霄。  
兄弟執盃來勸酒，  
旗旛掩映魏壩

橋。英雄盡有拔山力，道德皆能起石羊。三軍努作虎狼威，二帥氣量天地窄。天罡地煞偶相同，奉君敕命征河北。河北遙遙二十州，關山茫茫雲氣黑。新降英雄名孫安，胆氣冲沖壯刀戟。智謀自出加亮翁，能使神號并鬼泣。君不見東漢時，中興嚴光智有餘，衆人材藝未必如。公孫勝，喬道清，天差仙翁助聖明。宋江本是天上星，契義紛紛衆弟兄。馬歸到處狼烟息，劍氣纔臨策太平。君不見趙太祖，打下軍州四百座，身經七十有餘戰。英雄不似宋公明，出身吏目鄆城縣。殺盡天下奸與邪，此時方稱男兒願。

却說孫安領兵前到獅子嶺魏壩橋屯住。打探小校報與汝廷器。廷器對何彥呈商議，將軍馬分作三路迎敵：第一撥何常何遠安仁美孔容秦廣；第二撥何春何昇何奎何定柏森；第三撥汝廷器何樂何玉何班孫彥成；三路各引兵一萬迎敵。

何常出馬與呼延灼鬥三十合，何常力怯，回馬便走。安仁美挺鎗與呼延灼便鬥。鄒淵接住安仁美，鬥到三十餘合。鄒淵敵他不過，鄒淵便出馬夾攻。安仁美全無懼怯，于茂輪斧砍去。安仁美獨戰三將。吳用見了喝采，急傳將令：『不可殺傷，有能生擒者重賞。』孫安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手提雙劍，直取安仁美。仁美回馬便走，被孫安一劍砍翻戰馬，却被呼延灼活捉來見吳用。吳用親解其縛。安仁美伏於地曰：『無能敗將，乞求快死。』孫安曰：『歸順宋朝，必有重用，不知尊意何如？』安仁美被孫安勸了，只得順從。吳用大喜，即與衆將商議打城。呼延灼曰：『小弟願與孫將軍前去。』吳用從之。

次日呼延灼出陣與北將何遠鬥三十合，不分勝敗。何常見兄戰他不下，挺鎗出馬，雙戰呼延灼。孫安大怒，仗劍望常便揮。何常撇過那劍，力敵二將。汝廷器見何常力怯，拍馬輪刀迎敵孫安，二人正是對手。張清忙取石子望汝廷器面門便打，正中盔頂上。汝廷器大驚，回身便走。孫安拍馬急追，把飛劍望空撇下，正中汝廷器左臂。誰知他穿三重糖猓鎧甲，劍不能透，逃回嶺上去了。何常被張清一石子打翻，復被于茂一斧砍死。何遠見不是對

敵，亦望嶺上走了。兩邊各自收兵。

且說國舅見折了長子，悶悶不已，况兼孔容秦廣死于亂軍之中。何曾大怒曰：「兄弟冤仇，如何不報！」次日，何曾何班二人引數員將出戰，大叫：「殺吾兄者快出來償命！」言未已，宋陣上于茂要見頭功，縱馬輪斧砍來。何曾大怒，挺鎗迎敵，鬥三十合，于茂力怯。張清取石子望何曾打來，何曾急躲，却打在左脚上。何曾回馬，安仁美叫曰：「舍人何不歸降大宋，今田虎氣數當盡！」何班大怒，用標鎗望安仁美前心一鎗，正中左臂，幸得孫安救回。當日各自收兵。

且說何曾中了石子，上嶺把關門閉了，不出。衆人無計上嶺。喬道清曰：「軍師不要憂心。小道路施小法，先打開關，後取城池。須用兵三千，戰鼓一千面，火把一千個，雷車一千輛，皆要穿白，直打關下左側高峻處擺列埋伏。過了五日，是十一月戊子，可以施行。」清先生，你可披髮仗劍，立於高阜處，助起南風。我自祈求雷雨，嶺上作霹靂聲響，雨住雷鳴，連打關上，無有不破。」吳用曰：「此計極妙！」

正商議間，忽一陣風過。吳用曰：「今夜有人劫寨，可作準備。」令呼延灼鄒淵鄒潤引兵於寨南埋伏；于茂馬麟張清引兵於寨西埋伏；申屠禮石勇時遷引兵於寨東埋伏；孫安柴進戴宗引兵於寨北埋伏。

分撥已定，吳用、公孫勝、喬道清、明燭對坐，談論兵法。約至三更，只見汝廷器同了何班、何昇、何玉、孫彥成、柏森、何春帶兵二千望宋軍寨中直入，見三人對坐談笑，衆人喊聲殺入，早驚了羊蹄擂鼓，一聲砲響，四面伏兵盡起，火把齊明，北兵大驚，各自逃生。汝廷器急回，被暗中一箭，正中左臂。何昇被孫安活捉，何玉被柏森挺鎗搦翻，獻與孫安。孫安曰：「你是何人？」柏森曰：「小人是柏子男之子柏森。」孫安曰：「汝殺了何玉，功勞不小。」引見吳用，說知備細。吳用曰：「既來投降，當得接納。」等待天明，衆將論功陞賞。有詩爲證：

吳用兵機動鬼神，預知賊寇夜侵營。轅門伏下擒拿策，一陣功成顯姓名。

却說汝廷器已中了計，急引敗兵連夜上嶺點名，不省柏森，又折了何昇何玉。國舅見說又折了二子，苦痛傷悲。汝廷器曰：『且閉關門，不要出戰，火速差人到龍蟠州求取救兵，兩下夾攻，可以報這冤仇。』何彥呈即差樂孫彥成去借兵，不在話下。

却說喬道清等到五日，安排器具已備，統大兵俱移西關邊高阜處埋伏。黃昏左側，公孫勝立在山上披髮仗劍作法。俄然黑雲四起，戰鼓齊鳴，只見半空中天兵四布，雷電大作，嶺上守關軍士都嚇呆了。少頃，都放雷砲亂打，打得北軍各逃性命。宋軍大刀闊斧砍開關門，縱兵殺入，殺得北軍七斷八續，望城內走去了。此一回被喬道清雷驚了獅子嶺，吳用西關屯住人馬，填寫喬道清頭功，設筵宴賀，不在話下。

却說宋江在石羊山忽然想起吳用領兵去打獅子嶺，不知音信如何，即撥兵一萬，大將二十四員，令盧俊義部領前到獅子嶺打聽勝負消息。小校報知吳用、孫安等一齊下嶺迎接。盧元帥上關坐定，俊義問：『打獅子嶺之事如何？』吳用將前事說了，商議要打獅子嶺城內何彥呈私宅，即令時遷解珍解寶連夜起行。段景住曰：『小人當年盜馬，曾入他宅內宿歇，備知路徑，也去走一遭。』盧俊義曰：『汝等善觀方便而行。』當下四人帶了放火藥物去了，約會火起爲號。

次日，吳用分兵安排圍城。南門張清、瓊英、文仲容、董平、黃信、鄧飛；東門盧俊義、鄒潤、鄒淵、于茂、唐斌、石勇；西門孫安、秦明、花榮、馬麟、戴宗；北門喬道清、公孫勝、呼延灼、柴進、李雲、凌振。各門領兵二萬團圍圍住，似鐵桶一般。再差魯智深、武松、朱全、雷橫引兵五千在北門外打探往來救兵。

却說時遷從西嶺化石岩邊從樹上爬入城去，張看城上動靜。三更時分，軍士皆熟睡了。時遷把索頭放下，度得三人上城，入得城裏，見當街一所新樓。段景住曰：『這座名喚玉欄樓，哥哥放火爲號，外面通見。』時遷聽了，引三人悄悄爬到人家屋上藏了。時遷爬到玉欄樓上，四門放起火來，腰間拔出大斧，望人家屋上

便走各門軍士見城中火起，都去救火。解珍解寶段景住各取出利器，先將北門砍開，縱放軍馬入城。時遷也將西門打開，放軍入城亂殺。北軍何家父子盡被殺死，只有何樂因取救兵，不曾殺得。汝廷器等諸將死於亂軍之中。天色已明，吳用令人救滅火，出榜安民，取出府庫金銀給散失火之家。有詩爲證：

一火功成智力餘，兵威到此果何如？儘交田虎難交節，河北清平草寇誅。

却說何樂同孫彥成往龍蟠州報知欒將守將卞祥，當下爲河北總兵之職，統大軍十萬，戰將七十員，鎮守龍蟠州。見說何國舅被難，連忙點起精兵五萬，猛將一十二員前來救圍，分兵兩隊，前隊先鋒余皇，方原任光于玉，吳德真，趙元起，後隊長子卞江，副將朱元江，度許宣，沈安仁，樊玉明，一同何樂，孫彥成來到懸纏井。

小校報與余先鋒：「前面有宋兵排列陣勢。」余皇也排成陣勢，手執開山大斧，出馬高叫曰：「宋將好好退兵，稍遲殺盡不留！」小校報與智深，智深出陣叫曰：「認得殺人的好漢花和尚麼？」余皇罵曰：「賊禿！今來送死！」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直取余皇。二人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楊林挺槍直奔余皇，卞江見了，也出助戰。各無輸贏。天晚兩下收兵回寨。魯智深對衆人商議要去劫寨，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宋江夢中朝大聖 李逵異境遇仙翁

九重奉命靖邊城，赫赫烜烜出帝京。武略胸臆超等列，天才挺卓冠羣英。淒涼夢寐逢真聖，恍惚從容遇異神。從此功成拜金闕，南方千載仰威名。

却說智深要去劫寨，孫立曰：「不可。兵法云：『臨門之後，莫去劫寨。』到圍之日，不要攻城。」等待明天再決一戰，看他如何。」智深那裏肯聽，孫立只得隨智深引兵三千過懸纏井，到北寨，並無動靜。孫立曰：「師父，莫非有計麼？」智深不信，殺入去時，却是空寨。智深方知是計，急令後軍退時，只見四面埋伏兵起，圍裏將來。孫立顧不

得魯智深，望西而走。宋全雷橫馮山盛本申屠禮盧元顯皆靠山殺出逃去。魯智深力敵北軍逃走，轉身不見一個人影，半夜到懸纏井邊，——此井三四丈闊，八十丈深，無水枯乾，乃是北方一個大井。——魯智深因慌跌下井去，又無一人得知。

至天明，敗兵逃回，報知中計，衆人亂去，不知下落。楊林大驚，急令軍人報知吳用軍師。至日中，見孫立朱全雷橫等都回，不見魯智深。衆人正納悶，小校報曰：「吳軍師到了。」衆人出接，備說智深劫寨一事，孫立勸阻不住，今失陷不知存亡。喬道清曰：「衆人休慌，待我發一道檄去看他下落。」隨即排下香燭，喬道清作法，發了一道檄章前去。不移時，喬道清對衆人曰：「此人不死，主有百日災難，急不能夠脫身，陷在龍潭虎窟之中。且行文書去報知宋元帥，請他來作區處。」

吳用急令戴宗到石羊山寨，參見宋江。宋江問征戰之事，戴宗將攻獅子嶺殺了何家父子，並魯智深劫寨失陷不知下落說了一遍。宋江見說，大哭曰：「可惜這個兄弟不知失陷在何處。」戴宗曰：「哥哥休煩惱，喬道清發檄說他不死，只有百日災難，急不能脫。」宋江便令拔寨起行，分作三路前去，跟尋魯智深。第一路東行，史進劉唐孔明孔亮第二路西行，石秀蔡福蔡慶第三路北行，李逵白勝鄭天壽。

宋江徑自往懸纏井去，來到獅子嶺，接至大寨坐定。衆人參見訖，宋江便問魯智深有消息否。柴進曰：「連日差人打聽尋覓，並無消息。」宋江憂悶。吳用教排筵席來與哥哥解悶，宋江那裏有心飲酒。

是夜宋江煩惱獨坐，靠在桌上朦朧而睡，彷彿見個緋袍金甲天神立在面前，拱手稱「星主，大帝有命，令我來請星主。」宋江聞是大帝敕命，忙起身問曰：「大帝在那裏？」天神曰：「只在咫尺之間，你可隨我而行。」宋江在林中不敢開眼，只聽得耳邊風雨之聲。

不多時，天神曰：「星主已到。」宋江看見金釘未戶，如殿宇模樣，入到第三重門內，見一尊聖帝，左右金童玉

女宋江拜伏在地聽得左右叫『星主平身』宋江起來大聖曰『星主別來無恙』命賜坐宋江曰『臣乃凡夫安敢對坐』大聖曰『星主是上界罡星今統兵收捕河北勝負何如』宋江曰『敢告大聖今失魯智深不知生死如何』大聖曰『你兄弟魯智深陷在懸壘井內下有個仙洞乃天上鬪殺星君在彼居住背有一百餘歲智深百日災滿自有見時』

宋江又問曰『臣今收伏河北數員將士臣數內中恐有甚別意否』大聖笑曰『你此去得勝回朝後又有敕命差你收捕淮西千難萬難故此先差河北有勇之人協助此數人是上界星宿喬道清是護法金童孫安是淮西九龍灣龍王瓊英女是上界六甲之女若無此三人如何收得淮西王慶吾言乃天機也切勿漏泄』言訖道『星主請回他日却得再會』復令金甲力士送星主出殿門宋江上仙橋見滿池金魚遊戲可愛被金甲神一推推落池中。有詩爲證：

軍帳殘燈夜未央，宋江夢寐意情長。天堂有路通消息，指示分明頓不忘。

宋江忽然驚醒乃是一夢看桌上殘燈尙明便喚小校請軍師吳用圓夢吳用曰『兄長秉性忠良神明默佑大聖之言必無謬矣。卽令人去井中打聽方知虛實』宋江曰『且等三路兵馬回報便知分曉』

且說那一夜魯智深落在井中無路可出忽見井旁一穴走出一個老人來鬚眉皓白見了魯智深曰『師父因何至此且到敝莊少待一茶』智深想道『必有人家』卽隨他入到穴中別是一個世界有詩爲證：

雞犬桑麻井市連，雲霞掩映舍廬邊。端然好個清幽世，別是乾坤一洞天。

魯智深看時但見朱門碧戶大廈高樑那老人引到廳上分賓主坐定智深曰『我是迷路之人望乞公公指引』老人曰『師父有百日之災且在牀上稍停等待日數完滿救你出去』自此智深只在那裏但是飲食皆老人送來。

看看約有百日，老人對智深曰：「師父災難已滿，不日有人來尋，自宜保重。」言訖，化一陣清風去了。智深驚訝不已，便去閑玩一遭，但見林木森森，人烟輟集，另是一般天地。

却說李逵史進石秀等三路軍馬回見宋江說：「尋了數日，不見消息。」宋江曰：「我已知他下落，如今陷在懸纏井，無人救他出來。」李逵大笑曰：「我去救他。」宋江大喜，即日起兵同到懸纏井來。宋江守中軍，孫安和盧俊義爲後隊，拔寨起兵，早到井邊，紮下兩個大寨，以防北軍。宋江便令將竹籬用索子繫了，立起盤車。李逵將十餘個銅鈴帶在索上，把雙斧插在腰間，坐於竹籬內，放將下去。

李逵爬出竹籬，四下用手一摸，不見動靜，只見一個大穴露出些光亮。李逵提斧進內，約有百餘步，見一所高屋，甚是華麗。李逵摸上廳去，只見桌上羅列器皿，又見智深在大青石上坐禪。李逵曰：「哥哥爲你大動人馬四路跟尋，向後夢中見神人說道你陷在井中，着我下來尋你。」

智深一見李逵，大喜曰：「哥哥如此用心，異姓骨肉，勝是手足之親。」李逵把斧放在石上，扶智深下來，放了手，却拿着禪杖便出廳前。到穴口竹籬邊，扶智深入內，李逵叫聲：「阿也，忘了板斧在石上，哥哥先去，我取板斧便來，你千萬叫他放竹籬下來度我。」

智深搖動鈴子，上面盤將起來。宋江見了魯智深曰：「兄弟受了三月苦，今日得出，不勝喜慰。」智深謝曰：「勞煩哥哥救我性命，殺身圖報。」李逵送我到竹籬，因忘失板斧，他去取了回去，可再放籬下去度他上來。」宋江急令放下籬，半日不見動靜。宋江叫曰：「救得一個上來，又是害了一個。」有詩爲證：

纔喜相逢又致憂，公明端爲國家謀。將軍未解邊庭甲，義士如何志便酬？

且說李逵再到舊處，正取板斧在手，只見一個大蟲在那裏搖頭擺尾。李逵大怒：「這孽畜！」輪起雙斧砍去。那大蟲回身便走。李逵趕過林子去，不見了大蟲，只見許多人在那裏鬪雞作樂。李逵貪看鬥雞，忘了歸路，心甚



慌懼；走回幾步，却見內有人家，便去苦告曰：『小人是迷失路徑，到此天晚，權投一宿，明日早去。』只見屋裏走出一人，鬚眉皓白，形貌蒼古，見了李達，便請入裏面坐下。

李達問曰：『公公高姓？這裏是甚麼去處？』老人曰：『我這裏與仙境隔隣，名喚鬥雞村，只見錢龐兩姓。老夫本處姓錢，因避黃巢之亂，移居在此，不知經幾多年數了。』李達曰：『如今却是大宋道君皇帝天下，我們奉敕征田虎，到此得遇仙翁，乃平生之大幸也。』正說間，只見一老嫗點燈出來，老丈便教安排夜飯與李達吃。李達吃了飯，就在地上睡到天明。老丈曰：『你可速回，若稍遲延，不得回矣。』便教一人引李達前來。李達拜謝老丈，出到村口，那人指教舊路。

李達出到洞口，坐在竹籬內，搖動鈴子。原來宋江因李達不起來，便屯下人馬在那裏守着。當時聽得井內鈴子響，急令人扯將起來。宋江見了大怒，罵曰：『你這七日在那裏去來？憂殺我也！』李達將鬪雞村的景致說了一遍，『只宿一夜，怎的有七日？』宋江見說鬥雞村，意起夢中神不虛語，即收拾人馬回到吳用大寨坐下，說智深之事，李達鬥雞村之境，衆皆駭然。宋江令設席與智深賀喜。

却說余呈命小校報知卞祥。小校報曰：『前余先鋒勝了兩陣，夜來劫寨，又中了計。今宋江領兵在懸纏井邊，余先鋒與他敵住，令小人來討救兵。』卞祥見說，遂領衆將數十員，大兵十萬，與沈安仁連夜前進。

却說宋江與衆人正商議欲打龍蟠州，小校報北軍不知多少蓋地而來。宋江曰：『卞祥引軍拒住，此人不可輕敵，煩勞衆兄弟同心協力，休失銳氣。』喬道清起身告曰：『哥哥不必憂心，道清自有退兵之策。』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喬道清法迷五千兵 宋公明義釋十八將

將軍韜略濟時才，見說南行討賊來。麾下軍兵聽號令，陣前戈甲動風雷。元戎授首如摧朽，羣將來降似乞哀。明日表功應大賚，更聞人唱凱歌回。

話說喬道清曰：「哥哥且與他先決一戰，看小道路施小法，能降十萬大兵。」宋江大喜，便催軍排成陣勢拒住。喬道清引五萬軍馬退在懸纏井口，也排成陣勢，前後皆通，如一條大路一般，兩邊是牆，衆軍暗地笑曰：「我們做了一世軍，不曾見排這個陣，又無門戶。」喬道清曰：「此陣名不可說，到臨事之際，切不可動半步。若動時，連你們都迷倒，不能捉他。只等我作起法來，電走雷鳴，你們方可下手，逢一個縛一個。」陣勢排定了，復來見宋江曰：「來日與他戰可詐敗而走，引到這邊來，你們從陣中路徑過去，等他起來，貧道自有法術。」

且說卞祥出陣大罵曰：「水洼草寇出馬打話。」宋江親自出馬，與卞祥施禮曰：「將軍如此英雄，何不投順大宋？」卞祥應曰：「我非不識天時，奈衆將不從，要和大宋作對。」旁有樊玉明大怒，挺鎗直取宋江。董平接住，戰三十合，樊玉明力怯要走，被董平一槍搠死。北軍陣中昌化出馬，與董平戰三十合，亦被董平搠翻。魚得源大怒，手揮鐵槍與董平交戰，五六十合，不分勝敗。花榮出馬，便鬥魚得源。那馮翊看見，便出陣接住花榮。兩對兒廝殺，瓊英郡主取石子在手，早把馮翊打下馬來，却被花榮一槍刺死。魚得源又被花榮一箭射中護心鏡上，吃了一驚，望本陣便走。董平急追，宋江急教鳴金收軍。董平方回。宋江喜曰：「今日連殺二將，賊人已喪胆矣。」令安排筵宴，相慶衆將。次日，秦明、黃信、董平出陣迎敵。

却說卞祥見折了二將不出，只見馬靈稟曰：「今日宋軍再來，小將願與他軍對敵。」卞祥即點一萬人馬相助。馬靈披掛上馬，手執方天戟，臨陣之時，額上現出一隻眼來，綽號「小華光」。其眼若開，箭石不能中，亦有「神行法」。日行萬里，再有「金磚」及「風火二輪」。若遇順風，能燒寨柵。其物雖名法寶，只可邪行，若是遇正之時，却不能用，自稱「勝華光」。有詩爲證：

金盞金甲紫袍新，手執磚槍貌似神。脚踏風輪行萬里，馬靈原是得傳人。

馬靈步立在陣前，叫曰：『宋兵有強者出來比試！』宋江出陣問曰：『將軍何不歸宋，得爲忠臣？』馬靈曰：『識得小華光麼？』宋江曰：『久聞大名，今日得親尊顏。』

李逵大怒，輪雙斧望着馬靈便砍，馬靈舉方天畫戟來迎，鬥不三合，被馬靈一金磚打翻，盧俊義呼延灼死救回來。秦明舞棒直出，與馬靈戰不三合，又被馬靈一金磚打翻，衆將力救回陣。宋江曰：『真個不在光華之下！』衆將曰：『我十個兄弟一齊出戰，看他金磚也只打得一個。』

董平呼延灼、朱仝、雷橫、燕順、鄭天壽、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十人來戰馬靈。馬靈見寡不敵衆，脚踏風火輪，做起神行法，望北飛去了。衆人追趕，馬靈回頭將金磚望南一擲，變成十塊，打中十人，負痛回陣。原來此物不傷人，只有五七日疼痛。宋江急收兵回寨，與吳用商議曰：『似此如何收得田虎、張清、飛石，怎及得此人？』

正憂悶間，只見喬法師教人來報：『勢陣已完，可請元帥退兵。』宋江教軍馬拔寨起行。

却說馬靈回到本陣，對卞祥曰：『宋江被我金磚法打翻十員將，他若再出陣時，必然退兵，可會衆將大驅人馬追趕，復奪獅子嶺。』卞祥吩咐將兵馬分作三隊追趕。東路將十二員：何焯、連黨、齊史、七昌、太叔良、游廣、胡英、羊士員、鄭天瑞、丘頓、仲賢、焦跬。中路將十八員：馬靈、邊文進、武能、戎江、索賢、黨世隆、凌光、傳張瑾、郁正、邢玉林、旺項忠、段志仁、陳雷、倪宣、苗道成、倪光南、陸招。西路將十二員：耿尋、吉安、寇黎、文恭、羊文玉、傅祥、融愷、官原、池迪、巴宗、帝士元、徐瑾。三路分兵已定。

次日平明，中路武能出馬叫道：『水注草寇還不退兵！』宋江傳令衆人：『只要佯輸，他若追趕，你們四面亂走。我和幾個兄弟只望喬法師寨中而走，引他入來，方好行事。』

吩咐已定，史進出馬與武能交戰。鬥到三十餘合，史進回馬便走。武能趕來，宋江盧俊義與衆將望喬道清陣。

中便走，其餘軍馬四亂散走。馬靈招動中路人馬追趕。趕到了大井邊，喬道清在高坡上望見宋江等入到陣中，又見馬靈武能一十八人縱馬趕來，方纔入到陣中，喬道清口中念念有詞，取胡桃一個，在口中咬破，宛如天崩地裂之聲，雷電四起，十八人個個翻身落馬，只有馬靈作神行法要走，被喬道清遣大揭帝從空中打下，十八員將并五千兵都如醉倒一般。

道清傳令教衆人一齊網縛。宋江衆軍回身亂殺，兩處軍馬并五千兵殺得盡絕。喬道清將這十八員將用咒水解了，出來見宋江。宋江親解其縛，齊齊扶起馬靈等曰：「倘蒙不棄，歸順大宋，高官爵祿，以享終身。不知衆將軍意下如何？」馬靈曰：「今蒙元帥大德，我等情願投降。」宋江大喜，令取空頭官誥，皆授都指揮使之職，設宴款待，便教戴宗拜馬靈爲師，學日行萬里之法。

宋江又問馬靈曰：「將軍龍蟠州今有卞招討在那裏，如何取得此處？」馬靈曰：「前者元帥在陣前打話時，到有歸順之心。元帥仍此進兵，逼城下寨，他必然登城打話，元帥再用好言說他來降。此人亦有仁慈之心，父子二人，喪妻不娶，兒子卞江頗有武藝。」

宋江依其言，隨催兵前望龍蟠州來，分兵四面攻打。卞祥得知，連忙上城與宋江施禮。宋江曰：「卞招討，你發來追趕兵將皆中我計，殺盡無回，你如何不見機而作？」卞祥無語，下城回衙內修書一封，綁在箭頭之上，射出城來。宋江小軍拾得，呈與宋江。宋江拆視曰：

卞祥頓首百拜，奉書大元帥宋公明麾下：區區久聞元帥仁德，布滿四方，義結天下豪傑，前日兵臨，卽有心進謁，奈衆不從，延至今日，自當繫頸投降。只是田虎賊巢尙固，請元帥權退一時，待祥回沁州計誘親征，元帥可遣大將部領一枝兵先過千翔山，截住北口水路，占了沁州，方可成功。若還進兵，他必下海，再難收捕。區區慚愧，國敗亡臣，敬具縑書拜上。

宋江看畢，謂馬靈曰：「卞祥此言，莫非一時權詞，哄誘我麼？」馬靈曰：「卞祥生平誠實，可退兵十五里。」宋江遂傳令退兵十五里下寨。畢竟卞祥如何賣陣歸降，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卞祥賣陣平河北 宋江得勝轉東京

田家巢穴幾千重，到手分明徹底空。百戰有功人似虎，一朝得勝馬如龍。看雲遣興與肩，奏凱高歌夜月中。多少俘囚隨隊後歸，來爭獻去時功。

當日卞祥見宋江軍馬退去，卽遣人去招回懸纜井一起兵將。卞祥來見父親，卞祥曰：「我想田虎氣候不久了，河北二十州府今被宋江取了，止有我龍蟠州爲沁城屏障，不久而破，不如投降宋江。你可權守人馬，我回沁州引他來親征。那時賣陣絕他命根，此功不小。」吩咐已定，帶了李勝等數人引兵五百回沁州，只說取救兵去了。

且說宋江分撥兵將隨馬靈往沁州，分兵拒住海口，精選二十四員將佐：馬靈、武能、戎江、索賢、邊文進、史進、楊志、解珍、解寶、凌光、傅、徐、雷、黨、世、降、孫、岳、張、清、杜、遷、宋、萬、李、應、穆、春、盛、本、于、茂、孫、立、盧、元、顯、周、通、陶、宗、旺、一引十萬精兵分作兩路，一路打沁州，一路打霧凝州。馬靈告曰：「元帥卽令田虎兄弟田彪鎮守霧凝州，恐我軍來到，出來攔擋。」江宋曰：「我隨另撥人馬來接應。」馬靈辭別江宋，過了龍蟠州北城外，馬靈教戎江、索賢、黨世隆、十二員將同史進兩頭抄將過來。史進去了。這裏宋江只撥東路接應，大將秦明、魯智深、武松等西路接應。大將項忠、陳雷、雷橫、劉唐、索超、李逵各與兵二萬往沁州接應去了。

却說卞祥和李勝等徑到沁州，來見樞密范世權。世權便問曰：「招討鎮守龍蟠州，如何回朝？」卞祥曰：「告樞密，今被宋江統兵三十萬，大將二百員席捲而來，白虎嶺、魏州城、石羊州、蘇林嶺、獅子嶺，盡行取去了，如今把

住龍蟠州。下官殺開一條大路同李勝等回來欲請主上親征。」

范樞密有兒子范簡同守龍蟠州。聽知此語，天明同卞祥入內啓奏田虎。卞祥山呼禮畢奏曰：「啓奏主上，臣該萬死。今河北各處州郡都被宋江領兵奪去。今宋兵臨城，寡不敵衆，捨命殺出回朝奏知。乞主上御駕親征，衆人竭力向前，方可退得宋兵，恢復城池。伏乞聖鑒。」

田虎聽罷，心中不悅。樞密世范權奏曰：「陛下可點起護駕軍馬二十餘萬，共調各處兵將，和他決一死戰。」田虎曰：「卿言是也。寡人御駕親征。」封卞祥爲都元帥，卞祥辭曰：「臣武藝不通，難爲萬軍之長。今有涿州李天錫智謀遠大，武藝精通，正合爲元帥之職。」翔原令辭時，此一人可爲先鋒。」

田虎依奏，隨即差人去召李薛二人入朝。二人入見，郎主山呼已畢。田虎曰：「勞卿遠來。今有卞祥保舉二卿征南。李天錫爲總軍，薛時爲先鋒，卞祥爲副先鋒。卿當用心前去，朕隨後御駕親征迎敵。」李天錫奏曰：「臣因主上洪福，又得薛將軍卞招討相助，必成大功，願我主勿憂。」

田虎大喜，點撥了五萬大軍與薛時先行。田虎和李天錫點起護駕軍五十萬，大將百員，前來迎敵宋江。却說薛時引兵往龍蟠州來，卞江接入城，安排筵席款待，一面差人迎接聖駕，不在話下。

却說馬靈來到霧凝澗經過，小校報與田彪說：「宋軍將近城邊。」田彪令大將張雄出城迎敵。楊志出陣叫曰：「強寇怎敢攔路！」張雄令副將假安出馬，與楊志鬥十餘合，被楊志刺死。北軍大敗，報知田彪。田彪大怒，親自引兵出陣，與楊志鬥三十合，不分勝敗。馬靈見了，來與解珍曰：「我去山後殺將來，你們幫着楊志殺過去。」

正說之間，小校報曰：「秦明魯智深又引五千兵接應。」馬靈大喜曰：「解兄，你速去催動衆將來助戰。」說罷，腳踏風火輪而去。解珍接見秦明智深，將馬靈的話說了，即招動衆兄弟一發上陣，與田彪大戰。

正門之間，北軍後陣大亂，小軍飛報：「後有天神腳踏風火二輪，手擲金磚，亂打下來。」田彪大驚，回馬變走，

正迎着馬靈從空中撒下火輪，打在田彪頭上，燒得眼花面赤，不能動止。魯智深趕上一禪杖打翻，把陷軍囚了。隨後兵將皆投降。馬靈曰：『我們只在此間屯下軍馬。』

却說田虎領兵到龍蟠州城下。衆人安排香案，迎接入城，拜舞畢，告曰：『我主，今有宋兵勢大，不敢與他抗敵，今得主上親征，有何慮焉？』忽報宋兵搦戰。李天錫速令劉克讓引兵一萬出城，與南陣孫安鬥五十合，被孫安殺死。敗軍逃回，報知李天錫。天錫大怒，綽鎗上馬，與孫安鬥二十合，不分勝敗。被瓊英一石子把李天錫打翻馬下，被盧俊義一鎗刺死。北軍大敗，退走入城，報知田虎。田虎見說心慌。卞祥告曰：『我主勿憂，小將引衆將出城決一死戰。』

田虎卽令卞祥引衆將出陣。宋江見了卞祥，便令花榮與卞祥鬥，到十合，花榮佯敗而走。卞祥不追，叫曰：『別有英雄再來。』盧俊義出馬，與卞祥又戰五十合。卞祥打一關節，招動軍馬，望城中便走。薛時刺斜來迎，被盧俊義一鎗刺死。孫安人馬一擁入城。田虎知宋兵入城，開北門望沁城而走。到城下，望見城下盡是宋軍旂號，回身便往涿州逃難，却好遇着史進攔住。田虎思量無計，逕奔海邊而逃，被史進招動衆將，把田虎生擒，奪了涿州。有詩爲證：

百萬雄兵下北州，將軍全勝陣圖收。堪嗟田虎空稱號，到此翻成作虜囚。

史進將一半軍守住涿州，自引人馬解押田虎來沁州屯紮，差人飛報宋元帥知會。

却說宋江大隊人馬殺入龍蟠州。宋江升堂坐下，便問曰：『田虎何在？』衆將告曰：『田虎開北門走了。』宋江聽了，心中不樂。只見卞祥引衆將拜伏階下。宋江連忙扶起曰：『招討効力投降，回奏天子，必當重用。』卞祥曰：『小將有抗拒天兵之罪，豈敢希圖封賞？』

宋江各各撫恤已了，就教大設筵席。與衆將飲酒之間，只見小校來報曰：『史進已捉了田虎，令人先來報捷。』

宋江喚入，便問備細，大喜，便吩咐盧俊義和卞祥守住龍蟠州，自引大軍來到沁州，史進接入城。

却說田虎所居內室，照依皇城宮殿省院衙門。宋江坐了正堂，衆將都來參見，捉得內室妃嬪并僞文武等官，監候一邊。衆人押過田虎，跪在面前。宋江曰：「此反逆之人，不必詢問，且將陷車囚起，解送東京處決。」

忽報馬靈來到。宋江令衆將接入，相見禮畢，宋江便問軍中之事。馬靈曰：「田彪被智深與小將捉了，囚在軍中。霧凝洞平伏了。智深隨後即到。」宋江聽知大喜。

次日，魯智深引軍都到。參見禮畢，宋江問勞已罷，又遣人前去涿州調回那起人馬都來沁州，即令設太平筵宴，款待衆將，犒賞三軍。

宋江酒至半酣，舉杯對衆將曰：「自從奉敕征討河北，上賴天子洪福，下賴衆兄弟虎威，用兵一年有餘，幸喜首惡已擒，河北掃清，大小兄弟無恙。今要班師回京，請盡一醉，以慰往日勞苦。」史進與衆將曰：「此皆仁兄之德，非我等之能也。」

次日，宋江傳令將田虎宮室拆毀，妃嬪人等令至親各領回家，僞設官員，赦免其罪，選賢能者，令他分守各處城池。那河北之民無不感戴。有詩爲證：

旌旂閃爍動龍蛇，宋將忠良爲國家。且看此行成偉績，從今黎庶樂桑麻。

宋江下令，大小頭領并河北新降將佐各收拾朝京，使關勝先往凌州會集李俊一起，令戴宗馬靈先往京師報知天子，另修書一封去宿太尉府中投下。宋江將田虎田彪陷車押在中軍監着，吹打得勝鼓回朝。到龍蟠州，有盧俊義等出城迎接，入府堂上，都來見了，一回離了龍蟠州望南回京。畢竟宋江如何朝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徽宗降敕安河北

宋江承命討淮西



千乘鐵騎震如雷，一劍橫空萬寇哀。掃盡邊塵烽火息，保全黎庶瘴烟開。羽書奏捷聞金殿，鸞誥褒封下玉臺。忠節名題金榜上，凱歌聲裏帶春回。

却說戴宗馬靈二人足踏風火二輪，日行萬里，二三日早到東京安下。次日戴宗同馬靈二人來見宿太尉，呈上書札。宿太尉認得戴宗，便問宋元帥軍情事務何如。戴宗遂將平伏河北，擒了田虎、田彪、班師之事，說了一遍。宿太尉然後拆開書看了，不勝之喜，重賞戴宗馬靈酒食，且去館驛中安下伺候。

次日宿太尉入朝奏曰：「今有宋江征討河北田虎，已獲全勝，生擒了田虎、田彪，殺了田寶、田豹，今已班師回朝，先令戴宗引一個新降將士先回奏知陛下，現在朝門外恭候聖旨。」

天子見奏，龍顏大喜，宣二人入朝。戴宗馬靈逕到階下，俯伏丹墀，山呼已畢。天子各賜御酒三杯。天子便問宿太尉曰：「此事如何定奪？」宿太尉奏曰：「宋江等建此大功，乞我主親排御駕，出城十里遠接，慰勞衆心。」天子曰：「卿言是極。」即令安排御駕，迎接征戰功臣。

戴宗奏曰：「聖上暫停。宋元帥軍馬再過三個月方得到京。那沁城到東京三萬餘里路程，臣今三日前起身。」天子問曰：「卿二人如何三日便得到此？」戴宗奏曰：「皆託聖上洪福。新降這個馬靈有神行之法，日行萬里，因此快也。」天子大喜，令戴宗馬靈在館驛中伺候宣召。當日朝散。

且說宋江軍馬在路行程，所過地方，秋毫無犯，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行了三個月餘，來到東京。有詩贊曰：河北清寧偉績成，宋公忠義最知名。胸中素蘊天人學，麾下分屯漢楚兵。已仗天威平草寇，再施膏澤庇蒼生。凱歌唱徹山城曉，老幼歡呼夾道迎。

當時遠探飛報，天子知道。天子宣宿太尉商議，敕令滿朝文武，護衛涓渾，簇擁鑾駕出城十里迎接。正遇着宋江、盧俊義等衆將拜伏路傍，山呼之聲，震動山岳。天子撫慰曰：「卿等多受勞苦，今建大功，將何以報？」宋江再

拜曰：「臣托聖上洪福，前征河北，喜得掃清而還，何勞聖駕親臨？臣等雖肝腦塗地，難報聖恩也。」天子曰：「卿等平身。」又問曰：「卿今帶來這一起，却是何人？」答曰：「一個孫安，一個瓊英郡主，張清之妻，一個是法師喬道清，一個是卞祥，臣今收伏田虎，皆賴此數人之力也。」天子又曰：「前有一百單八人，今有許多人來！」宿太尉奏曰：「皆是聖上洪福，所以雄兵勇將皆投於宋元帥之麾下矣。請聖駕回朝。」

宋江得令，教排戎衣隊伍，簇擁鑾駕回朝，高唱凱歌，滿城父老拜迎。聖駕入朝，文武拜舞已畢，宋江上殿拜奏曰：「乞請我主新降將士，還是卸甲見帝，還是戎裝上殿？」聖旨令將士不要卸甲，暫時朝見，先教內府支給，勞賞軍士，命宿太尉監賞，每人肉二斤，酒二瓶，白銀一兩，綿緞三疋，糧米一石，大設御宴，款待宋江新舊將佐。

天子斟過一金鍾酒，親賜與宋江曰：「卿領一百單八人，征進河北沙場之內，曾有傷損者否？」宋江答曰：「深賴主上洪福，兄弟們列陣交戰，都幸不至重傷，皆保無事。」天子曰：「此是卿等以忠義狗國，乃天地神明之佑也。」宋江將經過收得諸將，并分遣衆人鎮守，復取各處城池奏知。天子大加稱賞。當日御宴已罷，宋江衆將謝恩出宮，回營安歇。

次日，宋江將田虎、田彪事申呈進樞密院，官奏上天子，請旨發落。天子見奏，敕旨曰：「田虎、田彪欺天罔上，爲惡不仁，罪不勝誅，着三法司官押赴市曹，凌遲示衆，以警後人。」一面差中使官齎敕前去安撫河北一路人民，但有受苦處，卽赦免糧差三年。

却說太師蔡京因宋江班師，天子稱羨其功，恐封他高官重爵，遂與高俅商議，要排陷他，未得其計。

正說間，忽聞吏報曰：「童樞密要見太師，有急事商議。」太師忙教請入，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定。茶罷，童樞密曰：「下官院中前日連接得四五封告急文書，皆申說王慶掠了淮西一派十七座軍州，自稱秦王，建號興國，爲患不小。今有宋江已平伏河北，領得一班兒戰將回來，天子稱羨不已，不久重封他的官職。若使他們一起擅權。」

用事，我們立脚不牢，不如乘此事，太師與太尉商議，同保舉前去收伏王慶，也有一年光景。此計如何？」  
高俅聽罷，對蔡京與童樞密曰：「王慶三年前因惱了我，尋事罪他，發配李州，誰知今日如此大弄。明日早朝，當奏此事，聖上必准。」三人商議已定，各自回府。正是：

奸黨邪讒共一堂，不容忠義輔家邦。明朝一紙封章入，又使驅兵上戰場。未知宋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高俅恩報柳世雄 王慶被陷配淮西

雨裏烟村雪裏山，看時容易做時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話說高俅未遇時，流落在靈州靈壁縣，有個軍中都頭，姓柳名世雄，家開客店。這柳世雄雖爲軍吏，常拯人孤窮。高俅因患病半年，衣服典賣罄盡，柳都頭見他病稍安，卽與高俅銀十兩，因此得回京師，後來做到殿前太尉之職。

一日，柳世雄受職到京，做了指揮使，來殿帥府參見太尉。高俅見是柳世雄，便請入後堂，對夫人曰：「恩人在此，快來相見。」夫人出見曰：「當初若無恩人，焉得到今日？」就留在府中。高俅謂之曰：「今欲公差使吾家，又無大職，若在我部下，於禮不當。」卽喚提調官張斌曰：「此人是吾恩人，欲與一好差職，代我處置。」

張斌稟曰：「只有一個，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慶，少四個月便出職。原日因六國差開使臣張來，勒我朝廷鎗手出試，鬪敵勝負，做了六國賞罰文字，若勝便不來侵我國，若輸與六國，那時每年納六國歲幣。這六國是九子國，都與國龍馳國，泊野馬國，新建國，却得王慶取了軍令狀，就金殿下與「六國強」比鎗，被王慶刺死。止有四個月滿，便陞總管。太尉要報恩人，只要王慶肯讓，便好。」

高俅聽罷，卽差人去班院雄武營叫王慶。王慶卽來見太尉曰：「我有個恩人柳世雄在此，吾欲報他恩，與汝

商議。』喚院子托出銀五十兩與王慶。王慶曰：『小人無功，怎敢受太尉厚賜？』高俅曰：『汝總管之職，尙少四個月，來日却要覆試鎗棒。吾着柳世雄明日到殿下比鎗，你可讓一鎗。他勝，你把總管借與他；吾與你聽令使臣之職，我自照顧你處。』

王慶口中不說，心中忖曰：『當初六國強勒三太尉鬪鎗，都不敢敵，吾拚死與他作對，被我搥死。到今只少四個月，便是總管之職，教我讓與他，我反做聽令使臣！』肚裏焦燥，勉強應曰：『太尉鈞旨謹領，銀不敢受。』高俅曰：『受此銀便是定物，如何不受？』王慶曰：『受了此銀，恐後有人到太尉處，難以推讓。』高俅曰：『言之有理。』遂入後堂與柳世雄說知了。

却說王慶辭別回家，與妻說知。妻曰：『且讓他罷，省得日後結仇。』王慶不聽。

次日早朝，衆文武立班，引進司乞復鎗法。王慶柳世雄比鎗法，入金塔下把鎗使了數回。王慶已一鎗來，柳世雄躲過，王慶復一鎗把柳世雄牙齒打落，喝曰：『王慶贏，柳世雄輸。』引進司喝王慶謝恩去了。武士喝柳世雄出內門。

當下氣得高俅失色，回到帥府中。世雄來見太尉曰：『謝得舉薦。』高俅曰：『恩人，不妨。我做殿帥府太尉，這總管在我手裏，我直滅那人，不見一星火便罷！』却喚殿司前十個帶牌的吩咐曰：『去雄武營前巡視王慶。』十人領了鈞旨，逕到營前巡視。人報王慶曰：『如今高太尉差十個人來尋你。』王慶曰：『我只不出去，守得四個月總管滿時，豈奈我何！』

王慶在家，每夜燒香。忽一夜見香桌從門外四隻脚似馬走入，香爐亦自飛入。王慶見曰：『却不是作怪！』見怪不怪，其怪自壞。』便把香爐打碎，又將桌子擗出門前，顛倒在地，却用猛力閃了左臂，疼痛不止。

次日，王慶出營前贖藥，只見營前衆人關一賣卦金劍先生李杰。這王慶乃姚西人也，身長七尺，熊頭馬腹，鳳

眉豹身，便將十文錢來卜卦。李杰問了年月，排下一卦。李杰曰：『尊官問災不問福，此卦象不好，是勾陳爻變象，乃一牛二尾，是個失字。你宅內曾有怪事否？』慶曰：『見過了。』杰曰：『既見過，目下災甚急，有四句卦象與尊官收下，後有應驗。』象曰：

白虎臨爻象，隄防不測憂。雖然無病疾，不死便爲囚。

王慶收了卦象，辭了李杰，便去藥舖贖了一貼黑神散，就酒店買酒調藥貼在身。歸到營前，見隣人周保義曰：『高太尉親到十三營點名多時，快去應名。』

王慶聽了大驚，急到家，換了紫衫衣帽，逕見高太尉，唱了諾。高俅曰：『你從那裏來？』王慶曰：『昨日因燒夜香，見香爐飛入來，香桌自走進家。小人見是怪事，即將香桌打碎，因閃了左臂腫痛，今日出去贖藥，用酒調搽回來。不知太尉到此。』高俅曰：『這是朝廷禁城，如何有此怪異？却不是捏造妖言，驚嚇一城老小？到此點名，不尊禮節，面尙帶酒，罪不容恕！』却喚左右拿下。

王慶告太尉曰：『小人無罪，乞問鄰人便知。』俅曰：『衆人向前拿下。』王慶曰：『只爲柳世雄報仇。』俅曰：『不要打，且放他起來。』便問軍政司官曰：『王慶捏造妖言，面帶酒容，謁見主帥，不遵約束，合該甚罪？』軍政對曰：『據此罪犯，若自身軍卒，合該軍法施行。王慶係有職人員，理合請旨裁斷。』俅曰：『把王慶且枷下，該司取招狀來。』

獄卒即將王慶押到後司來勘問，死不肯招。司官問曰：『王慶，你又無甚大罪，只是觸犯主帥，多只打得十來棍，擬出去了，等月到時，依舊做官，你胡亂認一件來。』王慶自忖曰：『我無大罪，便招不妨。』招曰：『一時不合觸犯主帥，偶違軍約。』兩項罪名，押了文字，仰殿司府裏高俅見了，奏知聖上，聖旨發開封府依律斷遣施行。

高俅使人將牌文送開封府封來。府尹周可道使人押王慶到府廳上，公人將紫衫大帽教王慶着了，焚香望闕。

謝恩。王慶只道沒事了，叫我着公服謝恩已畢，依舊除了巾帶，跪在廳前，聽讀款狀曰：『雄武軍士王慶，不合在班無故捏造妖言，不遵節制，怨望朝廷，不守國法，本合軍法施行，爲總管職役在身，聖旨將本身官職斥罷，將王慶杖二十，刺配淮西李州牢城營安置。』府尹即將王慶打了二十棒，刺兩行金印，上了護身枷，差張千、李萬押送李州。

當日王慶只得同防送公人出開封府，來到街口，只見渾家丈人丈母抱着四歲孩兒，眼淚汪汪而來。同入酒店中，丈人卽教安排酒食相待，防送二公人妻子見丈夫，只是啼哭。丈人曰：『我不想賢婿被高俅陷害，今借得五十貫錢在此，與你路上使用。到李州有一千里路，未知幾時得歸，你只做三年爲期，我便與你養老婆，三年外不回，只得告個執憑好嫁別家。』

王慶聽了，卽寫限期付與丈人。丈人曰：『你這個孩兒如何？』王慶曰：『我自帶去。』妻子不忍分別，防送公人催迫起程。王慶辭別丈人丈母，抱着兒子，同公人望李州來。路上被兒子耽擱，行了十數日，只走五百里。孩兒忽然感吐瀉，病了兩日，於路死了。王慶啼哭，把他埋了。

來到路口鎮，王慶身邊五十貫錢都用去了。公人曰：『王官人，尚有五百里路途，如今盤費用盡，不如做些甚麼，乞些盤纏。』王慶曰：『我有個道理。』卽尋一條棒來，在路口使了幾回。這市鎮上也有二三十人圍住看王慶使棒。王慶告曰：『小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贏了六國，少四個月做總管，被人謀奪本職，刺配李州，於路缺少盤費，只得使合棒告些標手，以作路費。』說罷，又使了幾回棒，將棒撇起高三丈，王慶把身一轉，將右手接住棒，曰：『告衆官賜些標手。』

內中早有一人撒出錢來，不一時，也得三五貫錢撒在地上。內中一人，身長六尺，喝住衆人：『不得出錢！我便與他鬪。』王慶聽罷，曰：『我一日在此辛苦使棒，告些標手，又被此人喝住了。』王慶只得向前問曰：『閣下高

姓？」那大漢曰：「你跟我來。」就把王慶手挽着同行，離了路口鎮，來到家裏，請入草堂。

茶罷，那人問曰：「足下因甚人謀奪貴職？」王慶把高俅報柳世雄事說了一遍。那大漢曰：「原來有此屈事。小人姓龔名端，排行第十四，是這路口鎮尉司都頭。適見閣下鎗法，真是國家之寶。」安排酒食相待了，龔端托出銀二十五兩與作路費。王慶曰：「多承厚恩，他日當報。」龔端曰：「愚意本欲相留王兄住一宵，却恨司裏有件公事，差小人下鄉去，不及相留。某有一弟，喚作龔正，他如今在四路鎮上屬永州地界上開酒店，如今五年不相來往，某有書一封托兄帶去投奔他，必有資助。」

王慶接了書，就辭別龔端起行。在路不止一日，來到捫子嶺街上，又撞見賣卦的金劍先生。李杰曰：「王官人何故至此？」王慶曰：「先生昔日之卦，應驗如神。」却把高俅的事說了一遍。李杰曰：「苦哉！」就請入酒店相待。李杰曰：「二次遇尊官，今觀足下氣色，還有是非，再與你卜一課。」王慶曰：「正欲拜問。」李杰占了曰：「王兄，莫怪我說，這卦象與先的一般，喚做蒿草爻，當春末夏初之時，便硬可爲箭桿；若在春首採之，嫩則必折。然亦不妨，但莫管是非，留四句卦象，足下收取，後必應驗。」

報李却逢李，流京各轉京。若逢龐氏事，必定惹災迍。

尊官收下卦象，酒錢李杰自還。他日却得拜見。王慶曰：「深感先生。他日再遇，當重拜謝。」遂別了李杰，同防送公人取路來到四路鎮，尋問龔正店。直教王慶得錢，顯名姓於鎮上，揚文武於村中。正是：

相交得遇知心友，真是男兒識丈夫。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王慶遇龔十五郎 滿村嫌黃達鬧場

燕門壯士吳門豪，筑裏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與君死，泰山一擲輕鴻毛。

却說王慶入到店內問曰：「龔十五郎在家麼？」只見龔正出來，見了王慶，便問：「高姓？」答曰：「姓王，名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龔正曰：「聞名久矣。」邀入草堂。王慶取出書來遞與龔正拆開看了，十分歡喜，便安排酒食相待。龔正曰：「總管如何被害？」王慶將前事說了。龔正曰：「總管如此受屈，某亦捕盜官兵。家兄五年不相來往，當初因些閑事，今日幸遇總管至此。」王慶曰：「感蒙二公，無恩可報。」一連留住數日，防送公人催逼王慶上路。龔正曰：「這一村境都屬小弟所管，明日辦些酒食請衆鄰到此，王兄可使一回棒子，小人教每人出錢一貫作送路盤費。」王慶曰：「此恩難報。」

龔正卽殺羊置酒。次日，教莊客打起聚義鼓，南村北村老幼都到龔正莊上來。衆人曰：「都頭有甚言語？」正曰：「今請衆高隣到舍吃些酒，小弟有個交誼兄長，乃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被人謀奪本職，刺配到此，使得好棒，如今教誼兄使合棒伏事列位。」卽請王慶出來與衆人相見。衆人曰：「好個大漢子！」

王慶提棒在手，望空撇高三丈，王慶背叉手接住，把棒輪動，如風車一般。衆人喝采不止。又使了幾個旗鼓勢。龔正曰：「告列位鄰送些標手。」衆人聽罷，各出錢一貫，共有五百貫錢在地上。

王慶正待收起，忽一人走來，喝曰：「且住！適間使的棒子，只瞞得衆人，瞞不得我！我是保甲司公，敢與我使合棒？若贏得我時，這五百貫錢與他收去，勝不得我，這錢休想！」此人原來姓黃名達，綽號滿村嫌。龔正曰：「王兄，沒奈何，只顧與他合棒。」王慶便把棒與黃達鬥了數合，黃達抵敵不住，王慶將棒頭點尿水抹黃達一口。黃達輸了，走往河下洗口。衆人笑曰：「要得這廝却好！」

王慶拜謝衆人，提了錢各自回來。龔正又將一領衲襖與王慶曰：「此襖你可貼肉穿了；襖內都是碎金銀，與兄急難使用。」王慶謝曰：「感激周濟之恩，異日犬馬難報。」龔正曰：「到李州住不得時，可來我家住，也不妨。」



「王慶拜謝，與公人上路。行了三十里，只見黃達領三十人各拿鎗棒趕來，大叫：『配軍休走！』王慶曰：『我在家讓你個保甲司公，却不打你，只抹你一口尿水，你今趕來送死！』黃達大怒，挺刀殺來。王慶閃過，鬥了數合，黃達抵敵不住，便走。衆莊客亦走了。防送公人曰：『我們快些行，恐這廝叫大隊趕來不便。』」

三人走上五十餘里，來到李州安下。次日，押着王慶來見太尹。太尹看罷，即批回文牒，發二人回京，便令中軍押着王慶來到牢城營裏，單身房中伺候。王慶把五百貫錢與上下使用了，來見管營司公。管營曰：『太祖留下一百殺威棒，我見你臉上黃瘦，想是路上有病，且寄下這頓棒子，去單身房裏伺候。』次日，管營差撥得了王慶人情，發去管天王堂，每日燒香掃地。

時光彈指，過了兩三個月。忽一日，衙前有個使鎗棒賣藥的在那裏說道：『小官非是路途人，家住京師，蒙聖恩除授光州普利縣巡檢。本身是武科出身，因到這李州來見親戚。小官姓龐，名元，爲恐上任之時又是三年，先來和他相見一面，再上去上任。到此路遙，恐缺盤費，因此使回棒子與衆看。內一百貼梅嶺膏，治男女百病。你這二百人看的在此，有先出錢的，小官認了你，待我上任時，用你做虞候。』

衆人聽罷，曰：『這廝沒道理，說出這話，一文也不要與他。』這龐元見衆不出錢來，焦燥曰：『昔有個故事說得好：那南山有個貧子，生一身癩瘡，去遊山，獲得一個野豬。這貧子歡喜曰：『世人言癩子吃野豬肉必死，我是貧子，又生癩瘡，值得甚麼，且把這豬殺了。』煮熟做兩日吃了，這貧子癩瘡倒好了。原來這野豬在山吃了鶯粟葉、甘草、檳榔皮，這貧子有緣，是吃了藥的野豬應效，醫好了這個癩子。那北山亦有一貧子，也生一身癩瘡，一日撞見南山貧子癩瘡都好了，便問：『你這癩瘡如何都好了？』南山貧子曰：『我獲得一個野豬，殺來吃了，因此好了。』北山貧子見說，也去尋個野豬，殺來吃了。那貧子吃了不過二三日，死了。南山貧子笑曰：『我這野豬是服藥的，醫得病好，他是不服藥的畜生，如何醫得病！』」

衆人見說這話，焦燥曰：「我們不贖藥的都是畜生，敢說這個比方罵我們！」數內有一人曰：「你們莫與他爭，我去天王堂叫個鎗棒教頭來。」王慶隨到看時，那龐元曰：「寶劍賣與烈士，愚人怎曉？紅粉贈與佳人，村婆娘却不用。衆人在此，敢與吾比試？」

王慶聽得入場，問曰：「閣下貴里？」元曰：「小官東京人氏，到此探親，欲使回棒賣了藥，去光州普利縣上巡檢之任。」王慶曰：「尊官出言傷衆，只有苦求，那有燥求？」龐元曰：「不干你事，你敢來與我比勢？」王慶曰：「我好意勸你，你反要與我來作對頭，我便就與你使合棒。」元曰：「你不要暗算。」

王慶拿棒與龐元鬥了數合，龐元便使架隔，王慶便使衝突。龐元見棒來，用棒打開去。王慶却不打來，去側邊打一棒，將龐元右手腕打斷。龐元大叫，倒翻在地。王慶慌忙扶起來。龐元曰：「打折了戰手腕也！」王慶曰：「是你來勸我比勢，休怪休怪。」撇了龐元自歸營去。

原來龐元有個姐夫張世開，現做本州兵馬提轄，這厮與姐夫不和，因此來弄鎗使棒。當日龐元走歸與姐姐訴曰：「今日出去使棒，姐夫見我去弄捧辱沒了他，故使牢城營裏一個罪人王慶把俺手腕打折。他說是『張世開教我打你。』我今上任不得，却回京去省院裏告狀，和你老公理會。」姐姐曰：「等我那魍魎回來，問他端的。」龐元見說自去了。

却說張世開歸來，逕到夫人房中去，這夫人不問事由，便揪住丈夫胸前大叫屈。張世開曰：「有甚事？」夫人曰：「我兄弟與你不和，你也看我面上，他去使棒，你却調撥牢城營裏王慶來打折他手腕。方纔他哭來告訴我，他要回京告狀和你理會。你當初未遇時，在我門前賣理中丸，爹爹時常問你討藥，後來把我嫁你，又替你謀了官。」張世開曰：「外人聞知是老婆抬舉的官，不好觀瞻。是你兄弟自要生出禍來，怕我不與報仇，故把言語來激你。他既被王慶打了，明日叫他來打他九百九十九棒與你兄弟做利錢。」正是：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

次日張世開即喚王慶并三名單身士卒周斌吳顯鄭得同王慶四個來見張世開。唱了喏。世開見了王慶曰：「好個大漢！」遂叫王慶把傘過兩日，有官員請張世開赴筵，叫王慶把着涼傘。張世開回衙時日轉西，王慶執傘向西邊馬前行。這張世開要尋王慶之罪代舅報仇，行到一條橫街上，王慶轉過傘低過，世開挺起頭巾，被傘裙撥落地，張世開大怒，從人慌忙拾起，帶在頭上。世開到衙，便問曰：「你今日張傘，把我頭巾掀落！」喝行杖的「着實打三十！」左右的把王慶打了三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世開曰：「明日不要這廝把傘，在本衙當市買。」

次日院子來吩咐王慶：「衙裏要買蹄子，又買大鯽魚三斤。」一霎時，又要買白鯽五觔，豆腐五觔。王慶來到市上，伴件買到堂裏交收，自上賬簿具個單子來見張世開支錢。世開曰：「十日一次來支給。」王慶只得將自己的錢去還。世開終日要尋他罪過了十日，王慶具單來見張世開支錢。世開曰：「日前只買豆腐鯽魚，何曾買蹄鯽？你纔市買，便要賴賬！」叫左右打五十。只支得五貫錢，其餘錢賴了不肯算。王慶因做半年市買，將裝正襖內金銀賠使。

忽一日，張世開又吩咐王慶討十疋好紫羅。王慶到絲緞舖討得十疋紫羅入衙裏，世開暗教梅香每疋剪去三尺，却依原束縛與王慶還舖。物主看這原物手迹動亂，不見原號，又剪去了三五尺的，便曰：「王市買，這都剪去三五尺，壞了我貨物。」王慶即將羅見世開曰：「羅不見原號，每疋巡剪去三五尺，交還舖家不收。」世開曰：「是汝寄在別舖被人剪去，却來仇屈我府裏！」不由分說，就棒瘡上又打五十。王慶只得賠二十貫錢，把羅還舖裏。

府中有個老都管，見王慶受苦，對王慶曰：「太尉只要尋事打你，是替龐巡檢報仇，要打你九百九十九棒，做利錢，我與你上賬，前後也共打了八百棒，尙少一百九十九棒。」王慶聽了大驚曰：「老叔怎的救得我躲這一

百九十九棒我這性命在他手裏！院公曰：『你聽我說來，日是小夫人生日，這太尉最喜小夫人生得美好，不比大夫人生得醜陋，你去討一疋紅羅來，我便引你去見小夫人，將紅羅送與小夫人，上壽教他和太尉說了，再發你下牢城營去。』王慶聽說，就去買疋紅羅來告小夫人，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王慶打死張太尉 夜走永州遇李杰

五里亭亭一小峯，上分南北與西東。世間多少迷途者，一指還回大道中。

却說王慶將紅羅同院子來見小夫人曰：『小人聞知夫人來日生辰，聊具這疋紅羅與夫人上壽。』夫人見了歡喜曰：『你有甚方便，我爲你對相公說。』院公告曰：『不知此人，有甚事觸突太尉，不時只管打他，如今被打難當，望夫人說與太尉知，依前發他下牢城營去，恩德不淺也。』夫人曰：『我自有道理。』王慶辭謝出來。且說張世開醉了，來到小夫人房內，小夫人曰：『王慶因甚罪過，妾聞終日打他，今送疋紅羅與我上壽，若不中用，依舊發下牢城營去罷。』張世開不依夫人勸，次日出到廳上，喚王慶曰：『你好大胆，敢把紅羅去引誘我小夫人，非姦卽盜。』叫打一百棒。王慶苦告不饒，打一棒，大叫一聲，打二棒時，叫不得了。衆人哀告方止。王慶拜謝，自去討棒瘡膏藥將息。

世開不聽夫人，又責王慶，因此小夫人終日閉上房門不睬他。次日管家婆與衆置酒與夫人打和。當夜太尉吃得大醉，不肯去睡，纏至三更，兩個夫人焦燥，各自去睡。張世開見夫人焦燥，却沒安身處，便走出廳來，伏几而臥。當夜王慶值日，在堂前伺候。世開醒來，見王慶曰：『我要解手，登東廁。』王慶點燈籠來，來到東廁，不期誤燒了燈籠。世開曰：『你故意燒破燈籠驚我，明日我出堂重打你五十棒，一棒也不饒。』

王慶聽說大怒，就將挑燈杖在手，叫曰：『張世開，你與龐元報仇，要打死我，我今先下手爲強。』只一杖把張

世間打死了。王慶大叫曰：「四司六局衆人聽着：打死張世開者，王慶也！衆人不必趕來！」便跳出牆外，拽開脚步而走。衆人聽得，各執鎗棒趕來，趕了十餘里趕不上，卽回去了。

這王慶走出城外，望東而逃，一日一夜走了二百餘里。來到永鎮城，王慶走入店中買酒，忽見金劍先生。李杰便曰：「王兄，你休買酒食，且到敝莊。」引至草堂安排酒食相待。李杰問王慶因甚到此。王慶曰：「一言難盡。當初配李州，指望胡亂度日，又撞着張世開的妻舅龐元。」把那使棒一節及打死世開的事說了一遍。李杰曰：「原來如此，前番之卦又應了。」王慶曰：「今日又得幸遇先生，未知此去若何？」杰曰：「再與你卜一課，看前程如何。」便焚香祈禱，排下卦象。杰曰：「此卦枯木長花之象。」更有四句卦象曰：

三段英雄地，紅桃處處新。更名改姓發，結果是河清。

李杰寫罷曰：「向後受萬人唱喏，自稱王霸，改姓更名，至囑至囑！」王慶曰：「若是後來得見天日，重重謝你。」李杰曰：「吾有父親吳太公……」王慶曰：「緣何二姓？」李杰曰：「我是過房與他爲子，他做保甲司公，吾寫書一封與兄，那裏去住幾時。」

王慶收書，拜別李杰，行了五六里路，來到吳太公莊上。吳太公出來接入草堂，賓主而坐。王慶取書遞與太公，太公拆觀大喜。原來李杰把王慶的事一一寫在書上教收留他。

吳太公曰：「閣下是總管王慶，聞名久矣，今日幸得相遇。」便教安排酒來相待。太公曰：「老爺今年七十有二，自做了保甲司公，被我敗了幾處大寇，敝莊雖有五六十个莊客，武藝不十分精熟，足下乃八十萬禁軍教頭，敢煩指教。未知尊意何如？」王慶曰：「多感盛德，謹領尊命。」太公卽喚莊客吩咐曰：「請師父教你們武藝。」都來參拜師父已畢。

自此王慶在吳太公莊上教演武藝，一月有餘，衆各精熟。太公自與王慶合棒，王慶勝了，太公大喜。次日有人

送公文來，却是李州申奏朝廷，行下榜文，着諸州府縣市鎮鄉村保甲，並要畫影圖形，給賞十萬貫錢，捕捉打死兵馬提轄，正犯王慶。王慶見了大驚。太公曰：「吾是保甲司公，今藏足下在此，深爲不便。」當下太公將銀五兩，朴刀一把，棒兩條，小旗一面，上寫「槍棒教頭李德。」付與王慶。

王慶收了銀物，拜辭太公，投奔龔正家去。走了二日，來到一松林邊，見前面一派鼓樂之聲，是送新婦的，那轎後馬上坐的却是龔正。王慶見了，便入林裏張望，漸漸來至前面，是一所莊上，忽聽內裏一聲鑼響，走出二三十人，爲首一大漢，手挺朴刀，攔住大叫曰：「吾在此等你多時！我姓項，名襄，與你有仇！你捉我到官，刺配永州，今日且吃我幾朴刀！」

龔正慌忙繫縛起衣袖，提朴刀在手，大怒曰：「你來壞吾好事！」便挺朴刀來迎。二人鬥上數合。龔正被項襄在右脚上搨了幾朴刀。龔正忍疼，又鬥三五合，看看要走，忽聽林內一人大叫：「強賊休害龔都頭！」項襄聽得，回身便與王慶鬥了數合，被王慶一朴刀搨死。衆囉囉走散。龔正大喜，問曰：「王兄一向在何處？」王慶叫曰：「我不是王慶，乃是李德。」龔正對衆人曰：「今日不利，另日再成親。」一行人伴到四路鎮來。

龔正請王慶到堂上拜謝曰：「今日若非王兄，吾命休矣！」王慶將前事一一說了，「逃走在永鎮城，遇着金劍先生李杰，得書去謁吳太公，在他莊上住了月餘，朝廷行文來捉，因此假粧使棒教頭，改名李德，來報恩人，不期途中偶遇。」龔正曰：「苦哉！你今日在我家避難，教我莊客武藝。」王慶曰：「多謝恩人，量如滄海！」

王慶住了月餘，教莊客武藝精熟。忽一日，龔正曰：「自從相會，不曾與你較量一棒。」便喚莊客打掃禾場。正與王慶較量棒子，不期牆外一個人，是黃達莊客，因來汲水，聽得牆內棒聲，就在牆縫裏望見王慶使棒，忙歸報與黃達。遂卽引三五十個莊客圍住龔正莊上，叫曰：「窩藏王慶，快快縛出！」王慶聽了，走入後山去躲了。龔正曰：「黃保甲，你在此大驚小怪，我豈不知事理！」黃達曰：「不必支吾。」正曰：「任你去搜。」

遂卽引衆入家搜覓，不見走入後門，望山上去。王慶聽得山下喧鬧，伸頸來探，被黃達見了，便叫曰：「王慶好！好下山受縛，我好生伏事你！」王慶大怒，執棒在手來迎，只一棒將黃達腦髓打出。衆莊客叫曰：「黃達被王慶打死了！這番你却賴不過！」龔正叫苦。王慶喝曰：「汝等可縛我去見官，免致負累。」龔正曰：「兄長差矣，我怎肯做這等人！你今詐做承局打扮，連夜快走，這場官司我自去理會。」說罷，便取黃旗一面，銅鈴一枚，白金百兩與王慶。

王慶收了拜謝，當日便走。行了數日，來到淮西地界，到一所林子，王慶入去歇腳，只聽得林子裏亦有一個人歇腳。那人見王慶來，曰：「兄長從那裏來？」王慶曰：「從京師來，要去淮安州下公文。」那人曰：「兄長生得長大，面上有金印，恐難過淮河浮橋。」王慶曰：「如何過不得？」那人曰：「橋上有一百人把守，見我生得長大，又是麻臉子，便道我是王慶，不由我分說，劈頭便打。只見一人走來救我說：『不要打他，是我的兄弟。』衆人見說，卽便放了我，去亦胡亂叫他送我過橋。他對我說：『你去路上若是撞見有似這等壞了頭面的人，你對他說，教他先來尋我，我便認他做兄弟，我護他過橋去。』」

王慶曰：「他姓甚名誰？」那人曰：「他在浮橋邊，姓范，名全，在鎮陽城裏做院子，叫他做范院長。你去見他，認他做哥哥，便過得橋去。」王慶曰：「謝兄指教。」付曰：「莫非是我姨兄。」行至淮西東鎮市，見一人在店裏坐，便問曰：「范院長住在那裏？」那人指曰：「對門斑竹簾子便是。」

王慶入見范娘子，唱喏曰：「尊嫂嫂，小弟敬來看哥哥。」范娘子答曰：「你哥哥未歸，且請坐下。」少頃，范全回家，見王慶吃了一驚。原來范全與王慶是兩姨兄弟。王慶曰：「小弟特來盼望哥哥。」范全便令妻子安排酒飯，與王慶吃了五大碗。全妻曰：「汝弟會吃飯，難爲打火的。」范全曰：「他今纔到你，且閉口。」

王慶住了十數日，范全盤費都吃盡了，只得把衣服典當與他吃。一日范全取一個骰盤，六隻色子，對王慶曰：

「此去二里，有座林子，喚做椒花快活林，裏面有二十餘處賭場。我拿你嫂嫂衣裳當得四百錢在此，你可胡亂去開個賭場，到晚也有三五貫錢回來，強如在家閑坐。」

王慶接過四百錢，到快活林裏，却來得早些。王慶見一段淨地，就要放下骰盤。只見一人來曰：「我便是出林虎。你是誰？」王慶曰：「我是范院長義弟李德。」那人曰：「足下休怪，這片淨地有人占了的，你去前面有未掃的地段可去開場。」王慶只得前去掃淨一段地面，排下骰盤，放那錢在地上。

良久，只見來賭的都往別處去賭，只有王慶坐處沒人來賭。等到日斜，肚裏又飢，只見賣蒸餅的來，王慶就取了十文錢買五個蒸餅吃了。又見賣香辣灌肺的，王慶又買了十文錢吃了。看看到晚，別人都收拾，王慶也只得收拾回家，肚裏好悶。

嫂嫂問曰：「叔叔今日利市麼？」王慶曰：「我恁悔氣！照着衣服看虱子！」嫂子曰：「叔叔和誰鬧來？」王慶曰：「不是和人鬧，實不瞞嫂嫂說，今早去林子裏，有出林虎不與我攤場，只得往前面開了鋪，坐下一日，並沒一人下場，都到別處賭了，今日買點心吃，倒去了幾十文錢。」

嫂嫂聽了，柳眉直豎，星眼圓睜，曰：「不知你因甚焦燥，原來作下馬威！也不干叔叔事，是我那魍魎。等他回來，和他理會！」王慶知道自己過，不敢討晚飯，自去睡了。范全吃得大醉回來，渾家見他醉了不說，各自睡了。

范全睡到二更醒來，叫妻子曰：「今日叔叔利事如何？」妻子罵曰：「你這蠢才，賊把我衣服典去與他買物自吃，剩得一半錢回來，倒會作下馬威！」范全被妻子罵了一夜。

次日，王慶起來吃了飯，將錢又去林中開場。坐了半日，又沒人來賭。看看至午，肚中又飢，不敢買物吃，餓了一日。只見三個人入林子來，扛着五層蒸籠，那後生取出籠內饅頭，每人一個團團俵了，却俵到王慶面前來，王慶只道是施散的，便說：「多把一個我吃。」心內歡喜道：「是救命的菩薩！」



日將晚，見一個女子引兩個莊客入來。衆人見了，多起身向那女子唱諾曰：「適間謝你們點心。」衆人都把錢還那女子，每個一百錢。看看掠到王慶面前，王慶叫曰：「苦也好貴饅頭！我只道是他施散的，原來是賣的一百錢一個。我只有二百錢，還了他，怎的歸家？」把二百錢遮在衣裏。女子來到面前，看了王慶說道：「好個大漢！把饅頭錢來！」王慶笑曰：「今日不曾發市。」

那女子大怒，把王慶一脚踢倒，把錢盡拿去了。王慶好悶，要趕去問那女子取錢。衆人曰：「這女子是段家莊女孩兒，不比別人。這裏俗說話：「甯吃三斗糖，莫惹段家莊；甯吃三斗醋，莫行段家路。」他的父親喚作段老虎。他大哥是二大蟲，小兄弟是段五虎。這女子喚做淮西伏魔，誰敢惹他！」

王慶聽了，只得收拾回來，把桌子一拍大叫曰：「今日又悔氣了！」娘子吃了一驚，曰：「又怎的？」王慶將散饅頭搶錢一事說了。娘子曰：「如今將錢使沒了，我的衣裳幾時取得回來，倒拍桌打凳作下馬威！」王慶只得忍氣到晚，范全回家，妻子把范全罵了一夜。

次早，王慶起來，打了一缸水，燒着火，因去取柴，見桌板上油單紙包着把朴刀，被王慶見了，喝采曰：「既有此物件不去做，却作別經營！」只因這物件，直教王慶受萬人唱諾，應了金劍先生四句卦象。正是：

禽靜始知蟬在樹，燈殘方見月臨窗。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快活林王慶使棒 段三娘招贅王慶

運轉三段英雄地，時到紅桃處處新。更名改姓自此發，終身結果在河清。

王慶當下看時，却是朴刀，便拿向快活林裏面，把朴刀槍棒放在地下，早有三五百人看的圍住了。王慶唱了

喏，把棒望空撇起高五丈，却背着手接住，弄五七個回合旂鼓。衆人喝采。這出林虎腰間取下二百錢放在王慶面前曰：『不枉了好本事，這便是引衆標手一般。』衆人見了，各出錢一二百的有三五十人，都撇在地上，約有五百貫錢。

王慶見了歡喜，正待收拾器仗，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後生前來曰：『你這夥人今日出標手喝采做甚麼？我是段五虎，不知你是甚人？適間使弄的槍棒，只瞞得衆人，却瞞不得我！這標手錢休得拿去！你敢和我使合棒，若勝得我時，這錢任你拿去；勝不得我，將錢分還衆人。』王慶曰：『五郎要和小人作對，不是小人來勒五郎。衆人作證見，若是小人贏得一棒，或是傷他時，不得當惡。』段五虎曰：『好漢打死不妨！』

王慶聽罷，就擎棒立在西方。段五虎在東方棒點過西來，王慶還回架隔。段五虎又一棒打來，王慶側身閃過。段五虎棒從空下，王慶把段五虎頸項上一棒，打倒在地。王慶忙來扶起。段五虎曰：『不妨。』——便叫出林虎等衆人——『不得放了這大漢去！』

段五虎走到莊上，說與姐姐段三娘并父親段老虎知道。三娘即引五十個莊客，各執鎗棒到林子裏來圍着王慶。段三娘曰：『你是范院長的兄弟，須有耳朵。這東西鎮的人那個不知我家？你打了我兄弟，是何道理？』王慶陪話曰：『我不知是娘子令弟，是他來勒我使合棒。』三娘自思曰：『這大漢本事必然高，我與他比試，若勝我，情願嫁他，不枉這個英雄。』只見三娘在臂膊上取下四隻金釧來曰：『這四隻金釧將作定物，和你比試，你若勝我，我便嫁你；你若輸時，我直打折你兩腳。』便教出林虎作證。

王慶聽說，便曰：『三娘子要與小人比試，今日衆人都是證見。這金釧子我且收了，若贏時休反悔。』段三娘曰：『一言既出，驢馬難追。』便叫出林虎做開棒。段三娘拿棒在手，王慶亦拿起棒來，先使幾個旗鼓勢，把棒望空中撇起高五丈，背叉手接住，便曰：『三娘先使輪頭則個。』三娘便把棒撇起高三丈，正面手接住，使了幾路

勢子，喚做「一枝花」。三娘便與王慶作對，使棒打入來。王慶回身架隔。三娘趕入又打來。王慶隔開，把棒望三娘劈頭打來。三娘見棒打來，使棒來隔。王慶却不打入，就三娘身上打來。三娘怕打了胸，收棒不迭，被王慶使棒冲入三娘胯間中去，只一挑，三娘仰面跌倒在地。王慶慌忙抱起三娘。衆莊客見了，却一齊向前來打。段三娘喝住莊客不得胡亂打人，衆莊客便不敢打。三娘便對王慶曰：「你却有仁義。我輸你。你今在那裏住？」王慶曰：「在范院長家住。」三娘曰：「我回莊對爹娘說知，明日來請你說話。」回莊去了。

王慶也收拾了錢，將金釧子藏在布袱內，謝了衆人回來。范全妻子見王慶拿着錢回來，一齊出來接了，便歡喜。王慶把錢放在桌上，布袱內取出四隻金釧來。范全見了問曰：「這金物件你去那裏剪徑來，休累了我。」王慶將使棒衆人的標手並段三娘比試招贅的事對范全說了一遍。范全曰：「恐他是斂兵計，賺你到他家去報仇。」王慶曰：「不妨，有出林虎衆人作證，看他明日如何。」

次日聽得街上說曰：「這裏便是。」王慶出來望時，只見段三娘引衆莊客，穿了紅衣，各執器械而來，驚得范全夫妻沒處走。王慶提一把三眼叉出來，對段三娘曰：「李德在此。」段三娘曰：「我回去對爹娘說了，今日特來接你到我家和你成親。」王慶曰：「你既來接我，却帶許多鎗手來做甚？」三娘曰：「你不知段五虎兄弟恨着你，帶來保護，同歸我家，就請你哥嫂同去赴筵畢婚。」范全曰：「多謝厚意。另日我們夫妻却來賀喜。」三娘曰：「既如此，另日來相請。」

王慶辭了哥嫂同三娘去。行至半路，入一小店，三娘喚莊客燒湯與王慶梳洗。取出新衣服穿了。卽同三娘到莊。三娘同王慶到草堂與段太公太婆并諸親戚相見。禮畢茶罷，段太公曰：「我那五虎他不信你武藝，只說姐姐在外面曾和你有事，假裝輸了，要與你做夫妻，教我兒子沒有怨心，你今再與他比試，你若勝時，便成親，若輸了，只得離我家去。」便教段五虎出來。五虎至面前，手撚朴刀一把。王慶亦提刀在手。三娘做開棒。段五虎與王

慶門了數合，被王慶在五虎腿上刺一朴刀。五虎大叫一聲倒在地上，血流滿地。太公和衆人大笑，教莊客扶他入去，安排酒席成親。三娘與王慶拜了太公太婆成親了。

過了數日，三娘對王慶說：『街市上我有個叔叔開着大酒店，我往日在那裏賣牛肉饅頭點心，明日可同你去賣肉。』次日，教莊客安排酒禮挑去。二人同到叔嬸家來。參拜畢，三娘曰：『我明日來賣肉。』阿叔曰：『如此却好。』便置酒款待，二人至晚辭回。次早，三娘叫莊客殺了一頭牛煮熟，次日同丈夫去賣了肉，得些利息，夫妻歡喜。

忽一日，三娘頭風發，與丈夫曰：『你先去賣，我等病安即來。』王慶到店，與叔翁曰：『今日三娘頭風發，叫我先來賣肉。』叔翁曰：『却好。』那買肉的人見三娘不在，問王慶對半討價折本。正憂悶間，只見十五個人入店曰：『將九斤熟牛肉來。』王慶如數取來，切做三盤，放在桌上，打四角酒，吃完不還錢。王慶問討肉錢，衆人不答，都走出門。王慶跳出來扯住，一個便來打王慶，被王慶面上打一掌，打得鼻血滾流。衆人都來，却被王慶都打倒在地。

只見段三娘走來叫曰：『不得胡亂打人！』那十五人見是三娘來，俱不敢動手。王慶曰：『賒我九斤肉不還錢，更動手打我！』那十五人曰：『三娘莫怪，小人們不知是你丈夫。』爲首一人便取錢還三娘。三娘曰：『都頭休怪，我拙夫不認得你們，且進店裏坐。』便教安排酒請十五個都頭。衆人曰：『却又來相吵你們，自爲着鳥氣來討碗酒吃，又被你大郎打了一頓拳頭，甚是了得。』三娘問曰：『都頭因何事沒出氣？』一個答曰：『我這西陽鎮一個巡檢，姓龐，名元，他先是光州普利縣巡檢，今取調他來這裏做巡檢。這廝曾在李州被王慶打折了右臂，如今有些歪新任到來，一些兒差錯，便打三五十棒，因此我們忍氣。』王慶聽得說了，便觸心問曰：『此人在那裏歇？』衆人曰：『在司裏歇。』衆人吃了酒，辭謝去了。

三娘與王慶收拾回到莊上。三娘出堂前來點茶。王慶想起龐元冤仇，不覺淚下。三娘便問因何煩惱。王慶曰：「實不相瞞。我不是李德是王慶。因龐元起禍，打死張世開，這賊在此，痛恨入骨，因此觸心。」三娘曰：「你不說破，我也自知。」便取出數十張榜貼出來，是拿王慶的畫影圖形。一「如今我令人四下揭了榜，省得路上人眼目。」王慶曰：「我今夜去殺了那廝方雪胸中之恨。」

說猶未了，只見段太公入來曰：「我在外面聽得多時了。我也認得你是王慶。既龐元在此，不去下手，更待何時？」便教三娘「去吩咐把守浮橋的人說：『今夜我教丈夫去買牛，過時休阻擋他。』」至二更去下手。你二人便收拾銀兩走別處避去。」三娘曰：「若是了事時，你在東留村等我。」

說罷，王慶提了朴刀，至更盡便過西街來，打聽在五里房子裏。等至二更，只見龐元騎馬來，兩個人提燈籠，一個人拿條藤杖。來到林子前，王慶走出來大喝曰：「馬上坐着是龐巡檢麼？」龐元曰：「我便是。你是甚人？」王慶曰：「我是王慶，被你害得我沒處躲身，今日相遇，且吃我一朴刀！」便把龐元揪下馬來。龐元曰：「王官人饒我性命！」王慶便把龐元砍死。手下人走去司裏報知。都頭弓兵一齊趕來。

王慶見弓兵趕來，便挺朴刀殺去，殺死兩個爲頭的，一齊走了。王慶便走過東留村來，見一廟宇。王慶倚了朴刀，在門邊坐候妻子不到，又等一更，忽然睡去，只見見廟宇內兩個莊客出來曰：「太公請你敘話。」王慶跟他入去，廳上見一人，身穿白縐袍，頭頂學士巾，在上面坐，席上排三牲酒果之物。便請王慶對坐。莊客放朴刀在壁上，便斟酒。

王慶見莊主不相識。那莊主忽然淚如雨下曰：「我姓劉，排行第五，名慶，喚做五郎，便是汝之前身。一魂在此爲神，二魂是汝爲人。前世因販茶二百餘擔，我提朴刀向前引路，不期來到揚子江口，撞着一夥人走來攔住，却被一人把吾後心一朴刀截下水去。如今段三娘是我前世妻子，因知我被殺，雇倩人撈起死屍，歸家做功果火。

化。這婦人貞烈，自刎而亡。如今李州兵馬張世開是與我前面戰鬥的人，龐元是後面截我下水的，也有高傑在內。這廝們都是我前身冤家。段三娘今世復尋你做夫妻，同你一處報仇。吾生前爲人正直，今在東留村爲當境土地。我生前姓劉，今牛姓王，改姓不改名。你前程自有發達，他日復到此，不得害東留村之子孫，至囑，至囑！」

言罷，王慶醒來，記得神人說的言語，說道：「怪哉！」只不見了朴刀，便開門入內，揭起神帳看時，見一尊神，與夢中所見一般，懷中倚着朴刀。王慶見了，却待拿朴刀去，只聽得廟外有人說話。王慶沒處躲，却入神帳內坐。那衆人都入廟內燒香叩祝，見三牲都吃了一半，又見地上有果子壳并鷄骨，便曰：「每時祭獻福物都不動，今次如何神道都吃了？」衆人下拜，忽見雙腳，便曰：「有人在神帳內。」王慶帳裏應曰：「方才山人社長誠心，吾今降附於此，汝等不要胡言亂語。」衆人聽了又拜。內中有大胆的人曰：「既神靈降廟，我等且看聖像何如。」便把竹竿挑開帳幔，見了王慶，有認得的說：「是段三娘的丈夫，是殺死龐巡檢的凶手，且把住廟門，我去報西鎮都頭來捉。」

王慶見說，便提朴刀跳出帳來。衆村人見了，便拿扁擔鋤頭竹竿來敵王慶，被王慶朴刀搥死數人，村人便走。只見前面一女子來，却是段三娘。王慶曰：「只說你不來。」三娘曰：「我在家中商議，來得遲了。」

二人便投南路而來。走了五十餘里，來到紅桃山下。三娘曰：「紅桃山有一夥強人，爲首的是蔘火星，廖立，第二個是戴花孫勝，第三個是撲山豹張新。只有廖立仗的出山牌用生牛皮裹竹造成，牌裏藏五條標鎗，中間有一個大鐘，舞動那牌，引得人眼花目暗，便打將來。若打不着，便使標槍來，無有不中。我會輸他一番，當初要娶我。如今嫁與你，這廝必恨我，我們上山時須仔細。」王慶曰：「不妨，自有計較。」

二人來到紅桃山，小嘍囉見了，認得三娘，便去報知廖立。廖立請上山來，便問三娘曰：「今日來投奔，必有事故。」指着王慶曰：「這個是誰？」三娘曰：「他是我丈夫，姓王，名慶。」廖立即請上廳來，排開交椅坐定，安排酒

菜，各勸一碗到山酒。

酒到半酣，廖立曰：『三娘，你哄弄得我好！今日你嫁這個丈夫，却也不枉了。』孫勝笑曰：『哥哥，你看王兄怎的魁梧哥哥，休怪我說，你的面貌一似活鬼。』廖立曰：『你褒得好，且閉鳥口！』便問三娘：『今來投奔，因甚事而來？』三娘把王慶的來歷并殺了龐巡檢的事說了一遍。廖立曰：『三娘若無急難事，怎肯到我寨？』又看着王慶曰：『你既是八十萬禁軍教頭，武藝必然高強，我與你比試武藝，若勝得我，就留你二人在此。若輸與我時，你們下山去。』王慶便曰：『說得是。』廖立即拿滾牌在手，王慶亦拿朴刀。廖立輪動牌來，只等王慶眼花目暗，便打來，王慶定睛看，不動身。廖立舞了一回，將牌打來，王慶便走過西邊去。廖立又打過西來，王慶又走過東。廖立用鎗掘起泥塊，礮來，王慶見泥塊來，將身一蹲，泥塊從頭上過去。廖立又把標鎗來，王慶將刀桿打落去了。第二鎗又標來，王慶將手接住。又標第三鎗來，王慶便蹲下，鎗從頭上過去。廖立見標鎗不中，再將牌打來，王慶將刀桿橫打去，把牌打落在地上。廖立下手拾牌，被王慶在腿上打一下。廖立大叫一聲，倒在地上。孫勝張新連忙扶起，廖立曰：『不枉了，果是教頭！』叫安排酒來相待。王慶曰：『哥哥休怪，這是容情不舉手，舉手不容情。』當下王慶吃得大醉。

至晚三娘扶王慶去睡了。三娘未吃酒，不敢睡，坐在床上拿着朴刀，以防廖立來暗害。至二更盡，廖立打開房門，舉刀便砍。三娘急起身迎住。廖立曰：『你這賤人敢來迎敵？我先吃我一朴刀。』

這王慶醒來，聽得三娘與廖立相對，潛身起來，提朴刀把廖立腿上搨了一刀，廖立大叫倒地。孫勝張新各提刀來向前幫着廖立。當夜大門至曉，只得讓了第一位與王慶坐，三娘坐第二位，廖立等依次坐了。大設筵宴，慶賀。王慶曰：『我今爲山寨之主，即起紅旂一面，上寫「劉五郎王慶」五個字。』即招軍買馬，不消一個月，總集二萬餘人馬，糧草無數。

却說金劍先生李杰聞知王慶在紅桃山招軍買馬大喜，便令人去永州鎮上請龔正兄弟二人。此時龔正因王慶打死黃達，吃官司，收在永州城牢監。龔端使錢賄賂知州并上下人等，疎放回家。兄弟二人見金劍先生書來，同商議事務，二人即同來，都到李杰莊上。李杰接入草堂，分賓主而坐，便曰：「今聞王慶占了紅桃山爲寨主，招得二萬人馬在彼，他不久稱王，我今請二位昆玉一同上山去恭賀投奔他，以圖下半世富貴。未知二位意下如何？」二人聽了大喜曰：「領命。」李杰當下收拾財物。

次日三人起行，不數日來到紅桃山關下，小嘍囉問曰：「你等是甚人？」李杰曰：「我是永州鎮故人李杰、龔正、龔端三人特來投奔王頭領。」小嘍囉聽了，即上山來報知。王慶忙與廖立等下山迎接入寨，禮畢，分賓主而坐。李杰曰：「今日我等三人敬來賀喜。」王慶曰：「如此多謝。」即叫安排酒筵相待。王慶曰：「小弟不知龔都頭二位如何得到敝寨？」龔端把弟連累官司事說了一遍。王慶曰：「幸喜恩人無事，在此共享富貴，以報大恩。」當日酒散。

次日王慶欲讓一位與龔端坐。龔端曰：「小弟才疎力薄，不敢當此位，只可爲走卒足矣。」李杰曰：「王頭領休讓，照舊坐位。」龔端坐第六位，龔正坐第七位，小生坐第八位。王慶從之，即拜金劍先生爲軍師，便商議大事。李杰曰：「可傳軍令第一，不許殺人放火；第二，不許奪人妻女，不許胡亂打劫客商；違者定按軍法。一面令人蓋造房屋以安衆軍，一面招接天下好漢。」王慶從之。不一年，手下共得勇將二百員，雄兵二十萬，霸了秦州一大郡。衆人尊王慶稱內秦王，建號興國，占了淮西一帶城池。雖則官軍屢與他敵，不能取勝。王慶自料宋朝沒有對手，乘勢侵占河南地方，官軍抵敵不過，以致告急文書雪片奏來。

當日早朝，道君皇帝降殿，文武各官拜畢，天子問宿太尉曰：「宋江等今爲國家建立功勳，當封他高官重職，以報其勞。」言未畢，太師蔡京奏曰：「啓奏我主得知，今有淮西王慶作亂，占去一十七座軍州，比田虎之患勝



過十倍，今據河南地方，乞陛下速調宋江等前去征討，成功回朝，封爵未遲。」

天子聞奏，傳旨卽封宋江仍爲征西大元帥，盧俊義爲副元帥，吳用、公孫勝、喬道清爲參謀，孫安、卞祥、關勝等爲總兵，餘將皆封指揮使，再着殿前張仲德爲監軍都招討使，一同領兵征進。

却說宋江正與衆將商議事務，左右入報：「今有天子差中使傳聖旨來到。」宋江忙教安排香案，領衆將迎接聖旨，到中軍宣讀已畢，中使曰：「聖上言公等以忠義報國，故又有此命，可卽准備起行，勿負聖上德意。」言訖辭去。

宋江與盧俊義聚集各營將佐商議進兵之事。宋江曰：「今淮西路徑更雜，若無嚮道之人，安能前進？」潘迅向前告曰：「小人世居淮西，如去路徑關隘都曉得。」

宋江大喜，卽令裴宣分撥進征人員：頭一隊副元帥盧俊義部領正偏將佐五十九員，喬道清等引馬步軍兵一十七萬，由陸路而進；第二隊正元帥宋江部領正偏將佐六十員，山士奇率游騎雄兵四千，水軍頭領李俊領了將佐一十八員，却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張橫、張順、童威、童猛……共領水軍七萬，駕船望瀾江進發。其餘押陣將佐三十二員，却是蕭讓、金大堅、樂和、朱富、朱貴、蔡福、蔡慶、李立、李雲、焦挺、石勇、王定六……引領軍馬五萬，隨後保護張招討爲後軍接應。

宋江分撥已定，卽日出師。天子遣中使二員給賜賞勞諸軍酒肉已畢，宋江卽催趲三軍人馬取商洋驛大路而進，又令人傳報李俊等水軍船隻同時起行。畢竟此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宋公明兵渡呂梁關 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信宿於今復有餘，三軍何處更誅渠？聲明耿耿知難泯，瘡痍冥冥孰爲除？萬里歸裝無薏苡，幾肩行李有

圖書。天心肯護公明望，鈇鉞遙看到海隅。

却道宋江人馬水陸並行，已到相關，屯扎下三個大寨。——左營盧俊義，中營宋公明，後營張招討——各首尾相接不斷。當日宋江問潘迅曰：「此去是何關隘？」潘迅曰：「前面地名飛燕坡，是淮西地界，須打破呂梁關方可取石祁城。」宋江曰：「此去賊境不遠。」即令馬靈到盧元帥營中傳令，使孫安前去打聽消息。盧俊義得令，便撥孫安等七員將引兵二萬直奔飛燕坡來哨探。

且說呂梁關守將二員——魯成劉敏——聞知宋江引兵到來，二人商議。魯成曰：「宋兵初入吾境，未知盧實可開關殺出，必能取勝。」劉敏曰：「只可堅守，令人報知石祁城三將，令他討救兵前來把守。不消三個月，他糧食必盡，人馬自退。何必與他交戰？」魯成不聽，即引人馬下關迎敵。魯成出馬大罵：「草寇敢來犯界，教你片甲不回！」余呈出馬喝曰：「助惡匹夫，敢自誇口！」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余呈一刀砍了。劉敏大敗，棄呂梁關望石祁城而走。孫安等奪了呂梁關駐屯。宋江召孫安等賞賜了書，余呈爲首功。

却說石祁城守將謝英丘翔黃施俊，這三員大將足智多謀。當日劉敏敗回，訴說魯成不聽某諫，失了關隘，主將可作準備。黃施俊與丘翔商議迎敵。丘翔曰：「今宋軍遠來，利在速戰，只宜堅守城池，則宋將自退矣，不必出戰。」黃施俊不聽其言，遂引謝英劉敏出城，列成陣勢。孫安大叫曰：「天兵到此，尚敢抗拒！」黃施俊大罵：「殺不盡的草寇！」輪刀便戰。鬪上三十合，黃施俊敗走，謝英便舉斧來敵孫安。任光便來接住，戰了十合，被劉敏殺死。孫安見殺了任光，却把謝英斬爲兩段。黃施俊見了，與劉敏收兵，走入城內。孫安亦收兵回見宋盧二元帥，訴說折了任光。宋江不勝悲泣，便令四門圍困攻城。

却說黃施俊因折了謝英，就依丘翔之計，再不出戰。宋軍一連攻打數十日，城不能下。宋江與吳用公孫勝商議曰：「賊兵堅守此城，如之奈何？」公孫勝曰：「惟有東門地勢略低，小弟今夜佈起五里黑霧來掩遮，我等入

馬一湧逼城下，舉火燒毀城樓，衆軍一擁而上，城必破矣。」

宋江大喜，傳下將令。公孫勝先登拱秀山，仗劍作法，用水一噴，喝聲道：「疾！」只見黑霧漫空，遮了軍兵，只聞金鼓之聲。東門盧俊義催兵上雲梯登城，果然城上賊兵不見，宋兵來攻。孫安率敢死之士，各提利刃，一擁上城。黃施俊看見，望西門而走。卡祥于玉吳德真將東門打開，宋兵一齊殺入。守城兵潰亂。丘翔劉敏抵敵不住。安仁羣活捉丘翔，劉敏被柏森一槍刺死，只有施俊走出西門。于玉追去，被黃施俊一箭射死。鄂全忠趕來，黃施俊回身便戰，鬥上十合，被鄂全忠斬於馬下。

宋江大喜，人馬入城，令人救滅城中火，出榜安民。計點將佐，折了于玉；其餘衆將都來請功。孫安首登城池，公孫勝用術佈法，鄂全忠獻黃施俊首級，柏森獻劉敏首級，安仁美綁解丘翔來見。宋江問曰：「守城之計，是汝之意否？」丘翔答曰：「仕秦爲秦，是某之計。」宋江曰：「今被擒來，若肯委心歸順，卽赦汝罪。」丘翔曰：「今日城破被擒，有死而已，早賜加戮！」宋江聽罷，不忍誅之。吳用曰：「此人用之不可，放之亦不可。」直將丘翔解去，張招討處斬首，以全其名。詩曰：

孤城打破力難支，被捉忠心更不移。若使其言聞草寇，不知那個是男兒。

話說宋江已得了石祁城，令人尋于玉屍首，具棺槨與任光同理一處，再申文催張招討移人馬鎮守石祁城，却催人馬望梁州進發。前一哨盧元帥三軍都到雁翅坡屯紮。

這梁州有守城統制官，覆姓上官，名義，使一柄鐵鎚，重八十八斤，有萬夫不當之勇。聽知宋江大軍離城不遠，與副將吳炎、李東、張壽商議。吳炎曰：「今宋江人馬相近，只宜堅守城池。」上官義曰：「旣宋江兵臨城下，先與他決一戰，然後再作計議。」探子來報：「宋江兵已到。」上官義出令，李東、張壽引兵三千出城迎敵。盧元帥部下吳德真出馬，直取張壽。

正門間，李東便來夾攻。朱元見了，挺刀接住廝殺。上官義亦引兵出城殺來。江度輪刀便戰，上官義揮鐵鎚打死江度。吳德真見江度落馬，措手不及，被李東刺於馬下。朱元大敗，走回本陣，見盧元帥，訴說折了吳德真。江度、盧俊義大怒，即令人報知宋元帥。宋江聽知，折了二將，悲傷不已，傳令教拔寨都起。先令唐斌、相士成、胡遠、姚期、姚約、余皇引兵直到梁州城下搦戰。

上官義見了，便令蕭引鳳、引鳳兄弟出馬。唐斌見了，舉鎗便刺。二人戰上十合，蕭引鳳輪刀拍馬來協助，相士成出馬迎敵，詐敗而走。引鳳趕去，被相士成活捉了。蕭引鳳正待來救，被唐斌一刀砍了馬脚，亦被捉了。西兵大敗，奔入城內。唐斌回寨，解蕭引鳳兄弟請功。宋江親釋其縛，賜坐，便曰：「二位昆玉如肯同扶宋室，終不失封侯之位。」二人再拜曰：「既蒙不殺，願爲小卒。」宋江大喜，設席相待。次日，宋江領兵圍攻梁州城。

却說上官義見捉去蕭引鳳弟兄，即與吳炎商議。吳炎曰：「今宋兵攻城，只宜堅守，等洮陽、秦州二處兵到，前後夾攻，則宋兵自退。」上官義不聽，自引兵出城來戰。宋陣上姚期出馬，與上官義交戰，鬪上三十合，姚期力怯，姚約挺鎗來夾攻。上官義力敵二人，先一鎚把姚期打死。姚約見兄落馬，措手不及，亦被殺了。文仲容大怒，挺鎗直取上官義，鬥了三十合，崔楚、七恭二人出馬助戰。上官義抵敵不住，撥馬走入城去。三將直趕到城下，城上砲石打下來，文仲容收兵回營。

宋江見折了二將，心中憂悶，無計可施，與吳用商議。吳用附耳低言對宋江曰：「如此如此。」宋江即喚蕭引鳳兄弟問曰：「我欲令你兄弟行詐降之計，裏應外合，以取城池，你心下何如？」蕭引鳳曰：「我兄弟既蒙元帥不殺之恩，願行此計。」

宋江即令人馬退去七十里屯紮。蕭引鳳二人辭了宋江，前去楓霞嶺，糾合得百姓村民一百餘人。黃昏時候，直來城下叫曰：「我兄弟今逃走回來，有急事報知，可開城門。」守城軍士逕來府中報說：「有蕭引鳳兄弟帶

了衆人走回。」上官義曰：「快開城門放他入來。」

不多時，蕭引鳳兄弟帶了衆人來見，上官義曰：「你兄弟今日如何得回？」引鳳曰：「我被捉監囚在後營。前日統制出戰，又殺他二將，宋軍各有退志。又見統制連日不出兵，恐怕糧盡，又慮洮秦二處救兵到，因此退七十里屯紮。被我二人殺了監軍，牽了兩匹馬逃回。到半路，遇見這夥百姓，皆言被宋江四下擄掠，放火燒了房屋，要投入城中避難，故同引入城。」上官義聽了大喜，遂留下衆人不疑。

却說秦州王慶當日陞殿，文武拜畢，秦王曰：「近有梁州洮陽等處申報宋江已取了呂梁關石祁城等處，今又攻打梁州甚急，汝等衆人如何計議？」太史汪克明曰：「臣觀乾象，見西南旺氣冲天，各處將星散亂，惟有罡星明朗，正應淮西分野，主公可發救兵前去相助，可保無危。」只見上將廖立奏曰：「以臣愚見，梁州守將上官義乃足智之人，必能拒敵。可差殿前都尉龔端龔正二員官領文書而行。」

秦王准奏，轉入後宮，與段妃作樂。時值中秋，秦王與段妃登紫虛臺賞月，衆嬪妃伏侍王慶飲酒。忽聽得臺下有人彈箏唱詞，音調極清，王慶令人去喚來見。

不多時，從人引一女子上臺拜見。王慶問那女子何處人氏，女子曰：「妾乃杭州教坊司之樂女，小名翠英，往年遭方臘之亂，被調兵掠至秦州，寓居臺側。今夜因感故鄉，彈箏唱詞，聊申情懷。」王慶曰：「你可再彈一詞，伏侍寡人飲酒，明日娶你爲妃子。」翠英聽說，低頭罵曰：「草寇強梁幼年曾侍奉上皇，出入宮禁，豈肯伏侍反臣哉！」王慶大怒，即令軍校推下臺斬之。有詩曰：

玉貌花顏翠落時，憤然此志勝男兒。須臾一死荒臺下，尙有清風明月知。

是夜酒罷，自後王慶與段妃宮中取樂，不理國事。

却說二都尉領旨來到梁州，入見上官義，將王慶旨意，備說前事。上官義笑曰：「主公過勞心志，汪太史何消

多慮？遂將蕭引鳳之言說知。龔端曰：『如此則宋江無能爲矣。』上官義設席款待不提。

却說宋江退兵於龍山屯駐，與吳用曰：『蕭引鳳在城中必有主意，今可率兵圍城。』林冲關勝引兵攻打東門，白玉朱達得引兵攻打北門，余呈懷英引兵在南門城下埋伏了，各聽號炮，一齊進兵。宋江吳用等攻打西門，各人拔寨齊起，來到城下。軍校報知，上官義大驚曰：『宋江軍馬既退，今又攻城。』蕭引鳳曰：『今宋江部下人無鬥志，各生怨心，不如乘勝殺出，大事定矣。』吳炎諫曰：『只宜堅守，等待救兵到來。』

上官義不聽，卽引兵出城殺來，正迎着秦明，戰三十餘合，余呈出馬來夾戰。上官義力戰二將，忽後軍來報：『東門起火，已有宋兵殺入城了。』上官義大驚，望洮陽而走。余呈趕去，不防馬失前蹄，被上官義回馬活捉去了。原來蕭引鳳見上官義出城，就東門城上放火，斬開城門，放林冲關勝殺入城來。李東張壽吳炎等慌忙上馬殺出城。蕭引鳳曰：『李將軍何不歸順宋元帥？』李東大怒，把蕭引鳳刺死，冲出東門，正遇着白玉朱達得二人大戰，被朱達得刺死。

宋江軍馬入城，府堂坐定，衆將請功。關勝獻吳炎首級，懷英活捉龔端，賁士隆擒龔正，朱達得獻李東首級，單走了上官義。那蕭引鳳弟兄被李東殺死，白玉陷在河邊，被守門軍殺死，余呈趕上官義被擒。宋江見折了四人，令人尋屍首葬之，捷報張招討，率兵起行，望洮陽進發。未知後事如此，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李逵受困駱谷口 宋江智取洮陽城

幾朵紅花映酒杯，離筵愁思更徘徊。恩威正好酬深願，名位何須及早催。夜月輕移旗影動，秋風時送角聲悲。將軍未得封侯印，西地懼兵亦可哀。

宋江撥朱武董平楊志徐寧索超柴進穆弘雷橫楊雄石秀等十將鎮守，其餘大隊人馬望洮陽進發，令戴宗

催促水軍進越江相會。又見李逵來見宋江曰：「哥哥如何不與我去出戰？我要領兵攻取洮陽。」宋江曰：「淮西路徑甚雜，恐有疎失，因此不令你行。」只見項充、李袞、鮑旭、潘迅、孫安、柏森、鄂全忠、許宣、沈安、仁齊曰：「小將等認得此間地理，願助李哥哥同去立功。」宋江曰：「各宜用心。」點一萬人馬與李逵等先行，自統大隊人馬隨後而行。

却說鎮守洮陽大將二員——一人姓劉，名以敬，上黨人氏；一人姓黃，名仲實，下邳人氏。俱受王慶僞封都督兵馬使之職。劉以敬、劉進亦軍官出身。黃仲實幼習兵法。當日正商議宋江兵圍梁州之事，忽報上官義領敗殘人馬走入洮陽。黃仲實即請相見。上官義訴說被蕭引鳳弟兄獻詐降計，襲了梁州，捉得余呈來見二公，并請再復梁州之策。以敬叫解進，余呈不跪。以敬曰：「汝今被擒肯降否？」余呈曰：「誤遭毒手，恨不食你之肉，何肯順賊！」罵不絕口。以敬命推出斬之，年纔三十八歲。後人有詩爲證：

一點貞忠死義心，余呈不跪實堪欽。萬古芳名應不泯，至今青史表良臣。

以敬曰：「公今既失梁州，宋江必長驅來攻洮陽，可一面申文書與秦王知會，請撥精兵前來救應。這裏點軍准備迎敵。」忽哨馬報有宋軍前來打城。劉以敬即同黃仲實上官義登城上看認旂號，上寫「黑旋風李逵」。以敬曰：「久聞這廝是梁山泊第一個凶徒，惜殺人的好漢，必須先擒之以挫其鋒，使宋江不敢正視洮陽。」黃仲實曰：「量此一勇之夫，可以計擒。」傳令四門堅守。仲實曰：「離城東二十里有一地名駱谷，兩下盡是高山，只有一條路入去，後面困絕，山頂有一小徑通越江，人馬不堪行。明日交戰，可以詐敗引入谷中，却令我軍從小徑走入，隨即將樹木亂石塞斷路徑，前面山口埋伏弓弩，兩邊把住，使他人馬外不能入，內不能出，不消十日之間，李逵所部必餓死於谷裏矣。」以敬大喜曰：「此計甚妙！」

次日以敬叫心腹牙將于立何求兩個帶領步軍五千，多設弓弩，山頂埋伏，在駱谷口待宋兵殺入，就把住山

口，以絕他後追人馬。于何二人引軍去訖。却教黃仲實部馬軍三千開西門迎戰。李逵見了，把步軍擺開，手執兩斧，立於陣前。鮑旭使着一口大板刃，隨於側首。項充李袞各手挽蠻牌，列於陣前。黃仲實當先。李逵也不打話，輪起板斧，直搶過陣。鮑旭項充李袞便來策應。仲實見李逵來得兇猛，撥回馬望城東而走。李逵大叫：「賊將休走！」仲實引兵直至谷中，李逵不知是計，引衆一併趕入谷中去。

後面鮑旭孫安等領前軍催動人馬來到，不見李逵等。孫安大叫曰：「李兄中了計！」比及衆將殺入山口策應之時，只見兩邊高山一聲砲響，埋伏弓弩齊發。鮑旭轉身便走。于何二人趕來，許宣沈安仁向前當住一陣。于立雖是步戰，却有千斤之力，揮起銅刀起沈安仁斬於馬下。許宣挺鎗來戰，不想面上中矢而死。孫安力敵，殺退追兵。鮑旭潘迅等走回。

于立何求令軍士塞斷谷口，那個能夠入去。李逵等殺入谷中，黃仲實從山徑裏走出，便將亂石樹木塞斷。李逵與項充李袞并二千步軍在谷中不能得出。李逵叫曰：「只管拚死復殺出去！」項充曰：「哥哥且休性急。今中他計，只得小心尋路出去。若殺出山口必有賊兵把守，枉送性命。」李逵依其言，與衆人結做一團，困在谷中。却說宋江陞帳，忽報余呈不跪受死。宋江哭曰：「余將軍死不辱君，甘受其戮，是宋江之罪也！」哭之未已，又報孫安等回說：「李逵被賊引入深谷困了，又斬沈安仁，射死許宣。今保得衆人回來，只有李逵項充李袞并二千步軍不知下落。」宋江大驚曰：「我正慮李逵不熟地理，故教你們相助出戰，今却遭困，如之奈何？」潘迅曰：「不是地理不熟，只因李將軍一勇殺去，因此中計。」宋江曰：「今困在那裏？」潘迅曰：「洮陽城東二十里，地名駱谷，乃是高山險峻之地。主帥勿憂，小將去詢問，有小路通得駱谷之時，即去救之。」

宋江即令潘迅去問路。潘迅引數軍人竟去村落中，遙望楊柳林中。潘迅問隴上田夫曰：「前面是那裏？」田夫答曰：「是楊柳莊。有一善士，姓葉，名光孫，在那裏居住。他平日好以待天下有急難之人，若去探他，無有不納。」



潘迅聽說，卽同軍人逕到莊上訪問。通了姓名，葉光孫迎入，備酒款待。潘迅說起：「宋公明久聞賢士大名，使某邀請。」葉光孫曰：「某亦久聞宋元帥名望。」遂同潘迅來見宋江。宋江問曰：「義士是誰？」潘迅曰：「是本處人氏，姓葉，名光孫。」宋江曰：「義士可指引一條路徑去駱谷，救出我軍，必當重報。」葉光孫曰：「小人祖居在此，屢被王慶殘害，今幸元帥到此，我等重見天日，當引一路過駱谷，便是洮陽西門。」

宋江卽請光孫上帳重待，懇請取城之計。葉光孫曰：「小人恨王慶深入骨髓，若主帥委用，雖死不辭。只要有信之人同去方可。」吳用曰：「你言有理。」卽遣潘迅、孫安、柏森、安仁、美鄂、全忠、五員主將帶領三百餘人隨葉光孫同去行事。吩咐曰：「足下此去不可遲誤，我隨後便有軍馬到城外策應。」葉光孫辭別宋江，同衆回楊柳莊去了。

却說吳用與宋江傳令會盧元帥，先教凌振準備火炮爲號，着令河北將李勝、苑簡、卞江、孫岳四員將引一枝軍在此東山小路埋伏，聽號炮起，然後進兵。再撥朱達得懷英貢、士隆、申屠禮、于茂五將引一枝軍馬離城二里，屯紮司存、馮資、山士、奇陸、祥四將引一枝軍望南門而進，待黃昏以後，聽葉光孫消息，就勢取城。諸將得令，各自準備去訖。

却說葉光孫回至莊上，酒食相待。莊客有八九十人，俱整刀鎗弓弩伺候。光孫與孫安等議曰：「此去西山有小路，通駱谷內，下令晚間開路進前。若遇敵兵，奮力殺之。」

光孫定計畢，及晚，孫安同衆出莊，遙望深山而來。四下高崖峻嶺，人各攀藤附葛而行。是時九月天氣，涼風透骨，樹木零落。星月之下，葉光孫曰：「前面有石塞處，正是駱谷之路，並無人走。」孫安教軍士將木石搬開。孫安等向前去，轉過一山，望山下谷中，見李達與衆軍人圍繞一團而坐。孫安高叫：李達聽得聲音，叫快下來相見。孫安等六人下嶺見李達，說知葉兄引路來救，就中定計取洮陽。李達曰：「若不來救，再過兩日，皆餓死於此。」

處。孫安即取帶來乾糧麵餅與李達衆人分食之。葉光孫曰：「事不宜遲，乘今夜我把將軍與衆等縛了，連夜去見把守谷口二將。他若問時，我自答應。即時帶到城下，着令開門，洮陽可破矣。若待明日，則此計難行矣。」即忙與衆人走離谷中。

葉光孫同孫安等回到莊來，三更時候，即令衆點起火把，各執刀鎗，將李達等縛了，簇擁在中間，解出谷口來。把守二將望見山下火把齊明，大聲發喊，即披掛看時，見山下綁了三四百人來到。葉光孫向前叫曰：「今夜三更，捉得賂谷走出來的宋兵，因不識路徑，被莊客捉了，說是梁山泊李達。恐怕宋兵得知來搶，連夜解來。可速開門。」

守城軍即報劉以敬知道。以敬聽得捉了李達，想必困餓走出遭擒，不勝之喜；急來城上看時，火光中認得是自家軍將，即令開西門。葉光孫先把李達麻繩割斷了，手下遞斧。李達接過大叫曰：「認得黑旋風麼？」斧起處，于立頭已落地。項充李袞已脫去索。項充一刀砍了何求首級。衆人一齊動手。

以敬正點軍殺出，凌振放起號炮，各處宋兵齊進。孫安等殺入西門，早迎着劉以敬，被孫安一劍揮爲兩段，就敵樓上放火，城中鼎沸。那黃仲實知軍入城，便向東門望東山小路而走。行不一里，喊聲齊起，火光冲天。朱達得當先攔住，黃仲實無心戀戰，拍馬撞過，一鎗刺死朱達得。懷英隨後趕去，放了一箭，黃仲實應弦而倒，早射下馬。衆軍齊上斬了首級。比及南門，兩下宋兵一齊殺將入城，上官義走不出城，自刎而死。

此時天色已曉，孫安葉光孫等已得了洮陽，飛報宋元帥。宋公明大隊都入城中，出榜安民。將左來請功，懷英獻黃仲實首級，孫安獻劉以敬首級，死殺牙將不計其數。亂軍中山士奇被敵樓上火墜下燒死，陸祥被亂軍殺了。

宋江又見折了朱達得，山士奇陸祥，傷感不已；請過葉光孫來堂上曰：「足下功勞不小，啓奏聖上，就封你鎮

守洮陽官職。『葉光孫曰：』小人乃山野村夫，今特爲主將分上行此一計，取了洮陽。但願早早征伐淮西，再覩太平，誠萬幸也。封官某實不願。』宋江見其慕義，重賞禮物而去。

衆軍報知上官義自刎而死。宋江令剖上官義心肝以祭余呈。宋江自作祭文祭曰：

哀哀忠良，堅守綱常。雖死不易，受戮志昂。罵不絕口，魂魄渺茫。宋江功就，使爾身亡。嗚呼哀哉，伏惟尙享！祭畢，忽空中顯現言曰：『蒙兄追祭，今歸陰府，亦難報答。兄保貴體，明年此日，再得會。』言訖而去。宋江收淚，回入洮陽，捷報張招討不勝之喜。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宋公明夜遊玩景 吳學究帷幄談兵

將軍承命出西州，劍戟光芒射斗牛。克勝不殊吳漢策，縱擒應與孔明儔。昔時河北擒田虎，今驅王慶上皇州。捷報九重天子悅，皇封御酒降龍樓。

却說張招討得宋江捷報，即將部將功績，標寫冊簿，差官齎表章上奏，呈於御案之上。天子看罷，向宿太尉問曰：『宋先鋒爲國家出力，征服淮西幾處，今張招討有奏來冊簿，何以封賞？』宿太尉奏曰：『宋先鋒多建奇功，陛下宜頒獎勵，庶見我主不負功臣之德。』天子曰：『卿言正合朕意。』傳旨頒紅錦袍五十領，綠錦袍一百二十領，皇封御酒三百四十壘，詔敕一道，敕賜御書『盡忠報國』四字，銷金於旗上，賜與宋江。另賞張招討軍將宿太尉就文德殿辭了天子，回到府中，打點了錦袍並御酒，上馬引從人登程來到石祁城。張招討出郭迎接，入城先將帶來酒袍給散軍將，使人來洮陽報知宋江有宿太尉齎御賜來。宋江引衆迎入府中，將御賜排列開讀聖旨：

制曰：朕撫中夏，以寧萬邦，蠻夷向風，稽首來降。蠢茲淮西，昏迷不恭，敢仇大邦，誘亡命之徒，率犬羊之衆，

騷擾疆場，虎據邊陲，逞凶肆暴，罪惡積稔。神怒人憤，勦殄有期。受命虎臣，往行天討。惟爾宋江兄弟，實分閩外之寄，爲王爪牙，整我六師，修飾邊備，奉指縱之略，遵制勝之謨，靈旗西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今特頒賜御酒錦袍，并銷金御旂一面，少慰軍士，藉明號令賞罰。同士卒之甘苦，靖山川之形勢，玩寇掌上，視賊目中，戰必勝，攻必克，掃蕩巢穴，用彰天威。時汝之績，萬世不朽。故茲詔議，欽此。

宋江等俯伏謝恩畢，宿太尉令將酒袍御書一盡忠報國一金字旂賜宋江。宋江請宿太尉上坐，衆將各列兩邊，將錦袍當衆給散。惟有朱武、董平、楊志、徐寧、索超、史進、穆弘、雷橫、楊雄、石秀、正將十員鎮守梁州，并水軍頭領在越江征進，各令人送將去。宿太尉曰：「主上深知元帥多受勤苦，用心建功，故命下官齎送御物到營。」宋江曰：「托賴皇上洪福，太尉威風，連取幾座城池，怎奈損折河北戰將數員。」宿太尉曰：「日前張招討奏上捷報，只稱先鋒諸將之助，朝廷怎知損折將佐之情？」下官回京，必當奏帝。」宋江稱謝，說宴款待宿太尉。將佐排列而坐，都穿御賜錦袍飲御酒，各各沾恩已畢。

宿太尉相辭宋江等回京。宋江送至二十里外方回，與衆將計議征進之策。召潘迅問：「洮陽東去城下一派大江，與秦州隔多少路？」潘迅曰：「此去盡是水路，一派直抵越江口。王慶設精兵鎮守，須用船隻征進。若過了越江，便是九灣河，水勢極險，難通舟楫。王慶僭稱之後，新設城池在河口岸上，以爲秦州之屏障，撥大將精兵鎮守。破得此處，又是陸路，逕從東鷺山過。聞知此山妖怪出入之地，人不堪行。過了這幾處，去秦州不遠。」宋江曰：「既是要從水路征進，可再令馬靈前去報與水軍頭領李俊、張順、三阮兄弟等，知會進兵。」馬靈領了軍令去了。

宋江與人馬屯紮洮陽，以候水軍消息。每日與盧俊義、吳用、公孫勝、喬道清同至望江樓。是日晴明，但見江上水天一色，水波不興。前人有詞名一萼紅：

景色落山河，月鉤兒掛浪，驚起兩魚梭。淺碧依痕，嫩涼生潤，山色轉修蛾。釣船搖綠影，傾耳聽得，船底有吳歌。一段清風，西江和靖，赤壁東坡。嗟往事水流雲去，嘆山川良是，富貴人多。多少老樹高低，疎星明淡，只有古今消磨。是幾度潮落，甚人海空只恁風波。閉看江湖，心寬誰著漁簑？

隨行軍校，將酒食擺列席上。宋江在樓中與衆人坐飲幾杯，酒後倚欄玩賞，半醉對衆人曰：「宋某一吏耳，多得衆兄弟義氣相從，恩同手足。在梁山泊時，一心要與朝廷建功立業，幸得天從人願，略有報答。皇上洪恩，提兵在此，駐於洮陽，誠出乎兄弟効力而使然也。往常軍中勞悴，今日暫偷一閒，你衆人各言志取樂。」

吳用答曰：「在兄所言，正要我等各陳其志，足見深愛之情。然人之志各有不同，如吳用本田野村夫，智識微淺，愧無濟世之才，常慕出師之念，未曾建功，亦甚可恥。幾時洗脫名韁，拂袖歸山林，上追赤松子之遊，下效陶淵明之樂，豈不快哉！未知遂吳某之志否？」

宋江曰：「先生之言差矣。豈不聞後漢馬援征交趾之日，年六十餘歲，尙自云：『大丈夫當死於沙場，用馬革裹屍而還，豈圖牀席之安哉！』况我托賴衆兄弟威風，先定大遼，次平河北，今又奉敕西討，正宜展平生學識，與皇上盡忠，掃蕩賊巢，班師回京，必封高官重爵，榮蔭祖宗，圖形於臺閣，留名於後世。此大丈夫之志也。」

公孫勝曰：「仁兄之論，猶如金石。只有一言，當今之世，非比太祖之時。昔日太祖建興之初，命將出師，削平四方，內有賢相贊成之功，外有良將克敵之效。故曹彬下江南，潘仁美定蔚州，太祖不時遣使撫恤，劬勞辛苦，皆得上聞，以此上下無忌，故帥臣用命，所向成功。今之皇上左右有蔡京、楊戩、高俅、童貫，皆嫉賢妬能之輩，惟恐邊塞成功，讒間朝廷，蒙蔽聖聰。我等戰死沙場，彼亦不惜；一旦狼烟寧靜，四海昇平之後，非獨不敢過望封侯，且有兔死狗烹之禍，誰念兄長今日此言哉！」

盧俊義席間笑曰：「男兒之志，在於四方。盧某自北京被難之後，得蒙仁兄援力相救上山，同興大義，幸今皇

上降詔招安，乃得與朝廷出力，征討四方。今當取封侯立功名而不酬其志，則平昔所學，豈不徒然？

只有喬道清默然不語。宋江曰：「衆人各有其志，先生如何不答？」喬道清答曰：「喬某幼學道法，志在江湖，不幸失身於田虎，得蒙仁兄提攜，以充帳下。量貧道有何學識，而能建功立業哉？今不過策轡相從，征淮西，若得干戈平息之後，相辭仁兄，仍前尋師，講明全真之理，修煉身形，以終天年，某之願也。」

宋江聽罷衆人之言，惟有盧俊義之志與己同，乃曰：「公孫一清與喬法師二人所論皆有隱遯之志，以待平復淮西功成之後，當遂二公之志，不敢苦留。」公孫勝喬道清連忙稱謝：「今日領仁兄之言，後勿失信。」宋江曰：「決不負今日之所許。」各隨宋江下樓回營。有詩爲證：

軍中閒暇賞江樓，一望烟波水渺流。席上英雄陳所志，公孫惟願隱林丘。

次日，宋江只在軍中與吳用關勝花榮呼延灼等列坐，談兵法韜略。宋江曰：「昔孫武子有十三篇兵法，而佐吳王姬光，雄霸一方，諸侯不敢加兵，張良得黃石公傳授兵法，扶助漢高祖，遂滅強楚，此皆兵法之功。至於漢末諸葛孔明輔佐劉先主，戰必勝，攻必克，多因依兵法而行。汝衆人曾聞其說乎？」吳用答曰：「諸葛孔明乃漢末第一人才，功蓋三分，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術，只是後人少得其傳耳。吳用不才，幼學武侯典籍，日夕誦讀，一字不忘，仁兄不厭，小弟特讀與兄聽之。」

宋江大悅曰：「願聞其說。」吳用曰：「武侯新書，其中有五十論數，變通有法，逐一訴說。孔明新書，內中妙法無窮，深利兵家之用。勝敗篇云：『夫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門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隱勝之理也。若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不由禮信，人不畏其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兆也。』論天勢篇曰：『夫行兵之要有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風氣調和也；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用兵者，

因天之時，察地之勢，依人之力，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論地勢篇曰：「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石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蔓竹陽蕪，此軍騎之地；倚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車戰之地；蘆葦相密，竹樹交橫，此鎗矛之地。」論情勢篇曰：「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入也；貪而好利者，可遷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欺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論形勢篇曰：「古之善鬥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戰械不修，計不先破，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重，營陣失措，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任賢授能，糧食足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人有此者，引而避之。此是論其略而已。」孔明行軍調將，後代軍師能匹之乎？奈某未得其真傳耳！」

言訖，宋江深服其論，忽報馬靈已回。宋江召入軍中，馬靈曰：「水軍頭領李俊等駕船，即到越江不遠，聽得前哨報曰：『越江岸上王慶有軍把守。』先回報知。」

宋江聽罷，便問潘迅曰：「越江此去，尚有陸路進得秦州否？」潘迅答曰：「越江一派是水路，洮陽從南去，可進九灣河，須用騎兵接應水軍，登岸便是東鷺山下。」宋江傳令：「誰敢部策前去接應九灣河水路軍將？」只見帳前六員將齊聲應曰：「小將願去。」有分教：江波險處，翻成一場慶兵；艫艫戰艦，折了數員猛將。直使魚龍夜月吞流血，軍卒難支喪此身。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燕青潛入越江城 李雄敗死白牛鎮

元戎爲將歷年多，韓范才名未殆過。闔外謀謨儔與匹，胸中兵甲敢誰何？柳營令肅諸夷懼，榆塞風高萬姓歌。陸續三城狂寇滅，將軍報國沐恩波。

當下帳前轉過孫安、柏森、鄂全忠、安仁美、卡祥、李勝六員將，向前稟曰：「小將等蒙仁兄大德收錄，無恩可報。今日願領本部人馬前去接應。」宋江曰：「幾位賢弟既要與朝廷出力，此去越江岸上，都是高山林壑，下通大江，賊城堅固，驍垣宏闊，攻打艱難。你們斟酌而行，就撥一萬人馬前去。」孫安拜辭，率兵出洮陽，望越江接應。宋江將人馬屯住，待水軍取了越江，然後進發。

却說水軍撐船征進，從鴨水出口，商議進兵之計。張順曰：「日前馬靈回報，必有軍馬在陸路來接應，作速進兵，渡江登岸，與哥哥復相會。」李俊曰：「賢弟之言極是，怎奈此去水勢險急，又况冬天水落石出，我等船隻雖多，難以前進。差人去水面哨探，知其虛實，然後進兵，方保無危。」只是盛本、山景隆、池方三人曰：「小將才頗知水面深淺，帶船前去哨探。」李俊曰：「你等用心前去，帶水軍一百，掩旂息鼓，哨探快回。」

這三人離江四十里，見江上並無一船，又無軍人守把。三人引軍直哨到江口，望見岸上一帶城池，周圍高聳，水門邊豎起旂旗，不見動靜。城上燈籠擺在前面，照得水面上通紅。盛本三人各在船上看了半晌，計議曰：「城池四邊牆垣俱是石壘，城中隄防嚴整，怎能得破？回去報知主將，再作理會。」只聽得一聲梆子響，城上守軍齊發弓弩，竹籤標鎗亂撒打來，盛本眼中一矢，倒在船裏。山景隆看見叫曰：「將船使轉，快避矢石。」一百水軍將船轉時，山景隆頸上又着一標鎗，刺落水中。池方跳上濠岸走時，不防城外濠塹裏埋伏水軍，撓鈎搭住池方活捉去了。一百水軍射死大半，走得三十餘人，可憐盛本負傷而死。

越江城都總管，乃上宛人氏，姓名昭德，原是海洋劫賊。王慶知其勇，遣人招伏為將，使把撥風刀，重五十斤。王慶賜他一匹駿馬，名為「火棗驢」，高六尺，登山渡水，如履平地。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三員統制官：一名張經，一名劉悌，一名韓凱，皆饒陽隴右人，俱會水戰。王慶初叛，重用四將，統五萬雄兵，把守越城。聽知宋軍來征淮西，整點軍馬，預備迎敵。



四將正在軍中議事，守城軍來報曰：「昨夜有宋軍在江上哨探，被我們知覺，亂箭射死無數。一將走上岸來，被我等撓鈎搭住，縛來見總管。」危昭德卽令人斬首號令，便與張經祖商議曰：「昨夜逃回軍人必報主將知道，定發水軍前來攻城。傳令軍士堅守各門，不要出戰。日前秦王與汪太史敕旨來說：天罡星遍犯將軍之位，正應淮西分野，令我們仔細隄防堅守。」

劉悌曰：「聞梁山泊頭領李俊、張順，深知水性，又能船戰，他若到時，決一勝負。」韓凱曰：「他軍深入吾境，不知深淺，總管准備迎敵，殺他片甲不回，吾之願也。」危昭德曰：「既你們要戰，我傳下將令，把戰船排列江口，四面出戰，使他首尾不能救應。」劉悌引支軍埋伏東門，韓凱引支水軍埋伏東濠，關門令張經祖守城，引大隊水軍出西門迎敵。衆軍得令，各自埋伏。

却說宋軍逃回水寨，報知李俊。俊大驚曰：「方纔哨探，尙未進兵，便折三將，有何面目回見哥哥？」卽傳令四寨水軍俱各進兵，奔越江而來，以復其仇。李俊前哨水軍撐駕巨艦，離江五十里，望見越江口擺列下戰船，不計其數。

艨艟連列，艘舸均排。魚鱗密布，左右列二十四步絞軍；雁翅齊分，前後擺一十八般軍器。森森戈戟如麻，閃閃刀鎗耀眼。企鼓闐喧，驚騰水底蛟龍；盔甲鮮明，喚起沙邊鷗鷺。撥起滔天波浪，掀番滾雪洪濤。旂麾錦綉，千層霞彩散青山；刀迸寒光，一片樹陰遮綠水。宛若長江迎狄相，猶如赤壁拒曹公。

李俊催趲船隻急進，當下披掛立於船頭，上首童威，下首童猛，各執兵器，令水軍搖旂擂鼓，吶喊而進。只見越江西門開處，水港中放開戰船蕩開，如蟻而出。當先一員大將，正是鎮守越江總管危昭德，橫刀立於船頭。李俊忿怒，便率戰船順水勢殺過去。昭德駕船來迎，兩下喊吶交鋒。二人戰上二十餘合，江面上戰船相連，金鼓之聲，震動山川。兩下箭矢交加，猶如雨點。宋軍船上盧元顯跳下輕舸從旁殺入，只見越江岸上一聲炮響，四下伏兵

戰船滿江而來。東水門劉悌船先到，正迎着盧元顯，相鬥數合，被劉悌一鎗刺落水中。葉清望見，飛劍劈去，早劈着劉悌左臂，倒在船裏。張橫張順阮小五阮小七搖船來接應。危昭德恐宋軍逼進水門，便撇了李俊，收回戰船，都入水門去了。

李俊亦不敢追，退回四十里，紮住水寨，計點軍將，又折了盧元顯，悶悶不悅。張順曰：「這裏水港深闊，城又堅固，我軍如何進得？今日若不是葉兄弟劍斬傷他一將，我等全輸銳氣。不如令人報知宋哥哥再討救兵來，方可成功。」李俊從之，即令戴宗去。

却說宋江等在洮陽城計議進兵之策，忽報戴宗回，令入相見。戴宗將李俊等折兵損將取救之事說知。宋江聽得折了四員將佐，不勝心傷，便問軍中誰敢領兵去救應。只見楊春陳達燕青馬靈懷英貢士隆申屠禮七員將向前稟曰：「我等願領兵前去相助。」宋江即折步軍一萬，隨燕青等進越江來。李俊等接入水寨相見了。燕青曰：「小弟臨行，哥哥吩咐須防賊計，弟明日哨探一遭，自有計議。」當日李俊設席款待眾人。

却說危昭德退入城中，劉悌折了左臂，血暈而死。危昭德曰：「宋軍雖退，終必來攻，何以勝之？」張經祖曰：「公可傳令今夜率快船用火攻計前去劫寨，必獲全勝。」危昭德曰：「此計大妙。」遂令韓凱準備火攻之具先進，危昭德引軍駕船後進。

當晚分撥已定，開水門悄悄撐船望宋軍水寨而進。來到李俊水寨不遠，密地探看時，李俊戰船內隱隱有光，其艤艫作三處安下，果然眾軍睡熟，不作準備。韓凱將戰船漸挨至李俊船邊，眾軍齊聲發喊，金鼓亂鳴，火箭火炮射入宋軍水寨，早燒着李俊等船，火光冲天。

李俊等俱在夢中驚將起來，到船頭看時，火光照得水面通紅。韓凱手提刀當先殺進。李俊大叫曰：「今夜中了賊計，眾人各宜用心迎敵，生死休慮。」道罷，手提金鎗低住韓凱交鋒。正戰之間，後面危昭德引輕舸從旁殺

進，矢發如雨。葉清迎住，被昭德一矢射中左臂，負痛退走。三阮并孟康候健等戰船四下殺來救應。這邊韓凱見宋軍衆船相逼，恐有疏失，撥轉船頭順流回軍。李俊半夜裏亦不敢追。

次日天明，水寨燒毀哨船七十餘隻，射傷軍卒不計其數，葉清箭簇不出而死。計點衆將都在，單不見了燕青，衆人皆慌。懷英曰：「昨夜迎敵之時，只顧向前廝殺，弓箭亂射落水中。」貢士隆曰：「燕青爲人最機密，不致有失。昨夜兩下船相逼，不分彼此，莫非雜在賊船上去？可使人搖船去四下跟尋。」李俊悶悶不已，只得令軍士前去尋訪，一面申報宋公明得知。

原來燕青自到水寨見李俊之後，自去越城看了地勢，因夜混亂，殺賊一人，解賊號衣着了，雜在危昭德船上。回到城內，躲在城僻處，依前脫下軍衣，寓居越江城北門，詐稱臨安客人來這裏趁食，以俟通消息裏應外合取城。

却說孫安辭了宋江前來接應水軍，從石獅嶺進發，當下人馬到東山口，屯紮下寨。柏森安仁美鄂全忠卞祥李勝商議曰：「我們離逃陽將近半月，前面是白牛嶺，關上把得甚緊，怎能過去？」卞祥曰：「此關險峻，若攻有傷，只宜智取。」孫安曰：「願聞高見。」卞祥曰：「孫將軍一面準備攻關，可令鄂將軍引一枝軍埋伏左關之下。安將軍引一枝軍埋伏中路樹林間，先引出戰，詐敗走十里外，放起號炮，兩下乘勢殺進，其關可取矣。」孫安曰：「此計甚妙。」卽令安仁美鄂全忠各領軍埋伏。孫安自引大隊前來關下搦戰。

却說此關守將是王慶外甥李雄，同牙將二員——畢先焦勝——領精兵一萬把住。當日報來，宋將旗上寫着屠龍手孫安在關下搦戰。李雄聽說，與畢焦二人商議曰：「近日秦王有旨，令我們十分隄防，今兵至關下，如何退法？」畢先曰：「宋軍深入，不知虛實，小將去殺一陣，必擒來將。」李雄依計，令焦勝守關，自與畢先領五千兵開關殺下。

孫安見關上有兵出戰，心中暗喜。各擺開陣勢。畢先拍馬挺鎗殺來，孫安仗劍迎敵。鬥到十合，孫安撥馬便走。畢先拍馬趕來，李雄引後軍乘勢追殺。約趕十里，宋軍中號炮連響，伏兵齊出，早被鄂全忠軍馬殺入關上，放起火來。這裏畢先正追間，後軍報來宋軍入關。畢先大驚，復回。孫安望見關上火起，撥回馬趕上，一劍揮作兩段。李雄不取回關上，投樹林而走，伏兵截住。李雄退走不迭，被安仁美刺死於馬下。孫安合兵齊上關來。鄂全忠捉住焦勝，奪了白牛嶺。孫安把焦勝斬首號令。計點軍將，李勝被賊殺死。孫安令人找尋李勝尸首，埋在關下。人馬就關上屯紮。

次日離白牛嶺至九灣河不遠，孫安將人馬靠山下寨，令柏森引一千兵前去哨探消息。柏森引軍去哨了一遭，回報曰：「九灣河離水寨九十餘里，河下擺列戰船不計其數，岸上倚山立一大寨，密下鹿角，十分提備。」卜祥曰：「今日我軍長驅而來，他怎不准備？明日只顧進兵打他早寨，若能勝之，則水寨不攻自破矣。」孫安依言，次日引兵前進。有詩爲證：

征旗急展連天錦，戰鼓忙搖動地雷。不想英雄從此去，身歸神後馬空回。

却說九灣河守將是王慶結義兄弟，覆姓聞人名世崇，淮西西河人氏，原是船夫出身，能挽得七八十斤硬弩，使一枝方天戟，也是殺人不轉眼的魔王，僞受兵馬都監之職，同兩員指揮提兵守九灣河。一個姓劉名黑虎，一個姓祖名虬，皆是上黨清河人，各使一把鋼刀，有萬夫不當之勇。當日陞帳，聽得宋江人馬到九灣河，又有軍馬從旱路來襲秦州。這九灣河乃秦州第一要緊去處，若被宋軍渡過，則秦州難保矣。

忽報宋軍到寨前，聞人世崇便披掛上馬，手提方天戟，與劉黑虎祖虬引五千精兵出迎。兩軍列成陣勢。宋陣安仁美出馬挺鎗，與聞人世崇大戰五六合，聞人世崇詐敗。安仁美要顯頭功，縱馬趕去。世崇便抽身背射一箭，早中安仁美面門，墜下馬來。孫安急救，劉黑虎祖虬從旁殺出。宋軍大敗，退五十里下寨。聞人世崇得勝，收兵回

寨。

孫安曰：「今日進兵又折一員名將，損了兵卒，奈何？」卞祥曰：「不必深憂。兵法云：『夫遠征必用土人而得地利。』須尋本處居民來問路徑，然後進兵，賊可破矣。」孫安即令人尋覓土人。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孫安病死九灣河 李俊乘雪渡越江

萬事交馳似水傾，滔滔名利足亡身。常疑好事成虛事，却想閑人是貴人。老逐少來終不失，辱先榮後定須均。勸君且莫誇良術，夢裏輸贏總未真。

却說孫安欲尋土人，卞祥令人覓一老者，姓龐名吉，來見孫安。安問路徑何處可以通得秦州。老人曰：「小人被王慶催擾科差，民不聊生，小人當指一路。此去九灣河龍王廟最好埋伏，後就是淮西寨棚，通得秦州。先占龍王廟，直望河口，使賊不敢登岸，只攻旱寨。前後難以救應，無不勝矣。」孫安大悅曰：「據老丈之言，不獨能明地勢，抑亦深知兵法。」孫安令取酒相待，賜金十兩。老人辭去。

卞祥對孫安曰：「賊見吾敗，必有欺敵之心，主將只作少糧，把軍退四十里屯紮。」

却說聞人世崇得勝一陣，令人打聽，回報曰：「宋軍退五十里，今糧將盡，又退四十里。」劉黑虎曰：「宋軍既缺糧草，人必疲倦，可乘此勢今夜去劫他寨，必獲全勝。」聞人世崇依計，留祖虬守寨，自與劉黑虎准備劫寨。

却說卞祥對孫安曰：「賊人疑我缺糧，今夜必來劫寨，可調鄂將軍先引一枝鐵騎軍埋伏龍王廟側邊，發炮殺出，截他河下之援兵。柏將軍引一枝軍，多帶火炮，埋伏他寨邊，詐作劫寨回軍，乘勢殺入他寨中，放火炮爲號。軍中縛了幾隻羊在彼，如此如此。」衆將各自埋伏去了。

却說聞人世崇與劉黑虎披掛上馬，引兵前進，馬摘鈴，軍啣枚，疾走到宋寨前。世崇催軍殺進，入得寨門，並不

見一軍，却是空寨，回身便走；中軍內火起，孫安伏兵四邊抄出，齊殺將來。聞八世崇叫曰：「劉指揮可殺回本寨，我却殺奔九灣河來接應。」比及劉黑虎殺回本寨之時，柏森去寨邊叫曰：「宋軍已敗，可急開寨來接應。」祖虬點起火把，部軍殺出，迎着柏森，手起一鎗，刺下馬來。宋軍乘勢殺進，就寨裏放起火來，光照山川，聲震四野。聞人世崇沖開血路，奔走到龍王廟，却迎着鄂全忠，大喝：「賊將快下馬受縛，免汝一死。」聞人世崇落荒刺斜而走，被鄂全忠趕到河邊，手起刀落，斬於馬下。西兵渰死者不計其數。劉黑虎奔回本寨，見寨中火起，急回馬走。孫安趕到面前，一劍揮作兩段。宋軍趕殺淮西兵，到天明都到龍王廟來請功。九灣河內守船將聽知，宋將攻破旱寨，各棄船逃走。

孫安大勝，又得許多戰船，不勝之喜，一面使人報捷。宋公明知道，即令催軍接應李俊水寨。是日就龍王廟立營，大賞三軍，設宴賀功。孫安曰：「今日且喜成功，皆出十將軍之謀，只是可惜折了安仁美、李勝二將。」孫安即令人設位，安排祭儀，親自祭奠。哭祭之哀，情動三軍，無不下淚。有詩爲證：

出征經戰地，鎧甲未曾離。寨上皆塵土，軍中捲纛旒。英雄歸土壤，魂魄付沙泥。祭奠情何切，三軍爲發悲！

孫安在營自覺神思困倦，伏几而睡，三更時分，忽見一人來叫曰：「九灣河神主有請，乞將軍就行。」孫安問曰：「神主在那裏？」其人曰：「只在前面久等，去則便知。」

孫安聽說，即跟其人來到一廟，孫安仰面看時，見金字牌額曰：「九灣龍王廟。」孫安徐步到階殿上，見一尊神，頭頂冕旒金冠，身穿皂龍袍，金童玉女侍立左右。孫安俯伏在地。神主離位扶起，與之敘禮畢，坐定，便問：「將軍出師得意否？」孫安躬身答曰：「託部下衆將齊心，今已破賊，雖未建大功，頗遂微意。」神主曰：「將軍先事田虎，後歸真主，今日行軍到此，功却成矣。淮西之地，不久平復。此處乃將軍之舊都，明日當復歸矣。」

孫安不知何說，欲待再問，被神主把手一推，孫安忽然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心腹絞痛，肢體增寒，天明不起視。

事。衆將得知，都來問安。卞祥曰：「將軍貴恙何如？」孫安將夜夢與衆將說知，又曰：「孫某此回再不能與諸公破賊矣。」卞祥曰：「夢寐之言，豈足深信？將軍耐心，善保無事。」是夜孫安發暈數次，大叫三聲而死。次日衆將見孫安已死，無不下淚。卞祥令將衣衾棺槨殯葬訖，申文報知宋元帥，然後定奪。有詩爲證：

七尺身軀氣勢雄，當時功績已成空。不知驍勇歸何處，惟有鵲啼淚血紅。

却說宋江在洮陽屯紮日久，令人探李俊孫安消息。探子報：李俊被賊夜來劫寨，失了燕青。宋江大驚，正與衆議去跟尋，又接孫安連報捷書，尙未回答，又報孫安已到九灣河，屯紮龍王廟，夜感重疾，死於軍中。宋江正憂未了，又得此報，掩面大哭曰：「孫安之功，爲征淮西第一，未得封爵而身先死，深可惜哉！」吳用曰：「仁兄快率軍到九灣河接應水軍，亦可訪燕青消息，取秦州在目前矣。」

宋江傳令撥盧先鋒部下將佐十五員鎮守洮陽，是黃信、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單廷珪、魏定國、歐鵬、鄧飛、呂方、郭盛、王英、燕順、扈三娘，統後五千鎮守。有安道全稟說：「藥料用盡，可令人回京關支。」宋江卽差戴宗回京關給，就留安道全在洮陽等候。

宋江分撥已畢，望九灣河進發，先令人報知卞祥。卞祥引衆將出十里，接到龍王廟紮下。宋江請卞祥入帳中，問其備細。卞祥將取白牛鎮，次破旱寨，並殺賊將，又說孫安夢見神人之語：「臨終命我說與先鋒得知。」宋江聽罷，猛然想起往年征田虎之時，屯兵懸纏井，夢見雞冠神人，說孫安是淮西九灣河龍王廟神，我未深信，今聞孫安之語，正與我夢神人之言相同也。卽將其事與吳用、公孫勝說知。吳用曰：「若依此說，孫安誠非凡人矣。」宋江曰：「我必親往祭之。」便問孫安靈柩。卞祥曰：「殯殮停在九灣河岸側，狐山下，正待元帥定奪。」

次日，宋江令備祭儀，同吳用、公孫勝、喬道清、關勝、卞祥前來狐山下，陳設祭儀，令其子孫岳掛孝，排列祭儀，大哭而祭，哀動三軍。祭罷，回龍王廟，令將孫安靈柩葬於狐山下，立碑以記其功。

宋江議尋燕青，連日不快，只見廟主李道人曰：「此廟神籤極驗，將軍祈問，便知下落。」宋江、吳用等到殿前拈香設拜。宋江祝罷，來請問神祇，抽得個第十二籤，解曰：

冬風正爾入江干，鴻雁暫分卒見難。等待凍雲垂地日，一場勝氣破愁顏。

宋江得簽，令吳用、公孫勝解辨吉凶。吳用曰：「據此簽之言，燕青尚在。」宋江曰：「何以見之？」吳用曰：「籤頭句曰：『冬風正爾入江干。』目下正是隆冬，應其時景。『鴻雁』比我兄弟，謂一時不得相會。『等待凍雲垂地日』，莫非目下應有雪降。『一場勝氣破愁顏』，此是攻取越江大勝消息。」宋江大喜，遣快船望上流直去。李俊水寨報知，尅日進兵，這裏按兵以候消息。

却說燕青在越江城裏住了二十餘日，與軍校胡顯情好甚密，猶如兄弟。凡事與燕青商議。胡顯說：「越江城十分堅固，兄長若要即日成功，守西水門牌軍是我哥哥胡俊，我邀來相見。」燕青見那人倒身便拜。胡俊連忙扶起曰：「小人與足下素未相識，何當重敬？」胡顯曰：「不瞞哥哥說，此人是宋公明部下一員正將，綽號浪子燕青。他潛入城，要行裏應外合之計。小弟愛此人忠義，一心要幫他行事，哥哥何不棄邪歸正，取了城池，投順宋朝，豈不得個名節？我看王慶氣數不久，今日特邀哥哥商議此事。」胡俊曰：「既兄弟有心歸降，我願從之。但事不宜遲，就在這幾日內可取城。」燕青曰：「願求二公妙策。」胡俊曰：「足下可修書一封，我明日令一健卒赴西水門，帶書去見你主將，令他約日來攻。我這裏候他軍到，開水門接應，其事便成矣。」

燕青大喜，即寫攻城日期書札一封，與胡俊、胡俊辭了燕青，令一軍人直至李俊水寨前，叫曰：「城內有機密事報知。」宋軍引入寨內，其人於頭髮髻內解下書札，呈與李俊。李俊拆開書看，却是燕青說裏應外合取越江事。李俊看罷，不勝歡喜，重賞來人，吩咐曰：「准定三日，兵到城下，休要失信。」來人領諾，入城回話。

李俊與張順商議進兵。張順曰：「此戰必須去請凌振到來，方可進兵。」李俊即令一軍駕快船趁順流來到



九灣河龍王廟見宋江，說知燕青事，要取凌振一行。宋江隨令凌振帶火炮，同李逵項充李袞前去相助。四人便登快船，逕奔越江水寨來見李俊，却是第二日了。

李俊即傳令水軍船隻各挨幫而行。三阮同孟康施恩啣達楊春從水軍東港行去。二張與孔明孔亮侯健馬麟船隻從水南進發。李俊自與李逵項充李袞童威童猛懷英貢士隆申屠禮戰船往水西征進。

當晚彤雲密布，朔風大起。第三日忽然降下一天大雪，鋪了江岸，白潔如銀。李俊與懷英等曰：「昔日宋公明哥哥以雪天曾打破北京城，今日趁此大雪，正可破賊巢矣。」懷英曰：「主將之見不差，可先令凌振準備火炮，候黃昏左側，捱到城下點放，城中震動，必有人內應。」李俊曰：「汝言極是，即令三路水軍都近黃昏而進，聽號炮起，各宜進兵。」

分撥已了，凌振起船先進，帶領炮手，悄悄捱近城下。此時城裏燕青已約下胡顯胡俊都準備了。將近初更，守城士卒因天氣寒冷都去睡了。燕青立在水西門城頭望見水寨中火光不絕，戰船四散，知有動靜。

挨到二更，凌振就水門岸邊放起十數個號炮，聲如巨雷。危昭德正在行營賞雪飲酒，聽號炮響，大驚，急令人哨探各水門守城軍士聽得，各奔入城。燕青就敵樓上放起火來，胡顯弟兄打開水西門，李逵執二柄板斧首先殺入，項充李袞相幫入城，城中鼎沸。淮西軍卒散走逃生。危昭德急披掛上馬，引七百護從軍卒，開東門迎敵，正遇着張順登岸，一力砍斷馬脚，危昭德跌翻地下，衆軍齊上，剝爲肉泥。七百護從軍殺死大半。張經祖慌忙逃出西門外，遇李逵一斧劈死。韓凱走出東門，見無去路，跳下水中，被阮小七一把揪住，捉上岸來。三路水軍俱殺入城，淮西兵死者不計其數。有詩爲證：

朔風嚴凍問干戈，却似囊沙巧計多。堪笑狂徒憑勢險，枉教兵卒死江波。

次日天明，李俊一面安了民，請燕青來見。李俊降階接曰：「今賢弟建此大功，世所罕有！」燕青曰：「多得城

中胡俊昆玉，乃成此大功。李俊令人相請，人報亂軍中將胡顯弟兄殺了。李俊、燕青不勝歎息，厚恤其家。計點軍將，折了貢士隆申屠禮，被淮西兵殺了；懷英墜落水死。李俊見折三將，悶悶不已，卽犒賞三軍，奪得戰船，令孟康管領城中糧草，穀一年支給。

李俊對燕青曰：「賢弟可親去報捷。」燕青乘快船，直至九灣河寨來見宋江，將「劫寨之時潛入城中，得遇胡顯弟兄扶持取城，却被亂軍殺死，特來報知。」宋江大喜曰：「不知賢弟潛入城中，建此奇功，功非小也。」卽與吳用計議。吳用召潘迅問曰：「此去秦州遠近如何？」潘迅曰：「水路則遲一日，陸路較近。」宋江聽了，只從陸路而進。卽傳令人馬離九灣河望秦州進發。此去：

東鷺山下，生出妖怪，怪異紅桃嶺上，又見火滅烟消。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鷺嶺滅怪

宋江大軍離九灣河行二日之程，見一座接天高山，不知甚麼去處。忽有鄉民趙華等逕來軍前迎接，宋江傳令許衆人進來相見。鄉人納拜曰：「小人等久聞大名，今征此處，敬備酒禮迎接。」宋江大喜，與吳用曰：「此鄉老來迎，亦紂民來迎武王之意。」吳用曰：「既是好意，以禮答之。」宋江教取銀二十兩，送趙華等。衆鄉民不受，曰：「連年被王慶建造宮室，差徭役重，民不聊生，多有逃亡衰老。衆人來見元帥，說知此事，非爲貪賞而來。」宋江曰：「你衆鄉老不必憂心，待我平伏淮西，班師回京，奏聞天子，赦免本處差役二年。」衆鄉老拜伏，齊曰：「若得元帥如此方便，生死舍恩。」

宋江又問：「此去秦州還有多少路程？」趙華答曰：「此去秦州有二百餘里，過了東鷺山，便是紅桃山，離秦

州不遠，一派是越江來的水路。只有從陸路征進，但有險峻崖岩之地，王慶屯兵守把。東鷺山雖無人守把，却有座廟宇，神道利害，我這鄉村連年春秋要一對童男童女祭賽，若不如此，便起火災，白日出來吃人。就是王慶連年也如此敬奉。先鋒軍馬到彼，預將生人祭賽，神人歡喜，那時任行軍無慮矣。」宋江聽了駭然曰：「你們且退待我計議。」衆人拜謝起身。宋江曰：「既衆人不受銀兩，令取十疋綾絹賞衆人而去。」有詩爲證：

分符自北向西行，露布書音捷四征。鄉老壺漿迎士馬，殷勤致意說前因。

宋江曰：「如之奈何？」吳用曰：「可從鄉人之言，用生人祭之。」宋江曰：「我一路損軍折將，尙自悔未了，今故將生人祭神，我心何安？」卽令軍中用麵造下大饅頭四十九個，殺牛宰馬，備香燭紙錢之類。次日，宋江將大隊人馬駐紮山下，令軍士抬祭物去廟裏等候。宋江同吳用、公孫勝、喬道清、花榮、曹洪、馮山宗得真林冲、秦明、朱全引軍士三百餘人，來至半山，各下馬步行到廟前，從軍屯立門外。宋江等入廟，擺列祭物，點起香燭。宋江走近案前，揭開羅帳，看那位尊神，生得十分凶惡，但見：

口開如噴血，髮豎似硃砂。槎枒如枯樹之形，猙獰似精靈之狀。露身裸體，斑斑血迹尙鮮紅；污氣冲人，點點染痕猶帶赤。春秋二祭成常例，早晚三時吐火光。不是惡神爲禍患，定應妖怪作深殃。

這惡神名喚獨火鬼王。

宋江看罷，同吳用等拈香設拜，乃曰：「宋江今受天子敕命前往征討王慶，大軍特過東鷺山，聞神有靈，敬備牲物，親臨祭奠，望神受享，助我三軍得勝回來，當重修廟宇，復飾相貌，以報神恩。」宋江祝罷，衆人稽首再拜。原來這獨火鬼王只吃生人，不吃死物。宋江方纔祝罷，只見天昏地暗，狂風拔木，神案下一聲霹靂起，廟中前後都起火光。吳用等看見大驚曰：「兄長快出廟。」四下樹木盡燒着，衆將并隨軍各不能相顧。

宋江走到半山，空中現出一個猛惡凶神來，遍身是火，口中又吐出火光，大叫曰：「宋江慢走！」宋江看見嚇

倒在地。曹洪背起宋江，與宗真得曰：「你可急去尋公孫勝喬道清來作法接應。」宗得真拚死先走。曹洪背了宋江，不顧死活，沖出火林中奔走。獨火鬼王隨後風捲趕來，看看危急，公孫勝仗劍步罡，祈下雨來。喬道清取清溪法水，噴滅了孽火。獨火鬼乃退。依然雨散風息，天地明朗。隨後花榮、林冲、朱全等都到，衆人保宋江回營。

衆人都來看視。宋江曰：「我出征多年，未曾見怪，今日若非曹洪兄弟一力救回，焉能與衆相見？」花榮曰：「幸喜兄長無事，實乃朝廷之福。只是曹洪兄弟被火傷了面目，未知生死如何？」宋江自來看視曹洪時，只見面上都是火泡，十分傷重。宋江執其手哭曰：「兄弟爲我致此重傷，倘有不幸，宋某何安？」曹洪曰：「只要兄長無事，我死何恨？」宋江卽令使綿車連夜送回兆陽城醫治。後來發作，身死在兆陽城。

宋江計點軍士，折了一百餘人，又不見頭目秦明、馮山。宋江正憂悶間，人報秦明回，入見曰：「天地黑暗，滿林火起，馮山走入林中，我躲住坡下。馮山與一起人燒死在林中。」宋江聽說，不勝悲憤，與衆人曰：「若不除此惡鬼，以救此方之民，寧死於此，吾不還矣！」

公孫勝曰：「哥哥息怒。小弟去年征河北之時，因師叔喬道清之事，小弟與戴院長往薊州二仙山見本師羅真人，屬小弟曰：「自後有征淮西之行，要在東鷲山經過，有一獨火鬼王，凡人難近，恐其阻住去路。」小弟求問他收獨火鬼之法。本師教曰：「只除是山西地面有座清涼山，過去有一座馬耳山，山下有一個光華廟，除非去求他法術來可破。」小弟疑他是泥塑神，如何求得。本師與我一道符，命來關請火龍纏身，火鴉相隨，腳踏風輪，頭頂火輪，右手執金鎗，左手提金磚，此人可破獨火鬼。不想今日果有此事。所有符命帶在此間，兄既耍滅此妖魔，小弟不辭勞苦，只得往馬耳山走一遭，求此數件法寶來。」

宋江曰：「你可卽行。」公孫勝曰：「若得一人同去便好。」馬靈曰：「此去馬耳山有一萬餘里，會走也要一個月。風輪火輪金鎗金磚，小弟都有，只欠火龍火鴉這兩件，以此施計不得。」公孫勝曰：「既將軍少此兩件，你

與我同走一遭。」二人遂辭宋江。馬靈作起神行法，足踏風火輪，將公孫勝靠背上，騰地而起，前望馬耳山來。不消二日早到。這馬耳山近西方之地，與佛國隔界，馬靈息步，店中安下，訪問：「此間馬耳山光華廟有麼？」主人曰：「我這裏奉此神如父母供養，隨處顯靈救人，前面那座高山是他廟宇。」

次日公孫勝與馬靈備了香燭，逕投馬耳山來，到廟裏拈香再拜，將符命焚在寶爐之中，口中念詞。只見半天起個霹靂，電光閃爍，空中現出一尊金甲神人。公孫勝馬靈仰面一觀，見那神人頭戴剪翅，身穿紅袍，右手提一條線蛇金鎗，左手執一塊三角金磚，背上帶一葫蘆，內藏火龍火鴉，脚下踏風火二輪，開言曰：「公孫勝，我等道行清高，本師真人持有符命，請我除滅獨火鬼王。這孽畜血食已滿，理當驅除。你速回去報宋公明得知，可盡心報國，收服淮西。班師回去，又有敕命征討方臘之行，那時星宿方有大半暗沒，我即爲你前去殄滅妖魔。清平道路，大軍作速前進。」言訖，不見神像。公孫勝與馬靈聽得商議曰：「真是神靈也！想神明自去行事，我等即便回去，報與哥哥得知。」兩個拜了神像出廟，依然作法，與公孫勝騰地去了。有詩爲證：

不辭勞苦叩神靈，一陣風來現正身。此去妖魔都撲滅，公明德澤及鄉民。

且說天神夜間，即領神兵前到東鰲山，運動風雷，一夜裏只聽得滿天霹靂之聲，如交兵廝殺之狀。次日天明，伏路兵來報與宋江曰：「東鰲山廟宇昨夜燒做白地，樹林寸木不留，神像也沒有了。」宋江大驚曰：「如此奇異！公孫勝馬靈二人未回，這妖不知那方神道勦滅了！」

衆人正說間，小校來報：「鄉民都挑羊酒在軍前伺候。」宋江教喚入來，衆鄉民拜伏曰：「此妖皆賴元帥祈靈神之助，一夜除了，救我一方百姓，感恩不淺。今聊具羊酒以獻，略表寸心，望乞海納。」宋江大喜，令人收羊酒，撫慰而去。自此東鰲山下居民，家家戶戶立牌書寫宋江名字供奉，以報其德。

却說宋江軍馬屯紮山下，過了一日，人報公孫勝回。宋江喚入問曰：「賢弟此去如何？」公孫勝把廟中參見，

焚符命，及雲中顯現，說了一遍。

宋江傳令，軍士分三路望秦州進發。到紅桃山，探子報曰：「紅桃山關隘有軍守把。」宋江令喚土人來問，居民曰：「此山方圓九百餘里，中間正路直透秦州城下，只是山溪水淺，船隻難渡，東南兩面都是接天高嶺。當日王慶初叛之時，在此山不上半載，招兵二十萬，遂侵奪秦州，僭稱王號。今將紅桃山設立關隘，守城將乃是他姨親，僞受金吾大將軍之職，姓雷名應春，夫妻兩個把守。部下有五員大將，盡是綠林中出身，勇不可當，綽號「五通神」，俱封都統制之職。一個葉從龍，號都通神；一個張應高，號雄通神；一個蘇捉虎，號雌通神；一個景臣鮑，號文通神；一個呂成龍，號武通神。這五人不知那裏人氏。雷應春有妻名白婆娘，最是利害，使一把潑風刀，騎一匹錦花獅子獸，上陣之時，馬見其獸，腳先伏地，便能取勝，或殺輸之時，即施妖法，能呼風喚雨，噴水迷人。以此王慶靠這婦人謀叛，侵奪城池。今得天兵到此，小人不敢隱藏，特來報知緣故。」宋江聽罷，重賞居民，拜謝而去。

宋江與吳用議曰：「原來淮西有此異人，王慶怎不思爲惡，纔過東鷺山，又逢這個去處，怎生奈何？」吳用曰：「只管催軍攻打，看他如何，再作計較。」宋江依言，傳令前哨殺奔紅桃山來。

且說雷應春聚集五將商議軍情事。葉憲龍曰：「日前汪太史遣人來報，天罡星入境，着我們謹防。令宋江長驅而來，被奪去數座城池，只有東鷺山難過。」正說間，哨馬來報：「宋兵已過了東鷺山，將近本山。」「秦王又不發兵相助，倘至，怎生迎敵？」雷應春曰：「我這紅桃山關隘堅固，他若來時，殺得他片甲不回！」說猶未了，又報宋兵漫山塞野而來，攻打關隘。雷應春就點起兵馬，披掛上馬，帶領五將，開關殺出，正迎着宋江軍馬。應春提刀出馬，五個統制官各跨馬執刀分在兩傍。宋陣上豹子頭林冲拍馬舞丈八蛇矛來戰，雷應春舞刀相迎，鬥到二十餘合，兩軍吶喊，忽然一將翻身落馬，畢竟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 宋江攻打秦州城

### 王慶戰敗走胡朔

干戈擾攘，蕩紅塵，致使旌旗向北征。淮洛恆流，嗚咽水上；陽深鎖寂，寥春雲收。沙石初晴，雨柳拂中橋，晚渡津。欲問昇平無故老，鳳樓回首落花頻。

話說雷應春和林冲戰二十餘合，被林冲手起一矛，刺於馬下。那葉從龍見主將落馬，急來救時，花榮在旗影裏拈弓搭箭，覷定射去，正中葉從龍面門，落馬而死。秦明見勝二將，大驅人馬，掩殺將去。四個統制官大敗而走，閉了關門。宋軍也退回人馬，傳報中軍。宋江聞知勝了頭陣，賞林冲花榮，催兵前進。

却說四個統制走上關來報知夫人，夫人聽說大哭，即令點軍下關報仇。張應高曰：「夫人省惱，生死分定。今日采兵初勝了一陣，聲勢正大，若與爭鋒，未見其利，夫人可修書一封報與秦王，令發兵來接應，那時方可取勝。」白夫人怒曰：「都是你們不用心，致失夫主，今不報仇，等甚救兵！」即點人馬下關。張應高等只得依從。

宋軍見了關上一員女將出馬，手執一柄潑風刀，跨下一匹獅子獸，口吐青烟，眼射金光，蕩開征塵，殺來。花榮秦明正待迎敵，其坐下馬先走，不能抵當。白夫人招動衆將殺入，如砍瓜切菜一般。宋軍大敗。白夫人追殺十里，收兵上關。

宋軍退四十里屯紮，計點軍士，殺死萬餘，被傷者不計其數。亂軍中折去河北名將二員：宗得真、范簡。宋江不勝煩惱。吳用曰：「勝敗兵家常事，不足爲怪。今日之敗，非戰之罪，皆因是那妖婦坐一匹異獸，馬見倒走，人不可當。只此被他勝了一陣，今必先除了那獸，則他無能爲矣。」

宋江曰：「用何計可以服此獸？」吳用曰：「昔諸葛孔明征蠻之時，曾造假獸，形如獅子，以破蠻兵，小弟頗知其法。今日兄長可令軍中依法製造五百個毛蟲，盡用皮毛裝飾，將身上用金箔敷貼，其尾用火炬，口藏硫磺，確臨陣之時，驅着假獸向前，馬軍隨後。想他只有一獸，見我許多，疑真不疑假，必能取勝。」

宋江大悅，即令人喚木匠照依吳用樣式造完。軍人將來運動，果然頭搖目動，爪舞尾搖，如活的一般。宋江喜

曰：「此去足報前仇！明日起兵取關。」吳用曰：「且慢進兵。日前三人會說妖婦能呼風喚雨，噴水迷人，也須提防。可再令公孫勝於高阜處候他行法，息他風雨。令喬法師在中軍以候咒水，隨來解救。我軍都受準備，方可出兵。」

宋江召衆人商議。喬道清曰：「要解此法，除非取白虎城四十里井中之水來與我咒，我將與衆軍人各飲一口，自然無事。」宋江曰：「此去白虎城不知多少路？」公孫勝曰：「遣馬靈前去，不消四五日，何難之有？」宋江喚過馬靈，吩咐前往。馬靈曰：「仁兄之命，怎敢有違。奈小弟一個去，恐取不多，難以應三軍之飲。」道清曰：「將十數個葫蘆做一排，纏在腰間，取水足以夠用。」馬靈聽說，隨將葫蘆提點辭別，足踏風火二輪，作法騰空而去。宋江與衆將商議攻打紅桃山之計。

過了數日，人報馬靈回了。宋江請入相見。馬靈解下葫蘆，道清令傾在一處，即書符念咒，焚符放水，中叫軍人明日打哨，人各含一口而行。宋江傳令，次日平明齊進。令公孫勝登高阜處以防作法。將造下獅子點着尾上火炬，推向前陣，後面馬軍搖旗擂鼓，吶喊連天，殺奔關下。

關上見宋軍到，白夫人領衆將引鐵甲軍一萬沖殺下來。宋江教推上那獅子，口閃金光，張牙露爪，尾搖火焰，口中吐出硫黃燄硝。那淮西兵見了先吃一驚。白夫人坐下那一匹獅子倒冲回陣。白夫人遂棄了其獸，換一匹紅燄馬騎出迎敵。宋軍後隊火炮火箭亂放來。這裏張應高舞刀拍馬，跟着白夫人殺去，正迎着秦明，鬥不數合。秦明手起棍落，將張應高打於馬下。景臣豹見張應高落馬，急來救時，適遇關勝飛到面前，舞起青龍偃月刀，攔腰截於馬下。白夫人見折了二將，取出背上葫蘆噴出迷人法水，望宋軍陣中一噴。宋軍準備，全然不動，人各噴出法水，奮力大戰。白夫人見法不行，大驚曰：「原來宋軍中能解此法！」即時念動密咒，須臾間，黑雲四合，狂風驟雨，走石飛砂，樹木拔動。公孫勝望見，即仗劍作法，念動真言，將劍一指，只見風雨頓息。宋軍踴躍殺去，白夫人



望關便走。呼延灼趕上，提鞭連盃打落，死於馬下。蘇捉虎呂成龍兩個正走入關，被宋軍趕來殺入，先捉了呂成龍，奪了關隘。

宋江入到城中，點集步將都齊，只有于茂因追蘇捉虎到峽溪口，兩個連人帶馬都陷入溪裏溺死。宋江痛哭不已，令人尋取于茂屍身，備棺槨殮殮，埋於岸側，傳令把呂成龍斬首號令。

宋江對吳用說曰：「如今王慶所侵淮西之地俱已平復，料他成得甚事？」吳用曰：「小弟察訪得地方居民說秦州後面接連胡朔，去沙漠不遠，倘或我軍俱入其地，逼得緊急，王慶走入胡朔，爲患不小。兄長可與盧元帥分支軍馬從水路駕船先行，抄出秦州之後，截住王慶走路；這裏大兵直抵秦州城下攻打，使他進退兩難，內必先變此萬全之策。」宋江依計，遂請盧俊義發軍前去，帶將五員——柴進、李應、朱仝、鄭天壽、陶宗旺——步兵二萬，先往九灣河拘率五十號戰船應用。不數日間，船隻已到峽溪口，俊義辭別而去。有詩爲證：

劍戟橫空殺氣高，戰船逐起浪滔滔。宋江此去功成就，王慶逆謀却怎逃？

宋江離了紅桃山，望秦州攻打，哨馬報入秦州。王慶聽得宋軍過了紅桃山，即聚文武百官都到殿前計議退宋軍之策。只見參政潘致中奏曰：「日前汪太史說天罡星入境，主刀兵之事。各處告急文書雪片而來，取討救兵，陛下常若未聞，不發一騎救護，致使宋軍勢大，一連取了數座城池。如今軍馬已近秦州，事在危急，況如孤城，如何保守？陛下若不准備迎敵，誠恐兵臨城下，那時難退。」汪太史奏曰：「小臣夜來仰觀星宿，我主將星已沒，不如修下投降表文，使人獻與宋江，開城迎接，以保其身，此爲上計。若准備迎敵，枉損軍民，無益也。」柳元卿奏曰：「太史之言差矣。我主納表投降，未知他肯容納否？我秦州城中尚有精兵九萬，猛將數十員，他兵到來，與他決一勝負，若果天意不順，君臣走入胡朔，此上計也。豈肯束手受降，自取滅亡哉？」

王慶依其言，即傳下旨，着令太子王龍同汪太史并樞密方翰守城。柳元卿潘致中爲護駕元帥，孫明周積馮

虎陳龍爲統軍正先鋒，點起精兵二萬，出城四十里，地名密慶寺屯紮，連營十數里，佈設鹿角，甚是嚴固，以備迎敵。

宋江人馬望見淮西營寨，戈戟層層，旌旄閃閃。宋江卽同吳用、花榮等前來觀望地勢，問土民：『前面屯軍地名是那裏？』居民曰：『是密慶寺。』吳用聽罷，拱手稱賀曰：『王慶合休矣。今將軍馬屯在此，寺名密慶寺，「密」字與「涉」字同音，王慶想當擒滅矣！』

宋江大喜，回營調撥軍將，作三隊征進：第一隊秦明、花榮、林冲；第二隊關勝、呼延灼、魯智深；第三隊，自部李逵、項充、李袞等步兵接應。分撥已定，前部秦明先到，人馬如潮湧而進。只見先鋒孫明引兵一萬與秦明鬥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西陣上周積見孫明不勝，持宣花斧從旁殺將過來夾攻。林冲看見，拍馬出來迎接周積交鋒。花榮見秦明不勝，卽拈弓搭箭望孫明一箭射來，孫明急躲，被秦明一棍打下馬來。周積見了着慌，被林冲手起一矛刺於馬下。宋軍乘勢大殺一陣，西兵死者不計其數，收兵回見。

宋江大悅，更率三軍圍了王慶營寨。密慶寺敗軍回報王慶說：『孫明、周積俱被殺死，宋兵圍了山下，水洩不通。』王慶大驚，與衆文武曰：『宋兵圍困甚急，怎生設法？』潘致中奏曰：『陸下親臨監戰，以退宋軍。若再不勝，復回秦州，又作計較。』王慶依其言，卽領護駕軍一萬五千文武等衆，離寺，排下陣勢。

宋江在中軍聽得報知王慶親臨監戰，急出到陣後對陣。見王慶頭戴紫金盔，身穿滾龍袍，立馬於陣前。看見宋江，便令先鋒馬虎、陳龍出戰，各執大刃，殺奔宋陣。司存孝手提鋼叉，敵住馮虎；馮資持方天戟，駕住陳龍。兩下吶喊，四將在陣中絞做一塊，廝殺戰到良久，馮虎仗平生威力，大喝一聲，早把司存孝斬於馬下。馮資見司存孝落馬心慌，被陳龍一刀劈死。宋軍唐斌見折二將，大怒，舞刀跑出陣前，戰住馮虎。鬪不數合，唐斌拖刀敗走。馮虎拍馬趕來，唐斌背使一刀，將馮虎斬於馬下。文仲容大叫曰：『不就這裏捉拿王慶，更待何時！』拍馬持刀，殺入

西兵陣中，正遇王慶牙將黃建章挺鎗來敵，被文仲容一刀斬爲兩段。王慶見勢頭不好，勒馬便走。宋江鞭梢一指，三軍蜂擁殺來。潘致中、柳元卿急保王慶走入秦州，堅閉城門。宋江令軍攻圍三門，只留北門以老弱軍圍之。王慶在城中如坐針氈，與衆商議曰：「此一孤城，外無救兵，如何是好？」柳元卿奏曰：「我主勿憂。城中糧草尚夠一年支用，軍卒士兵尚有數萬，足可保守。況且秦州城郭堅固，高塹深溝，今宋兵深入我地，豈能久乎？臣引軍士往來巡守四門，臨機應變。」

王慶不理軍事，日夕在城中與妃子取樂飲酒。秦州百姓恨入骨髓，多有獻城之心。宋軍日夕攻打，城上每每將木右火炮打下，不可近前，困了二十餘日，無可奈何。宋江見攻城不破，又值春雨，營地濕氣，人馬生病，甚是愁悶，與吳用商議曰：「只此孤城，尚攻不破。」吳用曰：「秦州城勢原係春秋時山河險固之城，城郭堅完，糧草積多，此賦恃以堅守，故此難破。」

公孫勝入營中對宋江曰：「仁兄有計攻秦州否？」宋江曰：「正憂無計。」公孫勝曰：「貧道路略施小計，使秦州一攻而破。」宋江曰：「願聞其祥。」公孫勝附耳密言，如此如此。宋江聽罷曰：「此計大妙，必定成功。」即日傳令教各門軍士將乾柴亂草堆積與城門一般高，準備火攻，只留北門不燒，與賊人走。再令凌振城下安排礮架，以候施放火炮。擇定十二月甲子夜舉火，不許違誤。各門都去準備，依計而行，只候舉火。公孫勝臨夜登臺，披髮仗劍，步罡祭風。將次二更，只見東南風起，即令人報知凌振，放起號炮。那炮響處，地震山搖，東西南三門火起，風從火勢，火趁風威，照得滿天通紅。有詩爲證：

炎炎烈焰照乾坤，火趁風威此夜焚。妙算神機誰可及，當時法術羨公孫。

城中聽得外面炮響連天，又見火光照耀，守城軍各奔回看家。柳元卿急入宮報知。王慶心慌，輕身走出。只見東西南三門俱各燒燬，惟北門無人守把。王慶披掛上馬，同太子親屬隨從官員開北門望沙漠逃走。汪太史開

西門放宋兵殺入。

宋江等大隊人馬都入秦州。將軍搶入王慶宮中，收拾器仗金銀寶具無數，侍從嬪妃，共計二百餘人。是時天色微明，宋江出榜安民，令人救滅各處火。衆將請功已了，宋江計點將士，折了相士成胡遠，皆中矢石而死。汪太史俯伏帳前請罪。宋江扶起曰：『曾有百姓稱說太史屢勸納降不從，致有此敗。况公又有獻城之功，雖有前罪，足可贖矣。』汪太史再拜稱謝。宋江聞知王慶夜開北門帶領侍從投奔胡地，即令花榮秦明林冲關勝呼延灼率鐵騎一萬追襲，務要生擒王慶。

却說王慶等走出秦州，行了一夜，人困馬乏，各在鄉村掠食。王慶與潘致中柳元卿等一百餘人歇下草岸驛，安鍋造飯。王慶見了，汪汪淚下，對衆曰：『今日國破家亡，隨從精兵猛將不留一個，是我該滅之日。你衆人斬吾首級獻與宋江，以保汝等之難。若隨我，無益也。』柳元卿曰：『主公勿憂。今雖出龍潭虎穴之中，前去胡朔一望之地，投胡主借兵，再來報仇，復其基業。我衆人生死決不相離。』說猶未了，只見後面旌旗蔽日，人馬趕來。衆人大驚，叫聲快走。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公孫勝歸養親闈 宋公明敕征方臘

紫宸分璽向堂來，勝氣威聲震若雷。賊寇聞風雄胆落，軍民沾德蹙眉開。十年細柳千年慕，一世甘棠百世懷。也幸功成催促緊，又辭邊鄙耀雲臺。

話說王慶走到流沙河，望見船隻無數，令人沿河大叫：『秦州兵馬特來投降胡王。』哨船上應曰：『吾等胡地進糧之船，你既是秦州兵馬，莫非秦王麼？』王慶曰：『正是。』那人曰：『秦王素與我胡地有恩，可作急下船。』即將船隻撐近岸來接。

王慶等衆人下船停當，只見後哨船頭鑼鳴，船上衆軍乃是盧俊慶等，把王慶捉住，細縛了。原來盧俊義柴進李應各領兵，預先將戰船塞斷河路，以防王慶走過。等了六日，果然等到。有詩爲證：

茫茫無計走胡沙，勝敗兵家事可嗟。堪笑狂徒空費力，一時船上盡遭拿。

盧俊義等細縛王慶登岸，花榮關勝追兵也到河口，見捉下了王慶，不勝之喜，與關勝等合兵一處，把王慶衆人解赴秦州來見宋江，即將王慶捉來事訴了一遍。宋江大喜，傳令把王慶用囚車解京，其餘侍從人員斬首，懸掛四門示衆。

宋江平復淮西，將王慶僞造宮殿悉行拆毀，設下太平筵宴，犒賞軍將已畢，令孔目裴宣錄了各人功績，以候陞賞。次日，宋江盧俊義與衆將商議班師。吳用曰：『秦州又近胡地，兄長可令人鎮守，然後回軍，可保長久。』宋江曰：『汪太史深有智謀。』卽召來見，委以鎮守秦州之職。汪太史曰：『旣元帥有心，安敢推辭。』——再求一人相助。』宋江曰：『就着蘇應時與你同守。』汪太史拜謝領命。』

軍中事調撥已定，宋江把王慶父子解京，回軍來到洮陽，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圮等一十員將出郭迎接入城。次日，卽委本處得力軍官鎮守洮陽，與孫立等合兵一處，回到涼州。朱武董平楊志等接見，令人報知張招討。吳用勸宋江留兵鎮守，宋江遂留步兵一萬，同都監劉衡鎮守。

離了涼州，來到石祁城，張招討出郭迎接。宋江忙下馬，張招討亦下馬相見。二人並馬入城。張招討曰：『恭賀將軍又成大功，實乃朝廷之福，生民之幸也。』宋江答曰：『小將征河北回來，又同諸將奉上救命，再討淮西，臨陣冲突矢石，爲國亡身，不想衆將折去一半，使宋江不勝傷悲。』張招討曰：『諸將爲朝廷出力而死，名節顯揚，錄其功，奏與天子，封蔭子孫，足可報功，不必深慮，下官之言，決不相負。』宋江拜謝。是日張招討設宴賀功，盡醉而散。

宋江停了數日，幹完事務，即議而君來見張招討。張招討依其言，遂將人馬分撥出城。宋江與吳用商議，就在石祁城東門龍仙觀，命道士修設大醮，超度陣亡將士，三日三夜完滿。時有柏森卜祥患病，不能起行，宋江遂留其子每日看視醫治。有鄂全忠不願朝京，却來拜辭宋江，回鄉奉母。宋江苦留不住，多贈金帛而去。後來卜祥病死在石祁城，其子扶父靈柩歸葬。只有柏森未知所終。

宋江收拾軍馬，離了石祁城，回到京師，屯軍於豐丘門外聽候。聖旨即宣宋江盧俊義面君。天子曰：「卿等遠征勞苦，平復淮西賊寇，其功不小，朕當加封官爵。」宋江奏曰：「臣賴陛下洪福，擒捉王慶，囚檻軍中，聽候處決。臣此回出征，折將甚多，比征河北大遼不同，乞聖恩旌獎爲國陣亡之將。臣等見淮西一路經王慶之亂，民不聊生，再乞聖恩免其糧差三年，使逃亡之民得以復業，不勝萬幸！」

天子聞奏，特命省院官計議封爵處決王慶事情，即免淮西糧差等項。太師蔡京、太尉高俅出班奏曰：「宋江等功勞甚大，臣等當詳議定奪陣亡之將，重加旌獎，僉錄其子孫，各授指揮之職。宋江盧俊義權授先鋒之職，統率部下護衛京城。王慶造反，凌遲處死。」天子准奏，設下御宴賞賜宋江盧俊義，並左右侍臣。有詩爲證。

烹鵠炮鳳品稀奇，檀板歌喉奏樂時。塞上功名成不易，誰知沉屈烈男兒。

當日天子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等賞賜，盡於內府開支。宋江等謝恩出，在西華門外上馬，自到行營安歇。

次日，公孫勝與喬道清來見宋江曰：「向日本師羅真人吩咐，令小道送仁兄上京，便回山中學道。今日功成名遂，貧道就此拜別而去，從師侍奉老母，望仁兄休失前言。」宋江見說，下淚曰：「我想昔日兄弟相聚，如花始開，今日分別，如花殘落。喬法師與我相投未久，然軍中多得先生指教，不敢負汝前言，中心豈忍分別！」公孫勝曰：「若是小道半途相別，便是寡情薄意。今日仁兄功成名遂，此處非貧道所趨，伏望仁兄處分。」宋江再三挽

留不住，便設席餞行。衆皆難捨，各以金帛相送。公孫勝推却不受，衆兄弟只顧打拴在包裹裏。公孫勝喬道清拜辭宋江等望北去了。宋江不勝悽惶，有詩爲證：

數年相與建奇功，幹運戎機妙不窮。一旦思鄉歸故里，飄然長往入山中。

此時又值正旦節，諸官准備朝賀。蔡京恐宋江人等都來朝賀，天子見之，必當重用。隨即奏聞天子降下聖旨，只許宋江盧俊義二人朝賀，其餘盡皆免朝。是日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宋江盧俊義隨班侍下，仰觀殿上玉簪朱履，紫綬金帶，往來稱觴祝壽。自天明至午牌，始沾恩賜酒。百官朝散，天子入宮。

宋江盧俊義回營，面有憂色。吳用等接着，見宋江不樂，衆人拜罷，立於兩邊。宋江低頭不語。吳用問曰：「兄長今日朝賀回來，何故愁悶？」宋江嘆曰：「我想一生命蹇，連年平復煙塵，受了許多勞苦，今日連累衆兄弟無功，因此愁悶。」吳用曰：「功名分定，不必多慮。」李逵曰：「哥哥好沒尋思，初在梁山泊時，不受一個人的氣，今日受招安，却惹煩惱。依着我兄弟們再上梁山泊去，豈不快活？」宋江曰：「這黑禽獸又來無禮，如今做了國家臣子，豈可再復爲非？」李逵又曰：「哥哥不聽我言，明日還要受氣。」衆人都笑，且捧酒與宋江添壽。酒罷各散。

次日宋江引十數騎入城，到宿太尉趙樞密張招討各衙門賀節，往來城中。有人報蔡京說知此事，蔡京卽於次日奏過天子，傳旨教省院出榜禁約，但凡出攻官員，只許城外下營，聽候調遣，不許擅入城內，如違定依軍令行事。有人逕來報知宋江，宋江轉添愁悶。衆將得知，亦各焦燥，各懷怒心。有詩爲證：

聖王爲治本無差，胡越從來是一家。何事被奸行詭計，不容忠義入京華。

且有水軍頭領來請吳用商議事務。吳用去到船中，見了李俊張橫三阮，俱對軍師說：「朝廷失信，奸臣弄權，俺們建了許多功勞，不見陞職，如今反張榜文，禁約我等不許入城。今請軍師做個主張，就這裏殺起來，再回梁山泊，豈不美哉？」吳用曰：「宋公明建下這場功績，斷然不肯。自古說，『蛇無頭不行』，我如何敢主張？」衆將

見吳用不肯，忿怒不已。

吳用見宋江曰：『哥哥往常閒由自在，衆兄弟快活，今爲國家臣子，不想倒被拘束，弟兄們都有怨心。』宋江驚曰：『必定有人在你面前說甚話來。』吳用曰：『此是人之常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貧與賤是人之所惡，觀形察色，見貌知情。』宋江曰：『弟兄若有異心，吾當死於九泉之下，忠心不改。』便會集諸將到帳前曰：『俺是鄆城小吏出身，犯了罪刑，託賴衆兄弟扶持，尊我爲首，今日得爲臣子，實乃萬幸。朝廷雖然出榜禁約，理合如此。我等軍漢又多，倘或因而惹禍，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壞了名聲。如今不許我等入城去，却是萬幸。汝衆兄弟若生異心，先斬吾首級，然後行事。』衆人聽罷，俱各垂淚，設誓而散。有詩贊曰：

堪羨公明節操堅，矢言忠鯁少欺偏；不教兄弟寒盟約，一點丹心出自然。

宋江諸將自此無事，並不入城。看看元宵節至，東京年例，大張燈火，慶賀元宵。燕青與樂和商議曰：『往年元宵錯過，今使放花燈，我兩個潛入城中，看了便回。』忽李逵曰：『你們看燈，帶挈我去。』燕青曰：『我和你不去，打緊，只怕你性子不好，惹出事端，正中省院之計。』李逵曰：『吾今不惹事了。』燕青曰：『明日換衣服扮作客人入去。』李逵大喜。

次日打扮齊備，不期樂和自與時遷先入城中，燕青洒脫不開，只得與李逵同行，不敢從陳橋門入城，却從豐丘門入。到街坊裏，聞勾欄內鑼響，李逵定要入去。燕青祇得和他挨入人叢中，聽得說平話，却說三國志，說到關雲長刮骨療毒故事。李逵大叫曰：『好男子！』衆人大驚，都看李逵。燕青慌忙勸曰：『李大哥，你好莽，勾欄瓦舍，如何使得大驚小怪。』李逵曰：『說到這裏，不由人不喝采。』

燕青拖扯李逵，出了那家瓦舍，轉回一串道，只見一個漢子，飛磚擲瓦去打。那人家曰：『你這厮二次不肯還我錢鈔，倒打我房屋。』李逵路見不平，便要去勸，燕青抱住。李逵睜了眼，要和他厮打。那漢子曰：『我自和他討』



「喂，干你甚事！目今要跟張招討下江南出征去；你休惹我，到那裏去也是死，要打便和你打死在這裏，也落得一副好棺材！」李逵聽罷曰：「誰管你甚麼下江南！」

燕青忙勸開了兩個，轉出串道，見一個茶肆，二人入店喫茶，見個老者，燕青問曰：「請問老丈，却纔巷口一個軍漢廝打說道要跟張招討下江南，請問端的那裏去出征？」那個老人曰：「如今江南草寇方臘反了，占去八州二十五縣，一從睦州起至潤州止，早晚來打揚州，因此朝廷差張招討領都督去勦滅方臘。」

燕青李逵聽了這話，還了茶錢，出城到營，來見宋江，說知江南方臘造反，朝廷差張招討去征。宋江聽了，便曰：「我等軍馬閒居在此，不若使人告知宿太尉，保奏我等，情願再起兵前去征討方臘。」會集衆將商議，皆大喜。次日，宋江更衣，帶領燕青逕入城中，直至宿太尉府內投見。宿太尉曰：「將軍何事更衣而來？」宋江曰：「省院出榜，但凡出征官員不許擅自入城，今日不得不更衣。聽得江南方臘作反，占侵郡州，擅改年號，早晚渡江來打揚州，宋江等人馬久閑在此，情願統兵前去征勦，盡忠報國，望恩相保奏。」宿太尉大喜曰：「將軍屢次爲國爲民，有何不可？將軍請回，來早奏知天子，必當重用。」宋江辭宿太尉回營。

宿太尉次日早朝，天子在披香殿與文武正說江南方臘作反之事。天子曰：「已命張招討劉光世二人征討，未見次第。」宿太尉奏曰：「方臘既成大患，陛下已命張劉征討，再差宋先鋒爲前部，必成大功。」天子大喜，隨即宣江宋盧俊義到披香殿，敕封宋江爲平南都總管，盧俊義爲兵馬副總管，平南副光鋒，各賜金帶一條，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綵緞二十五疋，其餘正偏將佐，各賜緞疋銀兩，待有勳勞，并前功授官爵。宋江盧義等領旨，正要出朝，皇上又曰：「聞卿數內有個能鑄玉石印信的金大堅，再有個能識良馬的皇甫端，留此二人駕前聽用。」

江宋盧俊義承旨謝恩，兩個並馬而行。出得城來，只見街上一個漢子，手拿着一件東西，兩條巧棒穿了索，以

手牽動，那物便響。宋江喚漢子問曰：「甚物？」對曰：「胡敲也；用手牽動，自然有聲。」宋江感而作詩曰：

一聲低了一聲高，嘹唳聲音透碧霄。空有許多雄氣力，無人提挈護徒勞！

宋江與盧俊義笑曰：「這胡敲正比着你我空有冲天之志，無人提挈，何能震響？」教左右取錢賞與調胡敲的去了。宋江又作詩一首：

玲瓏心地最虛靈，此乃良工巧制成。若是無人提挈處，到頭終久沒聲名。

盧俊義曰：「兄長何故發此言？據我等胸中學識，不在古今名將之下。如無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宋江曰：「賢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保奏，怎能夠天子重用，爲人不可忘本。」盧俊義然其言。

兩個回營，會集諸將，收拾鞍馬。次日內府關到賞賜緞疋銀兩，分俵諸將，就送金大堅皇甫端去了。衆皆聽用。宋江調撥各軍頭領，整頓戰船，望大江進發，傳令軍馬頭領收拾軍器伺候起程。

只見太師差府幹到營，索聖手書生蕭讓。次日王都尉自來與宋江求要鐵叫子樂和。「聞知此人善歌唱，要他府裏使用。」宋江只得依允，又送二人去訖。宋江自回京，又去了六個兄弟，心中悶悶不樂。

那方臘起軍已久，積漸而成大事。此人原是徽州山中一樵夫，偶因去溪邊水中照見自己頭戴平天冠，身裝滾龍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就清溪縣內帮源洞中起造宮殿。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宮。乃設文武省院官員，一應大臣。睦州卽今建德州，歙州卽今婺源，宋改爲徽州。這方臘直從這裏占到潤州，今鎮江是也。——共計八州二十五縣。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蘇州常州湖州潤州宣州二十五縣俱是八州管下。原來方臘上應天書，推背圖上曰：「十千加一點，冬盡始稱尊；縱暴過浙水，顯迹在吳興。」十千乃「方」字，頭加一點乃「方」字也。「冬盡」臘月也。「稱尊」者，乃南面爲君也。正應「方臘」二字，占據江南八州。

再說宋江選日出師，辭了省除諸官，當有宿太尉趙樞密親來送行，犒賞三軍。水軍頭領已把戰船從泗水入

淮河，望淮安而進。軍糧俱到揚州，取齊。宋江盧俊義辭謝宿太尉趙樞密上路，將軍馬分作五隊，取大路投揚州來。前軍已到淮安縣，屯紮。當有本縣官員迎接，宋先鋒入營中，報說：『方臘賊兵浩大，不可輕敵。前面便是揚州大江，一千三百餘里長，此是江南第一險阻去處。』隔江却是潤州，如今是方臘手下樞密呂師襄并十二員統制官把住江岸。若不得潤州爲家，難以抵敵。』宋江聽了，便問吳用。吳用曰：『揚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潤州城郭，可教幾個弟兄去打探隔江消息，用何船隻可以渡江，令水軍頭領前來聽令。』問衆兄弟誰去探隔江消息。只見四員水將，盡皆願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萬里長江水似傾，東歸大海若雷鳴。滔滔雪浪人都怕，渺渺洪波鬼亦驚。竭力祇因清國難，勤王端拱耀天廷。潛蹤斂跡金山下，斬將擒王在此行。

話說揚子江有九千三百里長，遠接三江，并通大海，中間通多少去處，叫做『萬里長江』。地分吳楚，江心內有兩座山，一座金山，一座焦山。金山有寺，寺繞山起垣，謂之『寺裏山』。焦山上一寺，藏在山門裏，此寺謂之『山裏寺』。這兩座山生在江中，正占着吳頭楚尾，一邊是淮東揚州，一邊是浙江潤州。

且說潤州樞密使呂師襄把守江岸，此人原是歙州富戶，因獻納錢糧與方臘，封爲東廳樞密使。幼年曾習兵書戰策，慣使丈八蛇矛，武藝出衆。部下管領十二統制，號十二神，却是征天神、福州沈剛、遊弈神、歙州潘友德、遁甲神、睦州應明、六丁神、明州徐統、霹靂神、越州張近仁、目靈神、杭州沈祥、太白神、湖州趙毅、太歲神、宣州高可立、弔客神、常州范疇、喪門神、潤州方里、豹尾神、江州和漳、黃旛神、蘇州沈抃。

話說呂師襄共統領五萬南兵，據住江岸，擺列戰船二十餘處。江北岸却是瓜州渡口。此時宋江兵將水陸並

進已到淮安，約至揚州取齊。宋江與吳用計議曰：『今江南岸上便是賊兵守把，誰人先去打探消息可以進兵？』帳前轉過四將——柴進、張順、石秀、阮小七，皆云願往。宋江曰：『你四人分作四路，直到金焦二山打探回話。』四人扮作客商，俱投揚州，分別取道。

石秀、阮小七投焦山去了，柴進、張順走奔瓜州來。此時正是初春天氣，日暖花香，到得揚子江邊，凭高一望，但見滔滔雪浪，滾滾烟波，有詩爲證：

萬里烟波萬里天，紅霞遙映海東邊。打魚舟子渾無事，醉着青簑自在眠。

柴進二人見北固山下都是青白旌旗，岸邊擺着船隻，瓜州路上雖有屋宇，並無人住，又無船隻，怎知隔江消息。當下奔到江邊，見有草房，盡皆關閉。張順掇開入去，只見個白頭婆婆。張順曰：『婆婆因甚不開門？』婆婆答曰：『客官原來不知，朝廷近日起大軍來與方臘廝殺，家人都搬走了，只老身在此守屋。』張順曰：『我二人要渡江，這裏有船麼？』婆婆曰：『近日呂師襄聽得大軍來，把船隻拘管過潤州去了。』張順曰：『借你家宿一夜，與你房錢。』婆婆曰：『安歇不妨，只怕大軍來。』張順曰：『自會迴避。』再來江邊望那金山寺，但見：

江吞鰲翅，山聳龍鱗。爛漫銀盤湧出青螺，脆弱翠堆遠拖素練。觀金闕，受八面之大風，望重樓，倚千層之石壁。梵塔高侵滄海日，講堂低映嶺坡雲。無邊閣，看萬里征帆飛步亭，納一天秀氣。郭璞基中龍吐浪，金山寺裏鬼移燈。

張順看了一會，思忖曰：『呂樞密必常到此，我今夜去寺裏走一遭，必知消息。』回來和柴進商議道：『如今來到這裏，一隻小船也沒有，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兩錠大銀頂在頭上，直赴過金山寺去，把些賂賄與那和尚，討個虛實回報。你在此等候。』柴進曰：『事完快回。』

是夜星月交輝，水天一色，張順脫了衣服，拴縛在頭上，帶一口寶刀，從瓜州下水，直到金山脚下，見岸邊纜着

一隻小船。張順爬在船上，穿了衣服。聽鼓打三更，見一隻小船搖將下來。張順曰：「這船來得蹊蹺，必有奸細。」張順又脫了衣服，拔刀再跳下水，直趕到那來的船邊，却從水底下扳住那隻船，把兩個搖櫓的殺下水去。張順跳上船，那船艙裏鑽出兩個人來。張順一刀又砍一個下水，那個嚇倒在船艙裏。

張順喝曰：「你是甚人，實說饒你性命！」那人曰：「小人是揚州城外陳將士家幹人，叫作吳成，到潤州呂樞密帳前獻糧。那裏使個虞候和小人同回，要索白米五萬石，船三百隻，作進奉之禮。」張順問：「那虞候姓甚名誰？」那人曰：「他姓葉，名貴，恰纔被好漢砍下水去的便是。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呂樞密教小人去蘇州見御弟三大王方貌，關了號色旌旗三百面，并主人官誥，封爲揚州府尹，更有號衣一千領，并札付一道。」張順問曰：「你的主人家有多少人馬？」吳成曰：「人數千，馬百匹，兩個孩兒，陳益、陳恭。」張順問了備細，一刀把吳成砍下水去，搖船到瓜州來見柴進，把前事一一說了，就船裏取文書并號旌雜色號衣做兩担，把船再搖到金山脚下，取了衣服，搖轉瓜州岸邊，天色方曉。張順把船砍漏沉水，來到屋內與伴當挑了，逃回揚州路。

時宋江軍馬都屯揚州城外，本州官員迎接入城。張招討亦屯兵揚州。宋江與張招討見過，城內各官參見了，謂宋江張招討赴了宴。柴進張順來館驛中見宋江，備細說了一遍。吳用曰：「既有這個機會，取潤州易如反掌。先拿陳觀，大事便定。只要如此而行。」宋江曰：「正合吾意。」卽喚燕青扮作葉貴虞候，解珍解寶扮作南軍。

三人依計而行，取路投定酒村，來到陳將士莊前。有二三十個莊客都是一般打扮。燕青便改作浙江人鄰談，與莊客相見。莊客曰：「客人那裏來的？」燕青曰：「潤州來。」莊客見說，便引燕青來見陳將士曰：「閣下從何處到此？」燕青曰：「教閑人迴避，方敢對相公說。」陳將士曰：「這幾個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燕青曰：「小人姓葉，名貴，是呂樞密帳前虞候。正月初七日接得吳成密書，樞密甚喜，特差小人引吳成到蘇州見御弟三大王。三大王啓奏主上，就封相公爲揚州府尹。吳成因感冒病症不能啓行，樞密特差小人送到相公關防文書。」

等，尅日要糧食船隻前赴潤州交割。便取關防文書送與他。

陳將士看了大喜，便喚二男陳恭、陳益出來相見。燕青教解珍、解寶二人取出號衣、號旗，當面交付。陳將士便教設席相待。陳益、陳恭將酒與父親慶賀。燕青把眼教解珍、解寶行事。解珍取出蒙汗藥放在酒壺裏。燕青勸曰：「葉貴借相公酒，權爲上賀之意。」便斟一大鍾藥酒勸陳將士。陳益、陳恭各飲一杯，又勸衆莊客也各飲一杯。那解珍去尋取火種，放起號炮。燕青見衆人都倒了，掣出短刀，和解珍動手都砍下頭來。莊門外十數個好漢殺將入來，魯智深、武松、史進、李逵、李袞、鮑旭、楊林、薛永等，衆莊客都走。燕青、解珍、解寶將陳將士父子首級提出門外。又到來六員將佐：朱全、索超、張清、樊瑞、李忠、周通，圍住莊院門，把陳將士一家盡皆殺了。拿住莊客，引去浦裏看詩。沿江泊有三四百隻船裝載糧米在內。

衆將飛報宋江。宋江便與吳用計議進兵，辭了張招討，部領大隊人馬到陳將士莊。吳用曰：「選三百隻快船，各插方貌所發旗號，軍漢各穿號衣，船內埋伏三萬餘軍。」差穆弘扮作陳益，李俊扮作陳恭，各坐一大船。穆弘帶十個偏將：項充、李袞、鮑旭、薛永、楊林、杜遷、宋萬、鄒淵、鄒潤、石勇。李俊帶十個偏將：童威、童猛、孔明、孔亮、鄭天壽、李立、李雲、施恩、白勝、陶宗旺。第三撥船上張橫、張順各帶六個偏將：張橫船上是曹正、杜興、裴旺、丁得孫、武能、黨世隆。張順船上孟康、候健、湯隆、焦挺、張璜、郁正。第三撥船上十員正將：史進、雷橫、楊雄、劉唐、蔡慶、張青、李逵、解珍、解寶、柴進。分撥已定，宋江把船隻裝載馬匹將佐渡江。水軍頭領阮小七、阮小五總行催督。

却說潤州哨軍見三百戰船都插護送衣糧旗號，報入呂樞密，聚集統制官帶領精兵自來江邊下馬，坐在交椅上。十二個統制官把住江岸，看見前面船頭傍岸。穆弘、李俊見呂樞密起身聲諾，左右虞候喝令住船。前一百船後二百船做兩下擺定。客帳司下船問曰：「船從那裏來的？」穆弘曰：「小人姓陳，名益，兄弟陳恭，父親陳觀，特遣獻納白米五萬石，船三百隻，來謝樞密保奏之恩。」客帳司曰：「前日樞密相公使葉貴虞候同去，怎不來

見？」穆弘曰：「葉貴與吳成染時疫，在莊上養病。今將關防文書在此。」客帳司接了文書，上岸稟知。

樞密看了，教喚二人上岸。穆弘李俊上岸，隨後三十四個偏將都跟上去。排軍喝曰：「卿相在此，閑雜人不得上前。」穆弘李俊參拜了，跪在案前。呂樞密曰：「你父親如何不來？」穆弘曰：「父親聽得宋江領兵到來，未敢擅離。」呂樞密曰：「你兄弟曾習武藝否？」穆弘曰：「托賴恩相，幼曾習練。」呂樞密曰：「你們來到有他意否？」穆弘曰：「小人父子一片赤胆忠心，怎敢有半點外意？」呂樞密曰：「吾觀你船上軍漢非常，不由不疑。你兩個只在這裏，吾差四員統制官下船搜看，但有分外之物，決不輕恕。」

言猶未了，只見探馬報曰：「有聖旨到南門外，請相公去迎接。」呂樞密卽上馬，吩咐：「把住江岸。那陳益陳恭跟隨我來。」穆弘李俊等跟呂樞密先去了。到南門外，接着天使，乃是方臘駕前引進使馮喜，密告呂樞密曰：「近日司天太監奏曰：『夜觀天象，有無數罡星入吳地，就裏爲災不小。』天子特降聖旨，教樞密緊守江岸，仔細盤詰。」呂樞密驚曰：「恰纔這一船人，我十分疑他，如今却得這詔。」卽請馮喜到行省開讀聖旨。

飛馬又報：「蘇州有使命齋敕來。」御弟三大王令旨到了，說：「你前日揚州陳將士投降一事，未可准信。近日奉聖旨：司天台內照見罡星入吳，可以牢守江岸。」呂樞密曰：「大王亦爲此事掛心。」卽令人牢守江岸，吩咐休放糧船一個人上岸，設席款待使命。

三百隻船上，人看了沒動靜，左船上張橫張順各帶六個偏將提軍器上岸，右船上十員正將都拿鎗刀上岸來。守岸軍士攔擋不住。李逵和解珍解寶便搶入城。李逵輪起雙斧，砍翻把門軍官，解珍解寶各提鋼叉，一時發作，那裏閉得及城門。先在城邊二十個偏將各奪軍器就殺起來。十二個統制官聽得城中發喊，各提兵馬來救。史進早招起三百隻船內軍兵，脫了南軍號衣上岸，船艙裏埋伏軍兵齊殺上岸。爲首統制官沈剛潘友德引軍到城門內，被史進張橫二人殺死。十個統制官退入城去保家。穆弘李俊在城中酒店奪得火種，放起火來。呂樞

密急上馬，早得三個統制官救應。城裏火瓜州望見，先撥千軍過江來接應。城裏四門混戰，城上豎起宋先鋒旂號。江北來有戰船傍岸，爲首十二員大將登岸，却是關勝、花榮、呼延灼、秦明、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韓滔、彭圮、苗道成、陸招正、偏戰將十二員，部領二千軍馬，冲殺入城。此時呂樞密大敗，引中傷人馬，逕走丹陽縣去了。

大軍奪了潤州，教救滅火，迎接宋先鋒船到南岸，入城出榜安民。計點將佐，都到請功。史進、獻沈剛首級，張橫、獻潘友德首級，劉唐、獻沈祥首級，孔明、孔亮生擒方里，項充、李衮生擒和漳，郝思文射死徐統，殺死牙將軍兵極多。宋江點本部將佐，折了宋萬、焦挺、陶宗旺、武能。

宋江見折了四將，十分煩惱。吳用勸曰：「生死人之分定，且喜得了江南第一州。」宋江泣曰：「我等一百八人，上應天星，五台山設盟，俱願同死。回京之後，先去了公孫勝，御前留了金大堅、皇甫端，太師用了蕭讓、王都尉，討去樂和，今日渡江，又折去四人，想起宋萬，雖然未建奇功，梁山泊開創之初，多虧此人。」宋江教軍士就於宋萬等死處建設祭台，將生擒到統制官方里和漳，宋江親自斬首瀝血，享祭四個英魂。祭畢，將屍葬於潤州西門外。

却說呂樞密和六個統制退守丹陽縣，申告急文書與三大王方貌求救。蘇州差元帥邢政領軍到來。呂樞密接入縣中，備說陳將士詐降緣由。邢政曰：「三大王知罡星下吳地，特差下官領兵到來與你報仇。樞密當以助戰。」次日，邢政來奪潤州。

却說宋江領兵來取丹陽，差下十員正將：關勝、秦明、呼延灼、董平、柴進、花榮、徐寧、朱全、索超、楊志，部領精兵五千，途遇邢政軍馬。兩軍相對，邢政舞鎗出馬，六個統制相護。關勝縱馬舞刀來戰，鬥到十五合，將邢政砍死馬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官州道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罡星煞曜奔江東，舉足妖氛一掃空。鞭指毗陵如席捲，旗飄甯國以摧蓬。一心直欲尊中國，衆力難堪抵下風。今日功名青史上，萬年千載播英雄。

却說呂樞密軍兵大敗，棄丹陽縣走常熟去了。衆將接宋江入城。宋江與盧俊義曰：『今打宣湖蘇常四州，我與你對天拈鬮，若拈着所征地方，便引兵去征。』宋江拈得常熟，蘇二州，盧俊義拈得宣湖二州，把衆將均分一半。楊志患病不能進征，留守丹陽。其餘將校分撥兩路。

宋先鋒領正將一十四員，偏將三十九員：軍師吳用，李應，關勝，花榮，秦明，徐寧，朱仝，魯智深，武松，史進，李逵，戴宗，唐斌，文仲容，偏將黃信，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樊瑞，馬麟，燕順，項充，李袞，鮑旭，杜興，楊林，孔明，孔亮，施恩，凌振，蔡福，蔡慶，段景住，侯健，蔣敬，安道全，郁保四，宋清，裴宣，王英，扈三娘，潘速，潘迅，邊文進，戎江，索賢，黨世隆，凌光，傅，張瑾，郁正，邢玉，大小正偏將佐五十五員，隨行精兵三萬。

副先鋒盧俊義亦分將佐攻打宣湖二州，正將一十六員，偏將四十二員：軍師朱武，柴進，林冲，董平，呼延灼，索超，穆弘，楊雄，雷橫，解珍，解寶，張清，劉唐，也恭，崔棼，燕青，偏將軍廷珪，魏定國，呂方，郭盛，歐鵬，鄧飛，李忠，周通，陳達，楊春，薛永，杜遷，穆春，鄒潤，鄒潤，李立，李雲，石勇，朱貴，朱富，孫新，顧大嫂，張青，瓊英，孫二娘，鄭天壽，湯隆，曹正，白勝，龔旺，丁得孫，王定六，時遷，馬靈，陳雷，項忠，段志仁，倪宣，苗道成，倪光南，陸招，孫岳，大小正偏將佐五十九員，隨行精兵三萬。

水軍頭領自是一夥，差去焦山打探。石秀阮小七回來報告江陰太倉沿海路徑備細。宋江卽差李俊等八員，調撥水軍五千，戰船一百隻，跟隨石秀阮小七共取水路。正偏將一十員：石秀，李俊，張橫，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孟康。

分撥已定。宋江自丹陽分兵只有九十九人，不滿百數；大戰船都撥與水軍頭領攻打江陰太倉，小戰船俱入

丹陽隨軍攻打常州。

呂樞密引殘兵退保常州。毗陵郡守城統制官錢振鵬，原是清溪縣都頭，手下兩員副將：金節、許定。

却說呂樞密失了潤州，退回常州。錢振鵬出城迎接入州，商議退敵之策。錢振鵬曰：「樞相放心，使宋江不敢再覷江南。」言未畢，報道宋江兵至，攻打常州。蘇州呂樞密即令錢振鵬調撥六員統制官相助，領五千人馬出城迎敵。錢振鵬使金風刀騎赤兔馬，當先關勝出陣，舞刀直取錢振鵬。兩馬相交，戰了三十合，錢振鵬力怯。趙毅、范疇挺鎗夾攻，關勝陣中孫立出馬迎住。五將陣中廝殺。呂樞密急使許定、金節出城助戰。二將各使大刀出陣。宋軍中韓滔、彭玘殺出，金節戰韓滔，許定戰彭玘。原是金節素有歸降大宋之心，戰不數合，撥馬便走。韓滔乘勢追去，高可立見了，急挽彫弓一箭把韓滔射下馬來，被張近仁復一鎗刺死。那彭玘見韓滔身死，急要報仇，撇了許定，去尋高可立。許定却得秦明戰住。高可立挺鎗便迎，不隄防張近仁撞出，把彭玘刺於馬下。關勝見折了二將，心中忿怒，把錢振鵬一刀斬於馬下，便來搶那赤兔馬，不防自己坐下馬失了前蹄，把關勝掀下馬來。高可立張近仁便來搶關勝，却得徐寧、宣贊、郝思文殺出，救了關勝回陣。來見宋江，說折了韓滔、彭玘。宋江哭曰：「誰想渡江以來，損折幾個兄弟，不由人不痛哭！」吳用再三勸慰。宋江傳令來日打一面白旂，親引衆將爲弟報仇，水陸並進。李逵引鮑旭、項充、李袞帶領五百步兵出哨，直至常州城下。

呂樞密見折了錢振鵬，心中甚憂，連發三道飛報去蘇州三大王方貌處求救。又聽說城下有李逵引五百步兵打城，呂樞密曰：「這廝是梁山泊第一個兇徒。」便令高可立、張近仁出城迎敵。李逵把五百步兵擺開，鮑旭、項充、李袞挽着蠻牌與李逵殺過陣去。李逵斧起，砍翻高可立，取了首級。鮑旭斬了張近仁首級。李逵把板斧亂砍，趕到弔橋邊，城上滾木砲石打下。四個回陣，宋江軍馬已到。李逵、鮑旭各獻高可立、張近仁首級。宋江將仇人首級去白旂下祭韓彭二弟。宋江痛哭一番，祭畢，放倒白旗，賞了李逵、鮑旭、項充、李袞，便進兵到常州城下。

呂樞密在城中，慌忙與金節許定商議退兵。諸將懼怕李達，不敢出戰。呂樞密納悶，帶衆將守城，看宋江軍馬三面圍定，卽與心腹人商議棄城逃走。

金節回到家中，與其妻秦玉蘭曰：「如今宋軍圍住城，我等俱爲刀下之鬼矣！」其妻答曰：「你素有降宋之心，更兼原是宋朝舊官，不若擒捉呂樞密獻與宋先鋒，便是進身之計。」金節曰：「他有四個統制官，許定這厮又與我不睦，恐事不諧，反惹其禍。」妻曰：「你可密修書拴在箭上，射出城去，通知宋江，約來日交戰，詐敗佯輸，引兵入城，便是你的功勞。」金節曰：「賢妻此言極善。」當夜寫了私書，拴在箭上，在城上射將下去。西寨探路軍校拾得，忙報魯智深、武松。兩人見了，隨令杜興齋書宋江。宋江看了大喜，傳令教三寨知會。

次日金節引兵出城搦戰，孫立出馬，兩個鬥不三合，金節詐敗便走。孫立當先，馬麟、魯智深、武松、孔明、孔亮、施恩、杜興，一齊進兵。金節引孫立占住西門，城中知道宋兵入城，百姓都被方臘殘害，盡出來助戰，城上響起宋先鋒旗號。范疇沈括急要出城，左邊冲出王矮虎一丈青把范疇捉住，宣贊郝思文向前把沈括一鎗刺死。宋江大驅人馬入城。呂樞密引了許定投南門走了。趙毅正躲在百姓人家，被百姓獻出，應明亂軍中殺死了。宋江出下榜文，安撫百姓。衆各來請功。金節赴州拜見宋江，宋江親接上廳請坐，復爲宋朝良臣，皆其妻贊成之功。有詩爲證：

貞靜幽閑女丈夫，心存宗社有深圖。名同魏國韓孟希，千古清風播八區。

宋江把范疇、趙毅陷車囚了，寫道申文，就叫金節解送潤州。張招討帳前招討見金節忠義大喜，令到都督劉光世處聽用。後金節破金兀朮四太子，建立奇功，官至指揮使，至中山陣亡，此是金節結果。當日張招討把二人梟首示衆，使人齎禮物來賞勞宋江軍馬。

宋江使戴宗去宣湖二州盧先鋒處討消息。有探馬報來：「呂樞密奔走無錫縣，會合蘇州救軍前來迎敵。」

宋江聞知，便調馬步將共十員：關勝、秦明、李應、朱仝、魯智深、武松、李逵、鮑旭、項充、李袞，離城去了。

戴宗探知宣湖二州進兵消息，與柴進、馬靈回見宋江，報說：「盧先鋒得了宣州，特令報知。」宋江甚喜。柴進、馬靈參拜宋江，把文書與宋江看了，備說打宣州一事：「方臘部下鎮守宣州，經略使余慶，手下統制官六員，都是歙州睦州人氏。那六人：李韶、韓明、杜敬臣、魯安、潘濬、程勝祖。余慶當日分調統制做三路出城對陣。盧先鋒分兵迎敵，呼延灼與李韶交戰，董平與韓明相鬥，韓明被董平一鎗刺死。林冲、蛇矛刺死杜敬臣。索超斧劈魯安。張清石子打潘濬，李忠趕去殺了。段志仁又趕殺程勝祖，程勝祖奔馬逃走。此日連勝四陣，賊兵退入城去。盧先鋒急驅人馬趕到門邊，不隄防城上飛下一片磨扇來，打死偏將鄭天壽。城上矢石如雨，射死二個偏將。曹正、王定六、盧先鋒因見折了三將，連夜攻城，因此得了宣州。亂軍殺死李韶一家，余慶領了殘兵走湖州去了。」

宋江聽知，又折了三個兄弟，大哭悶倒，四肢不舉，眾將救起。宋江半晌方醒，對吳用曰：「渡江以來，如此不利，連損八個兄弟，如之奈何？」吳用勸曰：「當初主帥破大遼，征河北，討淮西之時，大小完全之日，皆是天數。今番折了兄弟，此是各人壽該如此。今渡江以來，連得三個大郡，如何不利？主將請休煩惱，調兵去取無錫縣。」宋江曰：「留下柴兄弟與我作伴。」寫文書使馬靈送去宣州，教盧先鋒進兵攻打湖州，至杭州聚會。馬靈往宣州去了。

呂師襄引蘇州兵來救應，爲頭指揮衛忠帶牙將精兵一萬，與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大戰，收入無錫。四個人馬趕入縣內，呂樞密奔南門走，衛忠許定回保蘇州。關勝等迎接宋江到無錫，出榜安民，申請張劉二總兵鎮守常州。

呂樞密許定衛忠引敗兵奔回蘇州，來見三大王方貌，訴說宋軍捲地而來，以致城池失陷。三大王怒曰：「本該斬首，權且與你五千兵出哨。我自分撥大將統兵隨後接應。」呂師襄披掛上馬去了。

方貌調八員將，名爲『八驃騎』，身長力壯，武藝高強。飛龍大將軍劉斌，飛虎大將軍張威，飛熊大將軍徐方，飛豹大將軍郭世廣，飛天大將軍鄔福，飛雲大將軍荀正，飛山大將軍甄誠，飛水大將軍昌盛。當日方貌親自披掛，手執方天戟上馬，引八員大將五萬南兵出關門。前部呂師襄引衛忠許定過寒山寺無錫縣來。宋江使人探知，引正偏將相遇，列成陣勢。呂師襄忿怒，躍馬出陣。徐寧挺鎗出馬，戰二十餘合。呂師襄被徐寧一鎗刺死。方貌看見殺了呂樞密，大怒，與宋江曰：『我八員猛將，你敢縱八個出陣廝殺？』宋江笑曰：『我叫八個和你比試，但是殺下馬的各自抬回本陣，不見輸贏，不得混戰，明日再約廝殺。』方貌便叫八將各執兵器，驟馬向前。宋江問曰：『諸將中誰人出戰？』只見八將齊出，却是關勝、花榮、徐方、徐寧、鄔福、朱全、黃信、孫立、郝思文、躍馬迎戰。十六騎馬自尋敵手廝殺。關勝戰劉斌，秦明戰張威，花榮戰徐方，徐寧戰鄔福，朱全戰荀正，黃信戰郭世廣，孫立戰甄誠，郝思文戰昌盛。各鬥到二十合，荀正被朱全一刀殺死。兩陣鳴金收軍。方貌見折了一員大將，引兵退回蘇州。宋江驅軍直抵寒山寺下寨，重賞朱全。方貌退兵入城，分調諸將，守把各門，列着硬弩強弓，擣木砲石，準備守城。

次日宋江見南兵不出，引花榮、徐寧、黃信、孫立帶領二千餘騎，前來看城，見城郭水港環繞，牆垣堅固，因到寨中與吳用計議攻城之策。人報曰：『水軍頭領李俊從江陰來見。』宋江教請入帳中，便問沿海消息。李俊曰：『自從撥領水軍，一同石秀等殺至江陰太倉等處，首將嚴勇，副將李玉部領水軍出戰。嚴勇與阮小七戰不數合，被阮小七一鎗刺死下水。李玉已被亂箭射死。因此乘勢得了江陰太倉。卽日石秀、張順去取嘉定，三阮去取常熟。小弟特來報知。』

宋江大喜，賞賜了，留下李俊，整船準備。李俊曰：『容俊去看水面闊狹，如何用兵。』去了兩日，回來說曰：『此城相近太湖，兄弟備舟一隻到宜興小港，私入太湖裏探聽南邊消息，然後可以進兵。』宋江曰：『賢弟此言正合吾意。』卽撥柴進帶孔明、孔亮、施恩、杜興去江陰太倉、崑山常熟、嘉定等處協助。李應引偏將投江陰，喚童威

童猛回見宋江，就隨李俊，乘駕漁船打探消息。李俊帶童威童猛，駕扁舟往宜興小港，直入太湖中，來看太湖，果然水天空闊，萬頃碧波。詩云：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常送釣船歸。

李俊童威童猛，竟奔太湖，望見一派漁船。李俊便問曰：『有大鯉魚麼？』漁人曰：『你買大鯉，隨我到家，便有。』李俊等跟這漁船去，到一所在，盡是舵腰柳樹，有二千餘家。那漁人引李俊等三人到一莊院。那人叫聲，鑽出七八個大漢，把李俊三人不問事情，都綁在柳樹上。

李俊看時，上坐着四個好漢，一樣穿青衲襖，頭戴黑氈笠，都提着軍器。爲首的喝曰：『你甚人來這裏要做甚麼？』李俊應曰：『我是揚州人，來這裏買魚。』那第四個骨臉的道：『哥哥，眼見得是細作了，只顧取他心肝來吃。』李俊尋思曰：『我在潯陽江上做了許多私商，却不想今日結果在這裏，豈不悔氣！』看看童威童猛，童威曰：『哥哥，我們便死也夠了，只恨沒了名目！』

那四個好漢看了，互相廝覷曰：『這三人必不是尋常之人。』便問曰：『你三人通個姓名。』李俊答曰：『要殺便殺，通甚姓名，枉惹英雄取笑。』那爲頭的便割斷繩索，扶請上坐，拜曰：『一世不曾見你這般好漢，請留尊諱。』李俊曰：『你衆大哥必然也是好漢，便說與你何妨。』我三個是梁山泊宋公明手下副將李俊童威童猛。今受朝廷招安，奉敕統領大兵來收方臘。你若方臘手下人，即便解我三人去請賞。』

那四個人聽了，納頭便拜曰：『有眼不識泰山，休怪休怪。俺衆弟兄非是方臘手下，原都是綠林叢中之人，今占住這個榆柳莊，賣些魚，在俺太湖裏往來，甚是自在。久聞梁山泊宋公明有個浪裏白跳張順，不想今日得遇哥哥。』李俊曰：『張順是我兄弟，願求你四位大名。』爲頭的曰：『小弟四個，我喚作赤鬚龍費保，一個捲毛虎倪雲，一個太湖蛟高青，一個瘦臉熊狄成。』李俊見說，大喜曰：『豈不聞唐時博士李涉，夜泊被盜，贈之以詩。今

錄與公看一看。」詩云

暮雨瀟瀟上江村，綠林豪客偶知聞。相逢不用頻猜忌，游宦如今半是君。

李俊又曰：「宋公明即日要取蘇州，差我三個來探路，今遇四位，隨我去見宋哥哥，奏封官職。」費保曰：「我弟兄不願爲官，只圖快樂。若哥哥要我四個幫助，水火中相從。」李俊曰：「與你一同結義爲兄弟若何？」四人大喜，宰猪羊置酒設席。

結拜已畢，費保曰：「哥哥寬心等兩日，方臘不時有人來蘇州公幹，待來時便有計策。」喚漁人打聽。漁人報曰：「遠望鎮上有十數隻船，船上插黃旗，寫着「欽差送王府衣甲」，是杭州解來的。」李俊曰：「這機會萬望你衆人着力。船上若走一個，其計便不成。」費保曰：「哥哥放心，在吾等身上。」聚集七十隻船，從小港遊入大江。

當夜星月滿天，十隻官船都齊在龍王廟前。費保船先到，一聲哨響，七十隻漁船都擁來。那官船裏人急鑽出來，都被撓鈎掛住，做一串縛了。有跳下水的，都被撓鈎搭上船來。便把官船都移入太湖深處，到榆柳莊，四更時分，將閑雜之人盡丟下湖裏淹死。拿得兩個爲頭的，問時，乃是守杭州方臘大太子方天定，手下庫官，押送鐵甲三千副到蘇州交割。

李俊問了姓名，取了關防文書，把庫官殺了。李俊曰：「我去和哥哥商議。」費保令備小舟一葉，逕送至寒山寺，上岸作別。李俊入寨，見宋江備說前事。吳用喜曰：「若如此，蘇州唾手可得。」就差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帶牌手三百人，隨李俊回太湖與費保等行計。

第二日進發。李俊引一行人都到榆柳莊上，和費保等說知，依計而行。費保扮作解衣甲正庫官，倪雲扮作副使，都穿南官號衣。官船內却藏李俊等三百人，使狄成押着後船，都帶放火器械。

漁人報曰：『湖面上一隻船搖去。』李俊急去看時，船上立着兩個人，却是戴宗、凌振。李俊打個號哨，那船即奔來，上岸相見。戴宗曰：『哥哥忘了一件大事，着我與凌振齎一百號炮，趕你船不上，不敢前來傍岸，令兄弟明日卯時進城，便放一百個火炮爲號。』李俊引戴宗、凌振與費保等相見了，令火炮手埋伏船內。

是夜五更船到蘇州城下，守門軍士望是南船，飛報大將軍。郭世廣親自上城問了備細，接取關防文書，使人送至三大王府裏看了，教放入城，差官員看視。郭世廣在水門邊坐定，教人下船看時，滿堆鐵甲號衣，因此都放入城。放過了船，便閉水門。李達、鮑旭、李袞從船裏鑽出，監視官急問時，項充、李袞拿起團牌，飛刀把監視官殺了。李達舉雙斧跳上岸來，一連砍翻了十數個監視軍人。船裏好漢一齊上岸，便放起火來。凌振就岸邊立起炮架，連放十數個炮，打將入去。

方貌正在府中計議，忽聽得火炮連響，驚得魂不附體。忽報宋軍入城，大亂起來。黑旋風和鮑旭引牌手在城裏亂殺。李俊、戴宗等引着費保、四人護持，凌振只放號砲。李俊已調三路軍馬殺入城裏來。南軍四散，各自逃生。方貌急披掛上馬，引鐵甲軍奪路，殺出南門，撞見李達，殺得鐵甲軍東逃西竄。小港裏又冲出魯智深、輪鐵禪杖打來。方貌轉馬而走，回至烏鵲橋下，又轉出武松，一刀砍死方貌。單走了劉斌投秀州去了。有詩爲證：

神器從來不可竊，僭王稱號豈能安？武松立馬誅方貌，留與奸臣作鑑看。

李俊傳令救火安民。諸將請功，方知武松殺了方貌，朱全生擒徐方，史進活捉甄誠，孫立鞭打死張威，李俊鎗刺死昌盛，樊瑞刺死鄔福，宣贊和郭世廣交戰，都死於戰馬橋下。宋江見折了宣贊，傷悼不已，使人將棺槨送去。虎丘山下安葬。報說沿海諸處縣治聽知蘇州已破，羣賊各自逃散，盡皆平復。宋江申達文書，把方貌首級并徐方甄誠解到中軍，報知張招討。招討將徐方甄誠碎割凌遲，方貌首級解赴京師，命舊官復職，另撥中軍統制官前去各處守禦。退回水軍正偏將佐調用。蘇州水軍頭領都回見宋江，訴說三阮打常熟，折了施恩，又去攻取崑



山，折了孔亮。柴進、石秀、李應等盡皆回了。宋江聽知，喟歎不已。

費保四人辭宋江，要回莊上。宋江相留不住，重賞四人，令李俊、童威、童猛送回莊。費酒保備相待，邊身與李俊曰：『了身遂命，蟬離殼，立業成名魚化龍。』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甯海郡宋江弔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家本潯陽江上住，隨波逐浪度春秋。江南地面建功績，水滸天罡第一籌。甯海郡中延弔孝，太湖江上避漁舟。湧金門外歸神處，今日香烟不斷頭。

費保對李俊曰：『小弟本一愚夫，不願爲官。曾聞古云：「世事有成必有敗。」哥哥在梁山泊已數十年，百戰百勝，今方臘挫動銳氣，天數不久，有日太平，必害汝命。你三人趁此機會，尋個所在，以終天年，豈不美哉！』李俊謝曰：『蒙兄指教，甚是益我。只是方臘未收，宋公明恩義難拋，若衆兄弟肯見憐時，待取方臘之後，引兩個兄弟決來相投。』費保曰：『我等準備船隻候兄，切莫負約。』

李俊辭回，來見宋江，言費保四人，不願爲官之事。宋江喟嘆不已，遂傳令水陸軍兵，取平望鎮進發，望秀州來。秀州守將段愷，聞知方貌被殺，只思走避，使人探知宋軍關勝、秦明已到城下，段愷在城上叫曰：『不須攻城，情願納降。』遂開門迎接宋公明入城。宋江撫慰段愷，使復原職，出榜安民。

宋江問杭州甚人守把。段愷答曰：『杭州城郭堅固，人烟稠密，東北旱路，西南是湖，乃是方臘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有七萬壯軍，二十四員大將，四個元帥。一個是僧人，號寶光如來，俗名鄧元覺，使條鐵禪杖，重五十五斤，又一個乃是福州人氏，姓石名寶，會使流星鎚，使一口劈風刀，外有二十六員大將，主公不可輕敵。』宋江聽罷，引兵到攝李亭下寨，與衆將飲宴，議取杭州之策。只見柴進起身曰：『柴某自得高唐州救命以來，

不會報得恩義；今願深入方臘賊巢去做細作，成得功績，報效朝廷，未知尊意容否？」宋江喜曰：「肯入賊巢，知道裏面消息，生擒方臘，以建大功，只恐賢弟去不得。」柴進曰：「捨死一往，有何不可！須得燕青爲伴最好。」宋江曰：「燕青撥往盧先鋒部下去，當行文取來。」忽報盧先鋒使燕青到來報捷，宋江大喜曰：「賢弟此行必成大功。」

燕青到寨中拜罷，宋江問曰：「進兵攻湖州之事如何？」燕青曰：「自離宜州，盧先鋒分兵兩處攻打湖州，殺死僞留守弓溫，并副將呂洪，平服湖州，一面行文申覆張招討，撥統制守禦城池，分一半人馬與林冲領去取獨松關。小弟那時聽得獨松關每日嚴守，取不得關，盧先鋒又同朱武去了，却委呼延灼統領軍兵守住湖州，待招討調撥統制到來，乃進兵攻取德清縣，到杭州會合。」

宋江又問湖州守禦取德清，并調去獨松關廝殺大將是誰。燕青曰：「二十二將，乃是先鋒盧俊義、朱武林、冲、董平、張清、解珍、解寶、呂方、郭盛、歐鵬、鄧飛、李忠、周通、鄒淵、鄒潤、孫新、顧大嫂、李立、白勝、朱貴、朱富時遷。見在湖州守禦進兵德清縣，正偏將佐二十一員，呼延灼、超索、穆弘、雷橫、楊雄、劉唐、單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薛、永、杜、遷、穆、春、李、雲、石、勇、龔、旺、丁、得、孫、張、青、孫、二、娘、瓊、英、女、段、志、仁。小弟來時，商議定了，卽日起兵。」

宋江曰：「兩路進兵，攻取却好。今有柴大官人，要和你去方臘處做細作，你肯去否？」燕青曰：「小弟願往。」柴進甚喜，辭別宋江，扮作白衣秀士，燕青扮作僕從，背着琴劍書箱，到海邊尋船，過去備細作。吳用與宋江曰：「杭州有大江通海，須得幾人駕小船進赭山門，南關外放起號炮，豎起旂幟，驚動城中，誰人肯去走一遭？」張橫三阮曰：「我們願去。」宋江曰：「杭州兩路湖泊，亦要水軍用度，不可都去。」吳用曰：「只教張橫阮小七候健段景住引三千水手，帶火炮號旗，望錢塘江進發。」

宋江回到秀州，計議攻取杭州。忽報東京有使命解押御酒賞賜到州，宋江等迎接入城謝恩畢，天使又將太

醫院奏准，爲上皇感小疾，欽取神醫安道全回京聽用。宋江不敢阻當，次日款待天使，送安道全回京。有詩爲證：  
安道家傳醫最精，山東到處有聲名。剜筋割股般般會，封鼻修牙件件明。小鱗尖刀腰裏帶，長繩大索杖頭擎。梁山結義如金石，辭別難忘手足情。

宋江將御酒分俵衆將，辭別劉光世耿參謀，進兵至崇德縣。守將聞知，奔走向杭州去了。

却說方天定聚集諸將，在龍翔宮議事。龍翔宮乃是方臘行宮。當日諸將共二十八員，四個元帥是寶光如來、國師鄧元覺、南離大將軍元帥石寶、鎮國大將軍房天潤、護國大將軍司行方。又有二十四人皆封將軍：房天祐、趙毅、吳值、黃愛、晁中、湯逢士、薛斗南、王勳、徐恭、張儉、元興、姚義、溫克讓、茅迪、王仁、崔或、延明、徐白、張道源、鳳儀、張韜、蘇徑、米泉、貝慶夔。當日都在行宮計議迎敵宋兵之策。

方天定曰：「卽日宋江水陸過江南，來占了三個大郡，止有杭州是南國之屏障，若有差失，睦州焉能保守？前者司天太監蒲文英，奏說罡星犯侵吳地，正應此賊，汝等衆官務必赤心報國，休得怠慢。」衆將奏曰：「主上寬心，雖是失陷了數處州郡，皆是不得其人。今聞宋江盧俊義分兵三路來取杭州，殿下與國師緊守甯海軍，臣等衆將分調迎敵。」

方天定傳下令旨，也分三路軍馬前去策應，只是鄧元覺同保城池。司行方引薛教南、黃愛、徐白、米泉四員首將，救應德清縣；房天潤引房天祐、張儉、張韜、姚義四員首將，救應獨松關；石寶引溫克讓、趙毅、徐恭、王仁、張道源、吳值、廉明、鳳儀八員首將，各引軍三萬，望奉口鎮進發。房天潤一枝軍馬望杭州進發。

宋先鋒兵至臨平江，望見山頂一面紅旗，麾下宋江差花榮、秦明先來哨路，隨卽催趕戰船過長江，轉過山嘴，早迎兩員南兵首將：王仁、鳳儀，挺鎗奔來。秦明手舞狼牙棒，直取鳳儀；花榮挺身來戰王仁，四馬相交，不分勝敗。秦明花榮見南軍後有接應，各回本陣。花榮報知宋江，引朱仝、徐甯、黃信、孫立直至陣前。王仁、鳳儀出馬，又戰秦

明徐甯迎着花榮在背後拈弓取箭，把王仁一箭射下馬。鳳儀見王仁落馬，措手不及，被秦明一棍打跌下馬。南兵奔走，退回入城。

宋先鋒軍馬直抵東親橋下寨，作三路取杭州。一路步軍，從湯鎮去取東明，却是史進魯智深朱仝武松王英扈三嫂唐斌文仲容一路水軍，從北新橋方唐截西路，打靠湖城，是李俊張順阮小二阮小七孟康分作三隊取北關門。良山門前隊關勝花榮秦明徐甯郝思文凌振潘迅潘速第二隊總兵主將宋先鋒部領戴宗李逵石秀黃信孫立樊瑞鮑旭項充李衮馬麟裴宣蔣敬燕順蔡福蔡慶郁保四第三隊水陸路策應孔明杜興楊林童威童猛分撥已定，各自進發。

中路關勝直哨到東親橋，不見一個南軍。關勝心疑，退回橋外，使人回覆宋先鋒。宋江使戴宗傳令，未可輕進。每日兩個頭領出哨。頭日是花榮秦明，第二日徐甯郝思文。兩個直哨到北關門，只見城門大開。兩個來到吊橋邊，城上一聲鼓響，早撞出一彪軍馬來。徐甯郝思文急回時，城西喊聲又起，一百餘騎攔住。徐甯死戰殺出，郝思文被捉入城。徐甯回身，頭上中了一箭，途遇關勝救回，血暈倒地。報與宋先鋒知道，宋江急來看徐甯時，七竅流血。宋江垂淚拔去箭矢，用金鎗藥敷貼，當夜發昏三四次。宋江嘆曰：「神醫安道全取回京師，無良醫救，必損吾股肱也！」令人送徐甯回秀州養病，傷感不已。

吳用請宋江回寨議軍情大事。宋江差人去打聽郝思文消息。次日小軍來報杭州北關門城上挑起郝思文頭來示衆。宋江見報，傷悼不已。半月後徐甯已死，申文來報。宋江見折了二將，按兵不動。

李俊等引兵到新橋，直到石岩深山去處探路，聽得飛報折了郝思文徐甯。李俊與張順商議曰：「我等這條路第一要緊，賊兵都在這裏出沒，我等兵少，難以迎敵，不若一發殺入西山深處，却好屯扎。西湖水面，好做戰場。山西後面道接西溪，好做退步。」便使小校報知先鋒，請取軍令到來，直入西山屯紮。

當日張順對李俊曰：「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裏，我們在此屯兵半月之久，不見出戰，幾時能夠得勝？小弟今欲由湖過水而去，從水門暗入城去，放火爲號，哥哥便可進兵取他水門，就報與主將，教三路一齊打城。」李俊曰：「此計雖好，只恐兄弟獨力難成。」張順曰：「把這命報答先鋒往日情分。」李俊曰：「待我先去報與哥哥知道，方纔可去。」張順曰：「一面行事，一面使人報知。」

當夜張順藏了一把尖刀，吃飽了一頓酒飯，來到西湖岸邊，遠望城郭四座禁門：錢塘門、湧金門、清波門、錢湖門。那時西湖是富貴之地，建都之所，景致非常，但見：

三吳都會地，千古美無窮。鑿開混沌石，湧出水晶宮。春路如描桃李發，秋賞金菊芙蓉。夏宴碧藕池中，柳映六橋明月，花香十里薰風，也宜晴，也宜雨，也宜風。冬景淡粧濃。王孫公子，亭台閣內管絃中。北嶺寒梅破玉，南屏九里蒼松，四面青山疊翠，侵漢二高峯。疑是蓬萊景，分開第二重。

張順來到西俊橋上，看了半晌。時當春暖，西湖水色澄清，四面山光疊翠。張順曰：「我存在潯陽江上，大風巨浪，經了萬千，何曾見這一湖好水，便死在這裏，也做個快活鬼。」便鎖下布衫，繫口尖刀，鑽在湖裏。

時已初更，張順摸到湧金門邊，探起頭來，聽得城上鼓打二更，城上垛牆邊有四五個人。張順再伏在水裏，又等半晌，再抬起頭看時，垛牆邊不見人。張順來到水口邊，一帶都是鐵窗櫺格，裏面都是水簾護定，簾子上有條索，縛着一串銅鈴，窗櫺牢固不能入。扯那水簾時，索子上鈴響，城上人發起喊來。張順再鑽入湖底，伏了聽得城上有人說曰：「鈴子響得蹊蹺，莫不是大魚來遊，響動水簾。」衆軍亂了一回，各自去睡。

張順靜聽了，城上却已打三更，想軍士們各自睡了。張順料是水裏入不得城，爬上岸看時，城上不會見一人，便爬上城去，又恐城上有人，却摸些土撒上城去。不曾睡的軍士，忙叫將起來，再下來看水門時，又沒動靜。敵樓上看湖上，又沒船隻。衆人曰：「却是作怪！我們各自睡了，休要保他。」盡伏在垛牆邊。

張順又聽一個更次，來到城邊不敢上去，又把土石擲上城來，却沒動靜；尋思四更不去，更待幾時？却纔爬到半城，聽得一聲梆子響，衆軍齊起。張順從半城跳下水池去，城上硬弓苦竹槍擗將下去，可憐張順英魂，就湧金門外身死。後人有詩爲證：

潯陽江上英雄漢，水滸寨中義烈人。天數盡時無可救，湧金門外已歸神！

却說李俊飛報，說張順赴水入城，放火爲號，報與東門軍士。

當夜宋江神思困倦，伏几而臥，猛然一陣冷風，起身看時，是一個人立於燈下。那人渾身血污，低聲曰：「小弟跟隨哥哥多年，恩愛至厚，盡忠報答，死於湧金門鎗箭之中，特來辭別哥哥。」宋江曰：「這是張順兄弟！」回過臉來，又見三四個都是鮮血滿身。宋江大哭，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帳中聽得哭聲，人來看時，宋江曰：「怪哉！與軍師吳用逐一說出夢中緣由。」吳用曰：「早間有人報說張順要過湖裏越城，放火爲號，端的送了性命。此乃張順魂來與兄長托夢。」宋江曰：「三四個又是何人？」吳用議論，不見城中動靜。

午後李俊報說張順湧金門越城，被箭射死於水中，城上挑起頭來號令。宋江見報，哭得昏倒；吳用等俱皆下淚。宋江曰：「吾喪考妣，不過如是痛心透骨。」差人到京師取回安道全。

宋江曰：「我必親至湖邊祭奠。」吳用曰：「兄長親臨險地，若賊兵知，必來攻擊。」宋江曰：「自有計較。」帶李達、亂地、項充、李袞引五百步軍去探路，帶石秀、戴宗、樊瑞、馬麟引五百軍士從西山小路去。李俊寨裏報知。李俊等接着，請到靈隱寺中歇下。宋江哭了一場，便請本寺僧人誦經追薦張順。

次日，宋江教小軍去湖邊建一白旗，寫道：「亡弟正將張順之魂。」西陵橋上，排下祭禮，吩咐李達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馬麟、石秀左右埋伏。宋江穿了白袍，同衆去到西陵橋上。宋江當中設盟，朝着湧金門下拜。先是僧人搖鈴誦咒，攝招張順魂魄，降墜神幡，次後戴宗宣讀祭文。

宋江正哭之間，聽得橋下一聲喊起，南北兩山一齊吶喊，兩彪軍馬來拿宋江。畢竟怎的迎敵，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宋江智取雷海軍 張順魂捉方天定

黃鉞南征自渡江，風雲雷震過錢塘。向觀伍相波濤險，前望嚴州道路長。仁德宋江真祖述，忠心張順果賢良。出師得勝建功績，萬載千年姓字香！

杭州自宋以來喚做清溪鎮。錢王改爲杭州雷海軍。高宗車駕南渡之後，喚做花花臨安府。錢王之時，只有十座城門，南渡建都，又添三座城門。目今方臘占據，東有菜市門，蘆橋門，南有侯潮門，嘉會門，西有錢湖門，清波門，湧金門，錢塘門，北有北關門，艮山門，城池方圓八十里，果然風景奇絕。有詩爲證：

赤岸銀濤捲雪寒，龍宮潮勢白漫漫。妙高峯上頻翹首，樹盡樓臺景致看。

却說宋江同戴宗在西陵橋祭張順，方天定率十員首將——吳值、趙毅、晁中、元興、蘇徑、溫克讓、崔或、廉明、茅迪、湯逢士——各引三千人馬，分作兩路，一齊殺出城來。宋江聽得橋下大喊，左有樊瑞，右有石秀，各有五千人埋伏。舉起火來。南北兩山軍馬，見有準備，急向回路。宋江追趕，溫克讓引着四將退走河北，不提。防保叔塔山背後，撞着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引五千軍殺出，活捉茅迪，亂鎗搠死湯逢士。南山吳值引着四將急奔回來，寶香橋邊，撞着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五百步軍殺出，飛刀劈死元興、蘇徑、趙毅。城裏軍救來時，宋江軍馬回靈隱寺聚齊，請功。宋江留石秀、馬麟、樊瑞相幫李俊等守西湖山寨，只同戴宗還寨。吳用等接入中軍，宋江對軍師曰：「此計殺他四將之首，活捉茅迪，斬首施行。」

忽報馬靈回寨，參見宋江，說知盧先鋒已過獨松關，早晚便到此間。宋江聽了，半喜半憂；又問兵將如何。馬靈曰：「盧先鋒去取獨松關，那兩邊都是高山，關邊一株大樹，可望見各處；下面盡是叢雜松樹，守關三員

首將吳昇、蔣印、衛亨，初時下關和林冲廝殺，被林冲殺傷入關。次日房天潤又引七將到關救應，乃是房天祐、張儉、張韜、姚義、并牙將劉志遠、方雄、石彪七個，一下關來廝殺，也恭槍刺房天祐，崔桎殺劉志遠，小人金磚打傷石彪，賊兵大敗，上關去了，並不下來。盧先鋒見嶺險峻，差歐陽鄧飛、李忠、周通四個山上探路徑。房天潤代弟復仇，引兵下關，斬了周通。李忠帶傷而走，却得項忠、陳雷策應，救了三將回寨。

「次日，董平要去復仇，不防關上一炮打下，正傷董平左臂，帶傷回寨。次日復去報仇，盧先鋒阻住。一夜臂却好，不與盧先鋒知，自和張清商議，兩個步行上關。房天潤、張韜出來交戰，董平與房天潤鬥十合，爭奈左手不濟，只得退步。房天潤趕下關來，張清挺鎗去迎。房天潤閃過松樹後，那槍擱在松樹上，急要拔時，被房天潤刺死。董平去救，不防張韜一刀剝做兩段。

「盧先鋒得知，急去救應，兵已上關。孫新顧大嫂扮作逃難的百姓，尋條小路，引李立、湯隆時，遷白勝、陳雷、項忠，從小路過到關上，半夜放火。賊將知有宋兵過關，棄關便走。盧先鋒上關，孫新顧大嫂活捉吳昇、李立、湯隆、活捉蔣印，時遷、白勝活捉衛亨，陳雷殺死方雄，項忠追趕石彪，跌死岩下。收拾董平、張清、周通屍骸，葬於關上。盧先鋒過關趕下，將天潤殺死。張儉、張韜、姚義引殘軍退回。盧先鋒差人報與瓊英郡主，郡主知丈夫遇害，哭昏幾絕。即日養病營中。盧先鋒只在早晚便到，特令小人送公文逕來報知。」

宋江看了文書，眼淚如雨。吳用曰：「盧先鋒得勝，可調兵接應湖州呼延灼那路軍馬。」宋江便領軍士攻打東門，正將朱全等從湯鎮路上攻取菜市門。那沿江都是人家村居，茫茫蕩蕩田園。當時來到城邊，把軍馬擺開，魯智深出陣，提鐵禪杖城下大叫：

城上兵見了，報入太子宮中。鄧元覺起身奏曰：「小僧聞梁山泊有個魯智深，和尚慣使鐵禪杖，請殿下東門城上看小僧和他步鬥幾合。」方天定大喜，遂引八員猛將同石寶在東門城上看。鄧和尚使渾鐵禪杖，開城門



引五百刀手臨陣，與魯智深鬥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方天定看了，對石寶曰：「只說梁山泊有個魯智深，名不虛傳。」石寶答曰：「不曾見這一對敵手。」

忽飛馬報北關門外又有兵到，石寶隨即去。那武松見魯智深戰寶光不住，恐他有失，舞雙戒刀直取元覺。元覺敵他不住，拖禪杖便走。武松趕去，忽突出一員猛將，乃貝應變，挺槍躍馬敵住。武松閃過，撇了左手戒刀，搶住他鎗桿，只一迤連人和軍器拖下馬來，一刀斬了。魯智深隨後接應。方天定教收兵入城。

朱全引軍下寨，使人報捷。宋先鋒知會。宋江引軍到關前搦戰，石寶開城出敵。關勝鬥二十餘合，石寶撥馬回身便走，關勝也回本陣。宋江問曰：「緣何不追？」關勝曰：「石寶刀法不在吾之下，雖然敗回，必然有計。」吳用曰：「段愷說他慣使流星鎚，回馬須要提防。」一而叫賞武松。

却說李逵等引着步兵接應。盧先鋒途遇張儉等敗軍，併力殺死姚義、張儉、張韜。正走，又逢盧先鋒大殺一陣，只得棄了戰馬奔走。不期竹林中走出解珍、解寶，各拿鋼叉；張韜、張儉措手不及，被捉下山來見宋先鋒。宋江教把梟首，將張韜剖腹取心，遙祭董平、張清、周通。請盧俊義引領本部人馬去接應呼延灼。

盧先鋒得令，引兵進發，路上正遇司行方敗殘軍兵，大殺一陣。司行方墜水而死。

呼延灼接見盧先鋒，合兵一處，同見宋江。宋先鋒看呼延灼部內不見雷橫、龔旺、倪宣、苗道成四人，便問緣故。呼延灼訴說雷橫在德清縣和司行方交鋒，被司行方殺了；龔旺因和黃愛交戰，趕過溪來，和人連馬陷在溪裏；苗道成倪宣併力去救，兩岸埋伏弓手，亂箭射死。索超一斧劈死黃愛；徐白被衆將活捉在此。司行方水底渰死；薛斗南亂軍中逃走。瓊英郡主因痛傷張清，病重身亡。

宋江又聽說折了雷橫、龔旺、苗道成、倪宣，死了瓊英郡主，悼痛對衆將曰：「想前日張順與我托夢時，見右邊立着三四個血污衣襟之人，應是董平、張清、周通、雷橫、龔旺，這夥陰魂。苗道成、倪宣、瓊英征淮西多立奇功，若得

杭州，請僧追薦。」

宋江宴勞三軍，攻取杭州。盧義俊帶將十四員攻打候潮門：呼延灼、劉唐、解珍、解寶、單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杜遷、李雲、林冲、石勇、唐斌、文仲容等一十六員攻打艮山門：花榮、秦明、朱武、黃信、孫立、李忠、鄒淵、鄒潤、李立、湯隆、穆春、倪光南、陸招、朱貴、朱富、穆弘等。正偏將十三員由西山寨攻打錢湖門：李俊、阮小二、阮小五、孟康、石秀、樊瑞、馬麟、楊雄、薛永、楊林、丁得孫、陳雷、段志仁等。七員去助朱全攻打菜市門：史進、魯智深、武松、孫新、顧大嫂、孫二娘、七恭、李應、孔明、楊志、杜興、童猛、童威、王英、扈三娘各處接應。宋江帶領正偏將三十三員攻打北關門大路。吳用、關勝、索超、戴宗、李逵、崔棼、呂方、郭盛、歐鵬、燕順、鄧飛、潘迅、潘速、凌振、鮑旭、項充、李袞、宋清、裴宣、蔣敬、蔡福、蔡慶、邵保、四時邊、馬靈、邊文進、索賢、黨世隆、凌光、傅張瑾、郁正、邢玉、孫岳。

調撥將佐已定，引兵攻城。只見大開城門，石寶出馬來戰。未及十合，石寶賣個破綻便走。索超追趕，關勝急叫休去。索超臉上着一鎚打死。鄧飛急去救應，被石寶一刀斬了。寶光國師引數員將冲殺出來，宋江大敗。花榮奏明殺來，救得宋江回寨。石寶回城。

宋江等回到皇亭，折了二將，必中憂悶。吳用諫曰：「此城只宜智取，不可對敵。先鋒計會各門了當，引軍攻打北關門，引賊兵出城迎敵。放炮爲號，各門一齊打城。奪得一門進城，便放起火來，賊兵必然各不相顧，可獲大功。」宋江便喚戴宗、馬靈傳令知會。

次日，關勝引兵去北關門勒戰，石寶引軍出城和關勝交馬。戰無十合，關勝急退，石寶軍兵趕來。凌振放起號炮，各門都發喊一齊攻城。

盧俊、義林、冲等攻打候潮門，見城門不關，劉唐、文仲容要奪頭功，兩騎搶入城去。城上看見劉唐先入，一斧砍斷繩索，墜下閘板，可憐劉唐死於閘下。文仲容見劉唐闖死，舞刀殺死三四個守門牙將，尚不肯退。兩邊亂箭射

來，文仲容面上中了兩箭，被衆軍所殺。——錢王建都，製立三重門：一重閘板，中間鐵葉大門，裏面又一層排闥，埋伏了弓手。

林冲呼延灼見折了劉唐文仲容二人，領兵回營報知盧先鋒。各門使人飛報宋先鋒知道。宋江聽得又折劉唐文仲容，痛傷大哭曰：「文仲容屢有戰功，可憐未得受封。劉唐兄弟，鄆城縣跟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許多風霜辛苦，誰想今死！」歎曰：

百戰英雄士，生平志未降。忠心扶社稷，義氣助家邦。此日梟鳴霧，何時馬渡江？不堪憂痛憶，清淚逐沙場！

吳用曰：「此計不成，送了兩個兄弟，且教各門退回，別作道理。」宋江欲要報仇，李逵曰：「我明日和鮑旭項充李袞四個，定拿石寶。」宋江曰：「那人英雄，你去在意。」李逵請鮑旭項充李袞來吃酒，說曰：「我四個從來一路廝殺，今日我在宋哥哥面前誇口，說定要拿石寶，你三人用心。」鮑旭等約定來日齊心爭氣。

次日，李逵四人出陣，宋江帶關勝歐鵬呂方郭盛到北關門下請戰。石寶引兩員首將——吳值廉明——迎敵。詩云：

鮑旭李逵心似火，項充李袞挽團牌。四人當雄如雄虎，專等仇家石寶來。

石寶被李逵一斧砍斷馬脚，石寶便跳下馬來，望馬軍羣中躲了。鮑旭把廉明一刀砍下，兩個牌手飛出刀來截殺南兵。

宋江把馬軍冲到城邊，城上擗木砲石亂打下來。宋江怕有疎失，急令退軍。鮑旭早追入城裏去了。石寶却伏在城門裏，看見鮑旭入來，只一刀把鮑旭斬做兩段。項充李袞急護李逵回來。宋江軍馬回寨，又折了鮑旭，越添愁悶。李逵也哭回來。

只見解珍解寶來稟宋江曰：「小弟哨到南門，地名汜村，見江邊船數十隻，問是富陽縣袁評事解糧船，小弟

要殺他；本人哭訴，說是大宋良民，被方臘不時科斂殘害，今得天兵，指望復見太平之日。小弟見他說得痛切，不忍殺他，又問他緣何來去。他曰：「近奉方大定令旨，各縣要收村坊科斂用糧五萬石，老漢爲頭，近得五千石，先解來交納。爲大軍圍城，不敢前去，屯住在此。」小弟得了備細來報知。」

吳用曰：「天賜其便，這糧船定要立功，便請先鋒傳令，就是你兄弟爲頭，帶將砲手凌振、杜興、李雲石、秀鄒淵、鄒潤、李立、白勝、穆春、湯隆、王英、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扮作艄公、艄婆，混雜在艄後，進入城去，便放連珠砲爲號，我這裏調兵策應。」解珍、解寶喚袁評事上岸，曰：「你既是宋朝良民，可依此計。事成之後，必有重賞。」袁評事卽允從，依計而行。船到岸邊，此時船梢的宋軍迴避，袁評事上岸，解珍、解寶跟着，直到城下叫門。城上問了備氣，報入太子宮中。方大定差吳值開城，直來江邊看船，回到城中，奏知方大定。方大定差六員將，引一萬軍出城攔住，東北城上看袁評事搬運糧米入城。此時衆將都插入艄公水手內搬運糧米入城。三員女將隨入城去了。六員將引軍入城，宋兵復圍住城郭。

當夜一更，凌振山上放起號砲，各取火把，到處點着，城中一時鼎沸起來，不知多少宋軍在城裏。方大定在軍中聽了大驚，披掛上馬，城中軍士都已逃命去了。宋軍奪城。詩云：

糧米五千纜運罷，三員女將入城來。車廂火砲連天起，眼見杭州起禍胎。

城西山上，李俊引軍殺到淨絲林，奪得船隻，便從湖裏過湧金門上岸。衆將分投各處城門，李俊、石秀先登城上。存南門不圍，方大定上馬，止有十個步軍跟出南門，走到五雲山下，只見江裏走出一個人來，口內含一把刀，跳上岸來。方大定打馬要走，那馬百般打不動，那漢搶到馬前，一刀割下方大定頭，却騎方大定馬，持刀帶頭奔回杭州城來。林冲呼延灼到六和塔迎着，認是船火兒張橫，吃了一驚。呼延灼便叫：「賢弟那裏來？」張橫也不應，直跳入城裏去。

此時宋江大隊入城了，就在方天定府中爲帥府。衆將校都見張橫一騎馬投將來，衆人皆吃一驚。張橫到宋江面前，滾鞍下馬，把頭和刀撇在地下，拜了便哭。宋江慌忙問曰：「賢弟從那裏來？」阮小七在何處？」張橫曰：「我不是張橫，小弟是張順。因在湧金門外被亂箭射死，一點幽魂不散，謝得西湖震澤龍宮收做金華太保，留在水府爲神。今方天定半夜走出，見哥哥張橫在江裏，借哥哥屍骸，跟到五雲山脚下，殺死這賊，來見哥哥。」說了，驀然倒地。宋江親自扶起，張橫睜開眼目。宋江哭曰：「張順殺了方天定，賢弟無妨。」張橫忽然倒了，衆人看時，四肢不舉。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七里灘頭鼓角聲，烏龍嶺下戰塵生。白旄黃鉞橫山路，虎旅狼兵遍歙城。天助宋江扶社稷，故教俊義顯聲名。將軍指日功成後，定使閭閻賀太平。

話說張橫聽得沒了兄弟張順，納悶半晌，却救得甦醒。宋江教且扶入去調治，再問衆將功勞。李俊、石秀、生擒吳值三個女將，生擒張道源、林冲、蛇矛、戮死徐恭、解珍、解寶、生擒崔或，只走了石寶、鄧元覺、王勳、晁中、溫克讓五人。宋江勞賞三軍，出榜安民，把吳值等解赴張招討，斬首施行，保舉袁評事授富陽縣令，不題。

忽左右報道：「阮小七入城來了。」宋江便喚入問時，阮小七曰：「兄弟聞張橫、侯健、段景住帶了水手至海鹽等處，入錢塘江來，不想風水不順，打破了船，衆人都落水。侯健、段景住不識水性，淹死於海中。小弟赴水到半嶓山，却見張順哥哥在五雲山江裏，望見城中火起，想必是哥哥在杭城相殺，以也上岸來。不知張順曾到否？」宋江說張順之事，令他兩個哥哥相見了，依前管領船隻，俟候征進睦州。

宋江想起張順如此顯聖，去湧金門外建立廟宇，題名金華太保。後宋江回京，奏知此事，特奉聖旨，封金華將

軍，廟食杭州。有詩爲證：

生前悍勇無人敵，死後英魂助壯圖。香火綿延森廟宇，至今血食在西湖。

再說宋江因思渡江以來，損拆許多將佐，却去淨慈寺修設水陸道場七晝夜，超度衆將已畢。方天定宮中一應禁物，盡皆毀壞，金銀寶貝，分賞諸將，設席慶賀。

忽報都督劉光世并天使來到杭州。宋江引衆將出北門迎接入城，排香燭，開讀聖旨：

先鋒使宋江等收勦方臘，累建大功，敕賜皇封御酒三十五瓶，錦衣三十五領，賞賜主將，其餘單名賞給。原來朝廷只知公孫勝喬道清不曾渡江，却不知折去許多人馬。宋江見了三十五套錦衣御酒，驀然淚下。天使問時，宋江把折了衆將說知。天使曰：「朝廷怎知其故？下官回京，必當奏聞。」宋江卽設宴款待天使，其餘將佐依次而坐。宋江將御酒御衣去張順廟裏享祭，錦衣就穿泥神身上。其餘陣亡兄弟，望空享祭，焚化錦衣。天使回京。

不覺光陰迅速，早過了十數日，張招討差人齎文書來催趨先鋒進兵。宋江與盧俊義商議：「此去睦州沿江直抵賊巢，此去歙州，却從昱嶺關小路而去，今從此處待分兵征勦，不知賢弟兵取何處？」盧俊義曰：「聽從哥哥發令，安敢選擬？」宋江曰：「且看天命，寫成兩處關子，焚香祈天，各拈一處。」宋江拈得睦州，盧俊義拈得歙州。宋江曰：「方臘賊巢正在清溪縣帮源洞中，賢弟取了歙州，可屯住軍馬，會約同攻清溪縣。」

盧俊義便請宋公明調將佐。宋江帶領將佐軍師吳用，關勝，花榮，秦明，李應，戴宗，朱仝，李逵，魯智深，武松，解珍，解寶，呂方，郭盛，樊瑞，馬麟，燕順，宋清，項充，李袞，王英，一丈青，凌振，杜興，蔡慶，蔡福，裴宣，蔣敬，郁保四，唐斌，潘迅，潘速，索賢，黨世隆，凌光，傅水軍頭領李俊，阮小二，阮小七，童威，童猛，孟康，副先鋒盧俊義領正偏將佐取歙州并昱嶺關，却是軍師朱武，林冲，呼延灼，史進，楊雄，石秀，單廷珪，魏定國，孫立，黃信，歐鵬，杜遷，陳達，楊春，李忠，薛永，鄒淵。

鄒潤，李立，李雲，湯隆，石勇，時遷，丁得孫，孫新，顧大嫂，張清，孫二娘，馬靈，邊文進，張瑾，郁正，邢玉，段志仁，倪光南，陸招，孫岳，當下盧先鋒引隨行軍兵三萬人馬，辭了劉都督而去。

宋江等整頓船隻，水陸並進。此時杭州城內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員將：張橫，穆弘，孔明，朱貴，楊林，白勝，就撥穆春，朱富看視。其餘衆將盡隨宋江征進。

再說柴進同燕青到睦州界上，把關將攔住。柴進告曰：「某乃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識得六甲風雲，遙望江南，有天子氣數而來，何故閉塞賢路？」那把關將聽得，便問姓名。柴進曰：「某乃姓柯名引。」守關將就留住他，卽差人逕來睦州報知右丞相祖士遠參政沈壽僉書桓逸元帥譚高，四個便差人接取柴進至睦州相見，各敘寒溫。

柴進一段語聳動那四個，坦然無疑。祖士遠大喜，便教僉書桓逸引柴進、燕青到清溪洞中來見丞相婁敏中。敏中大喜，就入內啓奏：「中原有一賢士，姓柯名引，善識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風雲，貫通天地氣色，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不通曉，因望天子氣象而來，現在朝門外伺候。」方臘道：「有賢士到來，便令白衣朝見。」

關門天使傳宣柴進拜見。禮畢，方臘看見柴進一表非俗，便問曰：「天子氣色見在何處？」柴進奏曰：「臣柯引賤居天子之鄉，父母雙亡，隻身學業，傳先賢之祕訣，授祖師之玄文，近日夜觀天象，見帝星正照東吳，因此而來。今得瞻陛下聖容，正應此氣。」方臘曰：「近被宋江侵奪城池，將近吾地，如之奈何？」柴進奏曰：「今雖被宋江侵了城，不久復歸於聖上。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東京社稷亦歸於陛下也。臣故不憚遠來。」

方臘大喜，封爲都尉，次後把金芝公主招贅柴進爲駙馬。燕青改名雲璧，人都稱爲雲太尉。柴進自此得入宮殿，但有軍情重事，便宣柴進計議。柴進時常奏說：「夜觀天象，却有二十八宿星象正來輔助陛下，宋江夥內有十數員將來降，是與陛下開疆展土之臣也。」方臘聽了大喜，有詩爲證：

柴進英雄世少雙，神謀用計便歸降。高官厚祿妻公主，一念緣來爲宋江。

不說柴進做駙馬，却說宋江人馬離杭州望富陽縣進發。時有鄧元覺并石寶王勳屍中溫克讓引殘兵守住富陽縣關隘，却使人來睦州求救。右丞相祖士遠差兩員——指揮白欽，副指揮景德引一萬軍馬來到富陽縣，和寶光國師等合兵一處，占住在山嶺。

宋江等軍馬已到七里灘，石寶見了，披掛出馬。宋江令呂方出馬迎敵，與石寶鬪五十合，呂方力怯，郭盛便來夾攻。那石寶力戰二將，朱仝縱馬提刀又來夾攻，石寶戰不過三將，拖刀便走。宋江軍馬直殺過富陽縣山嶺，石寶軍馬走到桐廬縣界。

宋兵連夜進兵過山峯嶺下寨，星夜差將去桐廬縣劫寨，撥解珍解寶燕青王英一丈青取東路，李逵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取西路，却教李俊三阮二童孟康取水路進兵，解珍解寶等引着軍馬殺到桐廬縣時，已是三更。鄧元覺和石寶聽得一聲砲响，衆人上馬不及，跟着石寶逃命。三路軍馬直殺將來。溫克讓早被王英一丈青捉住。宋江軍馬直到桐廬縣屯住，王矮虎一丈青獻溫克讓請功，宋江令解進張招討軍前斬首。

次日，宋江調兵水陸並進，直到烏龍嶺下屯扎。此時寶光國師引着衆將把住關隘。宋江差李逵項充李袞引五百牌手哨到嶺下，上面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

宋江又差阮小二孟康二童掉一半戰船上灘。來到烏龍嶺邊，却是方臘的水寨，也屯着五百隻小船；爲頭四個水軍總兵，號爲『浙江四龍』，領一萬水軍。那四龍是五爪龍成貴，錦鱗龍翟源，衝波龍喬正，戲珠龍謝福。這四人在水寨裏已備下五十隻排連船，上堆草把，內藏引火之物。

却說阮小二和孟康二童把船直順搖上灘去；那四個總管駕四隻快船順水下來。阮小二看見，喝令放箭，那四隻快船便回。阮小二乘勢趕上，那四個總管都跳上岸走了。阮小二見水寨船多，不敢上去，只見烏龍嶺上金



鼓齊鳴，將火牌一發點着，回灘上直冲將下來；背後大船都執長槍撓鉤，却隨火牌下來。童威童猛見勢大難近，棄了船隻，爬過山邊，尋路回寨。阮小二和孟康迎敵，火排連燒將來，阮小二急下水時，被一撓鉤搭住；阮小二自知難脫，便拔出腰刀，自刎而亡。孟康被火炮打破頭腦而死。四個水軍總管殺將下來，李俊和阮小五阮小七見前船失利，回船便去，至桐廬岸來。

却說宋江又見折了阮小二孟康，在帳中煩惱，寢食俱廢。吳用與衆將苦勸。次日，宋江計議渡嶺。解珍解寶便曰：「我兄弟扮作獵夫，爬上山去放起火來，賊兵必然棄了關去。」吳用曰：「此計雖好，只恐這山險峻，難以上去。」解珍曰：「蒙哥哥恩愛，今日爲朝廷，便粉骨碎身，復何恨焉！」宋江曰：「賢弟休說這凶話，早早成了大功。」解珍解寶穿了虎皮襖，提了鋼叉，逕到烏龍嶺。來到嶺下，已是三更，兩個一步步爬上嶺去。是夜月光微明，望見嶺上燈光閃閃，兩個伏在嶺凹邊聽時，已打四更。解珍曰：「今夜又短，我和你上去罷。」二人又爬接上去，直到岩僻之處，撞得銅鈴亂響。嶺上人看見了，便伸搭鉤下來，搭住解珍頭髮。解珍心慌了，便把刀砍斷撓鉤，從空裏墜下來。解寶見兄跌下去，急退時，嶺上亂箭射來，將解寶射死在嶺下。天明嶺上差人下來，將解珍解寶屍首就風化了。有詩爲證：

嶮嶺高崖水渺茫，古藤森樹亂蒼蒼。夜深欲作幽探計，兩將誰知頃刻亡！

探子得知，報與宋先鋒。宋江聽知，又折了解珍解寶，哭得昏悶，便喚關勝花榮領兵去打烏龍嶺關隘。與四個兄弟報仇。吳用諫曰：「仁兄不可性急，若取此關，必須用智。」宋江怒曰：「深恨此賊把我兄弟風化在嶺上，今夜必要提兵去奪骸骨回來埋葬。」吳用又諫曰：「誠恐賊兵有計。」

宋江不聽，即令關勝花榮呂方郭盛連夜來到烏龍嶺時，已是二更。宋江見兩個屍首，又見地下寫一行大字道：「宋江早晚也號令在此。」宋江大怒，即令人上樹去取尸首，忽聽得四下伏兵齊起，前有石寶，後有鄧元覺，

截住去路。石寶大叫：『宋江下馬受降。』關勝大怒，輪刀截住石寶。四個水軍總管會同王勳，晁中從嶺上殺來。花榮急出當住王勳，交戰數合，花榮便走。王勳晁中趕去，被花榮急放連珠箭二枝，射中二將落馬。四個水軍總管見射死王勳晁中，不敢向前。刺斜裏又撞着指揮白欽、景德，呂方便迎住白欽，郭盛便迎住景德。宋江心慌，畢竟怎地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海上驢頭號禿光，解將左道恣猖狂。從來邪法難勝正，到底浮基易滅亡。吳用神謀真妙美，花榮神箭世無雙。興亡多少英雄事，看到清溪實感傷。

話說宋江正在危急之間，却得李逵引項充李袞引一千步軍，便從石寶後面殺來。背後魯智深、武松、秦明、李應、朱仝、燕順、殺散石寶。鄧元覺軍馬，救得宋江等同桐廬縣。宋江稱謝衆將。吳用曰：『惟恐兄長有失，特遣衆將接應。』宋江稱謝不已。

且說烏龍嶺石寶與鄧元覺商議曰：『即日宋江兵馬屯住桐廬縣，倘或抄小路過嶺後，睦州危矣。國師親至清溪洞內面見天子，奏請添調兵馬守護，這嶺隘可保長久矣。』鄧元覺道：『元帥之言極當，小僧便往。』

鄧元覺隨卽上馬，先來到睦州，見了右丞相祖士遠曰：『宋江兵強猛將，勢不可當，軍馬席捲而來，誠恐有失，小僧特來奏請添兵遣將，保守關隘。』士遠卽與元覺同到清溪縣幫源洞中，見了左丞相婁敏中。

次日方臘陞殿，元覺同左丞相拜舞畢，元覺奏道：『臣與太子同守杭州，被宋江用詭計以致失陷，今退保烏龍嶺以圖恢復。臣啓請陛下，早選良將，復地退賊。』方臘道：『各處關皆分兵去守，今只有御林軍，寡人要護洞內，安可遠離？』堅執不從。

因此鄧元覺同祖士遠自回睦州來，選了五千兵，并首將夏侯成，同鄧元覺到烏龍嶺寨，與石寶說知此事。石寶曰：『旣朝廷不撥御林軍馬來，我等且守住關隘，不要出戰。』

却說宋江只在桐廬縣駐扎，忽報朝廷差童樞密齋賞賜來到，宋江迎接到縣，開讀聖旨，將賞賜分給衆將。童樞密問征進事，宋江垂淚稟曰：『自從渡江以來，連折數將，今到烏龍嶺，又折數將，不能打得關隘。正在憂惶之際，幸得恩相到此。』童樞密曰：『今天子知先鋒多立大功，特差下官引王稟趙潭前來助戰。王稟齋賞往盧先鋒處。』隨叫趙潭相見，設宴款待。

次日，童樞密欲進兵打烏龍嶺，吳用諫曰：『恩相未可輕動，倘得小路渡得那邊去，兩面夾攻，彼此不能顧，此關唾手可得。』

宋江道：『此計極妙。』隨即差馬麟、燕順去村中尋一老者來見。宋江曰：『你可指引一條小路過烏龍嶺去，重賞你。』老者告曰：『小人祖居此闕，累被方臘殘害，今幸天兵到此，萬民有福，再見太平。老漢指引一條小路過烏龍嶺去，便是東管，取睦州不遠。』

宋江給賞老者，留在寨中，請童樞密把守桐廬縣。宋江馬麟引兵一萬，帶領花榮、秦明、魯智深、武松、李逵、李袞、項充、凌振、潘速、潘迅、索賢跟隨，取小路進發。行至半嶺，已有五百賊兵攔路，却被李逵等殺盡。四更已到東管，本處把守將伍應星聽得，走回睦州報知祖丞相。『今被宋江軍馬私越小路，已過烏龍嶺。』祖士遠大驚，急忙聚集衆將商議。

宋江令凌振放起連珠炮。烏龍嶺石寶聽得大驚，急使指揮白欽引軍探時，見宋江旗號徧天徧地，擺滿山林，急回嶺上報與石寶等官知道。石寶曰：『朝中不發救兵，只是堅守爲上，不要去殺。』鄧元覺曰：『元帥差矣。如今若不調兵救應睦州，也自由可，倘若內中有失，我等亦不能保。你不去時，我自去救應睦州。』石寶苦勸不住。

元覺點了五千人馬，帶了部下首將夏侯成下嶺去了。

且說宋江引兵到東管，且不去打睦州，先來取烏龍嶺，却遇鄧元覺當先出馬搦戰。花榮向宋江耳邊曰：「如此如此。」宋江令秦明先出馬，與鄧元覺交戰數合，秦明便走。鄧元覺撇下秦明，逕來趕宋江。花榮拔弓一箭，正中面門而死。南兵大敗，夏侯成走入睦州。宋江直殺到睦州。

且說祖丞相見夏侯成報說宋江過東管，已殺鄧元覺，便差人同夏侯成去清溪洞內請婁丞相入朝啓奏。今宋江兵已從小路逕到東管，攻睦州甚急，乞發兵救應。方臘大驚，差靈應天師包道乙、太尉鄭彪點一萬五千御林軍星夜來救睦州。這包道乙原是金華山中人，幼年出家，學左道之法，跟了方臘謀叛。那鄭彪原是蘭溪縣都頭出身，禮拜包道乙爲師，但遇斲殺之處，必有雲氣相隨，因此人呼爲鄭魔君。夏侯成亦是婺州山中人，原是獵戶出身，慣使鋼叉，自來隨着祖丞相管領睦州。

當日三個正商議起兵，只見欽天監蒲文英來見天師曰：「文英夜觀乾象，南方將星皆無光，宋江等將星還有一半明朗，此行只恐不利。何不回奏主上商議投降，且解一國之危？」天師聽了大怒，拔出混天劍，把蒲文英揮爲兩段，急動文書，申奏朝廷去乞。有詩爲證：

文英古玩極精詳，進諫之言亦善良。妖道不知天命在，怒將雄劍斬身亡。

當下鄭彪爲先鋒，包天師、夏侯成合兵來救睦州。

且說宋江兵將攻打睦州，及至次日，忽探馬報來，清溪救兵到了。宋江卽令王矮虎、一丈青、潘速、潘迅四個出馬，正迎着鄭彪出馬，與王矮虎交戰幾合，鄭彪便念動神咒，只見頭上一朵黑雲，現出一個金甲天神，手提降魔寶杵。王矮虎喫了一驚，被鄭魔君一鎗刺死。一丈青望見丈夫落馬，急舞雙刀來救，被魔君一塊銅磚，打落馬下而死。可憐能戰佳人，到此一場春夢，有詩爲證：

花朵容顏妙更新，捐軀報國竟亡身。老夫借得春秋筆，女輩忠良傳此人。戈戟森嚴十里周，單鎗獨馬報夫仇。堪嗟食祿忘君者，展卷聞風豈不羞。

潘迅、潘速兩個併力去戰，被南兵周圍射來，先射倒潘迅。潘速回馬便走，被鄭彪趕上，一鎗刺死。宋兵大敗，回見宋江，訴說王矮虎等四將都被鄭魔君傷死。

宋江聽得又折了四將，心中大怒，急點李逵殺去。鄭彪便走，忽然烏雲畢合，黑氣遮天。宋江兵馬不分東西南北，白晝是夜。宋江軍馬前無去路，但見：

陰雲四合，黑霧漫天。下一陣風雨滂沱，起數聲怒雷猛烈。山川震動，高低渾似天崩；溪澗顛狂，左右却如地陷。悲悲鬼哭，滾滾神號。定睛不見半分形，滿耳惟聞千樹吼。

宋江軍兵却被鄭彪妖法黑暗了天地，亂蹤失路，到一個去處，黑漫漫不見一物，本部軍馬自亂起來。宋江仰天嘆曰：『莫非吾當死此地！』哭至未牌，雲起氣清，黑霧消散，看見當頭的却是金甲天神，宋江與衆將皆伏地受死。須臾風雨過處，却見一秀才來拜宋江，口稱『請起』。宋江抬頭大驚，起身見禮，便問秀才高姓尊名。那秀才答曰：『小生姓邵名俊，住居於此，今特來報知義士方臘天數將盡，只在旬日可破。小生多曾與義士出力，今雖受困，救兵已到，義士知否？』宋江再問時，那秀才把手一推，宋江忽然驚覺，乃是一夢。醒來看時，四圍都是松樹。

宋江叫兵將起來，一路出去。此時天朗氣清，只見外面魯智深、武松等一路殺來，正與鄭彪交手。那包天師見武松使兩口戒刀直取鄭彪，包道乙掣出兩口劍來，從空飛下，正砍中武松左臂，血流倒地，却是魯智深救回，左臂已砍斷了。武松一發自把戒刀割斷。宋江送去寨中將息。智深却殺入後陣，趕着夏侯成交戰。夏侯成敵不過，便望山林中奔走。魯智深不捨，趕入深山裏去。

且說鄭彪又引兵趕來，宋軍陣內李逵項充李袞一齊沖殺入去。鄭彪迎敵不過，渡溪而走。三個趕過，西岸邊搶出三千兵來，截斷宋江軍馬。項充急鑽下岸來，被南兵亂箭射死。李袞跌倒溪邊，被衆將剝做肉泥。李逵趕入深山，被南兵圍住，却得花榮秦明引兵殺散，救得李逵。回來見宋江，訴說折了項充李袞，不見了魯智深。宋江見說，痛哭不止。

忽報軍師吳用和關勝等提一萬軍兵從水路來，宋江迎見吳用等，訴說折了將佐，又說夢中之事。吳用曰：「此處必有廟宇，想是靈神來護佑兄長。」宋江信其言，就與吳用入山尋訪。行入山林，未及一箭之地，松樹林中，早見烏龍神廟一所。入廟看見殿上龍君聖像，正和夢中見者無異。宋江再拜懇謝曰：「多蒙龍君神聖救護之恩，未能報謝，乞靈神助威，若平復了方臘，敬當申奏朝廷，重建廟宇，加封聖號。」

宋江吳用拜禱在階。看那石碑，是唐時一秀才，姓邵名俊，應舉不第，墜江而死。天帝憐其忠義，賜作龍神。本處人民，祈風得風，祈雨得雨。——以此建立廟宇，四時享祭。宋江看了，隨將猪羊祭祀已畢。至今嚴州北門外有烏龍大王廟，地名萬松林，古迹尙在。有詩爲證：

萬松林裏烏龍王，夢顯陰功助宋江。爲報將軍莫惆悵，方家不日便投降。

宋江回寨中，是夜夢見邵龍君相訪曰：「昨日非小生救護，已被包道乙擒捉矣。適間蒙祭祀之禮，特求致謝，就來報知睦州來日可破，方臘旬日可擒。」宋江忽然覺來，又是一夢，急請軍師圓夢。吳用曰：「既是龍君如此聖靈，來日便可進兵。」

宋江便差燕順馬麟索賢黨世隆守住烏龍嶺大路，却調關勝花榮秦明朱全來取睦州，却令凌振施放火炮，直打入城去，震得城中軍馬大亂。祖丞相士遠，令鄭魔君引着譚高伍應星領精兵一萬，出城與宋江對敵。那包道乙看了，便作妖法，口念神咒，天師與祖丞相在敵樓上看。鄭魔君與關勝大戰，鄭魔君敵不住，正待要輸。這包道乙看了，便作妖法，口念神咒，

吹口氣去，鄭魔王頭上現出金甲神人，手持寶杵，望空打來。宋江見了，便令樊端作法，口念回風破暗密咒。只見關勝頭上也現出一尊神將，騎着烏龍，手執鐵鎚，戰退鄭魔王頭上一尊神人。下面關勝把鄭魔王砍死。包道乙見了，急待起身，却被凌振放火炮攻，打中頭腦而死。南兵大敗。宋兵乘勢殺入睦州。朱全殺死譚高，李應殺死伍應星，衆將生擒祖丞相、沈參政、桓僉書。宋江等入城，先把火燒了方臘行宮，所有金帛，就賞衆三軍，出榜安民。來了探馬，飛報烏龍嶺。宋將燕順、索賢等都被石寶所殺；馬麟被白欽一標鎗標下馬去，石寶復一刀把馬麟砍爲兩段，即日引兵殺來。宋江聽說大怒，急令關勝、秦明、花榮、朱全殺奔烏龍嶺來。四員正將迎敵，石寶、白欽就要取烏龍嶺關隘。幸得這四員將來烏龍嶺廝殺，有分教：

清溪縣裏，削平哨聚賊兵；  
幫源洞中，活捉草頭天子。

畢竟宋江怎麼迎敵，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手握貔貅號令新，睦州談笑定妖塵。全師大勝勢無敵，背水調兵真有神。殄滅渠魁如拉朽，解令僞國使稱臣。班班青史分明看，忠義公明志已伸。

話說關勝等四將與石寶、白欽等戰上數合，石寶、白欽走奔烏龍嶺，兵馬自亂。原來童樞密引兵從嶺東殺來，大將趙潭和南兵指揮景德廝殺，被趙潭斬於馬下。呂方、郭盛殺上嶺來，郭盛被石頭打死。關勝望見嶺上大亂，急招衆將殺上嶺去，正迎着白欽與呂方廝殺。白欽一槍掬來，被呂方挾住；兩將都棄了槍，在馬上揪住，二人用得力猛，都跌下嶺去，跌死。石寶見四下無路，自刎而亡。關勝奪了關隘，令人報知宋先鋒。

睦州四個水軍總管聽知烏龍嶺已失，棄船走過岸去，被百姓生擒，成貴、謝福解入睦州，走了翟源、喬正，不知

去向宋軍大隊回睦州。宋江出兵接童樞密劉都督入城屯扎。宋江將成貴謝福割取心肝致祭。阮小二孟康衆將。宋江又見折了呂方郭盛，惆悵不已，按兵不動，等候盧先鋒兵馬同取清溪。有詩爲證：

古國封疆悉已平，行宮滾滾火烟生。幾多賊將俱誅戮，准擬清溪大進兵。

却說副先鋒盧俊義自從杭州分兵，統領三萬人馬，經過臨安鎮錢王故郡，道近昱嶺關前。守將却是方臘手下大將，綽號小養由基龐萬春，乃是江南第一個會射的，領雷炯計稷兩員副將，五千人馬。三個聽知宋江兵到來，都已准備了。

且說盧先鋒軍馬將近昱嶺關前，先差史進石秀陳達楊春李忠薛永張瑾帶領三千步兵哨到關下。龐萬春看見史進，一箭射來，把史進射下馬去。衆將急救時，忽然一聲鑼響，兩邊雷炯計稷左右亂箭射來。可憐史進石秀等都被射死，三千步兵只剩得百餘人逃回，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俊義大驚，急與軍師朱武商議。朱武曰：「此關險隘難攻，令時遷去山中尋路，或有小徑過關，方可攻破。」

時遷領兵攜帶乾糧望深山而來，行了一日，來到小庵中，見一個老和尚。時遷便拜曰：「小人是宋江部下偏將，奉敕來收方臘，被關上賊將射死我七員首將，無計渡關。小人今來探聽，可有小路過關，尋到此處。萬望師父指引，當以厚報。」僧曰：「此間百姓俱被方臘殘害，今日天兵到此，老僧指教你去西山嶺邊有條小路，可過關上，寨後只恐賊人築斷，你可回報主將，休說老僧多口。」

時遷拜辭了老和尚，回見盧俊義說知此事。盧俊義便與軍師計議。朱武曰：「可令一人同時遷帶火炮去他寨後，放起火炮來。我這裏一路，但有林木之處，便放火燒將去。你看火起爲號，便是接應兵到。」

時遷當下收拾火炮，金銀十兩，糧米一石，來到庵中謝和尚，乞望指引路徑。和尚叫行者引到西山嶺邊，望見石塊塞斷路口。行者曰：「過得那裏，便有大路。」時遷令行者回去，却爬過石壁，望見林中火起，却是盧先鋒兵



馬到，一路放火燒着，望關上來。龐萬春聞知宋兵放火，卽引雷炯計稷都來關前守把。時遷摸到關後，看見龐萬春衆將都在關前守護，就在草堆裏放起火來，又放火炮，直上關屋上去。那草堆裏火起，火炮震天，關上衆將大亂。龐萬春急來關上救火。時遷在屋上大叫曰：「已有一萬宋兵先過關了！」龐萬春大驚。林冲呼延灼一齊搶上關去。孫立生擒雷炯，魏定國捉了計稷，只走了龐萬春。南兵殺死大半。盧先鋒得了昱嶺關，將雷炯計稷割取心肝，享祭史進石秀等，收拾屍骸，葬於關前，申報張招討。一面領兵來到歙州下寨。

歙州守將乃是皇叔方垕，并尙書王寅侍郎高玉守住歙州。當下龐萬春敗回來，告皇叔曰：「被宋兵私越小路過關，因此折兵損將。」皇叔方垕大怒曰：「昱嶺關今被宋兵渡過，歙州怎生迎敵？」王尙書奏曰：「再令龐將軍去退宋兵，將功折罪。如若不勝，二罪俱罰。」方垕然其言，撥兵五千，令龐萬春出迎。

且說盧俊義引兵過關，直到歙州城下，與龐萬春交戰。歐鵬和龐萬春戰到十合，龐萬春敗走，歐鵬趕來，龐萬春轉射一箭把歐鵬射死。城中兵馬殺出來，宋兵大敗，退三十里下寨。亂軍中折了張青，孫二娘大哭，令人尋丈夫尸首埋葬訖。

盧先鋒和朱武計議。朱武曰：「今日我兵敗回，今夜賊入必來切寨，可叫呼延灼在左埋伏，林冲在右埋伏，單廷珪魏定國在後埋伏，看見寨中火起，四下各殺出來。」準備已定。

且說尙書王寅等啓奏皇叔方垕：「今日宋兵敗回，人馬疲倦，可刺勢去切寨，必獲全勝。」方垕從之。高玉曰：「我和龐將軍去切寨，王尙書守城。」當夜二人引兵出城，來到宋寨，看見營門不關，乃是空寨。二人已知中計，撥馬便走。中軍火起，四下伏兵一齊殺出。高玉與呼延灼大戰數合，被呼延灼打死。龐萬春被湯隆撓鈎搭住。南兵大敗而走。次日盧先鋒點兵，有了得孫在路上被蛇咬，毒氣入腹而死。將龐萬春剖腹取心，奠祭歐鵬史進等將。

次日盧先鋒引兵到歙州城下，見城門不關，單廷珪魏定國要奪頭功，便殺進去，連人和馬陷在坑裏，却被伏兵殺死。盧先鋒急令衆軍兜土填坑，親自殺入去，正迎着皇叔方皇，被盧俊義殺死。王尙書引兵開西門走出，被李雲攔住，戰了五合，把李雲刺死馬下。石勇急救時，又被王尙書刺死。孫立黃信林冲三將一齊趕來，戰了十合，王尙書被林冲殺死，取了首級來報盧先鋒，出榜安民，差人報知宋先鋒知會。

却說宋江在睦州屯扎，當日收得盧俊義差約同進兵討賊，又見折了史進石秀等十四人，痛哭不已。吳用勸慰宋江回書，約日同取賊巢。

且說南兵敗回，奏知方臘：『歙州已陷，皇叔尙書等俱亡。今宋江分兩路夾攻清溪。』方臘大驚，急與左丞相計議。婁敏中曰：『宋兵近神京，陛下御駕親征，將士用心向前。』方臘從之，即令金吾上將皇姪方杰爲先鋒，都太尉杜微爲副先鋒，引御林軍一萬，戰將三十員，再差教師賀從龍領軍一萬，去歙州敵盧俊義軍馬。

且說宋江大隊軍馬來清溪。吳用曰：『前日柴進燕青去做細作，至今不見消息，再令人詐降，使裏應外合，不致走了方臘，可以捉獲解京。可令水軍頭領李俊將船內糧米去詐降，使他不疑。』宋江從之，即令戴宗去見李俊，說知如此而行。

李俊領了計策，便教阮小七阮小五做艄公，童威童猛扮作水手，插着獻糧旗號，來到清溪。哨兵來迎，阮小五叫曰：『我等都是投降的人，特將糧米獻納，萬望收錄。』南兵見俊船上並無軍器，使人報知婁敏中，喚叫入。

李俊即登岸見丞相拜罷，婁敏中問曰：『你是宋江手下甚人？』李俊曰：『小人姓李，名俊。因宋江等累次威逼，小人等水軍向前，受辱不過，特將糧船獻納投降。』婁丞相大喜，即引來見方臘，具說獻糧投降一事。方臘不疑，加封李俊爲水軍都總管，阮小五等各封副總管。李俊等拜謝，自去搬米上岸交割。

却說宋江差花榮秦明爲前隊，引兵來到清溪縣，正迎着皇姪方杰。秦明與方杰大戰三十合，不分勝敗。却不

提防杜微在馬後把刀飛來，秦明急躲時，被方杰一鎗刺死於馬下。宋江大驚，急出陣前，見方臘在馬上監戰，便遣方杰來捉宋江。

方杰正待出陣，只聽探馬來報：「賀從龍領兵去救歙州，被盧先鋒活捉去了。今宋兵已殺到山後。」方臘大驚，急傳令收兵，退回大寨時，見城中火起，喊殺連天，却是李俊阮小五等在城中放起火來。方臘見了，急令軍馬救時，宋江隨即趕到，見城中火起，知李俊等行事，急令衆將殺入去。後面盧先鋒兵馬亦殺到，兩下夾攻，打破清溪縣。方臘却得方杰保駕，投幫源洞去了。

宋江軍馬入方臘宮中，將金銀寶物收拾，放火烧了宮殿。宋盧二先鋒在縣內整點兩處軍馬。時遷郁保四孫二娘鄒淵杜遷李立湯隆蔡福各帶重傷身死。阮小五被婁丞相殺了。衆將捉得偽官九員，只見婁丞相杜微下落，出榜安民，將偽官解赴張招討處斬首示衆。人報婁丞相自縊松林而死，杜微躲在娼妓家被杜興拏出。宋江賞了杜興，將杜微剖腹取心，享祭秦明阮小五等。

次日宋江與俊義引兵到幫源洞攔住，方臘聽知大驚，無計可施。忽柯駙馬見方臘奏曰：「臣雖不才，願引軍馬出洞去退宋江。」方臘大喜，便出敕旨，盡點洞中軍馬與宋兵對敵。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魯智深杭州坐化

宋公明錦衣還鄉

鐵石神關已點開，錢塘江上早心灰。六和寺裏月明夜，三竺山中歸去來。衲子空中圓寂去，將軍功遂錦衣回。兩人俱是奇男子，不愧英雄濟世才。

却說駙馬柯引和方杰領兵一萬出洞與宋江對陣，宋江認得是柴進，便令花榮出馬，喝曰：「你那廝是甚人？敢助反賊！」柯駙馬答曰：「吾乃山東柯引，誰不聞我大名！」宋江聽了，與盧俊義曰：「他把「柴」字改作「

柯「字」，「進」字改作「引」字。當下兩人大戰。鬥到深處，柴進曰：「兄長可直詐敗，來日議事。」花榮聽了，撥馬便走。柯引叫曰：「我不趕你，誰敢再來交戰！」花榮回陣對宋江說知此事。關勝便出馬與柯引交戰十合。關勝亦詐敗回陣。宋江又令朱全出馬，戰不過十合，詐敗而走。柴進趕來虛搦一鎗，朱全棄馬歸陣。柯駙馬招動南兵趕來，宋江引兵退走十里下寨。

柯駙馬收兵回見方臘，方臘大喜曰：「賢婿真是英雄！來日願展奇才，重興基業，與寡人共享富貴。」柯引奏曰：「主上放心。明日請聖駕登山，看柯引立斬宋將。」方臘大喜。

次日方臘引侍臣看駙馬登山廝殺。宋江傳令諸將：「今日各宜用心，擒捉賊首建功。」衆對聽了，都到洞口。柯駙馬引方杰出洞對敵。方杰與關勝大戰十合，花榮李應朱全一齊殺來。方杰見四將併來，撥回馬便走。四將趕來。柯駙馬挺鎗直刺方杰，方杰不及提防，被殺死於馬下。南兵大敗，各自逃生。柯駙馬大叫：「吾乃宋將柴進，若有人捉得方臘者，高官重爵，降者俱免死。」說罷，引衆將殺入洞中。方臘在山頂見殺了方杰，便望深山奔走。宋江大隊軍馬殺入洞來，不見方臘。柴進殺入宮中時，金芝公主自縊而死。燕青收拾金寶，放火燒宮院。衆將各將皇后嬪妃都捉了。阮小七殺入宮內，將方臘龍袍穿了，平天冠戴着，跳上馬跑出宮來。三軍只道是方臘，一齊殺來，看時却是阮小七。趙潭王稟罵：「這廝要學方臘。」阮小七大怒曰：「你兩個值得甚的！若不是俺等與宋公明，你兩個驢頭被方臘砍了。」王稟趙潭大怒，便要與阮小七廝併。阮小七便奪小校鎗來，截王稟呼延灼看見，急來隔開。宋江得知，來喝阮小七下馬，剝了龍袍。宋江陪話解勸二人，傳令放火燒了宮殿，引兵出洞屯扎。出榜安民，但有拿得方臘者重賞。

却說方臘望深山走，脫下袍靴，穿上草履，連夜奔走到一所茅庵，肚飢要去討飯喫，只見一和尚來把禪杖打翻，搥了那和尚却是魯智深，拿了方臘正解出山來，遇着搜山兵，一同來見宋先鋒。

宋江大喜，便問智深緣由。智深將烏龍嶺趕夏侯成入瑯琊山中，「遇一老僧，引我到庵中，囑咐曰：『糧米都有，只在此等候，有個大漢來便捉住。』」夜來望見山前火起，今早小弟見這賊爬過山來，被俺捉住。」宋江又問：「那和尚今在何處？」智深曰：「那老僧引我到庵中，不知投何處去了。」宋江曰：「此必是聖僧，今吾師成此大功，回京奏聞朝廷，還俗爲官。」智深曰：「我心已灰，不願爲官，但得一個刎鬪屍首便足矣。」

宋江等聽了，各不喜悅。且將方臘捆起，催促三軍離幫源洞，回到睦州來。見張招討劉光世、童樞密等衆官，張招討起身曰：「已知將軍建此大功，實爲萬幸。」宋江垂淚曰：「小將等弟兄一百單八人，損折大半，有何面目回見山東父老！」張招討曰：「先鋒休憂，人之生死分定。今日功名顯，衣錦還鄉，誰不稱羨？當收拾朝京。」卽傳令將衆賊黨併僞官盡行斬首，將方臘解京。各各准備起程。時有杭州報來，張橫、穆弘等六人患病，惟楊林痊愈，其餘五人俱各病死。宋江想起弟兄王事，令人設羅天大醮，超度亡魂已了。宋江張招討等衆官回杭州聽候聖旨。

却說宋江部下將佐止有盧俊義、吳用、關勝、呼延灼、林冲、花榮、柴進、李應、朱仝、魯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楊雄、李俊、阮小七、燕青、朱武、黃信、孫立、樊瑞、凌振、裴宣、蔣敬、杜興、宋清、鄒潤、蔡慶、楊林、穆春、童威、童猛、孫立、顧大嫂、朱富、唐斌、崔楚、馬靈、邊文進、陳雷、陸招、孫岳等衆，回到杭州城外屯扎。

却說魯智深、武松在六和寺中安歇。是夜智深忽聽江湖聲響，起來持了禪杖，搶出來。衆僧驚問其故，智深曰：「洒家聽得戰鼓响，俺要出去廝殺。」衆僧笑曰：「師父錯聽了。此是錢塘江上潮信響。」智深便問：「怎的叫做潮信？」衆僧推窗，指着潮頭對智深說曰：「這湖信日夜兩番來。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子時潮來，因不失信，謂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大悟曰：「俺師父智真長老會囑咐俺四句偈曰：『逢夏而擒，一前一捉，了夏候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一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應了此言。」便問衆：「如何是圓寂？」衆僧曰：「佛門中

圓寂便是死。智深笑曰：「既死是圓寂，洒家今當圓寂，與我燒桶湯來，洒家沐浴。」衆僧卽去燒桶湯來。智深洗沐，換一身淨身，令軍校去報宋江：「來看洒家。」又寫了數句偈語，去法堂焚起真香，在禪椅上，左腳踏右腳，自然而化。及宋江引衆頭領來看時，智深在禪椅上不動了。看其偈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枷，這裏扯斷玉鎖。錢塘江潮信來，今日方知是我。

宋江等衆看了偈語，嗟嘆不已。時因張招討童樞密等衆官俱來拈香禮拜，宋江把智深衣鉢銀兩散與寺內衆僧，做了三晝夜功果，合個銀硃金邊龕子盛了，請大惠禪師來與智深下火。諸刹禪師都來迎龕子去六和塔後燒化寶尸。大惠禪師手執金火把，念偈曰：

魯智深，魯智深，出身自綠林。兩隻放火眼，一片殺人心。忽聞隨潮去，果然無處尋。咄！解使龍宮飛白玉，能令大地變黃金！

大惠禪師下火，焚化龕子，收取骨頭，葬入塔內。

當下武松對宋江曰：「小弟亦不願赴京，盡將身邊金銀納交六和寺中公用，作清閑道人。」宋江依其言。武松在寺中後至八十歲善終。又有邊文進、陳雷、陸招三人亦願出家，宋江亦允其言。

再說張招討等衆官在杭州屯扎半月，朝廷使命到，宣宋江等班師回京。此時林冲、楊雄患病而死，楊志亦在丹陽病死。宋江先送張招討童樞密回京，隨後諸將離杭州起行。

只見燕青來見盧俊義曰：「小人蒙主人恩德，今日成名，就請主人回去，尋個僻靜去處，以終天年，未知如何？」

盧俊義曰：「我今日功成明顯，正當衣錦還鄉，封妻蔭子之時，却尋個沒結果！」燕青笑曰：「小人此去正有結果，恐主人此去無結果，豈不聞韓信立十大功勞，只落得未央宮前斬首？」盧俊義不聽。燕青又曰：「今日不聽，恐悔之晚矣！吾當去辭宋公明，他是義重之人，必不應允，只此辭別。」拜了四拜，收拾一担金銀，竟不知投何

處去了。

次日小校持一書來報宋江書曰：

辱弟燕青懇拜先鋒主將麾下，多感厚恩，補報難盡。自忖力薄身微，不堪任用，情願退居山野，爲一閑人。本當親辭，恐兄義重，諒不應允，是以潛別。特書上達，望宥罪。

又詩一首：

情願自將官誥納，不求富貴不求榮。身邊自有君王赦，淡飯黃齋過此生。

宋江看了，心中不悅，催遣人馬起行來蘇州。李俊詐稱風疾不起，軍人來報宋江。宋江去看視，李俊曰：「哥哥速行，限期已臨程限。若憐憫小弟，可招童威、童猛看視小弟，待病痊隨後趕來朝覲。」宋江允其言，只得引兵前進。

且說李俊三人自來尋費保四個，入海投外國去，後來爲暹羅國之主。童威、童猛俱爲大官。

却說宋江等回到東京城外屯扎，隨寫下現在朝衆將佐三十二員：宋江、盧俊義、吳用、關勝、呼延灼、花榮、柴進、李應、朱全、戴宗、李逵、阮小七、朱武、黃信、孫立、樊瑞、裴宣、蔣敬、杜興、宋清、鄒潤、蔡慶、楊林、穆春、孫立、顧大嫂、朱富、唐斌、崔埜、馬靈、孫岳、凌振。又寫錄已歿王事正偏將佐數十餘員：秦明、徐寧、董平、張清、劉唐、史進、索超、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雷橫、石秀、解珍、解寶、項充、李袞、鮑旭、宋萬、焦挺、陶宗旺、韓滔、彭玘、單廷珪、魏定國、王定六、宣贊、郝思文、孔亮、施恩、薛永、周通、鄒淵、段景住、歐鵬、鄧飛、龔旺、丁得孫、燕順、馬麟、呂方、郭盛、杜遷、石勇、孟康、侯健、李忠、陳達、楊春、郁保四。時遷、鄭天壽、張青、李立、李雲、蔣福、孫二娘、曹正、湯隆、王英、扈三娘、河北降將數員：文仲容、卞恭、潘迅、潘速、苗道成等。病故將佐數員：林冲、楊志、張橫、穆弘、孔明、楊雄、白勝、朱貴、瓊英、女杭州、六和塔、坐化魯智深、出家武松。正將二員：公孫勝、喬道清，不願爲官。半路辭去四員：燕青、李俊、童威、童猛。見在京將五員：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堅、

蕭讓、樂和。

上皇見表，嗟嘆不已，卽降聖旨，將歿於王事正將封爲忠武郎，偏將封爲義節郎。如有子孫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襲官爵；如無子孫者，敕賜立廟，所在享祭。惟有張順、敕賜金華將軍、僧人魯智深、加義烈昭勇禪師、武松、敕封靖忠禪師、賜錢十萬貫以終天年。已故女將扈三娘，加封范陽郡夫人，孫二娘，加封旌德郡君，瓊花女，加封碩德夫人。見朝覲內，除先鋒使另封，正將加授武節將軍，諸州統制，偏將各授武奕郎，兼諸路都頭領，女將顧大嫂，敕封東原縣君。

先鋒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

副先鋒盧俊義，加授武功大夫、廬州安撫使，兼兵馬副總管。

軍師吳用，授武勝軍承宣使。

關勝，授大名府正兵馬總管。

呼延灼，授御營兵馬指揮使。

花榮，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

柴進，授橫海郡滄州都統制。

李應，授中山府鄆州都統制。

朱仝，授保定府都統制。

戴宗，授兗州府都統制。

李逵，授鎮江潤州府都統制。

阮小七，授蓋天郡都統制。



唐斌授孟州郡兵馬都監。

崔棼授薊州兵馬都監。

馬靈授幽州兵馬都監。

孫岳授青州兵馬都監。

上皇各各封贈已畢。宋江又奏睦州烏龍大王顯聖護國。上皇敕封忠靖靈德普佑孚惠龍王，至今古跡尚存。御筆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因是各帶反文字傍。清溪縣改爲淳安縣，幫源洞鑿爲山島，江南但是方臘殘害之處，免差役二年。宋江奏：「部下軍卒亡過大半，尙以願還家者，乞陛下聖恩憂恤。」天子降詔：「願爲軍者賞錢一百貫，緞絹十疋；如不願者，賞錢二百貫，緞絹十疋，各令回鄉爲民。」宋江又奏：「臣生居鄆城縣，乞聖上寬恩，給假回鄉拜墳省親，却還楚州之任。」上皇大喜，准奏。當日飲宴席終，謝恩辭駕出朝。張招討劉都督童樞密耿參謀王趙二大將，朝廷俱陞重爵。次日將方臘于東京市曹上凌遲處死，剛了三日示衆。有詩爲證：

宋江受賞陞官日，方臘當刑受剛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却說宋江與部下將佐亦各請授誥命，以候臨赴本任。宋江分派已定，與衆暫相離別。宋江宋清二人馬上衣錦還鄉，來到宋家村中，故舊父老都來迎接。宋江回到莊上，宋太公已死，靈柩尙在。宋江宋清痛哭傷感。親眷莊客來拜見，宋江各各慰問，修設好事，荐拔父母安葬已了。宋江想念玄玄姑娘，願心未酬，命工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粧飾聖像，俱已完備，將莊院交割與弟宋清收管。宋清納還官誥，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將餘錢帛惠散鄉老。有詩爲證：

衣錦就鄉實可誇，承恩又德入京華。戴宗指點迷途破，身退名全徧水涯。

再說宋江辭別鄉老故舊，再回東京來與衆兄弟計議，又發遣三軍回鄉收拾赴任。只見神行太保戴宗來探

宋江曰：「小弟蒙聖恩除授兗州都統制，情願納還官誥，安閑過日，實爲快樂。」宋江曰：「何起此念頭？」戴宗曰：「夜夢崔府君勾喚，因此納還官誥。」與宋江洒淚分別，遙往泰安州岳廟出家。忽一日與衆道伴相辭作別，大笑而終，在此累次顯靈。州人隨塑戴宗神像，胎骨是他真身。

馬靈亦自辭宋江而去，後不知所終。

又有阮小七往蓋天郡就職，未及數月，被王稟趙潭懷恨潛謗：「阮小七曾穿方臘赭黃袍，此人終反，早宜防之。」童貫述之蔡京，奏知天子，請聖旨罷阮小七官職，廢爲庶民。阮小七隨攜老母回石碣村，依舊打魚，以終天年。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罡星起河北，豪傑四方揚。天台山發愿，洗清遼國傳名香。奉召南收方臘，催促渡長江。一自潤州破敵，席捲過錢塘。抵清溪，登昱嶺，涉長江。賊巢悉滅，班師衣錦還鄉。堪恨當朝讒佞，不識男兒定亂，誑主降遺殃。可憐一場夢，令人淚兩行！

且說柴進在京師見朝廷追奪阮小七官職，尋思曾在方臘處做駙馬，日後奸臣讒佞，追了誥命，豈不受辱？不如推說風疾，納還官誥，回滄州橫海郡爲民。一日因疾而終。關勝在北京大名府總管兵馬，一日操練回來，因大醉墜馬，得病身亡。呼延灼後領大軍，大破金兀朮四太子陣中而亡。孫岳因勦山賊，中流矢身死。只有朱仝、唐斌、崔植後隨劉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府節度使。花榮帶同妻子前赴應天府到任。吳用去武勝赴任。李逵自來潤州到任。黃信仍在青州。孫立、孫新、顧大嫂依舊登州任用。鄒潤不願爲官，自回登雲山去。蔡慶亦不願爲官，回北京爲民。裴宣自與楊林同回飲馬川。蔣敬思念故鄉，願爲民。朱武自去投公孫勝出家。穆春自回揭陽嶺。凌

振仍受火藥局御營任用。舊在京師偏將五員：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堅、蕭讓、樂和在京爲官善終。宋江自與盧俊義分別各自去赴任。

有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商議曰：「這宋江、盧俊義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受朝廷恩賜，職掌軍民，我等省院官員，如何不惹人恥笑？」楊戩曰：「我有一計，喚幾個廬州軍漢來，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意在造反；我等便奏過天子，却令他來京時，待上皇賜御食與他，於內下了些水銀，却墜了那人腰，使他行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賜御酒與宋江吃，酒裏也下了些慢藥，只消半月之間，一定沒救。」高俅曰：「此計大妙。」有詩爲證：

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義樹家邦。皇天若再將明報，男作俳優女作娼。

四個賊臣隨即差人尋廬州軍人，寫與狀子，教他去樞密院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結連楚州安撫宋江，通情起義，意欲造反。樞密院即收了原告狀子，便到太師府來。蔡京、高俅引領原告人入內，啓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盧俊義南征北討，東蕩西除，不生反心，今已去邪歸正，那肯反背乎寡人？其中未審實，難以准奏。」高俅楊戩在旁奏曰：「必是盧俊義嫌官職小，復生反意。陛下可宣來京師，却將聖語撫諭之，亦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隨即降旨，差一使命，竟往廬州宣召盧俊義還朝委用。

天使奉命來到廬州，開讀上皇聖旨已罷，俊義便同使命來至東京。次日朝見上皇，拜舞已畢，天子曰：「寡人欲見卿一面。」又問：「廬州可容身否？」盧俊義再拜奏曰：「託賴聖上洪福齊天，彼處軍民亦皆安泰。」談論至午，廚官進陳御膳，此時高俅、楊戩已把水銀放在內中。天子將食賜與盧俊義，俊義拜受而食。上皇撫諭道：「卿宜出朝供職，勿生非意。」盧俊義謝恩出朝，回還廬州。高俅、楊戩相謂曰：「大事定矣。」有詩爲證：

奸賊陰謀害善良，共相爲語惑徽皇。潛將鴆毒安於膳，俊義何辜一命亡！

再說盧俊義回廬州來，偶然腰腎疼痛，不能乘馬，坐船行至泗州淮河，天數將盡，其夜因醉，立在船頭上消遣，

不想水銀墜下腰腎，站立不牢，失脚踏於淮河而死。從人打撈起屍首，具棺槨殯於泗州高源深處。本州官員，動文書申復省院。

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設計謀定，奏聞天子：「盧安撫行至淮河，墜水而死；只恐宋江生疑，別生他事，乞陛下差天使齋酒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皇無奈，遂降御酒三罇，差天使賣往楚州。這使臣亦是高俅楊戩手下之人，將御酒下了慢藥，齋往楚州來。

且說宋公明自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宋江閒時常出郭游玩，見南門外有個蓼兒洼，其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峯巒秀麗，松柏森然，和梁山泊無異。宋江心中甚喜，自己想曰：「我若死時，此處堪爲陰宅。」

宋江到任將及半載，時宣和八年初夏，忽聽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與衆出城迎接，入到公廳，開讀聖旨。拜罷，天使捧過御酒，教宋安撫飲畢。宋江亦將御酒回勸大使，天使推稱自來不會飲酒，備禮饋送。天使不受而去。

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得心腹疼痛，想被下藥在酒裏，急令人打聽，那使臣于驛路中却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乃歎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並不會行半點欺心之事。今日天子聽信讒佞，賜我藥酒，我死不爭，只有李逵現在潤州，他若聞知朝廷行此意，必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忠義壞了。」連夜差人往潤州喚取李逵，刻日到楚州。

且說李逵到潤州爲都統制，只是悶倦，與衆終日飲酒。聽得楚州差人到來有請，李逵曰：「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來人下船，直來楚州拜見。宋江曰：「兄弟，我等自從分散之後，日夜只是想念衆人，只有賢弟在潤州較近，特請你來商議一件大事。」李逵曰：「甚麼大事？」宋江曰：「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廳款待。

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宋江曰：「賢弟，我聽得朝廷差人齋藥酒來賜與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

反了罷！宋江曰：「軍馬都沒了，兄弟等又各自分散了，如何反得？」李逵曰：「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哥楚州軍馬盡點起來，再上梁山泊，強在這裏受氣！」

宋江曰：「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便賜藥酒與我服了，我死後，恐你造反，壞了我忠義之名，因此請你來相見一面。酒中已與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和你陰魂相聚。」言訖，淚如雨下。李逵亦垂淚曰：「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言畢，便覺身體有些沉重，洒淚拜別下船，回到潤州，果然藥發。

李逵臨死，分付從人：「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蓼兒洼，與哥哥一處埋葬。」從人不負其言，扶柩而往。

宋江自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囑咐親隨之人：「將我靈柩殯葬南門外蓼兒洼高源深處，休負吾志。」言訖而逝。州人備棺槨，依禮殯葬楚州蓼兒洼。數日之後，李逵靈柩亦從潤州到來，葬於宋江墓側。有詩爲證：

宋江飲毒已知情，恐壞忠良水滸名，便約李逵同一死，蓼兒洼裏起佳城。

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報說哥哥在楚州病故，葬于蓼兒洼，只得同家人到來祭祀。

却說朱勝軍承宣使吳用，自到任之後，每每思念宋公明。忽一夜夢見宋江、李逵，扭住衣服說曰：「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不曾有負朝廷，今賜飲藥酒身亡，已葬於楚州蓼兒洼。軍師若念舊日交情，可到墳塋看視一遭。」吳用要問備細，忽然覺來，乃是一夢。

吳用淚如雨下，坐至天明，逕往楚州來，宋江果已死。吳用安排祭儀，到蓼兒洼墳前哭祭曰：「仁兄今日既爲國家而死，託夢與我，兄弟無以報答，願與仁兄同會于九泉之下。」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船上飛奔到墓前，見了吳用，各喫一驚。吳用問曰：「賢弟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到此？」花榮將夢中之事說了，與吳用相同。

因此星夜到此。

吳用曰：「我得一夢，亦是如此。因來探看墳所，想念宋公明恩義難捨，正欲就於此處自縊，魂魄與仁兄同聚一處。」花榮曰：「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之，亦與仁兄同盡忠義，乃死而安然也！」有詩爲證：

紅蓼洼中客夢長，花榮吳用苦悲傷。一時義烈相思契，封樹高懸兩命亡。

吳用曰：「我今身又無家，死却何妨？你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曰：「此事不妨，自有囊篋足以度日，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兩個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而死。船上從人久等本官不出，都到墳前看時，只見兩人自縊身死，急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於宋江墓側。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

却說道君皇帝，自從賜御酒與宋江之後，累累憂疑不知宋江消息；每日被高俅楊戩兩個賊臣所惑。忽一日上皇想李師師和兩個小黃們來到後園，拽動鈴索，李師師慌忙迎接聖帝，駕前山呼。天子曰：「近感微疾，安道全醫治有十數日，未見痊可。今一見卿，不勝悅樂。」詩云：

不見愛卿十餘日，朕心眷戀又躊躇。今宵得遂風流興，美滿恩情總不如。

李師師奏曰：「深蒙陛下眷愛之心，賤人愧感莫盡。」房內鋪設酒餚，與上皇取樂。

纔飲過數杯，上皇神思困倦，忽然就房裏起一陣冷風，上皇見個穿黃衫的立在面前，奏曰：「臣乃梁山泊宋公明部下神行太保戴宗，兄長宋江請陛下車駕。」上皇曰：「卿請寡人車駕何往？」戴宗曰：「遊玩景致。」上皇從戴宗出宮，乘馬而行，但見白雲似霧，且聽風雨之聲。到了一處，驚問曰：「卿等皆是何人？」只見爲首一個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令卿在楚州爲安撫使，却緣何在此？」宋江奏曰：「臣等請陛下到忠義堂上，容臣細訴衷曲。」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

上皇坐定，見階下拜伏着許多人，上皇猶豫不定。宋江向前垂淚啓奏曰：「臣等不會抗拒天兵，素秉忠義，自從陛下招安，南征北討，兄弟十中損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來，陛下賜以藥酒，與臣服訖。臣死無怨，但恐李逵知而懷恨，輒生異心，臣亦與藥酒飲死。吳用花榮亦忠義而皆來，在臣塚上，俱各自縊身死。臣等四人同葬於楚州南門蓼兒洼，里人憐憫，健立祠堂於墓側。今臣等與衆已亡者，其魂不散，俱聚于此。申告陛下，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鑒！」

上皇聽了，大驚曰：「寡人正差天使御筆印封黃酒，不知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宋江曰：「陛下可問來使，便知奸弊。」

上皇看見三關高聳，上皇問曰：「此是何處？」宋江曰：「此是臣等舊時聚義梁山泊也。」上皇曰：「卿等已死，當往受生陽世，何故相聚此在？」宋江曰：「天帝哀憫臣等忠義，頒賜玉牒，敕命臣爲梁山泊都土地。」上皇曰：「卿等有此冤屈，何不詣九重深處顯告寡人？」宋江正待啓奏，忽見李逵手把雙斧，高聲叫曰：「無道昏君，聽信四個賊臣，屈壞我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

天子吃這一驚，忽然覺來，乃是一夢，睜開雙眼，見燈燭輝煌，李師師猶然未寢。有詩爲證：

偶入青樓訪愛卿，夢游水滸見豪英。無窮冤抑當後訴，身後何人報不平。

以夢中事諭李師師。李師師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爲神也。莫非宋江已死，顯靈託夢與陛下。」

當夜上皇嗟嘆不已。次日早朝，會羣臣於正殿。當日童貫蔡京高俅楊戩朝罷，累恐聖問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只有宿太尉侍側。上皇便問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撫宋江信息否？」宿太尉奏曰：「臣雖未知安撫消息，臣昨夜得一夢，甚是奇怪。」上皇問曰：「卿昨得何夢？」宿太尉奏曰：「臣夢見宋江訴說陛下以藥酒見賜而死。楚人憐其忠義，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內，建立祠堂，四時享祭。」上皇聽罷，曰：「此與朕夢無異。卿可差人

往楚州訪察此事，急來回報。宿太尉領旨出宮，差官到楚州探聽。次日上皇駕臨文德殿，高俅楊戩在側，聖上問曰：「汝等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人未敢啓奏，各言不知。上皇輾轉心疑。

却說宿太尉差官回來，備說宋江蒙賜藥酒而死，葬於楚州蓼兒洼。更有吳用、花榮、李逵三人一處埋葬。百姓哀憐，蓋造祠堂於墓側。宿太尉引來人入奏前事。天子見說，不勝傷感。

次日早朝，上皇究問前事，責治高俅、楊戩之罪，終被蔡京、童貫二賊曲爲掩飾，不加其罪。喝退高俅、楊戩，卽究齋酒使臣。不期這使臣楚州回，已死於路上。

宿太尉次日見上皇於偏殿，將宋江爲臣忠義顯靈士庶之事奏明天子。上皇准奏，宣宋江親弟宋清承襲宋江名爵。是時宋清已感風疾，不願爲官，上表辭謝。上皇憐其忠義，賜錢十萬貫，田三千畝，以贈其家，待子孫長大，朝廷錄用。後來宋清生一子宋安平，應赴科舉，官至祕書學士。

上皇依宿太尉所奏，親書聖旨，敕賜宋江爲忠義烈濟靈應侯。仍敕賜錢往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粧塑宋江等沒於王事及諸將神像，敕賜碑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人奉敕於梁山泊起造廟宇，但見：

金釘朱戶，玉柱銀門，畫棟雕樑，朱簷碧瓦。綠欄杆低映軒窗，繡帷幙高懸寶鑑。五間大殿，中懸敕書金牌；兩廡長廊，係畫出將入相。綠槐影裏，樺星門高接青雲；翠柳陰中，靖忠廟直凌霄漢。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員天罡正將；白玉廊內，裝朱武爲頭七十二座地煞將軍。門前侍從猙獰，部下神兵勇猛。紙鑪巧匠砌樓台，四季焚燒楮帛；桅竿高豎，掛長旛，二社鄉人祭賽。庶民恭敬正神祀，祀典朝參忠烈帝。萬年香火享無盡，千載功勳標史記。

天罡盡已歸天界，地煞還應入地中。千古爲神皆廟食，萬年青史播英雄。

後來宋公明累累顯神，百姓四時享祭不絕。梁山泊內，祈風得風，祈雨得雨。又在楚州蓼兒洼亦顯靈應。彼處



人民，重建大殿，添設兩廊，奏請賜額，至今古跡尙在。後人有詩哀輓曰：

莫把行藏怨老天，韓彭當日亦堪憐。一心報國摧鋒日，百戰擒遼破臘年。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尙依然。早知鳩毒埋黃壤，學取漁翁泛釣船。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鐵馬夜嘶山月曉，玄猿秋嘯暮雲稠。不須出處求真蹟，却喜忠良作話頭。千古蓼洼埋骨地，落花啼鳥總關愁。

征  
四  
冠  
第  
四  
十  
九  
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213 6230B

二  
六  
二

420 抄 文



# 大達圖書供應出版社新版新書

廉低折扣 良精刷印 朗疏跡字 秀清本版 閱校細精 善完理整

- |                   |                 |               |               |                 |                 |               |                |                |                   |                 |                |                 |                |                 |
|-------------------|-----------------|---------------|---------------|-----------------|-----------------|---------------|----------------|----------------|-------------------|-----------------|----------------|-----------------|----------------|-----------------|
| 精本標點：桃<br>花<br>扇  | 精本標點：琵琶<br>記    | 精本標點：西廂<br>記  | 精本標點：新紅樓<br>夢 | 精本標點：閨秀佳<br>話   | 精本標點：兒女濃<br>情傳  | 精本標點：水石<br>綠  | 精本標點：明珠<br>緣   | 精本標點：蘭花<br>夢   | 精本標點：正德游<br>江南    | 精本標點：天雨<br>花    | 精本標點：龍鳳再<br>生緣 | 精本標點：永慶昇<br>平   | 精本標點：彭公<br>案   | 精本標點：濟公<br>傳    |
| 精本標點：陸宣公<br>奏議    | 精本標點：史記菁<br>華錄  | 精本標點：絕妙好<br>詞 | 精本標點：斷腸詩<br>詞 | 精本標點：文心雕<br>龍   | 精本標點：蘇批孟<br>子   | 精本標點：老子新<br>注 | 精本標點：鄭板橋<br>集  | 精本標點：白香詞<br>譜  | 精本標點：楚辭           | 精本標點：唐詩三<br>百首  | 精本標點：隨園詩<br>話  | 精本標點：王充論<br>衡   | 精本標點：世說新<br>語  | 精本標點：曾文正<br>詩文集 |
| 精本標點：曾文正<br>公名言類鈔 | 精本標點：曾文正<br>公日記 | 精本標點：板橋雜<br>記 | 精校大字：樊山公<br>牘 | 精校大字：樊山判<br>牘正編 | 精校大字：樊山判<br>牘續編 | 精本標點：尺牘合<br>璧 | 精本標點：秋水軒<br>尺牘 | 精本標點：雪鴻軒<br>尺牘 | 精本標點：曾文正<br>公家書六種 | 精本標點：曾文正<br>公家書 | 精本標點：八賢書<br>札  | 精本標點：小倉山<br>房尺牘 | 精本標點：俞曲園<br>尺牘 | 精本標點：蘇黃尺<br>牘   |



上海书店  
1  
售 0.30